

金庸著

飛狐外傳

(上)

武俠小說精選
青蘋果電子圖書系列

飞狐外传

上集

金庸著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到现在，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那是个性使然。有很多朋友，就只喜欢新文学，不爱古典文学。

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

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这次“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

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相信“三联版”普遍发行之后，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讲道义，可不能太过份吧。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

雪”不能对“笑书”，“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

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

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金庸

一九九四年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	2
第二章	宝刀和柔情 ·····	29
第三章	英雄年少 ·····	55
第四章	铁厅烈火·····	115
第五章	血印石·····	162
第六章	紫衣女郎·····	202
第七章	风雨深宵古庙·····	249
第八章	江湖风波恶·····	286
第九章	毒手药王·····	317
第十章	七心海棠·····	348

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

“胡一刀，曲池，天枢！”

“苗人凤，地仓，合谷！”

一个嘶哑的嗓子低沉地叫着。叫声中充满着怨毒和愤怒，语声从牙齿缝中迸出来，似是千年万年、永恒的诅咒，每一个字音上涂着血和仇恨。

突突突突四声响，四道金光闪动，四枝金镖连珠发出，射向两块木牌。

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绘着一个全身人形，一块上绘的是个浓髯粗豪的大汉，旁注“胡一刀”三字；另一块上绘的是个瘦长汉子，旁注“苗人凤”三字，人形上书明人体周身穴道。木牌下面接有一柄，两个身手矫捷的壮汉各持一牌，在练武厅中满厅游走。

大厅东北角一张椅子中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白发婆婆，口中喊着胡一刀或苗人凤穴道的名称。一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少年劲装结束，镖囊中带着十几枝金镖，听得那婆婆喊出穴道名称，右手一扬，就是一道金光射出，钉向木牌。两个持牌壮汉头戴钢丝罩子，上身穿了厚棉袄再罩牛皮背心，唯恐少年失了准头，金镖招呼到他们身上。两人窜高伏低，摇摆木牌，要让他不易打中。

大厅外的窗口，伏着一个少女、一个青年汉子。两人在

窗纸上挖破了两个小孔，各用右眼凑着向里偷窥。两人见那少年身手不凡，发镖甚准，不由得互相对望了一眼，脸上都露出讶异的神色。

天空黑沉沉地堆满了乌云。大雨倾盆而下，夹着一阵阵的电闪雷轰，势道吓人。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下，直溅到窗外两个少年男女的身上。

他们都身披油布雨衣，对厅上的事很感好奇，又再凑眼到窗洞上去看时，只听得那婆婆说道：“准头还可将就，就是没劲儿，今日就练到这里。”说着慢慢站起身来。

少女拉了那汉子一把，急忙转身，向外院走去。那汉子低声道：“这是什么玩意儿？”那少女道：“什么玩意儿？自然是练镖了。这人的准头算是很不错的了。”那汉子道：“难道练镖我也不懂？可是木牌上干么写了什么胡一刀、苗人凤？”那少女道：“这就有点邪门。你不懂，我怎么就懂了？咱们问爹爹去。”

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一张圆圆的鹅蛋脸，眼珠子黑漆漆的，两颊晕红，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那汉子浓眉大眼，比那少女大着六七岁，神情粗豪，脸上生满紫色小疮，相貌虽然有点丑陋，但步履轻健，精神饱满，却也英气勃勃。

两人穿过院子，雨越下越大，泼得两人脸上都是水珠。少女取出手帕抹去脸上水滴，红红白白的脸经水一洗，更是显得娇嫩。那汉子呆呆地望着她，不由得呆了。少女侧过头来，故意歪了雨笠，让竹笠上的雨水都流入了他的衣领。那汉子

看得出了神，竟自不觉。那少女扑哧一笑，轻轻叫了声：“傻瓜！”走进花厅。

厅中东首生了好大一堆火，二十多个人团团围着，在火旁烘烤给雨淋湿了的衣物。这群人身穿玄色或蓝色短衣，有的身上带着兵刃，是一群镖客、趟子手和脚夫。厅上站着三个武官打扮的汉子。这三人刚进来避雨，正在解去湿衣，突然见到这明艳照人的少女，不由得眼睛都是一亮。

那少女走到烤火的人群中间，把一个精干瘦削的老人拉在一旁，将适才在后厅见到的事情说了。那老人约莫五十来岁，精神健旺，头上微见花白，身高不过五尺，但目光炯炯，凛然有威。他听了那少女的话，眉头一皱，低声呵责道：“又去惹事生非！若是让人家知觉了，岂不是自讨没趣？”那少女伸伸舌头，笑道：“爹，这趟陪你老人家出来走镖，这可是第十八回挨骂啦。”那老人道：“我教你练功夫时，旁人来偷瞧，那怎么啦？”

那少女本来嬉皮笑脸，听父亲说了这句话，不禁心头一沉。她想起去年有人悄悄在场外偷瞧她父亲演武，父亲明明知道，却不说破，在试发袖箭之时，突然一箭，将那人打瞎了一只眼睛。总算他手下留情，劲道没使足，否则袖箭穿脑而过，那里还有命在？父亲后来说，偷师窃艺，乃是武林中的大忌，比偷窃财物更为人痛恨百倍。

那少女一想，倒有些后悔，适才不该偷看旁人练武，但姑娘的脾气要强好胜，嘴上不肯服输，说道：“爹，那人的镖法也平常得很，保管没人偷学了。”老者脸一沉，斥道：“你这丫头，怎么开口就说旁人的玩意儿不成？”那少女一笑，道：

“谁叫我是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呢？”

三个武官烤火，不时斜眼瞟向那美貌少女，只是他父女俩话声很低，听不到说些什么。那少女最后一句话说得大声了，一个武官听到“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几个字，瞧瞧这短小瘦削、骨头没几两重的干瘪老头，又横着眼一扫插在厅口那枝黄底黑丝线绣着一匹插翅飞马的镖旗，鼻中哼了一声，心想：“百胜神拳？吹得好大的气儿！”

原来这老者姓马，名行空，江湖上外号叫作“百胜神拳”。那少女是他的独生爱女马春花。这名字透着有些儿俗气，可是江湖上的武人，也只能给姑娘取个什么春啊花啊的名字。跟她一起偷看人家练镖的汉子姓徐，单名一个铮字，是马行空的徒弟。

徐铮蹲在火堆旁烤火，见那武官不住用眼瞟着师妹，不由得心头有气，向他怒目瞪了一眼。那武官刚好回过头来，与他目光登时就对上了，心想你这小子横眉怒目干么，也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徐铮本就是霹雳火爆的脾气，眼见对方无礼，当下虎起了脸，目不转睛地瞪着那武官。

那武官约莫三十来岁，身高膀宽，一脸精悍之色。他哈哈一笑，向左边的同伴道：“你瞧这小子斗鸡儿似的，是你偷了他婆娘还是怎地？”那两个武官对着徐铮哈哈大笑。

徐铮大怒，霍地站起来，喝道：“你说什么？”那武官笑吟吟地道：“我说，小子唉，我说错啦，我跟你陪不是。”徐铮性子直，听到人家陪不是，也就算了，正要坐下，那人笑道：“我知道人家不是偷了你婆娘，准是偷了你妹子。”

徐铮一跃而起，便要扑上去动手，马行空喝道：“铮儿，

坐下。”徐铮一愕，脸孔胀得通红，道：“师父，你……你没听见？”马行空淡淡地道：“人家官老爷们，爱说几句笑话儿，又干你什么事了？”徐铮对师父的话向来半句不敢违拗，狠狠瞪着那个武官，却慢慢坐了下来。那三个武官又是一阵大笑，更是肆无忌惮地瞧着马春花，目光中尽是淫邪之意。

马春花见这三人无礼，要待发作，却知爹爹素来不肯得罪官府，寻思怎生想个法儿，跟这三个臭官儿打一场架。突然电光一闪，照得满厅光亮，接着一个焦雷，震得各人耳朵嗡嗡发响，这霹雳便像是打在这厅上一般。天上就似开了个缺口，雨水大片大片地泼将下来。

雨声中只听得门口一人说道：“这雨实在大得狠了，只得借光在宝庄避一避。”庄上一名男仆说道：“厅上有火，大爷请进吧。”

厅门推开，进来了一男一女，男的长身玉立，气宇轩昂，背上负着一个包裹，三十七八岁年纪。女的约莫廿二三岁，肤光胜雪，眉目如画，竟是一个绝色丽人。马春花本来算得是个美女，但这丽人一到，立时就比了下去。两人没穿雨衣，那少妇身上披着男子的外衣，已然全身尽湿。那男子携着少妇的手，两人神态亲密，似是一对新婚夫妇。那男子找了一捆麦秆，在地上铺平了，扶着少妇坐下，显得十分的温柔体贴。这二人衣饰都很华贵，少妇头上插着一枝镶珠的黄金凤头钗，看那珍珠几有小指头大小，光滑浑圆，甚是珍贵。马行空心中暗暗纳罕：“这一带道上甚不太平，强徒出没，这一对夫妇非富即贵，为何不带一名侍从，两个儿孤孤单单地赶道？”饶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一世，却也猜不透这二人的来路。

马春花见那少妇神情委顿，双目红肿，自是途中遇上大雨，十分辛苦，这般穿了湿衣烤火，湿气逼到体内，非生一场大病不可，当下打开衣箱，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走近去低声说道：“娘子，我这套粗布衣服，你换一换，待你烘干衣衫，再换回吧。”那少妇好生感激，向她一笑，站起身来，目光中似乎在向丈夫询问。那男子点点头，也向马春花一笑致谢。那少妇拉了马春花的手，两个女子到后厅去借房换衣。

三个武官互相一望，脸上现出特异神色，心中都在想像那少妇换衣之时，定然美不可言。适才和徐铮斗口的那个武官最是大胆，低声道：“我瞧瞧去。”另一个笑道：“老何，别胡闹。”那姓何的武官眼睛，站起身来，跨出几步，一转念，从地下拾起腰刀，挂在身上。

徐铮受了他的羞辱，心中一直气愤，见他走向后院，转头向师父望了一眼，只见马行空闭着眼睛在养神，又见戚杨两位镖头、五个趟子手和十多名脚夫守在镖车之旁，严行戒备，决不致出了乱子，于是跟随在那武官身后。

那武官听到背后脚步响，转过头来，见是徐铮，咧嘴一笑道：“小子，你好！”徐铮道：“臭官儿，你好。”那武官笑道：“想挨揍，是不是？”徐铮道：“是啊。我师父不许打你。咱们悄悄地打一架，好不好？”那武官自恃武艺了得，没将这楞小子瞧在眼里，只是见他镖行人多，己方只有三人，若是群殴，定要吃亏，这楞小子要悄悄打架，那是再好也没有，便笑着点头道：“好啊，咱们走得远些。若给你师父听见了，这架就打不成。”

两人穿过天井，要寻个没人的所在动手，忽见回廊上转

出一个人来。那人身穿绸袍，眉清目秀，正是适才练镖的少年。徐铮心中一动：“借他的武厅打架最好不过。”于是上前一抱拳，说道：“兄长请了。”那少年还了一揖，说道：“达官有何吩咐？”徐铮指着武官道：“在下跟这个总爷有点小过节，想借兄长的练武厅一用。”那少年好生奇怪，心道：“你怎知我家有练武厅？”但学武之人，听到旁人要比武打架，可比什么都欢喜，当即答道：“好极，好极！”当下领了二人走进练武厅。

这时老婆婆和庄丁等都已散去，练武厅上更无旁人。那武官见四壁军器架上刀枪剑戟一应俱全，此外沙包、箭靶、石锁、石鼓放得满地，西首地下还安着七十二根梅花桩，暗暗点头，心想：“原来这一家人会武，只怕功夫还不错。”于是向那少年一抱拳，说道：“在下来贵庄避雨，还没请教主人高姓大名。”那少年忙即还礼，说道：“小人姓商，名宝震。两位高姓大名？”徐铮抢着道：“我叫徐铮，我师父是飞马镖局总镖头，百胜神拳马行空。”说着向武官瞪了一眼，心道：“你听了我师父的名头，可知道厉害了吗？”

商宝震拱手道：“久仰，久仰。请教这一位。”那武官道：“在下是御前侍卫何思豪。”商宝震道：“原来是一位侍卫大人。小人素闻京师有大内十八高手，想来何大人都是知交。”何思豪道：“那大半也相熟的。”其实皇帝身边的侍卫共分四等，侍卫班领，什长，一、二、三等及蓝翎侍卫，都由正黄、镶黄、正白内三旗的宗室亲贵子弟充任。汉侍卫属于第四等，这何思豪在侍卫处中只是最末等的蓝翎侍卫，所谓大内十八高手，那是他识得人家，人家就不识得他了。

徐铮大声道：“商公子，你就给做个公证。我跟这姓何的公公平平打一架，不管是谁输谁赢，都不许向旁人说起。”他是生怕师父知道了责骂。何思豪哈哈笑道：“胜了你这楞小子不足为武，还值得向旁人吹大气的么？楞小子，上啊。”一捋长袍，拉起袍角，在腰带中塞好。徐铮脱下长袍，将辫子盘在头顶，摆个“对拳”，双足并拢，双手握拳相对，倒是神定气闲。

何思豪见他这姿式是“查拳”门人和人动手的起手式，已放下了一大半心，心道：“什么百胜神拳！这查拳三岁小孩儿也会，有什么希罕？”原来“潭、查、花、洪”，向称北拳四大家，指潭腿、查拳、花拳、洪门四派拳术而言，在北方流传极广，任何练拳之人都略知一二，算得是拳术中的入门功夫。何思豪见对手拳法平常，向商宝震一笑，说道：“献丑！”一招“上步野马分鬃”，向徐铮打了过去，他使的是太极拳。其时太极门的武功声势甚盛，人人均知是极厉害的内家拳法。

徐铮不敢怠慢，左脚向后踏出，上身转成坐盘式，右手按、左手撩，一招“后又步撩掌”出手极是快捷。何思豪见来招劲道不弱，忙使一招“转身抱虎归山”，避开了这一撩。徐铮使一招“弓步架打”，右拳呼的一声击出，直扑对方面门。何思豪不及避让，使一招“如封似闭”，双掌一封。二人拳掌相交，何思豪只感手腕隐隐生疼，心道：“这小子蛮力倒大。”

霎时之间，二人各展拳法，拆了十余招。商宝震站着旁观，见徐铮脚步沉稳，出拳有力，何思豪却是身形飘忽，显然轻功颇有根基。

斗到酣处，何思豪哈哈一笑，一掌击中徐铮肩头。徐铮

飞脚踢去，何思豪侧身闪避，一招“玉女穿梭”，拍的一声，又击中徐铮手臂。徐铮更不理睬，抡拳急攻，突然直出一拳，一招“弓步劈打”，砰的一响，打中对方胸口。这一拳着力极沉，何思豪脚步踉跄，向后退了几步，终于一交坐倒。只听旁边一个女子声音娇声叫道：“好！”

商宝震回过头去，只见两个女子站在厅口，一是少妇，另一个却是个闺女。他先前凝神观斗，不知身后有人。原来马春花和那少妇换了衣服经过此处，听到呼叱比武之声，在厅口一望，竟是师兄和那武官打架，这时见师兄得胜，不由得出声喝彩。

何思豪给这一拳打得好不疼痛，在女子面前丢脸出丑，更是老羞成怒，当即一跃而起，乘着跳跃之势，已抽腰刀在手，上步直劈。徐铮毫不畏惧，仍以“查拳”空手和他相斗，只是忌惮对方兵器锋利，已是闪避多，进攻少了。马春花见这武官脸上神情狠恶，并非寻常打架，已是拚命一般，不由得有些耽心。那少妇扯扯她的衣袖，道：“咱们走吧！我最恨人动刀子出拳头。”

当此情势，马春花哪里肯走，只道：“再看一会儿。”那少妇眉头一皱，竟自走了。

商宝震凝神看着那武官的刀势，又留心徐铮闪避和上步抢攻之法，手上暗扣一枝金镖，若那武官用刀伤人，他就要伸手相救。但见徐铮双目紧紧盯住刀锋，刀锋向东，他眼睛跟到东，刀锋削向西，眼睛也跟到西，眼见一刀迎面砍来，他身子略闪，飞脚向敌人手腕上踢去。何思豪回刀削足，徐铮长臂急伸，砰的一响，一拳正中他鼻梁。何思豪大痛，手脚

略缓，徐铮左手挥出，抓住他右腕一拿一扭，将腰刀夺了下来。

何思豪怕他顺势挥刀削来，忙向后跃，举手往脸上一抹，满手是血。徐铮将腰刀往地下一摔，说道：“你还敢瞎着眼睛骂人？”何思豪满脸羞惭，不敢作声。

商宝震伸手一拉徐铮后襟，使个眼色。徐铮尚未会意，商宝震已大声说道：“双方不分胜败。好啦，大家武功一般高明，小弟佩服得紧……”徐铮急道：“怎……怎是不分胜败？”商宝震道：“两位武功各有独到之处。徐兄的查拳纯熟。何大人的太极拳和太极刀更是厉害之极。徐兄，你一时侥幸，其实讲真功夫，还得算何大人。”一面说，一面取出手帕，帮何思豪抹去鼻血。徐铮还要再争，马春花道：“师哥，别理他。咱们出去。”

徐铮打了何思豪两拳，一口恶气已经出了，但商宝震说话含糊，明明袒护对方，倒似自己输了，越想越怒，狠狠望了他一眼，随着师妹出去。走到天井，天空轰隆隆一片雷声过去，雷声中夹着商宝震、何思豪的大笑之声，显然这二人在背后笑他。

他虽打架获胜，但越想越是不忿，气鼓鼓地坐在火旁。只见师父双目似开似闭，睡意甚浓。过了一会，何思豪走了出来，不知跟那两个武官说些什么猥亵言语，三人一齐哈哈大笑，不时斜目瞟那美貌少妇。

马行空慢慢站起，伸了个懒腰，走到镖车旁边检视，忽然叫道：“铮儿，过来，你瞧这儿怎么啦？”徐铮听师父叫他，赶忙起身过去。马行空侧过身子，面向墙壁，伸手整理镖车，

低声道：“不长进的东西，你那招‘垫步踹腿’怎么踹偏了？否则哪用跟他缠斗这么久？”徐铮吓了一跳，颤声道：“你……你老人家都瞧见啦？”马行空道：“哼，你莫想在师父面前捣鬼。他使那招‘提步高探马’时，你干么不使‘弓步双推掌’？迎面直击，早就胜了。你就是胆小怕死。”徐铮回想适才相斗之时，初时不知敌人虚实，果然有些害怕，有几招使得太过稳重了些。看来师父装作不知，其实是躲在窗外观看。

马行空又道：“快进去谢谢那姓商的吧。人家年纪比你轻，可有多精明能干。”徐铮大为诧异，道：“师父，谢什么？这姓商的偏心，不是好人。”马行空冷笑道：“是啊，他是偏心呢。可是他偏心维护你徐大爷哪。”徐铮满心胡涂，怔怔地望着师父。马行空低声道：“你打的是什么人？他是御前侍卫。咱们呢，那是凭人家赏口饭吃的走镖的。官老爷当真跟你为起难来，咱们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么？那少年护住了他面子，叫你这楞小子少了一桩后患。”

徐铮恍然大悟，连称：“是，是！”奔到后院练武厅中，只见商宝震抬手踢腿，正在练一招“查拳”中的“弓步劈打”，正是徐铮适才用以击中何思豪那一手。他见徐铮进来，脸上一红，急忙收拳。

徐铮抱拳道：“商公子，我师父叫我跟你道谢来啦。我起初不明白你是好意，心里还怪你呢。”商宝震道：“徐大哥，你武功胜过那个侍卫何止十倍？小弟佩服得紧。”徐铮听他称赞自己，甚是高兴，当即跟他谈了起来，问道：“你练的是哪一门功夫？”商宝震道：“小弟初学，什么也没学会，谈不上是哪一门哪一派。适才见徐大哥用这一招打他，是不是这样？”

说着右足踏出，右拳劈打，左手心向上托住右臂。

徐铮刚才以此招取胜，见他比划自己的得意之作，自然兴高采烈，说道：“这一招有两句口诀，叫作‘陆海迎门三不顾，劈拳挑打不容宽。’”这两句顺口说出，忽然想起，这是师门所传心法，怎能胡乱说与外人知晓，忙转口道：“你比得很对，就是这招。”

商宝震道：“什么叫作‘陆海迎门三不顾’呢？”徐铮道：“这个……我可也忘了。”他不善撒谎，这一句话出口，脸也红了。商宝震知他不肯说，也就不再多问，只是着意结纳，将他捧得全身轻飘飘的如在云雾。

徐铮道：“商老弟，咱们也别闹虚文。你使一套拳脚给我瞧瞧，若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我跟你说说，也不枉了今日结交一场。”商宝霸大喜，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当下拉开架子，在场中打起拳来，但见他“头趟绳挂一条鞭，二趟十字绕三尖”，使的是十二路潭腿。

这路拳脚使得倒是纯熟，但出拳不正，脚步浮虚，虽然袍袖生风，姿式华丽，若是与人动手，却半点管不得事。只把徐铮看得暗暗摇头，等他打完“十二趟犀牛望月转回还”，忍不住叹了口气，说道：“兄弟，莫怪我直言，教你武艺的师父是耽误了你啦。”正要往下解释，忽见马春花在厅口一探头，叫道：“师哥，爹叫你。”

徐铮忙向商宝震告辞，回到厅上。只见火堆旁又多了两个避雨之人。一个是没了右臂的独臂人，一条极长的刀疤从右眉起斜过鼻子，一直延伸到左边嘴角，在火光照耀下显得面目极是可怖；另一个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黄黄瘦瘦。两

人衣衫都很褴褛。

徐铮向两人望了一眼，也不在意，走到马行空面前，叫了声：“师父！”马行空脸一沉，低声道：“去了这么久，又在卖弄武艺了，是不是？”徐铮道：“弟子不敢。这里姓商的主人镖法不错，哪知拳脚一点儿也不成。”马行空道：“傻小子，你给人家冤啦。凭你这点功夫，两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徐铮一笑，道：“那怕不见得。他师父教的十二路潭腿，尽是好看不管用。”马行空道：“你知他师父是谁？”

徐铮心中暗奇：“我师父没跟那姓商的见过面，又没见他练过拳脚，怎么连他师父是谁也知道了？”当下答道：“弟子不知，想来是个不中用的混混。”马行空冷笑一声，低沉着声音，说道：“不中用的混混！哼，十五年前，你师父给人砍过一刀，劈过一掌，养了三年伤方得康复。那人是谁？”徐铮一惊，说道：“八卦刀商剑鸣。”马行空低声道：“半点儿也不错。那商剑鸣是山东武定县人，这里可正是武定县，主人家姓商。咱们胡乱进来避雨，初时并没留心，你瞧，正梁上绘着什么？”

徐铮抬起头来，只见正梁上金漆漆着一个八卦图形，不由得大吃一惊，忙道：“师父，快抄家伙，咱们撞到仇家窝里来啦。”马行空淡淡地道：“倒不用忙。商剑鸣早给人杀啦！”徐铮曾听师父说过当年大败在一人手里，那就是山东大豪八卦刀商剑鸣，只因这是师门的奇耻大辱，师父后来不提，也就从此不敢多问一句，却不知商剑鸣原来已死，低声道：“是你老人家后来报了仇？”马行空哼了一声，道：“商剑鸣的武功，我再练一辈子也赶不上，凭我这点玩艺儿，哪杀得了他？”徐铮大奇，问道：“那么是谁杀了他？”马行空道：“那少年用

金镖打木牌上的人形，商剑鸣就是给这两个人杀的。”

徐铮睁大了眼睛，道：“胡一刀和苗人凤？”

马行空点了点头，脸上神色阴郁，便如屋外的天空那般黑沉沉地。

徐铮平素对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以为当世之间，说到武功，极少有人能强得过百胜神拳马老镖头了，岂知这时听到师父言道，非但八卦刀商剑鸣武功远胜于他，胡一刀与苗人凤的功夫又在商剑鸣之上，不由得大为惊诧，低声问道：“那胡一刀与苗人凤是何等样的人物？”马行空道：“胡一刀的武功强我十倍，只可惜在十多年前死了。”徐铮舒了一口气，道：“想是病死的了？”马行空道：“给人杀死的。”徐铮睁大了眼睛，道：“胡一刀这么厉害，有谁杀得了他？”马行空道：“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

这“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十三个字一口气说将出来，声音虽低，却是大具威严。徐铮胸口一沉，正待说话，猛听得门外隐隐马蹄声响，大雨中十余匹马急奔而来。

那面目英俊的青年与那美貌少妇听到马蹄声音，互望一眼，似在强自镇定，但脸上终究露出了惊惶之色。那青年拉着少妇的手，挪动座位，似是怕火堆炙热，移远了些。

十多匹马奔到庄前，戛然而止。但听得数声唿哨，七八匹马绕到了庄后。

马行空一听哨声，脸上变色，低声道：“定着点儿。”徐铮极是兴奋，声音发颤，问道：“那话儿来了？”马行空不再回答，大声喝道：“大伙儿抄家伙，护镖！”这句话一喝，镖

行人众登时大乱，知道有劫镖的黑道强人到来，当即跃起。戚杨两名镖头和五名趟子手指挥车夫，将十余辆镖车围成一堆。马春花反而脸有喜色，拔出柳叶刀，道：“爹，是哪一路的？”马行空皱眉道：“还不知道。”接着自言自语：“这一路朋友好怪，道上也不踩盘子，就这么说到便到。”

一言方罢，只听得围墙上托托托接连声响，八名大汉一色黑衣打扮，手执兵刃，一字排开地站在墙头。马春花扬起右臂，就想一枝袖箭射出。马行空脸色凝重，低声喝道：“别胡来！瞧我眼色行事。”八名黑衣大汉望着厅上众人，一言不发。

砰的一声，大门推开，进来一个汉子，身穿宝蓝色缎袍，衣服甚是华丽，但面貌委琐，缩头缩脑，与一身衣服极不相称。这人抬头望了望天，但见大雨倾盆而下，嘿的一声笑，足尖一点，倏地穿过了院子，站在厅口。这一下飞跃身形快极，大雨虽密，却只在他肩头打湿了数点。徐铮与马春花对此人本来不以为意，突然见他露了这手轻功，这才生忌惮之心，向马行空望了一眼。

马行空右手握着烟袋，拱手说道：“请恕老汉眼拙，未曾拜会。朋友尊姓大名，宝寨歇马何处？”

商家堡少主人商宝震听到马蹄声响，当即暗藏金镖，腰悬利刀，来到厅前。只见那盗魁手戴碧玉戒指，长袍上闪耀着几粒黄金扣子，左手拿着一个翡翠鼻烟壶，不带兵器，神情打扮，就如是个暴发户富商。只听他说道：“在下姓阎名基，老英雄自是百胜神拳马行空了？”

马行空抱拳道：“不敢，这外号是江湖朋友给在下脸上贴

金。浪得虚名，不足挂齿。”心中暗忖：“阎基？那是什么人？没听过江湖上有这号人物。”

阎基哈哈一笑，指着站在墙头的一列黑衣汉子，说道：“弟兄们饿了几天肚子，想请马老英雄赏口饭吃。”马行空道：“阎寨主言重了。铮儿，取五十两银子，请阎寨主赏赐弟兄。”他这是按着江湖规矩行事，但瞧对方的神情声势，决非五十两银子所能打发。

果然阎基仰天哈哈大笑，说道：“马老英雄保镖，一保就是三十万两。姓阎的眼界虽小，区区五十两，倒还不在眼内。”马行空心中嘀咕：“此人信息倒灵，怎么打听得清清楚楚，知道我保了三十万两镖银？”眉头一皱，仍按江湖规矩说道：“想马某有什么本事，全凭道上朋友给脸罢了。阎寨主今日虽是初见，咱们东边不会西边会，马某有幸，今日又交一位朋友。不知阎寨主有什么吩咐？”

阎基道：“吩咐是不敢当的，只是在下生来见财开眼，三十万镖银打从鼻子下过，不取有伤阴德。但马老镖头既然开口朋友，闭口朋友，这样吧，在下只取一半，二一添作五，就借十五万两银子花差花差好了。”也不待马行空答话，左手一挥，墙头八名大汉一一跃下，奔到厅口。有人问道：“一齐取了？”阎基道：“不，拿一半，留一半！有屎大家拉，有饭大家吃！”众大汉轰然答应，就往镖车走去。

马行空勃然大怒，见那些大汉从墙头跃下时身手呆滞，并无一个高手在内，已无担忧之心，淡淡说道：“阎寨主是不肯留一点余地了？”阎基愕然道：“怎么不留余地？我不是说取一半，留一半？哥儿俩有商有量，公平交易。”

徐铮再也忍耐不住，抢上两步，伸手指着阎基，大声说道：“亏你在黑道上行走，没听过飞马镖局的威名么？”

阎基道：“我的小养媳妇儿听说过，他妈的，老子可是第一次听见。”身形一见，忽地欺到厅右，拔下插在车架上的飞马镖旗，将旗杆一折两段，掷在地下，随即伸脚在旗上一踏。

这件事当真是犯了江湖大忌，劫镖的事情常有，却极少有如此做得绝的，如非双方有解不开的死仇，那是决心以性命相拚了。镖行人众一见之下，登时大哗。

徐铮更不打话，冲上去一招“踏步击掌”，左掌向他胸口猛击过去。阎基侧身闪避，说道：“小子，讲打么？”左掌一沉，急抓他的手腕。徐铮变“后插步摆掌”，左手向后勾挂，右掌一挥，向上摆举，径击敌人下颚。阎基头一偏，右拳直击下来。这一拳来路极怪，徐铮急忙摆头让开，砰的一声，肩头已中了一拳，但觉拳力沉重，只震得胸背隐隐作痛。徐铮脚步摇晃，险些摔倒，幸他身强力壮，下盘马步扎得极稳，忙变“仆腿穿掌”，身子一矮，右腿屈膝蹲下，左掌穿出，那是卸力反攻，“查拳”的高明招数。

阎基并不理会，微微一笑，左腿反钩，向后倒踢。这一腿来得更是古怪。徐铮大骇，急忙窜上跃避。阎基右拳直击，喝道：“恭喜发财！”砰的一响，正中徐铮胸口。这一拳好生厉害，徐铮仰天一交跌倒，在地上连打了几个滚，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极硬朗的一个小伙子，竟给这一拳打得站不起身。群盗轰然喝彩，叫道：“这一拳够这小子挨的。”

镖行中人见阎基出手如此狠辣，均是又惊又怒。马春花伸手去扶师哥，急得要哭，连问：“怎么啦？”马行空一生走

江湖，不知见过多少大风大浪，但这盗魁使的是什么拳脚，却半点也认不出来。三个侍卫也在低声议论：“点子是哪一派的？”“瞧不出来，有点像五行拳。”“不，五行拳没那样邪门。”

马行空走上两步，抱拳道：“阎寨主果然好武艺，多谢教训了小徒，也好让他知道江湖上尽多能人。”阎基笑道：“我这几下三脚猫算什么玩意儿，给你马英雄提鞋皮、倒便壶也还挨不上边儿。光棍别的不会，就会这个。这就请教你马老英雄的百胜神拳。”马行空见他满脸油光，说话贫嘴滑舌，不折不扣是个泼皮无赖，怎地又练就了这样一身怪异武功，实是奇怪，心中打定了主意，暂且只守不攻，待认清他的拳路再说，当下凝神斜立，双手虚握。

三名侍卫、商宝震、镖行众人一齐凝神观斗，都知这一场争斗不但关系着三十万镖银的安危，也是马行空身家性命、一生威望之所系。大厅中人人肃静，只听得火堆中柴炭爆裂，发出轻轻的必卜之声。院子中大雨如注，竟无半分停息之意。那华服相公自和少妇并肩低声说话，对马阎的争斗毫无留心。

阎基从怀中取出一个金光灿烂的黄金鼻烟壶，吸了一口鼻烟，他也知马行空是个劲敌，将辫子在头顶盘了个圈，叫道：“光棍祖上不积德，吃饭就得靠拚命！他奶奶的这就拚啊！”忽地猿身直上，左拳猛出，向马行空击去。马行空待他拳头离胸半尺，一个“白鹤亮翅”，身子已向左转成弓箭步，两臂向后成钩手，呼的一声轻响，倒挥出来，平举反击，使的仍是少林派中极为寻常的“查拳”，但架式凝稳，出手抬腿之际，甚是老练狠辣。

那相公对镖客与强人的争斗本来并不在意，偶然斜眼一

瞥之下，正见到阎基一足反踢，招式颇为奇特，不由得留神观看。那美妇叫道：“归农，归农。”那相公随口漫应，目光却贯注在二人的拚斗之上。那美妇伸手摇了摇他肩膀，说道：“一个糟老儿，一个泼皮混混打架，当真就这么好看。”那相公听她话中大有不悦之意，忙转头笑道：“这泼皮的拳脚很是古怪。”那美妇叹道：“唉，你们男人，天下最要紧的事儿就是杀人打架。”那相公笑道：“你不许我看，我就不看。那你向着我，让我把你美丽的脸蛋儿瞧个饱。”那美妇低低一笑，极是娇媚，果真抬起了头望他。两人四目交投，脸上都充满了柔情蜜意。

这时马行空与那盗魁却已斗得如火如荼，甚是激烈。马行空的一路查拳堪堪打完，仍是占不到半点上风，那阎基的拳脚来来去去只有十几招，或伸拳直击，或钩腿反踢，或沉肘擒拿，或劈掌夹腿。三名武官看了一阵，早察觉他招数有限，但马行空居然战他不下，都觉好笑。

眼见马行空使一招“马档推拳”，跨腿成骑马势，右手抽回，左手向前猛推。何思豪叫道：“沉肘擒拿。”果然不出所料。阎基手肘一沉，就施擒拿手抓他手腕。马行空急忙变招，手臂缩回，微微转身。何思豪笑道：“钩腿反踢！”阎基果然钩起右腿，向后反踢。马行空的武功高出何思豪不知多少，何思豪既已事先瞧出，他岂有料不到之理？但说也奇怪，明知对手要钩腿反踢，竟然无法以伏着破解。

马行空号称“百胜神拳”，少林派各路拳术，全部烂熟于胸，眼见查拳奈何不得对方，招数一变，突然快打快踢，拳势如风，旁观者登时目为之眩，他使的是一路“燕青拳”。

那燕青是宋朝梁山泊上好汉，当年相扑之技，天下无对。这一路拳法传将下来，讲究纵跃起伏，盘拗挑打，全是进手招数。马行空年纪虽老，身手仍是矫捷异常，窜高伏低，宛如狸猫相似。阎基眼见敌人变招，竟是毫不理会，仍旧是那十几招又笨拙又难看的拳脚翻来覆去地使用。

商宝震、徐铮、马春花，以及戚镖头、杨镖头见这盗魁的武功如此古怪，都是诧异万分。每个人到这时都已料到他下一招是伸拳直击，还是劈掌夹腿，不禁随着何思豪叫了出来，但马行空竟然始终奈何他不得。只见马老镖头“上步进肘捆身拳”，“迎面抢快打三拳”，“左右跨打”，“反身栽锤”，“踢腿撩阴十字拳”，一招接一招，拳脚之快，犹如门外的狂风暴雨一般。但阎基只是一招毛手毛脚的伸臂直击，就将他所有巧妙的招式尽数破解了。

那独臂人和黄瘦小孩一直缩在屋角之中，瞧着马行空和阎基比武。独臂人低声道：“小爷，你仔细瞧那个盗魁，要瞧得仔细，千万别忘了他的相貌。”小孩道：“干么啊？干么要瞧他？”独臂人道：“你记着这人，永远别忘记了。”小孩道：“他是个大坏人么？”独臂人咬牙切齿地道：“阴差阳错，叫咱们在这里撞见了。你瞧清楚了，可别让他知觉。”

过了一会，独臂人又道：“你总说功夫练得不对，你仔细瞧着他，许就练对了。”小孩道：“干么呀？”独臂人眼中微有泪光，低声道：“现在还不能说，等你年纪大了，武艺练好了，我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听。”小孩看阎基拳打脚踢，姿式极其难看，但隐隐似有所悟，忽地大叫一声：“四叔！”独臂人忙道：

“别大声嚷嚷。”小孩嗯了一声答应，低声道：“这个人的拳脚我有些懂啦。”独臂人道：“不错，你好好瞧着。你那本拳经刀谱，前面缺了两页，所以你总是说瞧不懂。那缺了的两页，就在这阎基身上。”

小孩吃了一惊，黄黄瘦瘦的小脸蛋儿上现出一些红晕，目不转瞬地望着阎基，又问：“怎么会在他身上？”独臂人道：“将来自会跟你说。这家伙本来不会什么武功，但得了两页拳经，学会了十几招残缺不全的拳法，居然能跟第一流的拳师打成平手。你想想，那拳经刀谱共有三百多页，等你将来学会了，学全了，能有多大的本事。”那小孩听了甚是激动，眼中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场中虽是两人比武，但可看的却只有一人。阎基来来去去这十几招，大家实在都看得腻了。马行空的拳招却是变幻百出。

一套“燕青拳”奈何不了对方，忽然拳法又变，使出一套“鲁智深醉跌”，但见他如疯如癫，似醉似狂，忽而卧倒，忽而跃起，“罗汉斜卧”，“仙人渴盹”，这路拳法似乎虽乱打乱踢一般，其实是精彩之极。这时阎基那十几招笨拳却渐渐不管事了，对方拳脚来路也看不明白，不由得心下着慌。猛听得马行空喝一声：“着！”一脚“鲤鱼翻身搅丝腿”，正好踢在他的腰间。阎基痛得弯下了腰。

马行空知道对方功夫了得，这一脚虽中要害，只怕仍然难以使他身带重伤。若是平常比武较量，胜了这一腿自然可以收手，但这番争斗关联三十万两镖银，怎容得敌人喘息片刻？若是争端重起，也未必定能再胜，当下得理不让人，纵

身上前，一腿“拐子脚”，又往他后心踢去。

群盗齐声大哗。阎基忽地一脚钩腿反踢，来势变幻无方，马行空虽然阅历丰富，一时竟见不及此，被他这一腿踢在小腹之上，仰天一交直摔出去。马春花与徐铮双双抢上扶起。但见他面如白纸，连声咳嗽，只说：“拚死护镖！”

徐铮与马春花各持单刀，护在马行空两旁。阎基腰里也痛得厉害，右手挥了几下，两名黑衣大汉走了上来。阎基叫道：“取镖吧！还等什么？”群盗各出兵刃，齐向镖客杀去。马春花、徐铮、戚镖头、杨镖头大呼迎敌。

群盗人多，除阎基外虽无高手，但马春花与徐铮要分心照料父亲，给群盗两下里一攻，情势登见危急。商宝震拔出单刀，叫道：“三位侍卫大人，咱们动手吧！”何思豪道：“好，赶走强盗再说。”四个生力军加入战团。

商宝震见马春花给两名盗贼用兵器封住了，渐渐施展不开手脚，当即抢将上去，喝道：“男子汉欺侮姑娘，还是两个斗一个，不害臊么？”刷的一刀，往那高个儿的盗贼头上砍去。那人回鞭招架，几个回合，商宝震刀中夹掌，左手一掌抹在他胸口，将他击得直掼出去。马春花喘息道：“行了，这一个让我来料理。”商宝震一笑退开，径去帮助徐铮，三刀两掌，又打发了一名盗贼。徐铮感激之余，甚是钦佩师父眼光，这少年的武功果在自己之上。

这么一来，厅上情势变换，群盗纷纷败退，抢着往门口奔出。猛听得一人清声长啸，叫道：“大家住手，我有话说。”众人斗得甚紧，无人理会。商宝震突见人影一见，一人伸掌在面前一摇，当即举刀削去，那人右手一钩一带，已将他单

刀夺下，往地下一摔。商宝震大惊，急忙跃后，瞧那人时，却是那服饰华贵的相公。

那相公大踏步走入人丛，双手钩拿拍打，只听叮叮当当，响声不绝，兵刃落了一地，原来都被他施展小擒拿手法，夺过来抛下。群盗与众镖客惊骇之下，各自跃开，呆呆地望着他。阎基一愕，忽然记起了十余年前之事，叫道：“田相公！是你？”

那相公想不起他是谁，奇道：“你认得我？”阎基笑道：“十三年前在沧州府，小的曾服侍过你老。”那相公低头一想，恍然记起，说道：“是了，你就是那个跌打医生。怎么学会了一身武功，做起寨主来啦？”阎基上前请了个安，说道：“全凭你老栽培。”原来这相公打扮之人，正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田归农。

镖行人众眼见已可驱退群盗，哪知这田相公不但武功强极，还与盗魁是旧交，这一下可糟糕已极。马行空低声嘱咐，叫大伙儿护住镖车，瞧他眼色行事。

田归农双目自左至右在众人脸上横扫一遍，然后又自右至左地横扫过来，再向天井中倾盆而下的大雨望了一眼，眼光终于停在镖车之上，说道：“阎兄、今日的买卖你可是赔定啦。”阎基陪笑道：“你老人家别见怪，也是弟兄们少口饭吃，走投无路，这才干起这没本钱买卖来。我们定当改过自新，不敢忘了田相公今日的恩德。”田归农哈哈大笑，说道：“怎么跟我闹起虚文来啦？老阎，你拿五万两镖银，够不够使了？”阎基一怔，陪笑道：“你老人家开玩笑啦。”田归农道：“开什么玩笑？这里三十万镖银，我取一半十五万，余下的你取五

万，还有十万两你说怎么分？”

阎基喜出望外，忙道：“你老人家一并取去就是了，还分什么？”田归农摇头道：“那不成话，这哪里还有江湖义气？适才我们进来避雨，我……我……我娘子衣服湿了……”那美妇听他说“我娘子”三字，脸上一红，神态微现忸怩，向田归农微微一笑。田归农报以一笑，继续说道：“镖行这位姑娘借衣服给她，这一番情分不能不报，咱们给马姑娘留五万两。还有，这里三位侍卫大人在此，常言道见者有份，每人分一万两。余下二万，就送给此间主人。你说我这样分法公不公道？”阎基连连鼓掌，大叫：“公道之极，公道之极！我早说你田相公是天下第一等慷慨的大英雄。”

马行空、徐铮、马春花等听田归农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倒似这三十万两银已是他囊中之物一般。马行空身受重伤，这么一气，更是险欲晕去。徐铮眼望师父，只问：“怎么办？怎么办？”马春花怒道：“什么怎么办？”弯腰拾起地下的单刀，叫道：“姓田的，你当我们是死人还是活人？”说着扬起单刀，径往田归农扑去。

田归农笑道：“你别逼我动手，我娘子可要喝醋。”那美妇啐了一口，笑骂：“贫嘴！”但似对他的轻薄口吻甚为喜爱。马春花听他言语无礼，更是恼怒，上步一刀，拦腰横砍。田归农笑道：“唉哟，不好，我娘子可不许我跟女人打架。”手指在她刀背上一击，马春花拿捏不住，脱手撒刀。田归农手法快极，右手抢过刀柄，左手已拿住她手腕，举起刀来，作势要往她头颈中砍下，口中却叹道：“似这般如花如月貌，怎叫我不作惜玉怜香人！”

商宝震和徐铮见他戏弄马春花，双双抢出。商宝震右手一扬，一枝金镖取他左目。徐铮急了，来不及拾取地下兵刃，飞脚就踢他后心。田归农倏地回身，撒刀擒拿，抓住他的足踝，往上一提。徐铮身子倒转，只感腿上一阵剧痛，失声大叫，原来那枝金镖打进了他右腿。田归农挥手一抖，徐铮的身子犹如一柄扫帚般横扫出去，正撞在马春花腿上，两人跌在一起。众人见他戏耍二人，如弄婴儿，哪里还敢上前？

田归农道：“阎兄，你把镖银就照适才我说的那么分了，套一辆大车给我，我们两口子身有急事，须得冒雨赶路。”阎基大喜，连声答应。群盗从镖车中取出银鞘，五万两的堆成一堆，三万两、二万两又各作一堆，分别堆在地下，向众车夫喝道：“乖乖地赶路。”

北道上有个规矩，绿林豪客劫镖抢银，却不伤害车夫，甚至脚力酒钱也依常例照给，但若车夫不听嘱咐，自然又作别论。众车夫见了这等情势，哪敢不依，冒着大雨，将银车一辆辆推出去。

马行空见银车出去一辆，心里就发一阵疼，只见一辆骡车赶到庭前，田归农扶着娘子便要上车。只要骡车一行，马行空就是身败名裂，一世辛苦付于流水了。他颤巍巍地站起身来，突然纵起，叫道：“我和你拚了！”双手犹如铁钩，猛往田归农脸上抓去。那美妇甚是害怕，吓得叫了一声。田归农侧身出掌，击向他肩头。马行空若是未受重伤，这一掌自然打他不着，但此时全身筋骨不听使唤，眼见掌到，竟然不能闪避，砰的一声，身子飞起，向院子中跌了出去。

猛听得一人嗓子低沉，嘿嘿嘿三下冷笑。

这三声冷笑传进厅来，田归农和那美妇登时便如听见了世上最可怕的声音一般，二人面如白纸，身子发颤。田归农用力一推，将那美妇推入车中，飞身而起，跨上了骡背，双腿急夹，挥鞭催骡快走。哪知他连连挥鞭，这骡子只跨出两步，突然停住，再也不能向前半尺。

众人站在厅口，从水帘一般的大雨中望将出去。只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大汉，左手抱着一个包裹，右手拉住了大车的车辕。那骡子给田归农催得急了，低头弓腰，四蹄一齐发劲，但大汉拉着车辕，大车竟似钉牢在地上一一般，动也不动。此人神力，实足惊人。

那大汉又冷笑了一声。田归农尚自迟疑，车中的美妇却已跨出车来，向那大汉瞧也不瞧，昂然走进厅去。田归农慢慢跨下骡背，也跟着进厅。他全身被雨淋得湿透，却似丝毫不觉，目光呆滞，失魂落魄一般。那美妇招手叫他过去，坐在她的身边。

那高瘦大汉大踏步进厅，坐在火堆之旁，向旁人一眼不瞧，打开包裹，原来里面是个两岁大的女孩。那大汉怕冷坏了孩子，抱着她在火边烤火。那女孩正自沉沉熟睡，圆圆的眼旁却挂着两颗泪珠。

马春花、徐铮和商宝震三人扶着马行空起来，见田归农对那高瘦大汉如此害怕，都是又惊又喜。马春花道，“爹，你伤处还好么？这……这人是谁？”马行空道：“他……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金面佛苗人凤……”一句话刚说完，已痛得晕了过去。

大厅之上，飞马镖局的镖头和趟子手集在东首，阎基与群盗集在西首，三名侍卫与商宝震站在椅子之后，各人目光都瞧着苗人凤、田归农与美妇三人。

苗人凤凝视怀中的幼女，脸上爱怜横溢，充满着慈爱和柔情，众人若不是适才见到他一手抓住大车，连健骡也无法拉动的惊人神力，真难相信此人身负绝世武功。

那美妇神态自若，呆呆望着火堆，嘴角边挂着一丝冷笑，只有极细心之人，才瞧得她嘴唇微微颤动，显得心里甚是不安。

田归农脸如白纸，看着院子中的大雨。

三个人的目光瞧着三处，谁也不瞧谁一眼，各自安安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但三人心中，却如波涛汹涌，有大欢喜，有大哀愁，有大愤怒，也有大恐惧。

第二章 宝刀和柔情

苗人凤望着怀里幼女那甜美文秀的小脸，脑海中出现了三年之前的往事。这件事已过了三年，但就像是刚过了三天一般，一切全清清楚楚。眼前下着倾盆大雨，三年前的那一天，却下的是雪，是漫天鹅毛一般纷纷撒着的大雪。

那是在河北沧州道上。时近岁晚，道上行人稀少，苗人凤骑着一匹高头长腿的黄马，按辔北行。

十年前的腊月，他与辽东大侠胡一刀在沧州比武，以毒刀误伤了胡一刀。胡夫人自刎殉夫。他与胡一刀武功相若，豪气相侔，两人化敌为友，相敬相重，岂知一招之失，竟尔伤了这位生平唯一的知己。他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纵横海内，只有遇到了这位辽东大侠，二人比武五日，联床夜话，这才是遇到了真正敌手，这才是真正的肝胆相照，倾心相许……苗人凤为了此事，十年来始终耿耿于怀，郁郁寡欢。

胡一刀夫妇逝世十年之期将届，苗人凤千里迢迢地从浙南赶来，他是要到亡友墓前亲祭。

风雪残年，马上黄昏。苗人凤愈近沧州，心头愈是沉重。他纵马缓行，心中在想：“当年若不是一招失手，今日与胡氏夫妇三骑漫游天下，叫贪官恶吏、土豪巨寇，无不心惊胆落，那是何等的快事？”

正自出神，忽听身后车轮压雪，一个车夫卷着舌头“得儿——”声响，催赶骡子，击鞭劈拍作声，一辆大车从白茫茫的雪原上疾行而来。拉车的健骡口喷白气，冲风冒雪，放蹄急奔。

大车从苗人凤身旁掠过，忽听车中一个娇柔的女子声音送了出来：“爹，到了京里，你就陪我去买宫花儿戴……”下面的话儿却听不见了。这是江南姑娘极柔极清的语声，在这北方莽莽平原的风雪之中，却是极不相衬。

突然之间，骡子左足踏进了一个空洞，登时向前一蹶。那车夫身子前倾，随手一提，骡子借力提足，继续前奔。

苗人凤暗暗诧异：“那车夫这一倾一提，好俊的身手，好强的膂力，看来是位风尘奇士，怎么去做了赶大车的？”

思念未定，只听得脚步声响，后面一个脚夫挑了一担行李，迈开大步赶了上来。这担行李压得一根枣木扁担直弯下去，显得颇为沉重，但那脚夫行若无事，在雪地里快步而行，落脚甚轻。

苗人凤更是奇怪：“这脚夫非但力大，而且轻功更是了得。”他知道其中必有蹊跷：“这脚夫似在追踪那车夫，看来有什么凶杀寻仇之事。”当下提着马鞭，不疾不徐的遥遥地跟在大车之后，要待看个究竟。

行出数里，见那脚夫虽然肩上压着沉重行李，仍是奔跑如飞，忽听身后铜片儿叮叮当当响亮，一条汉子挑着一副补锅的担儿，虚飘飘地赶来。这人在雪中行走，落步更轻，虽然说不上踏雪无痕，但轻功之佳，武林中甚是罕见。苗人凤寻思：“又多了一个。这人是哪一派的？”但见他斗笠和蓑衣

上罩满了白雪，在风中一晃一飘，走得歪歪斜斜，登时省起：“这身奈何功是鄂北鬼见愁锤家的功夫。”

行了七八里路，天色黑将下来，来到一个小小市集。苗人凤见大车停在一家客店前面，于是进店借宿。客店甚小，集上就此一家。众客商都挤在厅上烤火喝白干，车夫、脚夫、补锅匠都在其内。

苗人凤虽然名满天下，但近十年来隐居浙南，武林中识得他的人不多。那脚夫、车夫和补锅匠他都不相识，当下默然坐在一张小桌之旁，要了酒饭，见那三人分别喝酒用饭，瞧来并非一路。

忽听内院一个人大声说道：“南大人、小姐，小地方委屈点儿，只好在外边厅上用饭。”棉帘掀开，店伴引着一位官员、一位小姐来到厅上。本来坐着的众客商见到官员，纷纷起立。苗人凤并不理会，自管喝酒。只见那官员穿着酱色缎面狐皮袍子，白白胖胖，一副福相。那小姐相貌娇美，肤色白腻，别说北地罕有如此佳丽，即令江南也极为少有。她身穿一件葱绿织锦的皮袄，颜色甚是鲜艳，但在她容光映照之下，再灿烂的锦缎也已显得黯然无色。

众人眼前一亮，不由得都有自惭形秽之感，有的讪讪地竟自退到了廊下，厅上登时空出一大片地方来。

那店伴一叠连声的“大人、小姐”，送饭送酒，极是殷勤。苗人凤听他叫喊酒菜之时，中气充沛，不觉留神，一瞧他身形步法，却不是会家子是什么？又见他两边太阳穴微微凸出，竟然内功有颇深造诣，不由得更是奇怪，心道：“这批人必有

重大图谋，左右闲着，就瞧瞧热闹，且看他们干的是好事还是歹事。不知跟这官儿有干系没有？”

这一留神，不免向那官儿与小姐多看了几眼。那官儿忽地一拍桌子，发作起来，指着苗人凤骂道：“你是什么东西？见了官府不回避也就罢了，贼眼还骨溜溜地瞧个不休。我看你粗手大脚，生成一副贼相，再瞧一眼，拿片子送到县里去打你个皮开肉绽。”苗人凤低头喝酒，并不理会。那官儿更加怒了，叫道：“你请安陪礼也不会么？这么大刺刺地坐着。”

那小姐柔声劝道：“爹，你犯得着生这么大气？乡下人不懂规矩，也是有的。何必跟这些粗人一般见识？哪，喝了这杯吧。”说着将一杯酒递到他的嘴边。那官儿骨嘟一口喝干，似乎将怒气和酒吞服了，横了苗人凤一眼，见他低头不语，想是怕了，于是自斟自饮地跟女儿说笑起来。话中说的都是到了北京之后，补上了官便怎样怎样，瞧神情是一名赴京谋干差使的候补官儿。

说话之间，大门推开，飘进一片风雪，跟着走进一位官员来。这人黄皮精瘦，远没先前那官儿的气派十足。他大声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又与仁通兄在这里撞见，真是巧之极矣！”说着抢上来与那姓南的官儿南仁通行礼厮见。

南氏父女一齐站起，南仁通拱手道：“调侯兄，幸会幸会！一起坐罢。”那“调侯兄”谢了，坐在桌边。店伴添上杯筷，传酒呼菜。

苗人凤心道：“连这个调侯兄，一共是五个高手了。这姓南的父女看不出有什么武功。会不会大智若愚，竟让我走了眼呢？”想到此处，不禁暗自警戒，不敢向他们多瞧一眼。要

知他那“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外号，实是犯了武林大忌，天下英雄好汉，哪一个不想将这头衔摘了下来。他一生所历风险多过常人百倍，皆拜这外号之所赐。此刻心想：“这几人说定是冲着我而来。他们成群结党，一齐上来倒是难斗。不知前面是否更有高手埋伏？”

只听那“调侯兄”与南仁通高谈阔论，说的都是些官场中升迁降谪的轶闻。廊下那脚夫和补锅匠却大声吵嚷起来。两人争的是世上有没有当真削铁如泥的宝剑宝刀。那脚夫道：“什么削铁如泥，都是吹大气！那宝刀也不过锋利点儿，当真就这么神？”补锅匠道：“你见过多少世面了？知道什么？宝刀就是宝刀，若不是怕吓坏了你，我就拿一口让你开开眼界。”脚夫嚷道：“你有宝刀？呸，别发你的清秋大梦吧！有宝刀也不补锅儿啦！只怕磨不利的钝柴刀、锈菜刀，倒有这么一把两把！”众人听着都大笑起来。

补锅匠气鼓鼓地从担儿里取出一把刀来，绿皮鞘子金吞口，模样甚是不凡。他刷地拔刀出鞘，寒光逼人，果然是好一口利刃。众人都赞了一声：“好刀！”补锅匠拿起刀来，一刀作势向脚夫砍去。脚夫抱头大叫：“我的妈呀！”急忙避开，众人又是一阵轰笑。

苗人凤瞧了二人神情，心道：“这两人果是一路。这么串戏，却不是演给我看的了。”

补锅匠道：“有上好菜刀柴刀，请借一把。”那店伴应声入厨，取了一把菜刀出来。补锅匠道：“你拿稳了！”那店伴将菜刀高高举起。补锅匠横刀挥去，当的一声，菜刀断为两截。

众人齐声喝采：“果是宝刀！”

补锅匠得意洋洋，大声吹嘘，说他这柄刀如何厉害，如何名贵。廊下众人脸现仰慕之色，津津有味地听着。南仁通听他说了一会，忍不住“哼”了一声，脸现不屑之色。

那“调侯兄”道：“仁通兄，这柄刀确也称得上个‘宝’字了，想不到贩夫走卒之徒，居然身怀这等利器。”南仁通道：“利则利矣，宝则未必。”“调侯兄”道：“我兄此言差矣！你瞧此刀削铁如泥，世上哪里更有胜于此刀的呢？”南仁通道：“吾兄未免少见多怪，兄弟就……”还待再说下去，南小姐忽然插口道：“爹，你喝得多啦，快吃了饭去睡吧。”

南仁通笑道：“嘿，女孩儿就爱管你爹爹。”说着却真的要饭吃，不再喝酒。那“调侯兄”又道：“兄弟今日总算开了眼界，这等宝刀，吾兄想来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南仁通冷笑道：“胜于此刀十倍的，兄弟也常常见到。”“调侯兄”哈哈大笑，道：“取笑取笑！吾兄是位文官，又见过什么宝刀来？”

补锅匠听到了二人对答，大声道：“世上若有更胜得此刀的宝刀，我宁愿把头割下来送他。吹大气又谁不会啦？嘿，我说我儿子也做个五品官呢，你们信不信啦？”众人忙喝：“胡说，快闭嘴！”

南仁通气得脸也白了，霍地站起，大踏步走向房中。南小姐连叫：“爹爹！”他哪里理会，片刻间捧了一柄三尺来长的弯刀出来。但见刀鞘乌沉沉的，也无异处。他大声道：“喂，补锅儿的，我这里有把刀，跟你的比一下，你输了可得割脑袋。”补锅匠道：“若是老爷输了呢？”南仁通气道：“我也把脑袋割与你。”南小姐道：“爹，你喝多啦，跟他们有什么说

的？回房去吧！”南仁通若有所悟，哼了一声，捧着刀转身回房。

补锅匠见他意欲进房，又激一句：“若是老爷输了，小人怎敢要老爷的脑袋？不如老爷招小人做女婿吧！”众人有的哂笑，有的斥他胡说。南小姐气得满脸通红，不再相劝，赌气回房去了。

南仁通缓缓抽刀出鞘，刃口只露出半尺，已见冷森森的一道青光激射而出，待那刀刃拔出鞘来，寒光闪烁不定，耀得众人眼也花了。南仁通道：“我这口刀，有个名目，叫作‘冷月宝刀’，你瞧清楚了。”

补锅匠凑近一看，见刀柄上用金丝银丝镶着一钩眉毛月之形，说道：“老爷的刀好，那不用比了。”

苗人凤见众人言语相激，南仁通取出宝刀，心下已自了然，原来这几人均是为这口宝刀而来。学武之士把宝剑利刃看得有如性命一般，身怀利器，等于武功增强数倍。他有如此一柄宝刀，无怪众人眼红。不过他是文官，这刀却从何处得来？这些人却又如何知晓？苗人凤初时提防这几人阴谋对付自己，一直深自戒备，现下既知他们是想夺宝刀，心下坦然，登时从局中人变成了旁观客。但见宝刀一出鞘，那“调侯兄”、店伴、脚夫、车夫、补锅匠一齐凑拢。苗人凤知道这五人均欲得刀，只是碍着旁人武功了得，这才不敢贸然动手，否则以南仁通手无缚鸡之力，这把刀早已被人夺去，哪里等得到今日？

南仁通恨那补锅匠口齿轻薄，本要比试，但见他那把刀锋锐无比，也非常物，若是斗个两败俱伤，岂非损伤了至宝？

于是说道：“你知道了就好，下次可还敢胡说八道么？”正要还刀入鞘，那“调侯兄”突然一伸手，将刀夺过，擦的一声轻响，与补锅匠手中利刃相交，补锅匠的刀刃断为两截，接着又是当的一响，刀头落在地下。补锅匠、脚夫、车夫、店伴四人将“调侯兄”四下围住，立时就要动手。“调侯兄”虽然宝刀在手，却是众寡不敌，当即将刀还给了南仁通，翘拇指说道：“好刀，好刀！”南仁通脸上变色，责备道：“咳，你也太过鲁莽了！”见宝刀无恙，这才喜孜孜地还刀入鞘，回房安睡。

苗人凤知道适才五人激南仁通取刀相试，那是要验明宝刀的正身，不出一日，五人就有一场流血争斗。他虽侠义为怀，但见那南仁通横行霸道，不是好人，这把刀只怕也是巧取豪夺而得，心想我自去祭奠，不必理会他们如何黑吃黑的夺刀。

次日绝早起来，只见南仁通已然起行，补锅匠等固然都已不在店内，连那店伴也已离去。一问之下，这人果然是昨天傍晚才到的恶客，给了十两银子，要乔装店伴。苗人凤暗暗叹息：“常言道：谩藏诲盗，果然一点儿不错。”结了店帐，上马便行。

驰出二十余里，忽听西面山谷中一个女子声音惨呼：“救命！救命！”正是南小姐的声音。苗人凤心想：“这些恶贼夺了刀还想杀人，这可不能不管。”一跃下马，展开轻身功夫循声赶去，转过两个弯，只见雪地里殷红一片，南仁通身首异处，死在当地。那“冷月宝刀”横在他身畔，五个人谁也不

敢伸手先拿。南小姐却给补锅匠抓住了双手，挣扎不得。

苗人凤隐身一块大石之后，察看动静。只听“调侯兄”道：“宝刀只有一把，却有五个人想要，怎么办？”那脚夫道：“凭功夫分上下，胜者得刀，公平交易。”“调侯兄”向南小姐瞧了一眼，说道：“宝刀美人，都是难得之物。”补锅匠道：“我不争宝刀，要了她就是啦。”店伴冷笑道：“也不见得有这么便宜事儿。武功第一的得宝刀，第二的得美人。”脚夫、车夫齐声道：“对，就是这么着。”店伴向补锅匠道：“老兄，劳驾放开手，说不定在下功夫第二，这是我的老婆！”“调侯兄”笑道：“正是！”转头厉声向南小姐道：“你敢再嚷一声，先斩你一刀再说！”补锅匠放开了手。南小姐伏在父亲尸身之上，抽抽噎噎地哭泣。

那车夫笑道：“小姐，别哭啦。待会儿就有你乐的啦！”伸手去摸她脸，神色极是轻薄。

苗人凤瞧到此处，再也忍耐不住，大踏步从石后走了出来，低沉着嗓子喝道：“下流东西，都给我滚！”那五人吃了一惊，齐声喝道：“你是谁？”苗人凤生性不爱多话，挥了挥手，道：“一齐滚！”补锅匠性子最是暴躁，纵身跃起，双掌当胸击去，喝道：“你给我滚！”苗人凤左掌挥出，以硬力接他硬力，一推一挥，那补锅匠腾空直飞出去，摔在丈许之外，半天爬不起来。

其余四人见他如此神勇，无不骇然，过了半晌，不约而同地问道：“你是谁？”苗人凤仍是挥了挥手，这次连“滚”字也不说了。

那车夫从腰间取出一根软鞭，脚夫横过扁担，左右扑上。

苗人凤知道这五人都是劲敌，若是联手攻来，一时之间不易取胜，当下一出手就是极厉害的狠招，侧身避开软鞭，右手疾伸，已抓住扁担一端，运力一抖，喀喇一响，枣木扁担断成两截，左脚突然飞出，将那车夫踢了一个筋斗。那脚夫欲待退开，苗人凤长臂伸处，已抓住他的后领，大喝一声，奋力掷出，那脚夫犹似风筝断线，竟跌出数丈之外，腾的一响，结结实实地摔在雪地之中。

那“调侯兄”知道难敌，说道：“佩服，佩服，这宝刀该当阁下所有。”一面说一面俯身拾起宝刀，双手递了过来。苗人凤道：“我不要，你还给原主！”那“调侯兄”一怔，心想：“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人？”一抬头，只见他脸如金纸，神威凛凛，突然想起，说道：“原来阁下是金面佛苗大侠？”苗人凤点了点头。“调侯兄”道：“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栽在苗大侠手里，还有什么话说？”当下又将宝刀递上，说道：“小人蒋调侯，三生有幸，得逢当世大侠，这宝刀请苗大侠处置吧！”苗人凤最不喜别人谄谀，心想拿过之后再交给南小姐便是，当下伸手握住了刀柄。

他正要提手，突听嗤嗤两声轻响，腿上微微一疼。蒋调侯跃开丈余，向前飞跑，叫道：“他中了我的绝门毒针，快缠住他。”苗人凤听到“绝门毒针”四字，口中“哦”了一声，暗道：“云南蒋氏毒针天下闻名，今番中了他的诡计。”心知这暗器剧毒无比，当下深吸一口气，飞奔而前，顷刻时赶上蒋调侯，一把抓住，伸指在他胁下一戳，已闭住了他的穴道，抛在地下。

脚夫、车夫等本已一败涂地，忽听得敌人中了毒针，无

不喜出望外，远远围着，均不逼近，要待他毒发自毙。苗人凤一口气不敢吞吐，展开轻功，疾向脚夫赶去。那脚夫吓得魂飞魄散，舍命狂奔。苗人凤赶到身后，右掌击去，登时将他五脏震裂。此掌击出后脚下片刻不停，瞬息间追到车夫身前。那车夫挥动软鞭护身，只盼抵挡得十招八招，挨到他身上毒性发作。苗人凤哪里与他拆什么招，蒲扇般的大手伸出，抓住软鞭鞭梢，神力到处，一夺一挥，软鞭倒转过来，将他打得脑浆迸裂。

苗人凤连毙二人，脚上已自发麻，此是生死关头，不容有片刻喘息，但见店伴与补锅匠都已在数十丈外，二人是一般的心思，尽力远远逃开，以待敌人不支。苗人凤本来不欲伤人性命，但此时只要留下一个活口，自己毒发跌倒，那就是把自己性命交在他的手里。当下咬紧牙关，手握软鞭，追赶店伴。那店伴极是狡猾，尽拣泥沟陷坑中奔跑。但苗人凤的轻功何等了得，一转眼已自追上。那店伴眼见难逃，提着匕首扑将过来。苗人凤立刻回头转身，向后一脚倒踹，瞧也不瞧，立即提气追赶补锅匠。这一脚果然正中店伴心窝，踢得他口中狂喷鲜血，仰天立毙。

那补锅匠武功虽不甚强，但鄂北鬼见愁锺家所传轻功却是武林中一绝。苗人凤追奔逐北，毒气发作得更快，脚步已自蹒跚，竟然追赶不上。补锅匠见他一颠一蹶，心中大喜，暗想：“老天保佑，叫我垂手而得宝刀美人。”思念未定，突听半空呼呼风响，一条黑黝黝的东西横空而至，待欲闪躲，已自不及。原来苗人凤知道追他不上，最后奋起神力，掷出软鞭。这条钢铸软鞭从面门直打到小腹，补锅匠立时尸横雪地。

此时苗人凤也已支持不住，一交摔倒。

南小姐伏在父亲尸上，眼见这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吓得呆了，最后见苗人凤倒下，忙走近相扶，但苗人凤身躯高大，她娇弱无力，哪里扶得起来？苗人凤神智尚清，下半身却已麻木，指着蒋调侯道：“搜他身边，取解药给我服。”南小姐依言搜索，果然找到一个小小瓷瓶，问苗人凤道：“是这个么？”苗人凤昏昏沉沉，已自难辨，道：“不管是不是，服……服了再说。”南小姐拨开瓶塞，将小半瓶黄色药粉倒在左掌，送入苗人凤口里。

苗人凤用力吞下，说道：“快将他杀了！”南小姐大吃一惊，道：“我……我不敢……杀人。”苗人凤厉声道：“他是你杀父仇人。”南小姐仍道：“我……我不敢……”苗人凤道：“再过几个时辰，他穴道自解。我受伤很重……那时咱两人死无葬身之地。”

南小姐双手提起宝刀，拔出刀鞘，眼见蒋调侯眼中露出哀求之色，她自小杀鸡杀鱼也是不敢，这杀人的一刀如何砍得下去？

苗人凤大喝：“你不杀他，就是杀我！”南小姐吃了一惊，身子一颤，宝刀脱手掉下。这刀砍金断玉，刃口正好对准蒋调侯的脑袋。只听得南小姐与蒋调侯同声大叫，一个昏倒，跌在苗人凤身上，另一个的脑袋已被宝刀劈开。

苗人凤想到此处，怀中幼女忽然嚤的一声醒来，哭道：“爸爸，妈呢？我要妈。”苗人凤还未回答，那女孩一转头，见到火堆旁的美妇，张开双臂，大叫：“妈妈，妈妈，兰兰找你！”

欢然喜跃，要那美妇来抱。

四周众人听那幼女先叫苗人凤“爸爸”，又叫那美妇“妈妈”，都是大感惊异，心想这美妇明明是田归农之妻，怎么又会是苗人凤之女的母亲？那女孩这两声“妈妈”一叫，大厅中紧张的气氛又自浓了几分。几十个大人个个神色严重，只有一个孩子却欢跃不已。

那美妇站起身来，走到苗人凤身旁抱过孩子。那女孩笑道：“妈妈，兰兰找你，你回家了。”那美妇紧紧搂着她，两张美丽的脸庞偎倚在一起。女孩在梦中流的泪水还没干，这时脸颊上又添了母亲的眼泪。

脸有刀疤的独臂怪汉一直缩身厅角，静观各人。这时轻轻站起，走到盗魁阎基身前，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阎基神色大变，忽地站起。向苗人凤望了一眼，脸上大有惧色，缓缓伸手入怀，取出一个油纸小包。独臂人夹手夺过，打开一看，见里面是两张焦黄的纸片。他点了点头，包好了放入怀内，重行回到厅角坐下。

那美妇伸衣袖抹了抹眼泪，突然在女孩脸上深深一吻，眼圈一红，又要流出泪来，终于强行忍住，霍地站起，把女孩交还给了苗人凤。那女孩大叫：“妈妈，妈妈，抱抱兰兰。”那美妇背向着她，宛似僵了一般，始终不转过身来。

苗人凤耐着性子等待，等那美妇答应一声，等她回过头来再瞧女儿一眼……

在苗人凤心中，他早已要将一个人拉过来踏在脚下，一掌打死，但他知道，一定会有人舍命阻止。他的武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他的心肠却很脆弱，只因为他是极深地爱着

眼前这个美妇。

他听见女儿在哭叫：“妈妈，妈妈，抱抱兰兰！”女儿在他怀中挣扎着要到母亲那里。他耐着性子等待，等那美妇答应一声，等她回过头来再瞧女儿一眼……

那美妇是耳聋了？还是她的心像铁一般刚硬？小女孩在连声哀求：“妈妈，抱抱兰兰！”但妈妈一动也不动，背心没一点儿颤抖，连衣衫也没一点摆动。

苗人凤全身的血在沸腾，他的心要给女儿叫得碎了。于是三年之前，沧州雪地里的事情又涌上了心头：

雪地里横着六具尸身，苗人凤腿上中了蒋调侯的两枚绝门毒针，下半身麻痹，动弹不得。南小姐慢慢醒转，见自己跌在苗人凤怀里，急忙站起，双脚一软，又坐倒在雪地里。她惊惶已极，连哭也哭不出声来。

苗人凤道：“把那匹马牵过来。”声音很严厉，南小姐只有遵从的份儿。她将马牵到苗人凤身边，伸出柔软的手，握住了他蒲扇一般的手掌，想拉他起来。

苗人凤道：“你走开！”心想：“你怎么拉得起我？”这时他两腿已难以行动，当下抬起上身，伸右手握住马镫，手臂微一运劲，身子倒翻上了马背，说道：“拿了那柄刀！”南小姐失魂落魄般拾了宝刀。苗人凤伸左手在她腰间轻轻一带，将她提上了马背。两人并骑，慢慢回到小客店中。

苗人凤运足功劲，才没在马上昏晕过去，但一到店前，再也支持不住，翻身落在雪地。两名店小二奔出来扶了他进去。

苗人凤卷起裤脚，将两枚毒针拔了出来，他叫店小二替

他吸出腿上毒血，虽然许以重酬，店小二仍是害怕踌躇。

南小姐将柔嫩的小口凑在他腿上，将毒血一口一口地吸出来。她清楚地知道：两人的肌肤这么一接触，自己就是他的人了。他是大盗也好，是剧贼也好，再也没第二条路，她已决心跟着他。

苗人凤也知道：这几口毒血一吸，自己无牵无挂、纵横江湖的日子是完结啦。他须得终身保护这女子。这个千金小姐的快乐和忧愁，从此就是自己的快乐与忧愁。

他及时服了蒋调侯的解药，性命是可保的了，但绝门毒针非同小可，不调治十天半月，两腿无法使唤。他取出银子，命店小二去收殓了南小姐的父亲，也收殓了那五个企图抢夺宝刀的豪客。

南小姐与他同住在一间房里，服侍他、陪伴他。经过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变故，南小姐一闭眼就看到雪地里那场惨剧，看到父亲被贼人杀死，看到自己手中的宝刀掉下去，杀死了一个人。她常常在睡梦中哭醒。

苗人凤不喜言辞，从来不说一句安慰的言语。但南小姐只要见到他沉静镇定的脸色、同情的眼光，就不再害怕了。

她跟他说，她父亲南仁通在江南做官，捉到了一名江洋大盗，得到这柄“冷月宝刀”。不久南仁通调补京官，他要宝刀献给当道，满心想飞黄腾达，不料却因此枉自送了性命。

苗人凤问起那江洋大盗的姓名，南小姐却说不上来，她只知道这大盗是在狱中病死的。他想：不知是哪一个好汉，不明不白地又给害死了。那五名夺刀的豪客，必定识得这个大盗，知道大盗有一柄宝刀，于是一路跟踪下来。

第五天晚上，南小姐端了一碗药给苗人凤喝。他正要伸手去接，忽听得窗外簌簌几下响声。他不动声色，接过药碗来慢慢喝了下去。他知窗外有人窥探，但震于自己的威名，不敢贸然动手。暗自盘算：“这多半是夺刀五人的后援，再过五六日，那就不足为惧，苦于这几日两腿兀自酸软无力，若有强敌到来，倒是不易对付。”

只听得拍的一声，白光闪动，窗外掷进一柄匕首，钉在桌上，微微颤动。匕首上附着一张白纸。南小姐“啊”的一声惊呼，奔到他身边。

苗人凤睡在炕上，伸手够不着匕首。他冷笑一声，左掌在桌子边缘一拍。匕首本来插进桌面数寸，这一拍之下，登时跳起，弹起尺许，跌在他手旁。窗外有人赞道：“金面佛名不虚传，果然了得！”脚步轻响，两个人越墙出外。接着马蹄响起，两骑马远远去了。

苗人凤拿起白纸，见写着一行字道：“鄂北锺兆文、锺兆英、锺兆能顿首百拜。”

南小姐见他脸色木然，不知是忧是怒，问道：“是敌人找上来了吗？”苗人凤点点头。南小姐道：“你在桌上这么一拍，他们就吓走了，是不是？”苗人凤摇头道：“他们是来送信的。”

南小姐道：“你这么大本事，他们一定害怕。”苗人凤不语，心想：“鄂北鬼见愁锺氏三兄弟，既然找上来了，就不害怕。”南小姐话是这么说，心中也自担忧，过了半晌，轻声说道：“大哥，咱们现下骑马走了吧，他们找不着的。”苗人凤摇摇头，默然不语。

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怎能在敌人面前逃走？就

算为了南小姐而暂且忍辱躲避，但鬼见愁锺氏三兄弟又怎能让人躲得开？这些事南小姐是不会懂的。他向来不爱多说话，况且，这些事又何必跟她多说。

这一晚南小姐翻来覆去地睡不安稳。她已在全心全意地关怀这个粗手大脚的乡下人，但苗人凤却睡得很沉。

只不过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顶花轿，一队吹鼓手，又梦见一个头上披着红巾的新娘子。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童年时瞧见过的，他早已忘了，这时却忽然梦到了。醒来的时候，似乎还隐隐听到梦中鼓乐的声音。黯淡的摇曳的烛光，照在旁边床上南小姐像芙蓉花那样柔和、那样娇艳的脸上。这朵花却不在笑。她睡着的时候，也是恐惧，也是在感到痛苦。她脸上有烛光，却有更多的阴影。

次日清晨，苗人凤命店小二做一大碗面吃了，端张椅子，坐在厅中，冷月宝刀放在身旁。他生平不爱事先筹划，因为预料的事儿多半作不了准，宁可随机应变。南小姐见了他的神情，心中很是害怕，问了他几句，苗人凤并不回答，于是她就不敢再问。

辰牌时分，马蹄声响，三乘马在客店前停住，进来了三个客人。客店中人见了这三人的打扮，都是吓了一跳。原来三人都身穿白色粗麻布衣服，白帽白鞋，衣服边上露着毛头，竟是刚死了父母的孝子服色。但三身孝服已穿得半新不旧，若说服的热孝，却又不像。

苗人凤知道鄂北鬼见愁锺门雄霸荆襄，武功实有独到的造诣，那补锅匠是锺氏门徒，武艺已自不弱，眼下锺氏三兄弟亲自到来，此事当真甚是棘手。只见三人一般的相貌，都

是脸色惨白，鼻子又扁又大，鼻孔朝天，只是凭胡子分别年纪，料来灰白小胡子的是大哥锺兆文，黑胡子的是二哥锺兆英，没留胡子的是三弟锺兆能。三人进来时脚步轻飘飘的宛如足不点地，果然是劲敌到了。苗人凤一生之中，敌人愈强，精神愈振，一见三人声势不同凡俗，不由得全身骨骼轻轻作响。

锺氏三兄弟上前同时一揖到地，齐声说道：“苗大侠请了。”苗人凤拱手还礼，说道：“请了，恕在下腿上有伤，不能起立。”锺兆文道：“苗大侠你家腿上不便，原本不该打扰，只是杀徒之仇，不能不报，请苗大侠你家恕罪。”他“你家，你家”，满口湖北土腔，苗人凤点点头，不再答话。

锺兆文道：“苗大侠威震天下，我们三兄弟单打独斗，非你家敌手。老二、老三，咱哥儿一齐上啊！”锺兆英、锺兆能怪声答应，叫道：“老大，咱哥儿一齐上啊！”这三兄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虽然怪声怪气，怪模怪样，在江湖上却是辈份甚高，行事持重，武功又强，因此上在两湖一带已闯下极大的基业。三人怪声一作，呛啷啷响声不绝，各从身边取出一对判官笔。

客店中伙伴客人见这三人到来，已知不妙，这时见取出兵刃，人人远避，登时大厅上空荡荡的一片。

南小姐关心苗人凤安危，却留在厅角之中。苗人凤见她一个娇怯弱女，居然有此胆量，心中大是喜慰。只因南小姐在厅角这么一站，苗人凤自此对她生死以之，倾心相爱，当下向她微微一笑，抽出冷月宝刀。

锺氏兄弟见那刀青光闪动，寒气逼人，同声赞道：“好刀！”

三兄弟齐声怪叫。锺兆文双笔当胸直指，兆英攻左，兆能袭右。苗人凤端坐椅中，横刀不动，待六枝镔铁判官笔的笔尖堪堪点到身边，突然宝刀一挥，呼呼风响，向三人各砍一刀。锺氏三兄弟果然身负绝艺，见他刀势来得奇特，各自身形飘动，让了开去。他们只知苗家剑法独步天下，不料他刀法竟也如此精奇。苗人凤此时所用是胡一刀所授的胡家刀法，变化奥妙，灵动绝伦，就只吃亏在身子不能移动，一刀砍出，难以连续追击。

四人一动上手，大厅中刀光笔影，登时斗得凶险异常。锺氏三兄弟轻功甚是了得，三人分进合击，此来彼往，六枝判官笔宛如十二枝相似。苗人凤使开刀法，攻拒削砍，丝毫不落下风。他想今日之斗务须猛下杀手，重伤他兄弟三人，否则自己与南小姐性命难以周全。只是素知锺氏三兄弟安份守己，并无歹行劣迹，江湖上声名甚好，却不必取他们性命。眼见三兄弟的招数愈来愈紧，每一招都点打他上身大穴，只要稍一疏神，不但一世英名付于流水，连这娇艳温柔的南小姐也得落入敌手受苦。想到此处，刀招加沉，猛力砍削。三兄弟怕他力大刀利，不敢让兵刃给他宝刀碰到了，围攻的圈子渐渐放远。

锺兆英眼见难以取胜，突然一声怪叫，身子斜扑，着地滚去，竟到苗人凤背后攻他下盘。这一着甚是险毒，想苗人凤坐在椅上不能转动，敌人攻他背后椅脚，如何护守得着？锺兆英连攻数招，一笔横砸，喀的一声，将椅脚打断了一根。椅子一侧，苗人凤身子跟着倾侧。南小姐“啊”的一声，惊呼出来。苗人凤左手倏地探出，往锺兆英脸上抓去。锺兆英大

惊，急忙滚开相避，只听得当当两响，他与锺兆能手中的判官笔已各有一枝被宝刀削断。锺兆文肩头剧痛，却被刀刃划了一道口子。苗人凤一刀同时攻逼三敌，这一招叫做“云龙三现”，乃是胡家刀法中的精妙招数。

锺氏三兄弟各展轻功跃开，三人互相望了一眼，脸上都有惊骇之色。锺兆英道：“老大，挂了彩啦？”锺兆文道：“不碍事。”他见苗人凤椅子斜倾，坐得摇摇欲坠，心想如此良机，日后更难相逢，只是忌惮他宝刀锋利，刀法精奇，于是抱拳说道：“兵刃上我三兄弟不是敌手，我们再领教你家拳招掌法。”这话儿说得冠冕堂皇，却是不怀好意，是要敌人自去其长。他三人此来乘人之危，乃是仇杀拚命，并非比武较艺，这番说话苗人凤本来大可不必理会，但他艺高人胆大，一声冷笑，宝刀归鞘，点了点头，说道：“好！”

三兄弟抛下判官笔，蹦蹦窜跃，攻了上来。三人每一步都是跳跃，竟无一步踏行。苗人凤的掌法何等威猛，一经施展，三兄弟欺不近八尺以内，也是锺门武功卓然成家，否则单是给他掌力一震，已受重伤。锺兆英人最机灵，见他椅脚断了一只，已难坐稳，心想依样葫芦，再打断一只椅脚，非叫他摔倒不可，当下又使出地堂拳法，滚向苗人凤椅后，猛地右腿横扫，喀喇一响，果然又将椅脚踢断了一只。

那椅子本已倾侧，此时急向后倒。苗人凤伸手在椅背一按，人已跃起。他恼恨锺兆英狡诈，从半空中如大鹰般向他扑击下来。锺兆英吓得心惊胆战，大叫：“老大，老三！”兆文、兆能双双从旁来救。苗人凤双掌发力，左掌打在锺兆文肩头，右掌拍在锺兆能胸口。两人经受不起，双双向外跌出。

锺兆英乘机几个翻身逃出厅门，看苗人凤时，也已摔倒在地。

三兄弟见他如此神勇，哪敢进来再斗？锺兆英瞥见店门旁堆满驴马的草料，心念一动，取出火折点着了，就在草料上一点。那麦秆干得透了，登时起火，顺风烧向店堂。客店中店伙客商一见火头，一阵大乱，纷纷奔出。三兄弟拿着判官笔在门口监视，叫道：“谁救那坏了腿的客人，老子打开他的脑袋瓜子！”众人自逃性命不及，又有谁敢去救人？

苗人凤见霎时之间风助火势，浓烟火舌卷进厅来，自己双腿不能行走，敌人又守在门口，暗道：“难道我一世英雄，今日竟活活烧死在这里不成？”一转眼见南小姐已随众人逃出，心下略宽，火光中只见屋角里放着一捆粗索，暗叫：“天可怜见！”爬着过去抖开绳索，在手臂上绕了十来圈。

锺氏兄弟眼见烟火围门，这个当世无敌的苗人凤势必葬身火窟，三人心中大喜，相视而笑。

南小姐当危急时夺门而出，此时却想起苗人凤尚在店内，他为相救自己而受伤丧生，不禁大为难受，珠泪盈眶，正自难忍，猛听得店堂内一声大喝，一条绳索从火焰中窜将出来，一端已卷住门外那株大银杏的树干。接着绳子一荡，苗人凤又高又瘦的身躯已飞了出来。

众人见他突似飞将军自天而降，无不骇然。苗人凤左手抓绳，身子自空中向锺氏三兄弟扑去。三锺吓得魂飞天外，已无斗志，当即发足奔逃。他三人轻功虽高，终不及苗人凤拉着绳子飞荡迅速，被他伸出蒲扇大的手掌，一掷一抓，一抓一掷，三兄弟都飞身而入火堆。总算三人武功均高，一入火堆，急忙逃出，但已烧得须眉尽焦，狼狈不堪。到此地步，三

兄弟哪敢逗留，马匹也不要了，向南急奔而去，但听苗人凤豪迈爽朗的大笑声，不绝从身后传来。

苗人凤想到当年力战鬼见愁锺氏三雄的情景，嘴角上不自禁出现了一丝笑意，然而这是愁苦中的一丝微笑，是伤心一闪即逝的欢欣。于是他想到腿上伤愈之后，与南小姐结成夫妇，这个刻骨铭心、倾心相爱的妻子，就是眼前这个美妇人。她在身前不过五尺，五尺却比五千里、五万里的路程更加遥远。

于是，他想到两人新婚后那段欢乐的日子，他带着他的兰（南小姐名字叫做南兰）一同去拜祭胡一刀夫妇的墓，他把冷月宝刀封在坟土之中，心里想：世上除了胡一刀外，再也无人配用这把宝刀。他既然不在世上了，宝刀就该陪着他。

于是在胡一刀的墓前，他把当年这场比武与误伤的经过说给妻子听。他从来不爱多说话，这一天却是说得滔滔不绝。这件事在他心中郁积了十年，直到今天，方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发泄出来。他办了许多酒菜来祭奠胡一刀，摆满了一桌，就像当年胡夫人在他们比武时做了一桌菜那样。

于是他喝了不少酒，好像这位生平唯一的知己复活了，与他一起欢谈畅饮。他愈是喝得多，愈是说得多。说到对这位辽东大侠的钦佩与崇仰，说到造化小儿的弄人，人世的无常，说到胡夫人对丈夫的情爱，他说：“像这样的女人，要是丈夫在火里，她一定也在火里，丈夫在水里，她也在水里……”

于是突然之间，看到自己的新娘脸色变了，掩着脸远远奔开。他追上去想要解释，但他是醉了，他不会说话，何况，

他心中确是记得客店中锺氏三雄火攻的那一幕……他是在火里，而她却独自先逃了出去……

他一生慷慨豪侠，素来不理睬小节，然而这是他生死以之相爱的人……在他脑子里，一直觉得南兰应该逃出去，她是女人，不会半点武功，见到了浓烟烈火自然害怕，她那时又不是他的妻子，陪着他死了，又有什么好处？……但在心里，他深深盼望在自己遇到危难之时，有个心爱的人守在身旁，盼望心爱的人不要弃他而先逃……他一直羡慕胡一刀，心想他有一个真心相爱的夫人，自己可没有。胡一刀虽然早死，这一生却比自己过得快活。

于是在酒醉之后，在胡一刀的墓前，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也可说是无意中流露了真心。这句话造成了夫妻间永难弥补的裂痕。虽然，苗人凤始终是极深厚极诚挚地爱着妻子。

他永远不再提到这件事，甚至连胡一刀的名字也不提，南兰自然也不会提。

后来女儿若兰出世了，像母亲一般的美丽，他母亲一般的娇嫩。夫妻间的感情加深了一层。然而，他是出身贫家的江湖豪杰，妻子却是官家的千金小姐。他天性沉默寡言，整天板着脸，妻子却需要温柔体贴，低声下气的安慰。她要男人风雅斯文、懂得女人的小性儿，要男人会说笑，会调情……苗人凤空具一身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功，妻子所要的一切却全没有。如果南小姐会武功，或许会佩服丈夫的本事，会懂得他为什么是当世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但她压根儿瞧不起武功，甚至从心底里厌憎武功。因为，她父亲是给武人害死的，起因是在于一把刀；又因为，她嫁了一个不理睬自己

心事的男人，起因是在于这男人用武功救了自己。

她一生中曾有一段短短的时光，对武功感到了一点兴趣，那是丈夫的一个朋友来作客的时候。那就是这个英俊潇洒的田归农。他没一句话不在讨人欢喜，没一个眼色不是软绵绵的叫人想起了就会心跳。但奇怪得很，丈夫对这位田相公却不大瞧得起，对他爱理不理的，于是招待客人的事儿就落在她身上。相见的第一天晚上，她睡在床上，睁大了眼睛望着黑暗的窗外，忍不住暗暗伤心：为什么当日救她的不是这位风流俊俏的田相公，偏生是这个木头一般睡在身旁的丈夫？

过了几天，田归农跟她谈论武功，发觉她一点儿也不会，于是教了她几路拳脚。她学得很起劲，虽然她还是不喜欢武功，只因是他教的，于是就兴致勃勃地学了。

终于有一天，她对他说：“你跟我丈夫的名字该当调一下才配。他最好是归农种田，你才真正是人中的凤凰。”也不知是他早有存心，还是因为受到了这句话的讽喻，终于，在一个热情的夜晚，宾客侮辱了主人，妻子侮辱了丈夫，母亲侮辱了女儿。

那时苗人凤在月下练剑，他们的女儿苗若兰甜甜地睡着

.....

南兰头上的金凤珠钗跌到了床前地上，田归农给她拾了起来，温柔地给她插在头上，凤钗的头轻柔地微微颤动……

她于是下了决心。丈夫、女儿、家园、名声……一切全别了，她要温柔的爱，要热情。于是她跟着这位俊俏的相公从家里逃了出来。于是丈夫抱着女儿从大风雨中追赶了来，女儿在哭，在求，在叫“妈妈”。但她已经下了决心，只要和归

农在一起，只过短短的几天也是好的，只要和归农在一起，给丈夫杀了也罢，刖了也罢。她很爱女儿，然而这是苗人凤的女儿，不是田归农和她生的女儿。

她听到女儿的哭求，但在眼角中，她看到了田归农动人心魄的微笑，因此她不回过头来。

苗人凤在想：只盼她跟着我回家去，这件事以后我一定一句不提，我只有加倍爱她，只要她回心转意，我要她，女儿要她！

苗夫人在想：他会不会打死归农？他很爱我，不会打我的，但会不会打死归农？

苗若兰小小的心灵中在想：妈妈为什么不理我？不肯抱我？我不乖吗？

田归农也在想他的心事。他的心事是深沉的。他想到闯王所留下的无穷无尽的财宝，苗夫人是打开这宝库的钥匙。当然，她很美丽，娇媚绝伦，但更重要的是闯王的宝库，苗人凤会不会打死我呢？

苗人凤在等待，厅上的镖客、群盗、侍卫、商家堡的主人，独臂人和小孩，大家都在等待。厅上有很多人，但谁也不说话，只听到一个小女孩在哭叫：“妈妈！妈妈！抱抱兰兰！”

即使是最硬心肠的人，也盼望她回过身来抱一抱女儿。

自从走进商家堡大厅，苗人凤始终没说过一个字，一双眼像鹰一般望着妻子。

外面在下着倾盆大雨，电光闪过，接着便是隆隆的雷声。大雨丝毫没停，雷声也是不歇的响着。

终于，苗夫人的头微微一侧。苗人凤的心猛地一跳，他

看到妻子在微笑，眼光中露出温柔的款款深情。她是在瞧着田归农。这样深情的眼色，她从来没向自己瞧过一眼，即使在新婚中也从来没有过。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瞧见。

苗人凤的心沉了下去，他不再盼望，缓缓站了起来，用油布细心地妥贴地裹好了女儿，放在自己胸前。他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慈爱、这样伤心的父亲。

他大踏步走出厅去，始终没说一句话，也不回头再望一次，因为他已经见到了妻子那深情的眼色。

大雨落在他壮健的头上，落在他粗大的肩上，雷声在他的头顶响着。

小女孩的哭声还在隐隐传来，但苗人凤大踏步去了。他抱着女儿，在大风大雨中大踏步走着。

他们没有回家去。这个家，以后谁也没有回去……

第三章 英雄年少

苗人凤抱着女儿，在大风雨中离开了商家堡。侠士虽去，余威犹存。他进厅出厅，并无一言半语，但群豪震慑，不论识与不识，无不凜然。众人或惊或愧，或敬或惧，过了良久，仍是无人说话，各自凝思。

苗夫人缓缓站起，嘴角边带着强笑，但泪水在眼眶中滚了几转，终于从白玉一般的腮边滚了下来。田归农倏地起身，左手握住腰间长剑剑柄，拉出五寸，铮的一声，重归剑鞘，这一下手势潇洒利落已极，低声道：“兰妹，走吧。”双眼望着大车中一鞘鞘的银鞘。神态虽是不减俊雅风流，但语声微抖，掩不了未曾尽去的恐惧之心。

马行空见田归农仍想劫镖，强自撑起，叫道：“春儿，取兵刃来！”马春花见父亲受伤非轻，含泪道：“爹！”马行空声音威严，说道：“快取来。”马春花从背囊中取出随着父亲走了数十年镖的金丝软鞭，正要递过，突然后堂咳嗽一声，走出一个老妇，身穿青布棉袄，下系黑裙，脊梁微驼，两鬓全白，顶心的头发却是一片漆黑。商宝震虽被田归农打倒，受伤不重，抢上去叫道：“妈，这里的事你老人家别管，请回去休息吧。”原来这老妇正是商宝震的母亲。

商老太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道：“栽在人家手里啦？”语

声嘶哑，甚是难听。商宝震脸露惭色，垂首道：“儿子不中用，不是这姓田的对手。”说着向田归农一指，不禁愧愤交集。

商老太双眼半张半开，黯淡无光，木然向田归农望了一下，又向苗夫人望了一下，喃喃道：“好个美人儿！”

突然间一个黄瘦男孩从人丛中钻了出来，指着苗夫人叫道：“你女儿要你抱，干么你不睬她？你做妈妈的，怎么一点良心也没有？”

这几句话人人心中都想到了，可是却由一个乞儿模样的黄瘦小儿说出口来，众人心中都是一怔。只听轰轰隆隆雷声过去，那男孩大声道：“你良心不好，雷公劈死你！”戟指怒斥，一个衣衫褴褛的孩童，霎时间竟是大有威势。

田归农一怔，刷的一声，长剑出鞘，喝道：“小叫化，你胡说八道什么？”那盗魁阎基抢了上来，喝道：“快给田相公……夫……夫人磕头。”那男孩不去理他，脸上正气凛然，仍是指着苗夫人叫道：“你……你好没良心！”

田归农提起长剑，正要分心刺去，苗夫人突然“哇”的一声，掩面而哭，在大雨中直奔了出去。田归农顾不得杀那男孩，提剑追出。他一窜一跃，已追到苗夫人身旁，劝道：“兰妹，这小叫化胡说八道，别理他。”苗夫人哽咽道：“我……我确是良心不好。”哭着说话，脚下丝毫不停。田归农伸手挽她臂膀，苗夫人用力一挣。田归农若是定要挽住，苗夫人再苦练十年武功也挣扎不脱，但他不敢用强，只得放开了手，软语劝告。

但见二人在大雨中越行越远，沿着大路转了个弯，给一排大柳树挡住后影。雨点溅地，水花四舞，二人再不转回。

众人吁了一口气，转眼望那孩童，心想这人小小年纪，好大的胆气，这条命却不是捡来的？

阎基冷笑一声，喝道：“那当真再美不过，阎大爷独饮肥汤，岂不妙哉！兄弟们，快搬银鞘啊！”群盗轰然答应，散开来就要动手。阎基左足飞起，将那男孩踢了个筋斗，顺手揪住了独臂汉子，喝道：“还给我！”

商老太太嘶哑着嗓子，问道：“阎老大，这儿是商家堡不是？”阎基道：“是啊，商家堡怎么啦？”商老太道：“我是商家堡的主人不是？”阎基一只手仍是揪住独臂汉胸口，仰天大笑，说道：“商老婆子，你绕着弯儿跟我说什么啊？你商家堡墙高门宽，财物定是不少，可是想送点儿油水给兄弟们使使？”群盗随声附和，叫嚷哄笑。商宝震气得脸也白了，道：“妈，别跟他多说。儿子和他拚了。”从镖行趟子手中抢过一柄单刀，指着阎基叫阵。

阎基将独臂汉一推，狠狠说道：“小子别走，老子待会跟你算帐。”双手一拍，向着商宝震斜眼而睨，脸上流气十足，显然压根儿没将他放在眼里。

商老太道：“阎老大，你跟我来，我有话对你说。”阎基一怔，油嘴滑舌地道：“到哪儿啊？女人的房里姓阎的可不去。”商老太就似没有听见，仍道：“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阎基心想：“这老太婆倒有几分古怪，不知她叫我去哪里？”正待说：“阎大爷没空跟你漂唆。”商老太已转身走向内堂，哑声道：“你没胆子，也就是了。”阎基仰天打个哈哈，笑道：“我没胆子？”拔脚跟去。二寨主为人细心，将阎基的鬼头刀递过，阎基左手倒提了。商宝震不知母亲叫他入内是何

用意，跟随在后。商老太虽不回头，却听出了儿子的脚步声，说道：“震儿留在这儿！阎老大，你叫弟兄们暂别动手。”说这几句话时向儿子和阎基一眼也没瞧，但语音中自有一股威严，似是发号施令一般。阎基道：“这话不错，大伙儿别动，等我回来发落。”群盗轰然答应，二寨主用黑话吆喝发令，分派人手监视镖客，防他们有何异动。

本来商宝震和三个侍卫助着镖行，群盗已落下风，但商宝震和徐铮为田归农所伤，马行空挨了阎基一脚后，再给田归农打了一掌，伤势更重，形势又自逆转。群盗既不劫镖，镖行人众也就静以待变。

阎基跟随在商老太背后，只见她背脊弓起，脚步蹒跚，原先心中存着三分提防之意，此时尽数抛却，笑问：“商老婆子，叫我进来可是献宝么？”商老太道：“不错，是献宝。”阎基心中一动，他一生最是贪财，瞧这商家堡一副大家气派，底子甚是殷实，说不定那商老太一见强人降临，吓破了胆，自行献上珠宝赎命，也是有的，不由得又惊又喜。只见她一直向后进走去，接连穿过三道院子，到了最后面的一间屋外，呀的一声把门推开，自己先走了进去，说道：“请进来吧！”

阎基伸头向房里一探，见是一间两丈见方的砖房，里面空空荡荡，只见一张方桌，更无别物，微感蹊跷，提步进去，大声道：“有话快说，可别装神弄鬼的。”商老太不答，伸手关上木门，又上了门闩。阎基大奇，四下打量，只见桌上放着一块灵牌，上书“先夫商剑鸣之灵位”。阎基心想：“商剑鸣，商剑鸣，这名字好熟，那是谁啊？”一时却想不起来。

商老太缓缓说道：“你竟敢上商家堡来放肆，可算得大胆。若是先夫在世，十个阎基也早砍了。今日商家堡虽只剩下孤儿寡妇，却也容不得狗盗鼠窃之辈上门欺侮。”几句话说完，突然腰板一挺，双目炯炯放光，凛然逼视，一个蹒跚龙钟的老妇，霎时间变得英气勃勃。

阎基微微一惊，心想：“原来这婆娘是故意装老。”但想到一个女流之辈，又有何惧，笑道：“上门也上了，欺人也欺了，你又咬我一口？”

商老太霍地走到桌旁，从灵牌后面捧出一个黄色包袱，那包袱灰尘堆积，放在灵牌之后毫不抢眼。她也不拍去灰尘，顺手解了结子，打开包袱，只见紫光闪闪，冷气森森，却是一柄厚背薄刃紫金八卦刀。阎基蓦地里记起十余年前的一件往事，倒退两步，左手倒提着的鬼头刀交与右手，叫道：“八卦刀商剑鸣！”

商老太脸色一沉，叫道：“豪杰虽逝钢刀在！妾身就凭先夫这把八卦刀，要领教阎老大的高招。”忽地抓住刀柄，一招“童子拜佛”，向灵位行了一礼，回过身来，已成八卦刀法中的第一招“上势左手抱刀”。但见她沉肩坠肘，气敛神聚，哪里有半分衰迈老态？

阎基虽然微存戒心，但想以百胜神拳马行空这等英雄，尚且败在自己手里，若是商剑鸣复生，或许要惧他几分，这商老太本领再高也是有限，当下鬼头刀在空中虚劈一招，笑道：“你要比试刀法，何不就在大厅之中？巴巴地到这儿来，难道定要丈夫的死人牌位给在一旁瞧着，才显得出本事么？”商老太凛然道：“不错，先夫威灵，震慑鼠辈。”阎基不自禁地向

那灵牌望了一眼，心中有些发毛，急欲了结此事，走出这间冷冰冰、黑沉沉的灵堂，说道：“商老太，你发招吧。”商老太道：“你是客人，阎寨主先请。”她听他改了称呼，口头上客气了些，于是也称他一声“寨主”。

阎基道：“在下跟商家堡无冤无仇，这次劫镖，乃是冲着马老头儿而来。商老太既然定要出头，咱们点到为止，不必真砍真杀。”商老太双眉竖起，低沉着嗓子道：“没那么容易！商剑鸣一生英雄，他建下的商家堡岂容人说进便进，说出便出？”阎基也自恼了，道：“依你说便怎地？”商老太道：“你败了我手中钢刀，将我人头割去，连我儿子也一并杀了……”阎基吓了一跳，心想：“我跟你又无深冤大仇，只不过无意冒犯，何必这么性命相拚？”只听她又道：“若是妾身胜得一招半式，阎寨主颈上脑袋也得留下。”此言一出，跟着喝道：“进招！”

阎基气往上冲，大声说道：“我要你母子性命何用？只要你这座连田连宅的商家堡。”说着将刀一晃，欲待进招，商老太一招“朝阳刀”已劈了过来。这一刀又快又猛，阎基急忙侧头，只听呼的一响，震得右耳中嗡嗡作声，那刀从右腮边直削下去，相距不过寸余，只要闪避慢得一霎，这脑袋岂不是给她劈成两半？

这一刀先声夺人，阎基给她的猛砍恶杀吓得为之一怔，知她第二招定是回刀削腰，忙沉鬼头刀一架，当的一响，双刀相交，火光四溅。阎基觉她膂力平平，远逊于己，本已提起的心又放了下来，于是一招“推刀割喉”，推了过去。商老太“哼”了一声，侧身避过，道：“四门刀法，不足为奇。”阎基

笑道：“平平无奇，却要胜你。”语声未毕，踏步上前，使出一招“进手连环刀”。商老太不架不让，竟抢对攻，“削耳撩腮”，举刀斜砍。

阎基大惊，心想：“怎么拚命了？”本来武术中原有不救自身、反击敌人的招数，但这种拚着两败俱伤的打法，总是带着九分冒险，非至敌招难解、万不得已之际决计不用。此时商老太只要举刀一挡，就能架开敌招，哪知她竟行险着，不顾性命地对攻。

她不顾性命，阎基却不得不顾，危急中扑地一滚，反身一腿。这一腿去势奇妙，商老太手腕险被踢中，八卦刀急忙翻过，阎基才收腿转身。原来他练熟了十余招怪异拳脚，近年来在江湖上战无不胜，刀法却是平平，但他另有奇着，将那十几路奇拳怪腿夹在刀法之中，一路第三四流的四面刀登时化腐朽为神奇，居然也打败了不少英雄好汉，此刻施将出来，每当刀法上一走下风，拳脚一动，立时扳转劣势。

顷刻之间一个老妇，一个盗魁，双刀疾舞，在砖房中斗得尘土飞扬。阎基见商老太刀法精妙，自己若非靠那十余招拳脚救驾保命，早已丧生于八卦刀下，一个老妇居然有此武功，不由得暗暗称奇，心道：“如此久战下去，若是一个疏忽，给她削去半边脑袋，那可不是玩的。”当下用长藏拙，不住地拳打足踢，偶然才砍上几刀。这法儿果然生效，商老太难以抵挡，不断退避。阎基洋洋得意，笑道：“嘿嘿，商剑鸣什么英雄了得，八卦刀法也不过如此。”

商老太对先夫敬若天神，此言犯了她的大忌，突然间目露凶光，刀法一变，四下游走，白光闪闪，四面八方攻了上

去。此刻她每一招都是拚命，每一招都是抢攻，早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阎基大叫：“你疯了么？喂，商老太，你丈夫可不是我杀的，你跟我拚命干么？喂喂，你听见我说话没有？”一面叫嚷，一面逃窜。

他斗志一失，商老太更是砍杀得如火如荼，出刀越来越快，此时阎基的怪异拳脚已来不及使用，只想拔开门闩，逃出屋去。面临一只疯了的母大虫，他哪里还想到什么胜负荣辱，唯一的念头只是如何逃命。

他数次要拔开门闩，总是给商老太逼得绝无可乘之机。眼见她“夜叉探海”，“上步撩刀”，“仙人指路”，一刀猛似一刀，阎基把心一横，反背一腿踢出，叫声“失陪！”左足用劲，窜身从窗口跃了出去。岂知商老太拚着受他这一腿，如影随形，跟着一刀砍了过去。只听二人同声“啊哟”，一齐跌在窗下。

商老太立即跃起，肩头虽被踢中，未受重伤。阎基的大腿上却给结结实实的一刀砍着，再也难以站立。

这一下他吓得魂飞天外，只见商老太眼布红丝，钢刀跟着劈下，忙伸双手握住了她小腿，大叫：“饶命！”

商老太幼时陪伴父亲、婚后跟随丈夫闯荡江湖，毕生会过无数武林豪杰，如眼前这般没出息的混蛋，却是从未见过，心中一怔，这一刀就砍不下去。阎基索性爬在地下，冬冬冬地大磕响头，求道：“大人不记小人过！我是狗娘养的王八蛋！老太太要抽筋剥皮，悉从尊便，这一刀务恳留他一留。”

商老太叹了口气道：“好，命便饶你。你记住了，今日比武之事，不许漏出一字。”阎基求之不得，连声答应。商老太道：“去吧！”阎基陪个笑脸，又磕了两个头，爬将起来，用

刀拄在地下，一蹶一拐地走出。商老太厉声说道：“站住！咱们拚刀之前，说过任谁输了，就得在商家堡留下脑袋。你说话不算数，难道我也同你一般混帐？”

阎基吓了一跳，回过头来，只见商老太脸上犹似罩着一层严霜，显是并非说笑，哀求道：“你……你不是饶了我么？”商老太道：“饶得你性命，饶不得你脑袋。”说着手中八卦刀一扬，厉声道：“商剑鸣八卦刀出手，素不空回，过来！”阎基咕冬一声，双膝落地。商老太手法好快，左手提起他的辫子，右手八卦刀一挥，已将他辫子割下，喝道：“辫子留在商家堡，从今后削发为僧，不得再在黑道中厮混！”阎基喏喏连声。商老太道：“你裹好腿伤，戴上帽子，再到厅上招呼你的手下滚出商家堡。”

大厅上众人你瞧我，我瞧你，不知二人在内堂说些什么，等了半个时辰，才见商老太颤巍巍地出来。阎基跟在后面，慢吞吞地走出，叫道：“众兄弟，银两不要了，大伙儿回寨去。”

此言一出，众人无不大为惊愕。二寨主道：“大哥……”阎基道：“回寨说话。”将手一挥，走出厅去。他不敢露出腿上受伤痕迹，强行支撑，咬紧牙关出去。众盗不敢违拗，向着一鞘鞘已经到手的银子狠狠望了几眼，转身退出。片刻之间，群盗退得干干净净。

饶是马行空见多识广，却也猜不透其中的奥妙，只见阎基行过之处，地上点点滴滴留下一行血迹，料想他在内堂是受了伤，看来商家堡内暗伏能人，却哪里料得着眼前这龙钟老妇，适才竟和他拚了一场生死决战。他扶着女儿的肩头站

起待要施谢，商老太道：“震儿，跟我进来！”马行空一愕，只见他母子二人径自进了内堂。

这一下镖行人众与三名侍卫都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商老太旧时必与那盗魁相识，曾有恩于他；有的说商老太一顿劝喻，动以利害，那盗魁想到与御前侍卫为敌，非同小可，终于悬崖勒马。正自瞎猜，商宝震走了出来，说道：“家母请马老镖头内堂奉茶。”

内堂叙话，商老太劝马行空留在商家堡养伤，一面派人到附近镖局邀同行相助，转保镖银前往金陵。经此一役，马行空雄心全消，“百胜神拳”的名号响了数十年，到头来却折在一个市井流氓般的盗贼手中，对走镖的心登时淡了。商老太护镖不失，恩情太重，她的意思不敢不遵，同时他心底还存了一个念头，极想见一见那位挫败阎基的武林高手。当下谢了商老太的好意，一口答应照办。

傍晚时分，大雨止了，三名御前侍卫道了搅扰别过，商宝震相送到大门之外。

那独臂人携了男孩之手，也待告辞，商老太向那男孩瞧了一眼，想起他怒斥苗夫人时那正气凛然的神情，自忖：“这小小孩童，居然有此胆识，倒也少见。”于是问道：“两位要上何处？路上盘缠可够用了？”独臂人道：“小人叔侄流落江湖，四海为家，说不上往哪里去。”商老太向那孩童细细打量，沉吟半晌，道：“两位若不厌弃，就在这儿帮忙干些活儿。咱们庄子大，也不争多两口人吃饭。”那独臂人心中另有打算，一听大喜，当即上前拜谢。商老太问起姓名，独臂人自称名平四，那孩童是他侄儿，叫作平斐。

当晚平四叔侄俩由管家分派，住在西偏院旁的一间小屋中。二人关上门窗，平四丑陋的脸上满是喜色，低声道：“小爷，你过世的爹娘保佑，这两张拳经终于回到你的手上，真是老天爷有眼。”平斐道：“平四叔，你千万别再叫我小爷，一个不慎给人听见了，平白地惹人疑心。”平四连声称是，从怀中掏出那油纸小包，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平斐。他倒不是对这孩子如此恭敬，却是想起了遗下两页拳经的那位恩人。

平斐问道：“平四叔，你跟那阎基说了几句什么话，他就心甘情愿地交还了拳经？”平四道：“我说：‘你撕去的两页拳经呢？苗大侠叫你还出来！’就这么两句说话，那时苗大侠便在他眼前，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就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还。”平斐沉吟一会，道：“这两页拳经为什么在他那里？你为什么叫我记着他的相貌？他为什么见苗大侠这样害怕？”

平四不答，一张脸抽搐得更加难看，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强忍着不让掉下。平斐道：“四叔，我不问啦。你说过等我长大了，学成了武功，再源源本本地说给我听。我这就好好地学。”

于是叔侄俩在商家堡定居了下来。平四在菜园中挑粪种菜，平斐却在练武厅里扫地抹枪。

马行空在商家堡养伤，闲着就和女儿、徒儿、商宝震三人讲论拳脚。他们在演武练拳的当儿，平斐偶然瞧上一眼，但绝不多看。

他们知道这黄黄瘦瘦的孩子很大胆，却从没想到他身有武功，因此当他偶尔看上一眼的时候，不论是有数十年江湖

经历的马行空，还是聪明伶俐的商宝震，从来不曾疑心过他是在留意拳法的奥妙。

但他决不是偷学武艺。他心中所转的念头，马行空他们是更加想不到了。因为每当他看了他们所说的奇招妙着之后，心里总想：“那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招数只能对付庸才，却打不到英雄好汉。”

因为他其实并不姓平，而是姓胡，他的姓名不是平斐而是胡斐：因为他是胡一刀的儿子，那个和苗人凤打了五日不分胜负的辽东大侠胡一刀的儿子；因为他父亲曾遗给他记载着武林绝学的一本拳经刀谱，那便是胡家拳法和刀法的精义。

这本拳经刀谱本来少了头上两页，缺了扎根基的入门功夫，缺了拳法刀法的总诀，于是不论他多么聪明用功，总是不能入门。现下机缘巧合，给阎基偷去的总诀找回来了，于是一加融会贯通，武功进境一日千里。

阎基凭着两页拳经上的寥寥十余招怪招，就能称雄武林，连百胜神拳马老镖头也败在他的手下，胡斐却是从头至尾学全了的。

当然，他年纪还小，功力很浅，许多精微之处还难以了解。但凭着这本拳经刀谱，他练一天抵得徐铮他们练一个月。何况，即使他们练上十年二十年，也不会学到这天下绝艺的胡家拳和胡家刀。

每天半夜里，他就悄悄溜出庄去，在荒野里练拳练刀。他用一柄木头削成的刀来练习，每砍一刀，就想像这要砍去杀父仇人的脑袋，虽然，他并不知道仇人到底是谁。但平四叔将来会说的，等他长大成人、武艺练好之后。

于是他练得更加热切，想得更加深刻。因为最上乘的武功，是用脑子来练而不是用身子练的。

这样过了七八个月，马行空的伤早就痊愈了，但商老太和商宝震热诚留客。马行空的镖行已歇了业，眼见主人殷勤，也就住了下来。

商宝震没拜他为师，因为商老太有这么一股傲气，八卦刀商剑鸣家传绝艺，怎能去投外派师父？但马行空感念他家护镖的恩情，对商宝震如同弟子一般看待，只要是自己会的，他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将拳技的精要倾囊以授。百胜神拳的外号殊非幸致，拳术上确有独到造诣，这七八个月中，商宝震实是获益良多。

马行空也已看出来，商家堡并非卧虎藏龙，另有高人，只是那一日阎基为何匆匆而去，却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他偶然把话题带到这件事上，商老太微微一笑，顾而言他。马行空知道主人不肯吐露，从此绝口不提。

马行空年老血亏，晚上睡得不沉。有一日三更时分，忽听得墙外喀喇一响，是谁无意中踏断了一根枯枝。马老镖头一生闯荡江湖，声一入耳，即知有夜行人在屋外经过，但只这么一响之后，再无声息，竟听不出那人是向东向西，还是躲在墙上窥伺。他虽在商家堡作客，但主人于己有恩，平日相待情意深厚，他已把商家堡的安危瞧得比自己的家还重，当下悄悄爬起，从枕底取出金丝软鞭缠在腰间，轻轻打开房门，跃上墙头，突见堡外黑影晃动，有人奔向后山而去。

他一瞥之下，见此人轻功颇为了得，心下寻思：“莫非那

阎基心犹未死，又来作怪？此事由我身上而起，姓马的岂能袖手不顾？”于是跃出墙外，脚下加快，向那黑影去路急追，但奔出数十丈，已自不见了黑影的踪迹。他心中一动：“不好，别要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急忙飞步扑回商家堡。来到堡墙之外，但听四下里寂静无声，这才放心，心下却是疑惑更甚：“适才此人身手不凡，实是劲敌。但瞧他身形瘦小，与那盗魁阎基大不相同，不知是江湖上什么好手到了？”

他抓住软鞭，在掌上盘了几转，弓身向庄后走去，要察看一个究竟。窜出十余丈，将到庄院尽头，忽听西首隐隐有金刃劈风之声。马行空暗叫一声：“惭愧，果然有人来袭，却不知跟谁动上了手？”双足一点，身形纵起。百胜神拳年纪虽老，身手仍是极为矫捷，左手在墙头一搭，一个倒翻身，轻轻落在墙内，循声过去，听得声音是从后进的一间砖屋中发出。但说也奇怪，二人一味哑斗，既无半声吆喝叫骂，兵刃亦不碰撞。他心知中间必有跷蹊，先不冲进相助，凑眼到窗缝中一张，险些不禁失笑。

但见屋中空空荡荡，桌上一灯如豆，两个人各执钢刀，盘旋来去地激斗，一个是少主人商宝震，另一个却是他母亲商老太太，原来母子俩正在习练刀法。

他只瞧了片刻，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只见商老太太出手狠辣，刀法精妙，固与日间的龙钟老态大不相同，而商宝震一路八卦刀使将出来，也是虎虎生风。原来非但商老平时深藏不露，商宝震也是故意隐瞒了武功。他平日教商宝震的只是拳脚，刀法自己并不擅长，商宝震也从来不提，想不到这少年兵刃上的造诣着实不低。他悄立半晌，想起十五年

前在甘凉道上与商宝震的父亲商剑鸣动手，被他砍了一刀，劈了一掌，养了三年伤方得康复，自知与他功夫相差太远，此仇难报，甘凉道一路从此绝足不走。此时商剑鸣已死，商老太于己有恩，昔日的小小嫌隙早已不放在心上，哪知今日中夜，又见仇人的遗孀孤儿各使八卦刀对招。

他思潮起伏：“商老太的武功实不在我之下，何以她竟然半点不露痕迹？她留我父女在庄，是否另有别情？”凝思片刻，再凑眼到窗缝中时，见母子二人刀法已变，各使八卦游身刀法，满室游走，刀中夹掌，掌中夹刀，越打越快，打到第六十四招“收势”，二人向后跃开，母子俩依足了规矩，各自举刀致敬，这才垂下刀来。商老太不动声色，在青灯之下脸泛绿光。商宝震却已满脸通红，呼呼喘气。

商老太沉着脸道：“你的呼吸总是难以调匀，进境如此之慢，何年何月才能报得你爹爹的大仇？”马行空心中一凛，只见商宝震低下了头，甚有愧色。商老太又道：“那苗人凤的武功你虽没见到，他拉车的神力总是亲眼目睹的了。胡一刀的功夫不在苗人凤之下。这苗胡二贼的武功，你此刻跟他们天差地远，但只要勤学苦练，每过得一日，你武功长一分，这二贼却衰老了一分，终有一日，要将二贼在八卦刀下碎尸万段。”马行空心想：“这母子二人闭门习武，不知胡一刀早于十多年前便死了。”只听商老太叹了口气，说道：“唉，你这孩子，我瞧你啊，这几日为那马家的丫头神魂颠倒，连练功夫也不起劲了。”

马行空一惊：“难道我那春儿和他有甚苟且之事？”但见商宝震满脸通红，辩道：“妈，我见了马姑娘总是规规矩矩的，

话也没跟她多说几句。”商老太哼了一声，说道：“你吃谁的奶长大？心里打什么主意，难道我还不明白？你看中马家姑娘，那不错，她人品武艺，我心中很合意。”商宝震很是高兴，叫了声：“妈！”商老太左手一挥，沉着嗓子道：“你可知他爹是谁？”商宝震一愕道：“难道不是马老镖头？”商老太道：“谁说不是？你却可知马老镖头跟咱家有甚牵连？”商宝震摇摇头。商老太道：“孩子，他是你爹爹的大仇人。”商宝震大出意料之外，不由得“啊”了一声。

马行空不禁发抖，但听商老太又道：“十五年前，你爹爹在甘凉道上跟马行空动手。想你爹爹英雄盖世，那姓马的焉是他的对手？你爹爹砍了他一刀，劈了他一掌，将他打得重伤。但那姓马的亦非平庸之辈，你爹爹在这场比武中也受了内伤。他回得家来，伤未平复，咱们的对头胡一刀深夜赶上门来，将你爹爹害死。若非你爹爹跟那姓马的事先有这一场较量，嘿嘿，八卦刀威震江湖，谅那胡一刀怎能害得你爹爹？”

她说到最后这几句话时语音惨厉，嗓子嘶哑，听来极是可怖。

马行空一生经过不少大风大浪，此时听来却也是不寒而栗，心想：“胡一刀何等的功夫，你商剑鸣就算身上无伤，也是难逃此劫。老婆子心伤丈夫惨死，竟然迁怒于我。”

只听商老太又道：“阴差阳错，这老儿竟会赶镖投到我家来。这商家堡是你爹爹亲手所建造，怎容鼠辈在此放肆劫镖？但你可知我留姓马的父女在此，有何打算？”商宝震声音发颤，道：“妈……你……你要我为爹爹复仇？”商老太厉声道：“你不肯，是不是？你是看上了那姓马的丫头，是不是？”

商宝震见母亲眼中如要喷出火来，退后了两步，不敢回答。

商老太冷笑道：“很好。过几天我给你跟那姓马的提亲，以你的家世品貌，谅他决无不允。”

这几句话却叫马行空和商宝震都是大出意料之外。马行空隔窗看到商老太脸上切齿痛恨的神气，微一琢磨，全身寒毛根根直竖：“这老太婆用心好不狠毒！她杀我尚不足以泄愤，却要将我花一般的闺女娶作媳妇，折磨得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天可怜见，叫我今晚隔窗听得她母子这番说话，否则……我那苦命的春儿……”

商宝震年轻识浅，却全不明白母亲这番深意，只觉又是欢喜又是诧异，想到母亲肯为自己主持这门亲事，欢喜倒有九分，只剩下一分诧异。

马行空只怕再听下去给商老太发觉，凝神提气，悄悄走远，回到自己屋中时抹了额头一把冷汗，猛然省起：“那奔到后山的瘦小黑影却又是谁？”

第二天午后，马行空穿了长袍马褂，命商宝震请母亲出来，有几句话商量。商宝震又惊又喜，心想：“难道母亲这么快就已跟他提了亲？瞧他这副神气打扮，那可不同寻常。”于是相请母亲，来到后厅，和马行空分宾主坐下，自己下首相陪。他望望母亲，又望望马行空，一颗心怦怦直跳，但听马老镖头道谢护镖之德，东道之谊，商老太满口谦虚，只盼他二人说到正题，但两个言来语去，尽是客套。

说了好一会，马行空才道：“小女春花这丫头的年纪也不

小了，我想跟商老太商量一件事。”商宝震心中怦的一下大跳。商老太大是奇怪：“却也没听说女家先开口来求亲的。”说道：“马老师尽说不妨，咱们自己人，还拘什么礼数？”马行空道：“我除了这丫头，一生就收得一个徒弟。他天资愚钝，性子又卤莽，但我从小就当他亲儿子一般看待。这孩子跟春儿也挺合得来，我就想在贵庄给他二人订了这头亲事。”

商宝震越听越不对，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商老太心下大怒：“这老儿好生厉害，定是我那不中用的儿子露了破绽。”当下满脸堆欢，连声“恭喜”，又叫：“孩儿，快给马老伯道喜！”商宝震脑中胡涂一片，呆了一呆，直奔出外。

马行空又和商老太客气好一阵子，才回屋中，将女儿和徒儿叫来，说今日要给二人订亲。徐铮大喜过望，笑得合不拢嘴来，马春花红晕双颊，转过了头不作声。马行空说道：“咱们在这儿先订了亲。至于亲事嘛，那是得回自个家去办的了。”他知女儿和徒儿心中藏不住事，昨晚所闻所见，竟是半句不提。

马春花娇憨活泼，明艳动人，在商家堡这么八个月一住，商宝震和她日日相见，竟叫他一缕情丝，牢牢地缚在这位姑娘身上。他刚得母亲答应要给自己提亲，料想事无不谐，正在满怀喜悦之际，突然听到了马行空那几句晴天霹雳一般的言语。他独自坐在房中，从窗中望出去，呆呆地瞧着院子中一株银杏，真难相信适才听到的话竟会是马行空口中说出来的。

他丧魂落魄，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直至一名家丁走进

房来，说道：“少爷，练武的时候到啦，老太太等了你半天呢。”商宝震一惊，暗叫：“糟糕，胡里胡涂的误了练武时候，须讨一顿好骂。”从壁上摘下了镖囊，快步奔到练武厅中。只见商老太坐在椅中，神色如常，说道：“今儿练督脉背心各穴。”转头向两名持牌的家丁叫道：“将牌儿拿稳了，走动！”商宝震暗暗纳罕：“马老师说这等话，怎地妈毫不在乎？”但商老太平日训子极严，练武之际尤其没半点假借，稍一不慎，打骂随之，商宝震取金镖扣在手中，不敢胡思乱想，凝神听着母亲叫穴。

只听商老太叫道：“苗人凤，命门、陶道！”商宝震右手双镖飞出，正中木牌上所绘人形背心两穴。商老太又叫：“胡一刀，大椎、阳关！”商宝震左手扬起，认明穴道，登登两声发出，“大椎穴”打准了，“阳关穴”却是稍偏，突然间见到木牌有异，“咦”的一声，定睛一看，只见木牌上原来写着的“胡一刀”三个黑字已然不见。他招手叫那持牌家丁过来，待那木牌拿近，看清楚“胡一刀”三字已被人用利器刮去，却用刀尖刻了歪歪斜斜的“商剑鸣”三个字，这一来适才这两镖不是打了仇人，却是打中了自己父亲。商宝震又急又怒，反手一掌，将那家丁打落两枚牙齿，跟着一脚，将他踢倒在地。

商老太叫道：“且住！”心想这庄丁自幼在庄中长大，怎能如此大胆，此事定是外人所为，心念一动，立时想到了马行空师徒三人，说道：“请马老师来说话。”商宝震本来为人精细，今日婚事不成，失意之下，卤莽出手，一听母亲叫请马老师，立时会意打错了人，忙将那庄丁拉起，说道：“打错了你，别见怪。”伸手去拔牌上人形穴道中的金镖。商老太伸

手拦住，说道：“慢着！就让他得意一下，又有何妨。”转头吩咐庄丁，到老爷灵堂中取紫金八卦刀来。

马行空师徒三人走进厅来，见练武厅上人人神色有异。马行空暗吃一惊：“这老婆子好厉害，一时三刻就要翻脸。”当下双手一拱，说道：“老太太呼唤，不知何事？”商老太冷笑道：“先夫已然逝世，马老师往日虽有过节，却也不该拿死人来出气啊。”马行空一呆，笑道：“在下愚鲁，请商老太明示。”商老太向那木牌上一指，道：“马老师乃是江湖上响当当的汉子，这般卑鄙行径，想来也不屑为，请问是令爱所干的呢，还是贤高徒的手笔？”说着双目闪闪生光，向马家三人脸上来回扫视。马春花从未见过她如此凛然有威，甚是惊诧。

马行空见木牌上改了人名，也是大为骇异，朗声道：“小女与小徒虽然蠢笨，但决不敢如此胡闹。”商老太大声道：“那么依马老师之见，这是商家堡自己人干的勾当了？”马行空想起昨晚所见的那瘦小人形，说道：“只怕是外人摸进庄来，也是有的。在下昨晚……”商老太拦断话头，厉声喝道：“难道会是胡一刀那狗贼自己，来做这鬼祟的勾当？”

一言甫毕，突然人圈外一人接着叫道：“不敢去找真人动手，却将人家的名字写在牌上出气，这才是卑鄙行径，鬼祟勾当！”

商老太坐在椅上，瞧不见说话之人是谁，但听到他声音尖细，叫道：“是谁说话？你过来！”只见两名庄丁被人推着向两旁一分，一个瘦少年走上前来，正是胡斐。

这一下当真是奇峰突起，人人无不大出意外。商老太反而放低了嗓子，说道：“阿斐，原来是你。”胡斐点头道：“不

错，是我干的。马老师他们全不知情。”商老太问道：“你这么干，为了什么？”胡斐道：“我瞧不过眼！是英雄好汉，就不该如此。”商老太点头道：“你说得很对，好孩子，你很有骨气，你过来，让我好好地瞧瞧你。”说着缓缓伸出手去。

胡斐倒不料她竟会不怒，便走近身去。商老太轻轻握住他双手，低声道：“好孩子，真是好孩子！”突然间双手一翻，一手扣住他左腕“会宗穴”，一手扣住他右腕“外关穴”。

她这一翻宛似电光石火，胡斐全未防备，登时全身酸麻，动弹不得。若凭他此时武功，商老太哪能擒得住他？但他究竟全无临敌经验，不知人心险诈，双腕既入人手，空有周身本事，却已半分施展不出。商老太唯恐他挣扎，飞脚又踢中他的“梁门穴”，命庄丁取过铁链麻绳，牢牢将他手足反绑了，吊在练武厅中。

商宝震取过一根皮鞭，夹头夹脑先打了他一顿。胡斐闭口不响，既不呻吟，更不讨饶。商宝震连问：“是谁派你来做好奸细的？”问一句，抽一鞭，又命庄丁去看住平阿四，别让他跑了。他满腔愤恨失意，竟似要尽数在胡斐身上发泄。

马春花和徐铮见胡斐已全身是血，心下不忍，几次想开口劝阻，但马行空连使眼色，神色严厉，命二人不可理会。

商宝震足足抽了三百余鞭，终究问不到主使之入，眼见再打下去便要把他活活打死，这才抛下鞭子，骂道：“小贼，是奸贼胡一刀派你来的是不是？”胡斐突然张嘴哈哈大笑。他这样一个血人儿，居然尚有心情发笑，而且笑得甚是欢畅尽意，并无做作，又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商宝震抡起鞭子，又待再打，马春花再也忍耐不住，大叫道：“不要打了！”商宝

震的皮鞭举在半空，望着马春花的神色，终于缓缓垂了下来。

胡斐身上每吃一鞭，就恨一次自己愚蠢，竟然不加防备而自落敌人之手，当时全身皮开肉绽，痛得几欲昏去，忽听马春花“不要打了”四字出口，睁开眼来，只见她脸上满是同情怜惜之色，不由得大是感激。

商老太见儿子为女色所迷，只凭人家姑娘一句话便即住手停鞭，心中恼怒异常，鼻孔中微微一哼，却不说话。马行空道：“商老太，你好好拷打盘查，总要问个水落石出。春儿、铮儿，咱们出去吧！”当下向商老太一抱拳，领着女儿徒弟，走了出去。

马春花出了练武厅，埋怨父亲道：“爹，打得这么惨，你怎么见死不救，还叫她好好拷打？”马行空道：“江湖上人心险恶，女孩儿家懂得什么？”

对父亲这几句话，马春花确是不懂，这天晚上想到胡斐全身是血的惨状，总是难受，睡到半夜，翻来覆去地再也睡不着了，悄悄爬起身来，从百宝囊中取出一包金创药，出房门向练武厅走去。

走到廊下，只见一个人影，踱来踱去发出声声长叹，听声音正是商宝震。这时他也瞧见了马春花，停步不动，低声道：“马姑娘，是你么？”马春花道：“是啊！你怎么还不睡？”

商宝震摇头道：“遭逢今日之事，我怎么睡得着？你怎么不睡？”马春花说道：“我跟你一样，也牵挂着今日之事，心里难受。”她所说的“今日之事”，是指胡斐被打。商宝震所说的却是指她的终身另许他人，这时听她说“心中难受”，不

由得身子发抖，暗想：“她果然对我甚有情意，她被许配给那姓徐的蠢才，实是迫于父命，无可奈何。”当下大着胆子，上前一步，柔声叫道：“马姑娘！”

马春花道：“嗯，商少爷，我想求你一件事。”商宝震道：“你何必求？你要我做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就是要我当场死了，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那也成啊。”这几句话说得情热如沸，其实他心中想说已久，却一直不敢启唇，这时想到好事成空，她又自行半夜里出来细诉衷情，终于再也忍耐不住。

马春花听他这么说，不禁愕然，平日但见他对自己温文有礼，只道他是大家公子，生性如此，实不知对自己竟怀有如此深情，呆了一呆，笑道：“我要你死干什么？”商宝震四下一望，只怕在此处耽得久了给旁人见到，低声道：“这里说话不便，咱们到墙外去。”马春花点点头，两人越墙而出。

商宝震携着她手，走到一排大槐树下并肩坐下。马春花轻轻将手缩回，道：“商少爷，那你是肯答允我了？”商宝震伸出手去握住她手，道：“你说便是，何必问我？”马春花又将手从他手中缩回，说道：“我请你去放了阿斐，别再难为他了。”

这时树顶上簌簌一动，但二人均未在意。她此言出口之先，商宝震尽想着田归农和苗夫人的私情，满腔热望，只盼她求自己也带她私奔逃走，岂知她所求的竟是去放那个小贼，不禁大是失望，黯然不语。马春花道：“怎么？你不肯答允么？”商宝震道：“你既喜欢，我总答允的，拚着给妈责骂便是了。”马春花大喜，道：“谢谢你，谢谢你！”站起身来，道：“那么

咱们去放他吧。”商宝震求道：“再在这儿多坐一会。”马春花觉他既然答允放人，不便拂他之意，重又坐回。商宝震道：“你的手让我握一会儿。”马春花想到他情痴一片，也甚可怜，于是嫣然一笑，伸手让他握着。

商宝震轻轻握着她柔腻润滑的小手，心中感慨万端，险些要掉下泪来。过了半晌，马春花道：“阿斐给你吊着，多可怜的，你先去放了他，我再给你握一会儿，好不好？”说着缩手站起。商宝震叹了口气，跟着站了起来。

突听得树顶飒然有声，一团黑影飞跃而下，站在两人面前，笑道：“不用你放，我早出来啦！”马商二人大吃一惊，待得瞧清楚眼前之人瘦瘦小小，竟是胡斐，心中的惊骇都变成了奇怪，齐声问道：“谁放你的？”胡斐笑道：“我何必要人放！我爱出来便出来了。”

原来他被商老太点了穴道，过了四个时辰，穴道自解，那铁链麻绳却再也缚他不住。他使出收肌缩骨之法，从链索中轻轻脱了出来，幸好鞭子打得虽重，却都是肌肤之伤，并未损到筋骨。他活动了一下手足，待要去救平阿四，却听得马商二人说话和越墙出外之声，于是抢在头里，躲在树顶偷听。他轻功高超，那二人又在全神贯注地说话，是以并未知觉。

商宝震听他说自己出来，哪里肯信，当下疑心大起：“定是又有奸细混入了商家堡来？”抢上去抓他胸口。胡斐吃了他几百鞭子，这口怨气如何不出？身形一晃，左右开弓，拍拍拍拍，霎时之间连打了他四个耳光。

商宝震急忙伸手招架，胡斐左手一晃，引得他伸手来格，右手砰的一拳，迎面正中他的鼻子，立时鲜血长流。商宝震

“啊”的一声，胡斐跟着起脚一钩，商宝震急忙跃起两丈，哪知对手连环脚踢出，乘他人在半空，下盘无据，跟着一脚，将他踢了一个筋斗。这几下快捷无伦，待得马春花看清楚时，商宝震已连中拳脚，给踢翻在地。

胡斐气犹未泄，碍着马春花在旁，再打下去她定要出面干预，她对自己一片好心，大丈夫恩怨分明，只要她一句话，自己焉能不听？当即拍手叫道：“姓商的小狗贼，你敢追我么？”说着转身便逃。

商宝震莫名其妙地中了他的拳脚，只因对方出手太快，还道自己疏神，不信他一个小小孩童，竟有胜于自己家传八卦门的神妙武功，兼之心上人在旁，这个脸如何丢得下？当下发足便追。

胡斐轻功远胜于他，逃一阵，停一会，待他追近，又向前奔，转眼间便奔出七八里地，见马春花虽然跟来，却已远远抛在后面，于是立定脚步，说道：“姓商的，今日小爷中了你母亲的奸计，这才受辱，现下让你见识见识小爷的本事。”说着身形飞起，如一只大鸟般疾扑过去。

商宝震从未见过这般打法，吓得急忙闪避。胡斐左足在地下微微一点，身子已转过方向，跟着进扑。这时商宝震待要再让，却已不及，当下喝道：“来得好！”双掌并击，正是他家传八卦掌的厉害家数。胡斐左手在他掌上一搭，一拉一扭，商宝震手腕剧痛，若不是缩手得快，双手手腕立被扭断。胡斐左拳平伸，砰的一声，击中他的右胸，跟着起脚，又踢中他的小腹。胡斐习练父亲所遗拳经，今日初试身手，竟然大获全胜。

此刻商宝震全身缩拢，双手护住头脸，只有挨打的份儿，苦练了十多年武功，在这少年手下，竟是半点施展不出。胡斐左腿虚晃，待他避向右方，右脚倏地踢出，正中他右腰“京门穴”。商宝震站立不住，扑地倒了。胡斐剥下他长衫，撕成几片，将他手脚反转缚住，本要将他吊在路旁的柳树之上，但他人小，力气不够提上树去，于是看准了一个大桠枝，抓起商宝震来，大喝一声：“去你的！”力贯双臂，将他掷了上去，正好搁在桠枝之间。

胡斐折下七八根柳条，当作鞭子，一鞭鞭往他头上抽去，商宝震又惊又怒，知他一报还一报，只得咬紧牙关忍受。堪堪打了三四十鞭，马春花急奔赶到，一见二人情景，大是惊诧，一时说不出话来。

胡斐笑道：“马姑娘，我不用你求告，就饶了他！”说着哈哈大笑，虽是一个十余岁的少年，但言语举止，竟然豪气逼人。他随手将柳枝远远抛出，大踏步便走。马春花叫：“小朋友，你到底是谁？”

胡斐转过头来，朗声答道：“姑娘见问，不得不说。我是大侠胡一刀的儿子胡斐便是。”说罢纵声长笑，片刻间背影已在柳树后隐没。

“我是大侠胡一刀的儿子胡斐便是！”

人已远去，话声余音袅袅，兀自鸣响。树上商宝震，树下马春花，都是惊讶不已。

过了片刻，马春花叫道：“商少爷，你能下来么！”商宝震用力挣扎，挣不脱脚上的绑缚，大是羞惭，明明是不能下

来，这句话却又怎能出口？只胀红了脸不作声。马春花道：“你别动，小心摔下来。我上来助你。”纵身跃高，想要拉住树干攀上，但那树干甚高，这一跃没能抓住，当下手足并用，从树干爬上树去。

爬到树干中间，忽听得马蹄声响，一行人自北而来。此时晨光熹微，天将黎明，马春花心道：“怎地这早就有人赶路？”转瞬之间，一行人已来到树下，共是人马九乘。那九人见一个大姑娘爬在高树之上，都感诧异，勒马观看。马春花嗔道：“有什么好瞧的？走你们的吧！”那九人也不理睬，再看到树顶绑着一个青年男子，更是奇怪。

马春花未到树顶，提气上跃，左手已在半空中抓住一根树枝，一拉之下，借势翻上，窜到了商宝震身旁。树底下两个男人齐声喝采：“好俊的轻身功夫！”马春花将商宝震手脚上的布条解开，低声道：“没受伤么？”她这句柔声相询，商宝震听了大慰，道：“没什么。”拉住树枝一荡，从数丈高处轻轻跃下。马春花跟着下来，见马上九人指指点点，肆无忌惮的好生无礼，不禁心下恼怒，向他们横了一眼。

只见九人有老有少，衣饰都颇华贵，个个腰挺背直，豪健剽悍。只居中一位青年公子脸如冠玉，丰神俊朗，容止都雅，约莫三十二三岁年纪，身穿一件宝蓝色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帽子正中缝着一块寸许见方的美玉。马春花从小就在镖行，自识得珠宝，但见相隔数丈，仍可看到那块美玉莹然生光，知道实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他这么随随便便地缝在帽上，也不怕失落，心中好奇，不由得向他多望了一眼。

那公子见她明艳照人，身手矫捷，心中也是一动，向身

旁一个中年汉子低声说了几句。那汉子点点头，突然纵声大笑，高声道：“你小贼定是偷了人家东西，给高高吊在树上。”一个老者笑道：“你说偷了什么？怎么他妹子又这么巴巴地来救他？”他语带轻薄，神色甚是浮滑。

商宝震本已满腔怒火难以发泄，听了这些言语，突然纵身上去，拍的一声，打了这老者一个耳光。那老者骑在马上，和他相隔丈余，他一跃之间就打到人家耳光，倒也大出诸人意料之外。众人不自禁地勒马退后，愕然相顾。那老者不提防受辱，如何忍得下这口气？立即闪身下马，伸手来抓他衣襟。商宝震反手一勾，拿他手腕。那老者也是身有武功，以抓变掌，掌底穿拳。二人在大路旁斗了起来。

商宝震虽被胡斐打了一顿，却也没伤到筋骨，一来意中人在旁观斗，二来屈气难伸，将家传八卦掌绝艺施展出来，越来越狠。那老者一招接不住，肩头中掌，踉踉跄跄地退开几步。他一定神待要再上，马上一人叫道：“老张你退下，这小子有点儿邪门。”

话声甫毕，一个人影轻飘飘地从马背上跃了下来。那老者当即闪开。商宝震和马春花见此人身手了得，不禁都留上了神。但见他一张紫膛脸，神态威猛，身材魁梧，站着比商宝震要高出大半个头。他双手负在背后，向商宝震打量，问道：“你是八卦门的么？你师父姓褚还是姓商？”一副傲慢的神色，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商宝震大怒，喝道：“你管得着么？”那人微微一笑，道：“天下只要是八卦门的，我们就管得着。”商宝震为人本来精细，但此日连受挫折，盛怒之下，没细想他言语中的含意，一

招“劈雷坠地”，往他膝盖上击去，出手甚是迅疾。

那人微微一笑，右手轻轻一挥，向左踏了一步，登时将他这一击化解了。商宝震的“游身八卦掌”一施出，再不停留，脚下每一步都按着先天八卦的图式，转折如意，四梢归一，绕着对方身子急速奔跑，一掌一掌越打越快。

那大汉双手出招极短，只是比着招式，始终不与商宝震手掌相触，但他所出的每一招，却无一不是商宝震掌法的克星，往往使商宝震招式未曾使全，便迫得收掌变势。霎时之间，商宝震打出了四十余掌，竟没一掌带到他一点衣角。旁观众人见那大汉如此了得，无不赞服。

商宝震焦躁起来，奔跑更速，掌法催紧。那大汉仍然好整以暇，面露微笑，双掌或挥或按，便如是独个儿练拳一般。此时商宝震已然瞧出，对方出招虽然极短，脚下却也按着先天八卦的图式，方位丝毫不乱。他曾听母亲说过，八卦门中有一项极精深的“内八卦功夫”，非将外八卦练至登峰造极，决不能动，但只要一练成，那时以静制动，克敌机先，差不多就是无敌于天下了。眼前此人明明是让着自己，只要他当真一出手，一招之间就能将自己打倒。他越想越是惶恐，突然向后跃开，抱拳说道：“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本门前辈到了！”

那人微微一笑，仍然问道：“你师父姓褚还是姓商？”商宝震曾得母亲嘱咐，在人前千万不可吐露身分，以防对头知悉，难遂报仇大事，不禁踌躇不答。那人笑道：“你掌法门户开阔，瞧来是商剑鸣师兄一派了。大哥，你说是不是？”最后一句话是向马上一个老者而说。

那老者年近五十，翻身下马，向商宝震道：“你师父呢？引我们去见见。我是你王师伯，这位是我兄弟，你拜师叔吧。”说着哈哈大笑。

商宝震知道父亲的师父是威震河朔王维扬，乃是北京镇远镖局的总镖头，眼前这人自称姓王，又是八卦门的高手，看来是自己师伯、师叔，定然不假的了。但他生性精细，加问一句：“两位跟威震河朔王老镖头是怎生称呼？”王氏兄弟相顾一笑。那老者道：“那是咱哥儿俩的先父。你还不信么？商师弟呢？”

商宝震更无迟疑，扑倒在地，磕了几个头，口称师伯师叔，说道：“先父早已去世，师伯师叔当年没接到讣告么？”

那年老的武师名叫王剑英，他兄弟名叫王剑杰，都是王维扬的儿子。王维扬当年凭一对八卦掌、一把八卦刀威震江湖绿林。黑道中有一句话道：“宁碰阎王，莫碰老王”，端的是名扬天下，现时早已逝世多年。

商剑鸣虽是他的门下，但师徒间情谊甚是平常，离师门后少通音问。王氏兄弟又在官府当差，青云得意，从来就没将这个身在草野的同门师兄弟放在心上。因此山东和北京虽相隔不远，商剑鸣逝世的讯息王氏兄弟竟然不知。

当下王剑英叹了口气，回身向那青年公子低声说了几句话。那公子眼角向马春花斜睨一眼，欢然点头。王剑英向商宝震道：“你家住此不远吧？你带我兄弟到你父亲灵前一祭。我们师兄弟一别二十余年，想不到再无相见之期。”他顿了一顿，伸手向那公子一张，道：“你来拜见福公子，我们都在公子手下当差。”

商宝震见那公子气度高华，想是京中的贵介公子，这才收得王氏兄弟这等豪杰替他当差，当下上前躬身下拜。福公子只摆摆手，说声：“请起！”却不回礼。商宝震心中微微有气：“好大的架子！你当真是皇帝老子不成？”

一行人来到商家堡时，堡中已发觉胡斐逃走，正在到处找寻。商宝震入内报讯，商老太听说先夫的同门兄弟来到，又惊又喜，急忙出迎，将胡斐的事抛在一旁。

王剑英给商老太引见。原来这九人之中，倒有五个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除王氏兄弟外，还有太极门的陈禹，少林派的古般若，天龙门南宗的殷仲翔。陈禹和殷仲翔在江湖上名声早显，古般若年纪轻些，但见他双目有神，伸出手来干如枯木，手指坚挺，定是外家的一把好手。其余三人是福公子的亲随侍仆，那受了商宝震殴击的老者姓张，大家叫他做张总管，自是福公子府中有权势的人物了。

至于福公子是什么身分，王剑英却一句不提，只是称他为“福公子”。

王剑英、剑杰兄弟问起商剑鸣的死因。商老太傲心极盛，不肯说是胡一刀所杀，只是说得病身亡。她决意要和儿子一同亲刃仇人，决不肯假手旁人复仇。

马春花见商老太、商宝震等同门叙话，回到屋里，将适才的见闻向父亲说了。马行空听说那胡斐竟是大侠胡一刀的儿子，大是惊讶，但听这小小孩童的武功竟胜过商宝震，却是半信半疑。徐铮在旁默默听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并不插嘴。

父女俩说了一阵子话，马春花回到自己房里。徐铮跟了出来，叫声：“师妹！”马春花脸上一红，道：“什么？”徐铮见她脸若朝霞，心中情动，将本来要问的话按捺了不说，伸手去拉她的手。马春花将手摔脱，嗔道：“给人家瞧见了，怎好意思？”

徐铮终于沉不住气，愤然道：“哼，不好意思！你半夜三更，跟那姓商的小子到外面去，鬼鬼祟祟的干什么了？”马春花一怔，听他语意不善，怒道：“你问这话是什么用意？”徐铮道：“你跟那小子出去是什么用意，我问这话就是什么用意。”

他对师妹向来体贴讨好，但今日一早见她与商宝震从外面回来，听她言中叙述，又是半夜里在外面遇到胡斐，自是醋意大盛，哪想得到她是怕父亲责怪，将求商宝震释放胡斐之事瞒过了不说。马行空那晚隔窗听到商老太母子对答，得知商宝震看中自己女儿，还道他二人确有私情，夜中相会，碍着徒儿在旁，不便追问。但徐铮听来，心中酸溜溜的满不是味儿。他生性卤莽，此时师妹又成了他未过门的妻子，不禁疾言厉色地追问起来。

马春花问心无愧，这师哥对自己又素来依顺容让，想不到昨天父亲刚把自己终身相许，他就这么强横霸道起来，日后成了夫妻，岂非整日受他欺辱？本来这件事她只要直言相告，徐铮一经明白，自无话说。但她赌气偏偏不说，道：“我爱跟谁偷偷出去，就跟谁出去，你管得着么？”

一个人妒意一起，再无理性，徐铮满脸胀得通红，连脖子也粗了，大声道：“从前我管不着，今儿就管得着。”马春

花气得流下泪来，说道：“现下你已这样了，将来还指望你待我好吗？”徐铮见她流泪，心中又是软了，但想到她和商宝震深宵出外幽会，一口气怎咽得下去？大喊道：“你出去到底干什么来着？你说，你说！”马春花心道：“你越是横蛮，我越是不说。”

就在此时，商宝震奉母亲之命，过来请马行空去和王氏兄弟等厮见，只见徐铮和马春花在廊下大声争闹，不由得停了脚步。徐铮早是一肚子火，满心想打未婚妻子一个耳括子，却又未敢，眼见商宝震过来，正合心意，骂道：“我打你这个狗娘养的小子！”冲上去就是一拳。商宝震一让，愕然道：“你干什么？”徐铮跟着又是一拳，商宝震来不及闪让，给他一拳正中胸口，待他第三拳打来时，回掌相格。两人便在廊下动起手来。

马春花满腹怨怒，并不理他二人打得如何，一扭头竟自走了。回到房里哭了一场，婢女来叫吃饭，她也不理会，迷迷糊糊地便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信步走到后花园中，坐在石凳上呆呆出神，心中只是想：“难道我的终身，就算这么许给了这蛮不讲理的师兄么？爹爹还在身边，他就对我这么凶狠，日后不知更要待我怎样？”不由得怔怔地掉下泪来。

也不知坐了多少时候，忽听得箫声幽咽，从花丛外传出。马春花正自难受，这箫声却如有人在柔声相慰，细语倾诉，听了又觉伤心，又是欢喜，不由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迷迷糊糊。她听了一阵，越听越是出神，站起身来向花丛外走出，只见

海棠树下坐着一个蓝衫男子，手持玉箫吹奏，手白如玉，和玉箫颜色难分，正是晨间所遇到的福公子。

福公子含笑点首，示意要她过去，箫声仍是不停。他神态之中，自有一股威严，一股引力，直是叫人抗拒不得。马春花红着脸儿，慢慢走近，但听箫声缠绵婉转，一声声都是情话，禁不得心神荡漾。

马春花随手从身旁玫瑰丛上摘下朵花儿，放在鼻边嗅了嗅。箫声花香，夕阳黄昏，眼前是这么一个俊雅美秀的青年男子，眼中露出来的神色又是温柔，又是高贵。

她蓦地里想到了徐铮，他是那么的粗鲁，那么的会喝干醋，和眼前这贵公子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泥涂。

于是她用温柔的脸色望着那个贵公子，她不想问他是什么人，不想知道他叫自己过去干什么，只觉得站在他面前是说不出的快乐，只要和他亲近一会，也是好的。

这贵公子似乎没引诱她，只是她少女的幻想和无知，才在春天的黄昏激发了这段热情。其实不是的。如果福公子不是看到她的美貌，决不会上商家堡来逗留，手下武师一个过世了的师兄弟，能屈得他的大驾么？如果他不是得到禀报，得知她在花园中独自发呆，决不会到花丛外吹箫。要知福公子的箫声是京师一绝，就算是王公亲贵，等闲也难得听他吹奏一曲。

他脸上的神情显现了温柔的恋慕，他的眼色吐露了热切的情意，用不到说一句话，却胜于千言万语的轻怜密爱，千言万语的山盟海誓。

福公子搁下了玉箫，伸出手去搂她的纤腰。马春花娇羞

地避开了，第二次只微微让了一让，但当他第三次伸手过去时，她已陶醉在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男子气息之中。

夕阳将玫瑰花的枝叶照得撒在地上，变成长长的一条条影子。在花影旁边，一对青年男女的影子渐渐偎倚在一起，终于不再分得出是他的还是她的影子。太阳快落山了，影子变得很长，斜斜的很难看。

唉，青年男女的热情，不一定是美丽的。

马春花早已沉醉了，不再想到别的，没想到那会有什么后果，更没想到有什么人闯到花园里来。福公子却在进花园之前早就想到了。所以他派太极门的陈禹去陪马行空说话，派王氏兄弟去和商氏母子谈论，派少林派的古般若去稳住徐铮，派天龙门南宗的殷仲翔守在花园门口，谁也不许进来。

于是，谁也没有进来。

百胜神拳马行空的女儿，在父亲将她终身许配给她师哥的第二天，做了别人的情妇。

当晚商家堡大摆筵席，宴请福公子。因为座中都是武林人士，也不必男女之别，所以商老太和马春花都和众人同席。

马行空当年识得王氏兄弟的父亲王维扬，自王维扬过世、王氏兄弟投身官府之后，镇远镖局早已歇业，因此上已不能说是同行。但王氏兄弟却也知道马行空的名头，对他颇有几分敬意。

马春花脸泛红潮，眉横春色，低下了头谁也不瞧。旁人只道她是少女娇羞，其实她心中是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并没

避开徐铮的眼光，也没避开商宝震的眼光。然而这两人和她的眼光相接触时，半点也瞧不出她的心事。他们想：“她心中到底对我怎样？”她嘴角边带着微笑，但这不是为他二人笑的。

她看到了他们，却全然没看见他们，她只是在想着适才的幸福和甜蜜。福公子常常向她偷看一眼两眼，但她决不敢回看，因为她很明白，只要回看他一眼，四目交投，再也分拆不开了。

饮食之间，一名家丁匆匆走到商老太身边，在她耳旁低声说道：“那姓平的贼子给人救去了。”商老太一惊，随即神色如常，举杯向众人劝饮，心想这件事不必让客人知道。

就在这时，蓦地里砰的一声，两扇厅门脱枢飞起，砰嘭、砰嘭几响，落在地上，一个瘦瘦小小的人形插腰而立，站在厅口。

王氏兄弟等虽在席间，忘不了保护福公子的职责重大，随身都带兵刃。变故一起，几个人立即一齐离座，在福公子四周站定，及至看清楚进来的只是一个小孩，身边并无别人，不禁相顾惊诧：“难道震飞厅门的，竟是这个小孩？”

这小孩正是胡斐，他救了平阿四出堡后，想起商宝震鞭打之仇虽报，商老太暗算之恨未复，于是又赶回大厅，大声嚷道：“商老太，你有本事再抓住我么？”他说这话时神态豪迈，但毕竟不脱小孩子声口，似乎和她闹着玩一般。

商老太一见仇人之子，眼中如要喷火，低声向儿子道：“截住他后路，别让小贼逃了。”又向身后的家丁道：“快取我刀来。”她缓缓离座，厉声道：“是谁放走你的？是这位马老拳师不是？”她决不信这孩子自己能脱却铁链之缚，定是堡中

有奸细相救。

胡斐摇头道：“不是。”商老太指着徐铮道：“是他？”胡斐仍是摇头。商老太指着马春花道：“那么定是这……这位姑娘了？”胡斐心想：“这位姑娘本想救我，虽然没救，但我感她的恩情却是一样。”于是笑着点了点头，大声道：“不错，这位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这话是说给马春花听的，在他孩子的心中，原是一番感激之意，没想到这句话会给她带来大祸。

商老太阴沉沉地向马春花望了一眼。这时庄丁已取了刀来。商老太左手提刀，右手指着胡斐，问道：“你爹爹胡一刀怎么不来？”王氏兄弟等听说眼前这孩子竟是辽东大侠胡一刀之子，无不耸动。

胡斐道：“我爹爹早已过世。你要报仇，就找我吧。”商老太脸如死灰，喝道：“此话当真？”胡斐道：“我爹爹若是在世，你敢打我一鞭么？”商老太高举紫金八卦刀，突然放声大哭，叫道：“胡一刀，胡一刀，你死得好早啊！你不该这么早就死啊！”胡斐愕然不解：“怎么这老太婆忽起好心，哭起我爹爹来？”

商老太大恸三声，突然止泪，伸袖子在脸上一抹，左足踏上一步，蓦地里横过紫金刀，身子疾转，呼的一声，横刀向胡斐颈中削去。

这一下人人出于意料之外，福公子、马春花、徐铮都惊叫起来。

商老太这一招“回身劈山刀”乃八卦刀绝技之一，又是出其不意，莫说眼前只是个小儿，就是江湖好手，也未必躲

闪得了。岂知胡斐身法好快，身子一侧，让开刀锋，随即伸手拿她手腕。他在一招之间立即反手抢攻。群豪无不惊讶。商老太一刀不中，想也不想，第二刀跟着劈出。

莫看商老太老态龙钟，出手之际刀刀狠辣。她想到仇人已死，今生报仇无望，唯一的指望就是杀了眼前的小儿。她当丈夫逝世之后，所以不自刎殉夫，全因心中存着复仇一念，此时生无可恋，招招竟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杀法。胡斐初逢强敌，精神大振，不作游斗，却在刀缝之中伸掌抢攻，竟是半招也不退让。敌人挥刀狠砍狠杀，他施展大擒拿手龙形爪，也是狠击狠打。烛光之下，但见一个白发老妇，一个黄口小儿，性命相扑，斗得猛恶异常。

王氏兄弟初见商老太一上来就猛使杀手，心中还暗怪她将八卦门的功夫滥用了，对小孩儿都使绝招，逢到一流高手那怎么办？岂知越看越是惊讶。

商老太的一路八卦刀使得绵密狠辣，绝无破绽，虽说未臻炉火纯青之境，但加上她不顾性命的那股狠劲，对手再强，本也难以抵敌，岂知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和她空手相搏，竟然渐占上风。再拆数合，商老太已全在胡斐掌风笼罩之下，突然拍的一声，她左颊上吃了一记耳光，接着右颊又是一记。

王剑杰道：“商家嫂子退下，我来对付这小子！”手持大刀，踏步上前。只听“啊哟”一声，商老太已滚在一旁，王剑杰眼前突然青光一闪，一刀迎面劈到，急忙举刀相架。那刀改砍为削，从横里削来，待得斜挡，那刀又快捷无伦地改为撩刀。

原来胡斐打了商老太两记耳光，心愿已足，一勾一拿，扣住了她的手腕，随即飞起一腿，将她踢了一个筋斗，已将她紫金刀抢在手里，不待王剑杰走近，刷刷刷连环三刀，将他砍了个手忙脚乱。想那王剑杰是八卦门的一流高手，此时造詣，已不在当年商剑鸣之下，只因心中存了轻视之心，竟给敌人抢了先着。三招一过，才知眼前的小孩实是劲敌，急敛狂傲之气，沉着应战，将门户守得严密异常，要先瞧清这小孩所使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刀法。

烛影摇红，刀光泛碧。群豪紧握兵刃，瞧着两人对刀。

福公子见这样一个衣着敝陋的黄瘦小儿，竟与自己府中的一流好手斗了个旗鼓相当，心中又是诧异，又感有趣，负手背后，凝神观斗。突然间闻到淡淡的一阵脂粉香，眼光一斜，只见马春花已站在身旁。他挨近一步，伸过手去握住了她手。这时人人都注视着厅中激斗，谁也没来留心他二人，可是大庭广众之间，竟然如此肆无忌惮的亲热，毕竟是大胆之极。福公子没将谁放在眼里，马春花却是少女初恋，情浓之际，不能自己。

王剑杰连劈数刀，胡斐都以巧妙身法避过。王剑杰竭力辨认他武功门派，始终捉摸不定，心想他自称是胡一刀之子，虽听父亲说过胡一刀的名头，但胡家刀法究竟是怎么一般家数，是刚是柔？外门内家？却是丝毫不知，但见这少年的招数忽而凝重如山，忽而流转似水，与一般刀法全不相同。

又斗数合，王剑杰焦躁起来，心想自己在福公子府中何等身分，今日斗一个小儿也要拆到数十招之外，若再纠缠下去，纵然将他杀了，也已脸上无光，当下刀法一紧，迈开脚

步，绕着他身子急转。

要知王氏八卦门的“八卦游身”功夫向是武林中一绝，当年王维扬曾以此迎斗“火手判官”张召重。这一发足奔行，当真是“瞻之在前，忽焉于后”，待得敌人转过身来，又早已绕到他的背后，自己脚下按着八卦方位，或前或后，忽左绕、忽右旋，不加思索，敌人却给他转得头晕眼花。但若敌人不跟着转动，他立即攻敌背心，敌人如何抵挡？确是十分巧妙十分厉害。王剑杰自幼在父亲监督之下，每日清晨急奔三次，每次绝不停留地奔绕五百一十二个圈子，临睡之时又是急奔三次。这功夫从不间断，每天大圈子、中圈子、小圈子一共要绕三千余转，二十余年练将下来，脚步全已成自然，只须顾到手上发招便行。

本来绕圈子时手上发掌，此时改用刀劈，但见他人影飞驰，刀光闪动，霎时间将胡斐裹在垓心。胡斐乍逢劲敌，忙施展轻功闪躲，他身形灵巧，轻功又高，居然在刀风之中纵横来去，避过了数十刀的砍削斩劈。

马行空看得大是惊奇，心中暗叫：“惭愧！前晚见到的瘦小人影原来是他，若非见到这个少年，焉能发觉商老太的毒心？只是商家堡中卧虎藏龙并非别人，却是这个黄瘦小孩，枉自我一生闯荡江湖，到老来竟走了眼了。”一瞥眼忽然不见了女儿，又见徐铮也已不在厅中，微感愠怒：“如这等高手比武，一生中能有几次见得？少年人真不知好歹，一溜子就去谈情。日后成了夫妻，还怕谈不够么？”

他哪知女儿虽然确是出去谈情说爱，跟她缠绵的却不是她的未婚夫婿。

忽听得当的一声大响，火花四溅，胡斐与王剑杰双刀相交。这一响之后，接着响之不已。原来王剑杰越转越快，越砍越是凌厉。胡斐毕竟是年幼识浅，不明他刀法路数，到后来闪避不及，只得举刀还格。双刀一交，王剑杰心中暗喜：“这小子武功虽然不坏，力气究小，再砍几刀，他兵刃非脱手不可。”当下一路急砍猛斫，胡斐被迫硬接，五六刀过后，手臂震得渐感酸麻。商剑鸣的紫金刀颇为沉重，胡斐力小，使动时本已不大顺手，这时更感吃力。

王剑杰身材魁梧，胡斐的头还及不到他头颈，一个居高临下，一个仰头接招，强弱之势更是悬殊。胡斐眼见不敌，突然灵机一动，将他一刀架开，跳出圈子，叫道：“且慢！”王剑杰与他本无仇怨，见他小小年纪，居然能接下自己数十招，心中动了爱才之念，说道：“好吧，你认输便是，我就饶你一命。”

胡斐笑道：“谁认输了？你不过胜在生得牛高马大，身材上占了便宜，那又算得什么本事？你等一下。”说着搬过一张长凳，往大厅中心一放，纵身上凳，叫道：“咱们再来比过。”王剑杰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道：“那算什么？”胡斐道：“咱们话说明在先，你可不许踢动我的长凳，否则就算你输了。”王剑杰呸了一声，道：“天下哪有这般比武法子？”胡斐笑道：“我人未长足，自是比你高。你若不愿，五年后等我长得跟你一般高了，再来决个胜败。”

胡斐平时听平阿四谈论他父亲胡一刀的威风，只道学得父亲遗书上的武功之后，也可如父亲一般所向无敌，岂知一上手就给商老太扣住脉门，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好打。那还

可说自己一时不防，这时跟王剑杰一动手，才知自己虽然刀法大胜于他，功力却和他差得太远，因而交代了这几句话，就想乘机脱身。

哪知王剑杰一来丢不起这个脸，二来自恃必胜，骂道：“小猴儿崽子，不踢你这凳又怎么了？怕老爷劈不死你么？”说着挥刀向他腰间削去。

胡斐横刀一封，二人又交上了手，此时胡斐却已高过了对方，他在长凳上奔左窜右，抡刀而战，那凳子有五尺来长，王剑杰若再绕着转动，转的圈子太大，跟他二十多年来所练的圈子大小不同，这是熟练了的功夫，临时改变不来，当下改使一套刀中夹掌、掌中夹刀的武功，要以刚猛的刀风掌力，将对方震下凳来。胡斐知他心意，不停纵跃窜避，不再硬接。王剑杰虽是专修八卦一门武功，但那八卦门中武功也甚繁复，单是刀法，就有大架、小架、内架、外架诸项变形。他刀法一变，左挥右削，专砍敌手下盘。胡斐跃起躲闪。王剑杰削得数刀，见胡斐又已跃起，不待他落下，跟着一刀贴凳横削，收刀时自左向右拖转，胡斐如落脚踏上长凳，一足非给削断不可，要避过这两削，只有离凳落地。

好胡斐，当真是计谋百出，眼见势在两难，突然伸脚尖在长凳左端用力一点，借势上跃，那长凳蓦地竖立。这一下真出其不意，砰的一声，长凳翻上来的右端，正好撞中王剑杰下巴，势道可还着实不轻。胡斐却已站在竖起的长凳顶端，居高临下，抡刀砍将下来。这一下变故甚是滑稽，旁观众人忍不住失笑。

王剑杰大怒，挥刀砍了几招，只因胡斐在高，自己大处

劣势，也顾不得曾答应不动他的长凳，左腿飞出，踢翻长凳，跟着一刀“上步劈山”，向胡斐胸口剁去。胡斐人未落地，横刀一架，借着他一剁之势，窜出半丈，一俯身，左手举起长凳，当作一条长形盾牌，以长凳挡架敌刀，右手的紫金刀却一刀刀地递将出去。

王剑英见兄弟久战不下，早已皱起了眉头，旁观众人中陈禹、殷仲翔、古般若、马行空等均是江湖好手，眼见战局变幻，胡斐早已落败，王剑杰却始终拾他不下，均是暗暗称奇。

此时胡斐左凳右刀，兵刃上大占便宜。那长凳是红木所造，甚是坚硬，被王剑杰连砍几刀，却砍之不断。胡斐躲在凳后，反而不住抢攻。王剑杰骂道：“小猴儿，老爷叫你知道厉害！”猛地里一招“上歪门”，挥刀斜砍，登的一声，一刀砍中在凳正中，岂知这一下使力太强，刀刃深入凳内，回手一拔竟然拔不出来。他正要加力回夺，突见紫光一闪，对手的刀尖已刺向自己小腹。这一招犹如流水行云，来得好快，王剑杰一惊，只得撒手放刀。但他明明已经得胜，被这小孩胡混夺去兵刃，心中焉肯甘服？当即空手进击，这位八卦刀名家竟要以一双肉掌挽回脸面。

只见他点打戳拿，劈击压撞，双掌在刀缝中抢攻而前，威势竟是不下于使刀之时。胡斐力弱，挺着一只笨重的长凳，如何能与他轻捷的空手相敌？眨眼间连遇险招，拍的一响，肩部被他一掌击中，险些跌倒。旁观众人一齐叫了起来。

胡斐忍住疼痛，左手将长凳一送一放，随即抓住凳面上的单刀刀柄，右足在凳上猛踢一腿，长凳离刀，向王剑杰撞

去。王剑杰见他拚斗不依常法，一味胡混，大有相辱之意，心中越怒，双掌疾向长凳劈去。这长凳先前已受刀砍，再加掌力一震，喀喇一响，登时断为两截。胡斐却已双刀在手，着地卷来。

王剑杰空手对双刀，丝毫不惧，右手拿，左手钩，突然间胡斐惊叫一声，左手刀已被他夹手夺去，王剑杰将钢刀往地下一摔，仍是空手对刀。他在掌法上浸淫二十余年，使将出来果然凌厉已极。商宝震在旁瞧得又是沮丧又是喜欢，沮丧的是自己自幼苦学，只道已窥堂奥，但与这位师叔相较，不知何年何月方能练到他这样的功夫，喜欢的是本门武功如此神妙，只要不断修习，前途自是不可限量。猛听得王剑杰暴喝一声：“去！”胡斐紫金刀脱手飞出，忙向后跃开。

王剑杰双掌一并，排山倒海般击将过来。胡斐眼见抵挡不住，情急智生，忽地指着他哈哈大笑。王剑杰给他笑得莫名其妙，收掌不发，楞了一楞，骂道：“小子，你笑什么？”胡斐笑道：“我帮手来啦，不再怕你们这许多大人齐心合力欺侮我一个孩子。”王剑杰一愣，自忖：“我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跟这小鬼头一般见识，到底该是不该？”胡斐笑道：“我这就接我帮手去，你们都在这里等着，可别害怕了逃走。”乘着王剑杰迟疑未定，急步向厅门走出，便想乘机溜开。

商老太已拾起紫金八卦刀，纵上拦住，喝道：“小杂种，你想逃么？”可是她知这小孩的武功在自己之上，却也不敢十分逼近。

就在此时，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急驰而来。静夜之中，蹄声异常清晰，本来快马狂奔，蹄声繁密，也是常事，但说

也奇怪，这匹马落蹄之声犹如急雨，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比两匹马同时奔跑的蹄声还更紧密。厅上诸人多半是江湖上的大行家，钢刀快马，原是家常便饭，但听得蹄声截然有异，不禁脸上均现诧异之色。霎时之间，那马已奔到了堡前，但听庄丁呼叱声，堡门推开声，庄丁翻跌声，兵刃落地声接着响起。众人愕然相顾之际，厅口已多了一人。

蹄声初起是在三数里外，但顷刻之间，此人已闯进堡来，现身厅口，其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真是罕见罕闻，堡中一闻警讯，便要转个御敌的念头也来不及，别说分派人手了。群豪耸动之下，目光一齐注视在来人身上。

只见那人五十岁左右年纪，穿一件腰身宽大的布袍，上唇微髭，头发已现花白，中等身材，略见肥胖，笑吟吟的面目甚是慈祥，右手携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瞧他模样，就似是一个乡下的土财主，又似是小镇上商店的掌柜，随口就要说出“恭喜发财”的话来，虽然略觉俗气，却是神态可亲，与进堡时那股剽悍凌厉的势道全不相符。

胡斐说有帮手到来，原是信口开河，只盼众人一个不提防，就此溜走，岂知事有凑巧，刚好有人赶进堡来。他乘着众人群相注视那胖子之际，绕到各人背后，慢慢走向厅门。

但旁人一时忘记了他，商老太可没忘记，她只在胖子初进来时瞧了一眼，目光始终不离胡斐，见他要逃，立时厉声喝呼，纵身而前，伸掌往他背心拍去，这一掌正是八卦掌绝招之一的“背心钉”，只要拍中了，当场要叫他骨断脏裂，呕血而死。那胖子见她以如此毒辣手法对付一个孩子，“噫”了

一声，正要出手相救，却见胡斐身形一动，左手倒钩，带着她手掌往旁一甩，便将这记绝招化解了。商老太一个踉跄，跌出三步方才站定。那胖子见胡斐瘦瘦小小的一个孩子居然有此武功，大是惊奇，不由得连连向他望了几眼。

王剑英见了这个胖子，依稀有些面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抱拳说道：“尊驾高姓大名？暮夜光临，有何见教？”那胖子抱拳还礼，说道：“不敢，兄弟姓赵。”王剑英猛地省起，说道：“啊，原来是红花会赵三爷光临，真得恕小弟眼拙。”群豪一听，眼前此人竟是红花会的大头领千手如来赵半山，无不耸然动容。

六年前红花会英雄火烧雍和宫，大闹紫禁城，乃是轰动武林的大事，天下皆知（请参阅拙作《书剑恩仇录》）。此后红花会便默默无闻，江湖上传言，群雄豹隐回疆，不料赵半山突然在此出现。王剑英年轻时曾在镖局中见过他一面，但事隔二十余年，赵半山早已非复旧时容颜，因此初见面时竟然难以忆及。此时他加倍留神，满脸堆欢地说道：“赵三爷是一人前来山东，还是红花会众位英雄一齐出山了？先父生前常提及红花会众位英雄，好生记挂。”

赵半山性子慈和，胸无城府，跟谁都合得来，随口答道：“是小弟一人有点私事，来到山东。请问令尊是……”王剑英听得他只有一人，放下了一大半心，暗道：“若是他会中兄弟倾巢而出，在这里撞见了可不好办。”于是答道：“先父是镇远镖局……”赵半山接口道：“啊，原来是王老镖头的贤郎，怎么老镖头仙游了啦？”脸上神色黯然，却是真正的难过。王剑英道：“先父已去世五年了。这是舍弟剑杰。”他转头向王

剑杰说道：“赵三爷太极拳、太极剑、暗器功夫，三绝天下无双，今日真是幸会。”

他正要替各人引见，王剑杰心直口快，已接口道：“这位陈兄也是太极门的，两位本来相识么？”说着向太极手陈禹一指。

赵半山“哼”了一声，慈和的脸上登时现出一层黑气，向陈禹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细细打量。陈禹见他脸色忽变，微觉局促不安，给他这么一瞧，更是尴尬。赵半山携来的女孩突然伸手指着他，大声道：“赵叔叔，就是他，就是他！”声音尖细，语声中充满了愤怒。

陈禹见这小女孩肤色微黑，脸上满是痛恨之色，自己却从未见过，当下转过头向王剑杰道：“赵三爷是南派温州太极门，兄弟是直隶广平府太极门，我们是同派不同宗。赵三爷是我们前辈，兄弟向来仰慕得紧。”说着走近身去，抱拳为礼，神色甚是恭谨。

哪知赵半山宛如不见，双手负在背后，对他不理不睬，转身向王剑英道：“王兄，兄弟今日来得鲁莽，先向各位谢过。”说着团团作揖。众人连忙还礼，都道：“好说好说，赵三爷太客气了。”只把陈禹气得半身冰凉，拱着的手一时放不下来，僵在当地，心道：“我几时得罪你了？你名头虽大，难道我真怕了你不成？”

王剑英指着胡斐道：“这位小兄弟跟我弟妹有点过节，那也是他上代结下来的梁子。现下我师弟人也过世多年了，我们冲着赵三爷的金面，这件事揭过不提。大家罢手如何？”说着哈哈大笑。原来他与商剑鸣向来不和，本就无意为他报仇，

此时更想卖赵半山一个好。赵半山愕然不解。商老太却已叫了起来，骂道：“什么赵半山，赵一山。到得商家堡来，谁都别想撒野！”赵半山道：“王兄说的是什么，小弟可不明白。”王剑英道：“我这弟妹是妇道人家，赵三爷别理会她。来来来，小弟借花献佛，敬赵三爷一杯。”说着便去斟酒。

胡斐知道再说下去，自己的谎话立时就要拆穿，于是大声说道：“赵三爷，这些饭桶吹牛，那也罢了。他们却说红花会个个都是脓包，又说八卦掌的功夫天下无敌，说他们门中的老英雄单凭一柄八卦刀，打败了红花会所有人物。小的听不过了。因此出来训斥。他们却偏生不服，跟我动手。赵三爷，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理要请你来评一评了。”

赵半山全不知他们争些什么，但当年王维扬曾和红花会对敌，这件事却是有的，红花会也没凭武力胜他，只是使计逼得他服输，想来王剑英、剑杰兄弟说起此事时，定是夸他父亲英雄了得，那也是人情之常，于是便笑了笑，说道：“王老镖头武功高强，我们众兄弟个个都是十分佩服的。”突然间目光如电，射向陈禹，说道：“陈师傅，请你跟我出去，咱们借一步说话。”

陈禹心中一凛，说道：“在下和赵三爷素不相识，不知有何吩咐？这儿各位朋友都是光明磊落的好汉子，有话就请在此明说不妨。”赵半山冷笑一声，道：“这是我太极门门户之耻，何必让旁人知晓？”陈禹脸上变色。退后一步，朗声道：“你是温州太极，我是广平太极。咱们同派不同宗。我管不着你，你也管不着我。”赵半山道：“就只为陈兄手段太过厉害，广平府太极门没人敢出头，兄弟才万里迢迢地从回疆赶来。兄

弟到了北京，听说陈兄到山东来啦，一路寻访而来，总算是天网恢恢。”

众人听他用到“天网恢恢”四字，都是吃了一惊，不知陈禹在门户中干了什么歹事，累得这位赵三当家万里追寻。

陈禹精明强干，在江湖上成名多年，名头固不及赵半山响亮，却也是北派太极门的佼佼者，何况跟了福公子后，有了极强的靠山，对赵半山毫不畏惧，厉声道：“我先前尊你一声前辈，那是瞧在你的年纪份上。你我南北太极各有所长，凭你就能压得了我吗？”语声甫毕，一招“玉女穿梭”，猛向他肩头拍去。

赵半山追奔数月，辛劳万里，为的就是眼前这一招，一见陈禹出手，从这招“玉女穿梭”之中，于他武功修为已了然于胸，当下身躯微蹲，一招“云手”，带住他的手腕向右一引。陈禹立足不定，登时全身受制。要知各派太极，拳招都是大同小异，强弱差别全在各人的悟性与功力不同。

天龙门好手殷仲翔是陈禹至交，当赵陈二人口头相争之时，他已拔剑在手，跃跃欲试，眼见陈禹一招即败，便即挺剑向赵半山身后刺去，喝道：“放手！”赵半山更不回身，顺手在陈禹腰间抽出佩剑，回剑一挡。这一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双剑一交，当的一声，殷仲翔的长剑已断成两截。赵半山右手一送，又将长剑插入陈禹腰间剑鞘。

群豪见他一招制住太极门好手陈禹，一剑震断了天龙门好手殷仲翔长剑，制敌拳法之精，拔剑出手之快，断剑功力之纯，还剑眼力之准，皆是生平罕见，不由得尽皆失色。

赵半山向陈禹冷然道：“怎么？你出不出去？”陈禹脸上

青一阵红一阵，惊惶不定。

突然间金光闪动，七枝金镖分从上下左右向胡斐急射过去。原来商老太眼见报仇之望行将成空，见众人注目赵陈二人，正是良机，猛地一口气同时发出七枝金镖。她与胡斐相距不过丈许，这一下陡然发难，对方要能将七枝金镖尽数躲过，当真是千难万难。她十余年来处心积虑地要为丈夫复仇，知道苗人凤与胡一刀武功卓绝，光明正大的动手，绝难取胜，因此镖上都喂了见血封喉的剧毒。

这一下突如其来，胡斐叫声：“啊哟！”急忙扑倒，上面三枝镖虽能避过，打向他小腹和下盘的四枝镖却再也无法闪躲。

赵半山跨上一步，伸出长臂，一捞一抄，半路上将七枝镖尽数接在手中。他外号叫做“千手如来”，“如来”是说他面和心慈，“千手”却是说他发暗器、接暗器，就像生了一千只手一般，这抄接暗器，正是他生平最擅长的绝技。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也没看清他如何出手，七枝金镖已到了他手中。别说七枝，就七七四十九枝金镖齐发，他也不放在眼中。烛光下见镖头带着暗红之色，拿到鼻边一嗅，果有一股甜香，知道镖尖带有剧毒。他是使暗器的大高手，却最恨旁人在暗器之上喂毒，常言道：“暗器原是正派兵器，以小及远，与拳脚器械，同为武学三大门之一，只是给无耻个人一喂毒，这才让人瞧低了。”

他回过头来，向商老太狠狠望了一眼，说道：“王维扬王老爷子何等英雄，他教人暗器喂毒么？教人这般卑鄙偷袭么？更何况以这般手段对付一个小孩。”这几句话大义凛然，王氏

兄弟不由得暗自惭愧。

商老太见王氏兄弟低下了头，大声道：“你是什么东西，竟然上商家堡来欺人？只可叹我先夫商剑鸣死后，八卦门中再无英雄好汉。我儿子年幼，老婆子是女流之辈，只好容得你欺侮。”忽然放声哭道：“剑鸣啊，你一死之后，八卦门就只剩下一批狗熊了，只知道奉承外人，再没半个有骨气之人，能给门户争一口气。剑鸣啊，赶明儿起，我叫你儿子改投太极门，别让他在江湖上灰头土脸，一辈子让人看轻了。剑鸣啊，想当年你何等英雄，早知今日如此，这柄八卦刀你就该带入棺材，也免得在这里出丑露乖。”她哭一声，骂几句，将八卦刀抛在地下，又用脚踏，又吐唾沫。只气得王氏兄弟满腔怒火，可又不能当着外人之面和她争吵。

赵半山急欲带着陈禹离去，只是见商老太以如此毒辣手段对付胡斐，自己一去，这小孩必遭毒手。他虽与胡斐毫无瓜葛，但事见不平，焉能袖手不理？向王氏兄弟抱拳道：“这孩子我今日就带了去，日后再谢二位盛情。”

王剑英还未答话，商老太却又哭叫起来：“剑鸣啊，你早早死了倒也干净，不必见到这般丢人现眼之事。你师弟号称八卦门高手，却斗不过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连看家门的一柄刀也让人家夺了。你师兄更加怕那小孩，只盼他快些远远离开……”

王剑英给她激得再也忍耐不住，大声喝道：“住嘴！”转身向赵半山道：“赵三爷，适才我弟妹之言，你都听见啦。今日不是在下不给赵三爷这个面子，只是若凭这小孩如此而去，八卦门在江湖再难立足，兄弟也没脸做人。”赵半山心想：

“这话倒也是实情。”于是向胡斐说道：“孩子，你怎地得罪两位王师傅了？快磕个头陪了礼，随我出去。”

赵半山见识老到，这一次却说错了话，他见胡斐适才将商老太这一带，身手虽然不弱，总是个孩子，哪知胡斐天生豪迈，岂肯轻易向人低头？笑道：“赵三爷，你叫他向我磕头？这个我可不敢当。”赵半山一愣，心道：“这小子怎地如此贫嘴？”

王剑英本想胡斐一陪礼，就此下台，听他如此回答，心中怒极，但不愿在赵半山面前显得少了涵养，当下仍是不动声色，说道：“小兄弟，你武功果然不错，也怪不得你狂妄。来来来，王某领教你几招。”

胡斐跃到厅心，呼的一拳，迎面就往王剑英鼻子上打去。王剑英微微一笑，顺手还了一掌。

王剑英这一掌拍出去时轻轻巧巧，但掌到半路，已是挟着一股疾风，向胡斐扑面击去。赵半山心道：“这姓王的家学渊源，掌上劲力果然非同凡响。”他生怕这一掌就将胡斐击得重伤，当即身子微向前倾，预拟于危急之时，出掌拍向王剑英后心，以卸掌力。

哪知小胡斐身法奇快，上身一侧，王剑英一掌已然打偏。但王剑英是当世八卦门中第一高手，左掌打歪，右掌毫不停留，已自右上向左下斜劈下去。胡斐双拳一举，拍的一响，这一掌正好劈在他的拳上。

胡斐叫道：“啊哟，好痛！”蓦地里“沉肘擒拿”，伸手抓他左手“曲池穴”，这一招极其怪异，王剑英一怔，向后跃开一步。商老太与马行空对望了一眼，心中均道：“怎么这孩子

也会使这怪招？”原来当日阎基劫镖，与马行空动武，十余招怪招之中，就是有这招“沉肘擒拿”。

王剑英一退又进，使招“猛虎伏桩”，探掌切胡斐左臂。胡斐半转身子，“钩腿反踢”，又是一记怪招。这一来，马行空等固然更是诧异，连见多识广的赵半山也暗觉奇怪。王剑英见他招法中隐含相辱之意，心道：“若不给你吃点苦头，可叫人家小看了八卦门。”他虽与胡斐动武，心中却哪将这孩子当作对手，一招一式，全是露给身旁的大名家赵半山观看，因之出手凝重，圆转如意，不敢失了半点名家的身分，只因心有旁属，招数上竟是不求狠辣，唯恐让赵半山小觑了，说一句：“名门高弟，岂能如此浮嚣？”这么一来，他掌法中固然是没半点破绽，但要数招之间制住对方，竟也不能。

商宝震自幼苦练过八卦掌，只见这位大师伯出手平淡无奇，使的全是八卦掌中最浅近的招数，还道他忌惮赵半山，存心敷衍，无意真与父亲复仇，心下暗暗恼怒。他哪知王剑英这些平淡无奇的掌法之中蕴含数十年苦功，胡斐初时跳跳蹦蹦，怪招迭出，到得后来，已全在对方掌风笼罩之下。王剑英掌力催动，渐渐将胡斐制住，使他每一拳打出，每一脚踢出，立时受到八卦掌掌力的反推。此时他若要发劲打伤胡斐，原已不难，但他有意在赵半山面前显示身手，要累得胡斐筋疲力尽，跪地求饶，自己却始终潇洒自如，行若无事。须知武术最难企及的境界，乃是举重若轻，要使力而不见费力，发劲而不见用劲。每一个武学名家练到最后，都是向这境界致力。至于吆喝酣斗，挥汗喘气，那自是最下乘的了。

赵半山知他用意，心想既然如此，这小孩暂无性命之忧，

且看他支持得几时。眼见胡斐已是身不由主地为对方掌力带动，脚步踉跄，突然间一个筋斗翻出，右手在地下一撑，双腿同时横扫。这一下又是一记怪招，王剑英跃起避过，胡斐往地下一坐，双腿连环上踢，霎时之间竟踢了七八腿，又是诡异，又是迅捷。拳法中原有“连环鸳鸯腿”的招数，但左脚踢出之后，右脚跟着飞踢，再要踢第三腿时，终须有一脚先行着地，纵快也有限度，此时胡斐坐在地上，双脚凌空，彼落此起，出腿如电，竟将王剑英踢了个手忙脚乱。

马行空与商老太又是互视了一眼，心道：“这记怪招却非阎基所会，看来这小孩所学的武功，还较阎基为多。”果然不出二人所料，胡斐一翻身，立时双肘推后，此时他与王剑英背脊对着背脊，他身子既矮，出招又快，这两下肘锤，竟都撞在王剑英的屁股之上。臀上多肉，他又人小力弱，这两记肘锤自是伤不到对方，但旁观众人却忍不住失笑。

王剑英大怒，回身呼的一掌，当胸劈去，但见他脸色狰狞，已顾不得什么潇洒，什么风度。赵半山心中暗叹：“威震河朔王维扬的儿子，不及乃父多矣！”他一面观斗，眼角间却始终没一刻离开了陈禹，决不容他俟机逃脱。

胡斐见对方双掌犹如疾风暴雨般袭来，心下也不自禁惧怕，对方究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自己全靠拳谱中一些家传怪招，仗着对方不识，出手有所顾忌，这才勉力支撑了这些时候，已属极度难能。其实胡家拳谱上这些怪招乃是练功所用，旨在锻炼身手，不求克敌制胜，真正与人动手的招数，录在拳谱的最初数页之后。胡斐功力未到，难以领会，只得施展这些练功用的扎根基招式。想那飞天狐狸、胡一刀等均是

一代大侠，若是与人动手之际也是这般不伦不类、怪模怪样，岂非大失身分？

又斗十余招，胡斐左支右绌，大感狼狈，突见王剑英左掌往外一穿，当即闪身向右避过，王剑英右掌“游空探爪”，斜劈下来。这一下好不劲急，胡斐忙矮身沉肩，虽将这一掌之力卸下了七成，还是被他掌力震得一交摔倒。

众人惊呼声中，王剑英又是一掌劈了下去。赵半山大怒，心道：“亏你也算是个成名人物，小孩子已给你打倒，怎么还下毒手？”他太极拳的功夫讲究迟出先至，后发制人，敌人招数越是用老，出手时收效越大，只等王剑英掌缘挨近胡斐身上，立即发招相救。

突然青光一闪，王剑英疾收左掌，侧身起腿。原来胡斐跌倒之时，见身旁有半截剑头，正是殷仲翔被震折的断剑，情急之下，伸手抓起，向敌人拍下来的掌心刺去。这一下章法变幻，若非王剑英躲闪得快，掌心给他刺个窟窿也不希奇。胡斐一招得手，立即一个打滚，左手在地下一捞，右手用断剑割下一块衣襟，裹了折断的剑刃，笑道：“王大爷，我的手短，你的手长，咱二人比武太不公平。我把右手接长点儿，你若害怕，就取出八卦刀来好了。”

自从“飞天狐狸”以降，胡家历传各代都是智计过人。胡斐心知空手打他不过，乘机拾起断剑用作兵器，但怕对方使兵刃，却抢先激他一激。王剑英何等身分，明知吃亏，哪肯跟他平手对刀，料定他多拿一柄断剑也管不了用，只哼了一声，八卦掌中夹着擒拿手，径来抓他握着断剑的手腕，左掌发劲，劈向他的面门。

胡斐转动剑头，当作蛾眉刺使，一面递招，左手忽地往头顶一拉，取下毡帽，笑道：“我右手有剑头，左手有盾牌，瞧你奈何得了我？”将毡帽当作盾牌，往他左掌一挡。王剑英心道：“臭小子，这么一挡，你左腕非断不可。”掌上又加了三分劲道，向破毡帽上击了下去。

忽听得王剑英“啊”的一声大叫，向后跃开丈余，这一声叫喊，声音惨厉，竟似受了重伤模样。众人一齐望着他，只见他左掌心中鲜血淋漓，不知因何受的伤。王剑英怒极，戟指胡斐喝道：“你，你……你这烂毡帽中藏着什么？”

胡斐将毡帽戴回头上，左手中赫然握着一枝金镖，笑道：“这是你八卦门的暗器，须不是我带来的。我随手在地下捡了一枝，想偷偷拿回去玩儿，你却定要揭穿我的底儿，好吧，这一枝小小金镖我也不希罕。”说着手一扬，对准他胸口射了过去。

王剑英侧过身子，伸手一抄，要将金镖抄在手里。他先侧身，再伸手，那是对胡斐已存了忌惮之意，怕他发镖的手法又是十分怪异，一个抄接不到，不免打中了胸口。岂知他这一伸手却接了个空。胡斐手势是向前发镖，其实手指上使了一股反劲，将金镖射向身后。

站在他背后的正是商老太，突见金光一闪，镖已到面前，急忙缩头，噗的一声，那枝金镖打进她的髻子，颤巍巍地晃了几晃。商宝震只吓得心惊肉跳，扑到母亲跟前，叫道：“妈，可伤着你么？”

自胡斐出手以来，几乎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异想天开，叫人防不胜防，这一下花巧异常的发镖，更是眩人心目。眼见

商老太在间不容发之中死里逃生，人人尽皆骇然。赵半山捻须微笑，心想这般前扬后发的镖法，自己原也擅长，若是自己出手，就有十个商老太，也一齐打死了，只是这小孩装模作样的逼真神态，却远非自己所及。

赵半山随即想起，叫道：“王师兄，快捏住脉门，镖上有毒。”商宝震一凛，叫道：“我去取解药！”说着飞奔入内。

王剑英一副执拗的狠劲，倒与他过世的父亲差不多，掌心一受镖伤，只觉左手麻痒，听得赵半山这么一叫，右手拉断衣带，紧紧缠住左腕，脸色铁青。王剑杰手足关心，抢过来帮他缠腕。王剑英左手一甩，喝道：“走开！”王剑杰不提防给他猛力一甩，退开两步，愕然相顾，叫道：“大哥！”王剑英挥起伤掌，呼的一声，疾往胡斐头顶拍到，脚下飞跑，竟然使出“游身八卦掌”的绝招，此时再不容情，决意要取这可恶的孩童性命。

胡斐学成武艺之后，初次是与商宝震对敌，其后对战商老太和王剑杰，此时与王剑英对掌，已是第四个对手。越战得久，他心思越是开朗，怯意既去，尽力弄巧以补功力之不足。这“游身八卦掌”曾在王剑杰手下领教过，当时手忙脚乱，险些命丧刀底，此刻已明白其中奥妙所在，心知若是跟他乱转，必定累得头晕眼花。晃眼之间，王剑英已转到自己身后，突然想起胡家拳谱上有一门“四象步”，步法虽是单纯，却似大可用得，当下不及细加思索，一见敌人转到身后，立即向前跨了一步。就在这时候，王剑英呼的一掌，也已击向他的后心。

众人眼见胡斐背后门户洞开，全无防御，不禁为他担心，

不料他轻轻巧巧地大步跨前，王剑英这一掌竟尔打空。那“游身八卦掌”只要一使动，再无停歇，不管出掌是否打中，脚下绝不停留，一掌掌地连绵发出。胡斐面向厅门，见王剑英抢到右边，登时向左跨了一步，他脚下跨步，正与王剑英发掌同时而作，使得这一掌又是打空。

要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四象步”与“八卦掌”，其理原有共通之处。胡家拳谱上的“四象步”乃练习拳脚器械的入门步法，并不能用以伤敌，胡斐早已练得极是纯熟。斗到后来，他索性双手叉腰，凝神注视对手，也不理王剑英是否发招，只要他奔到左方，就向右一步，奔到前方，就退后一步。不论对方如何忽前忽后，忽东忽西，他总是好整以暇地前一步、后一步、左一步、右一步，来来去去只是四步，妙在拿捏分寸恰到好处，而这步法又与八卦掌步法的八卦方位丝丝入扣，每一跨步，均与对手的行动若合符节，倒似与王剑英长期共习，练成了套子一般。

那“游身八卦掌”一出手就是连续不断的四八三十二招，王剑英越打越是焦躁，却连手指尖也碰不到胡斐身上。赵半山看得暗自叹息：“这人徒学父艺，只知墨守成法，临敌时不能随机应变，另创新意，看来王维扬是后继无人了。”眼见他第二节的三十二招八卦掌也已使完，商宝震取来解药，叫道：“大师伯，服了药再收拾那小子。”这时王剑英的左臂已渐渐不听使唤，知道毒气上行，当下跃出圈子，接过解药吞服。

赵半山道：“王师兄，我瞧……”王剑英知他定是出言劝解，待他话一出口，自己若不听从，倒显得不给他面子，当即摇了摇手，抢上前又举掌向胡斐击去。只见他步法极小，出

掌也甚凝重，原来是使出八卦门中最厉害的“内八卦掌法”来。先前王剑杰只虚使内八卦短架，就制得商宝震无法动手，王剑英的功夫，又比乃弟精湛得多，这内八卦掌法，出手虽短，每一掌都是凌厉狠辣。

胡斐硬接了三招，登感不支，心中暗叫：“糟糕！”眼见对方步子向左跨出，猛地提脚往他左脚背后上踩落。王剑英骂道：“你作死么？”脚一缩，右脚踏出时就错了八卦方位。王维扬教子习艺之时，规定极为严厉，不得有分毫差失，偏生这大儿子又是天性固执，临敌时脚下定须踏正方位，才肯出招。待他双脚移正，胡斐又是一脚对准他脚背踩了下去。这般胡闹的打法，原是哪成名的英雄所不屑为，胡斐却一味顽皮取闹，连踩几脚，王剑英心神微乱。胡斐见到有机可乘，猛地一掌，就往他小腹上击去。王剑英叫声：“好！”双掌齐出，推在他的掌上。

这是硬碰硬的对掌，再无讨巧之处，胡斐全身一震，左掌跟着力推，但仍感对方压力沉重无比，此时若稍一退让，内脏立为对方掌力所伤，只得奋力抵挡。

赵半山见胡斐已然输定，笑道：“孩子，你输啦，还比拚什么？”伸手在他背上轻轻一拍，一股内力从他身上传将过去。王剑英双臂一酸，胸口微热，急忙撤掌后退。赵半山道：“王兄，你的功力自比这孩子高得多，那还用比什么？”他轻拍胡斐的肩头，赞道：“了不起，了不起，再过五六年，连我也不是你的敌手啦。”言下自然是说：你王老兄更加不用提了。

王剑英脸上一热，自知功夫与赵半山差得太远，要待交代几句场面话，跟这孩子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不由得怔在当

地，一言不发。王剑杰见兄长的左掌紫黑，中毒甚深，向商老太道：“有没有外敷的解毒药？”商老太摇摇头。赵半山从怀中取出一个红色小瓶，拔开瓶塞，说道：“兄弟自合的解毒药，很有点儿功效。”王剑杰知他是使暗器的大行家，身上不带解毒药则已，若是携带，定然应验如神，他挂念兄长安危，伸出手掌。赵半山在他掌心倒了少许，笑道：“尽够用了。”这一来，王氏兄弟无论如何不能再对胡斐留难。

第四章 铁厅烈火

赵半山双手负在背后，在厅中缓步来去，朗声说道：“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下，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功夫高的固然好，武艺低也是一般受人敬重。我赵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行事歹毒、卑鄙无耻的小人。”他越说声音越是严厉，双目瞪着陈禹不动。

陈禹低下了头，目光不敢与他相接，突然一瞥眼之间，吓了一跳。原来商老太发出七枝金镖，给赵半山接住后掷在地下。胡斐用一枝镖刺伤王剑英后，接着对掌，那枝镖仍是丢落在地。这时赵半山在厅中来去，足下暗暗使劲，竟将七枝金镖踏得嵌入了方砖之中，镖与砖齐，甚是平整。众人见陈禹脸上变色，顺着他眼光一看，都是大为惊奇，知道他露这手功夫，一来是警告商老太不得再使歹毒暗器，二来是要逼陈禹出去算帐，叫旁人不敢阻拦。

陈禹四下一望，但见王氏兄弟忙着裹伤，商老太与商宝震咬牙切齿，马行空微微点头，殷仲翔脸如死灰，知道没一个敢出手相助，将心一横，大声道：“好啊，平素称兄道弟，都是好朋友，今日我姓陈的身受巨贼胁迫，好朋友却到哪里去了？姓赵的，咱们也不用出去，就在这里动手吧。”赵半山刚说得一个“好”字，忽听背后风声响动，知有暗器来袭，接

着听得一声喝道：“好朋友来啦！”

赵半山也不回头，反过手去两指一夹，接住了一把小小的飞刀，但觉那飞刀射来势道劲急，全是阳刚之力，接在手上时刀身微微一震，和福建莆田少林派发射暗器的手法又自不同，笑道：“这位好朋友原来是嵩山少林寺的，可是不疑大师的高足吗？”

发射这柄飞刀的，正是嵩山少林派的青年好手古般若。王氏兄弟、殷仲翔、陈禹等都是一惊，但见赵半山并未回身，尚未见到古般若的人影，却将他的门派师承猜得一点儿不错。

赵半山心中却想，我红花会只僻处回疆数年，离中原并无多时，看来名头已不及往时的响亮，我要保护一个孩子，叫一个人出外，居然不断有人前来阻手阻脚，今日若不立威，倒叫后生小子们将红花会瞧得小了，当下朗声说道：“你这位好朋友站着可别动。”不等古般若回答，双手向后扬了几扬，跟着转过身来，两手连挥，众人一阵眼花缭乱，但见飞刀、金镖、袖箭、背弩、铁菩提、飞蝗石、铁莲子、金钱镖，叮叮当当响声不绝，齐向古般若射去。

王剑英大骇，叫道：“赵兄手下留情。”赵半山一笑，说道：“不错，自该手下留情。”

众人瞧古般若时，无不目瞪口呆。但见他背靠墙壁，周身钉满了暗器，却无一枚伤到他的身子。古般若半晌惊魂不定，隔了好一阵，这才离开墙壁，回过头来，只见百余枚暗器打在墙上，隐隐依着自己身子，嵌成一个人形。他惨然无语，向赵半山一揖到地，直出大门，也不向福公子辞别，径自走了。

赵半山此手一露，即是处了陈禹死刑，更还有谁敢出头干预？但陈禹临死还是强口，说道：“自来官匪不两立，我一死报答福公子，那便是了。”赵半山大怒，向王剑英等说道：“本来太极门中出此败类，是在下门户之差，原想私下了结，可是他非叫我抖个一清二楚不可。”陈禹自己却也真不知道，什么事上得罪了这位红花会三当家，要知他为人精明圆滑，原是不易与人结怨的，便接口道：“不错，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说了出来，请大家评个道理。”

赵半山“哼”的一声，指着那个黑肤大眼的小姑娘，问道：“你不认得这小妹妹么？”陈禹摇头道：“不认得，从来没见过。”赵半山道：“就可惜你认得她父亲。她是广平府吕希贤的女儿。”

此言一出，陈禹本来惨白的脸色更加白得可怕。众人“哦”的一声，齐向这女孩望去。这女孩只有十二三岁，但满脸风霜，显是小小的一生之中已受过许多困苦折磨。她指着陈禹，厉声说道：“你没见过我，我可见过你。那天晚上你杀我兄弟，杀我爹爹，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我每天晚上做梦，没一次不见到你。”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陈禹又是确曾做过那件事，张口结舌地“啊，啊”几声，没再分辩。

赵半山向众人双手一拱，说道：“这姓陈的说得好，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我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说出来请大家评个道理。各位想必都知道，广平府太极门师兄弟三人，武功以小师弟吕希贤最强。这姓陈的，你称吕希贤什么啊？”陈禹低下了头，道：“他是我师叔。”心想赵半山述说往事，也不必跟他分辩，心中暗打脱身逃走的主意。

赵半山道：“不错，吕希贤是他师叔。说道吕希贤这人，在下可与他素不相识，他是北京王府的教师爷，咱们乡下人哪里高攀得上？”言下之意，竟是透着十分不满，只是他存心厚道，又是碍着那小姑娘的面子，只说到此处为止，接着说道：“在下隐居回疆，中原武林的恩怨原本不闻不问，可是有一日这小姑娘寻到了在下，哭拜在地，说要请我主持公道。小姑娘，你将那两件东西取出来，给各位叔伯们瞧瞧。”

那女孩解下背后的包裹，珍而重之地取出一个布包打开，烛光下各人瞧得明白，赫然是一对干枯的人手，旁边还有一块白布，满写着血字。赵半山道：“你说给各位听吧。”

那小姑娘捧着一双手，泪如雨下，哽咽道：“我爹爹生了病，已好久躺着不能起来。有一天，这姓陈的突然带了另外三个恶人，半夜里来到我家，说是奉王爷之命，要爹爹说太极拳什么九诀的秘奥，不知怎样，他们争吵起来。我弟弟吓得哭叫出声，这姓陈的抓住了他，扬起宝剑威吓我爹爹，说道要是不说，就将我弟弟一剑杀死。我爹爹说了几句话，我也不懂，他……他……就将我弟弟杀死了。”说到这里，眼泪更是不绝流下。

胡斐叫道：“这样的恶人，还不快宰了。”那小姑娘提起衣袖抹了抹眼泪，说道：“后来我爹爹跟他们动手，他们人多，我爹爹又生着病，就给这坏人害死了。后来孙伯伯来到我家里，我就跟他说……”小姑娘不懂武林之中的恩怨关节，说起来有点不明不白。

赵半山插口道：“她说的孙伯伯，就是广平府太极门的掌门人孙刚峰。”这个人的名头大家是知道的，于是都点了点头。

那小姑娘又道：“孙伯伯想了几天，忽然叫我过去，他拿出刀来，一刀砍下了自己的左手，蘸了血写成这封血书，又将刀子放在桌子上，用力把右手挥在刀口上，又砍下了右手，叫我……叫我……送去回疆给赵伯伯，说太极门中除了赵伯伯，再无旁人报得我爹爹血仇……”众人听得面面相觑，只觉得这真是人间的一件极大惨事，只是那小姑娘说得太不清楚，实在不懂。

赵半山道：“这孙刚峰在下是识得的，当年他瞧不起我赵半山，曾来温州跟我打过一场架，想不到竟因如此，心中有了我赵某人的影子。”众人心想：“这一场架，定是孙刚峰输了。”

赵半山又道：“孙刚峰这封血书上说，他是广平太极门掌门，自愧无能，收拾不下这姓陈的叛徒，因此砍下双手，送给我赵某人，信上说什么‘久慕赵爷云天高义，急人之难’云云。嘿，他送我一对手掌，再加一顶大帽子，赵某人虽跟他没半点交情，这件事可不能不给他办了。”

陈禹惨白着脸，说道：“这封血书，未必是我孙师伯的亲笔，我得瞧瞧。”说着慢慢走到小姑娘身旁，去取血书，突然手腕一翻，寒光闪处，右手中一柄匕首已指着小姑娘的后心，叫道：“好，那就同归于尽。”

这一下变生不测，众人均未料及。赵半山抢上两步，待要夺人，却见陈禹左臂紧紧扼在吕小妹颈中，低沉着嗓子喝道：“你再上前一步，这女娃子的性命就是你害的。”赵半山一惊，自然而然地倒退一步，一时徬徨无计，心想：“那便如何是好？若是七弟在此，他定有计较。”要知赵半山忠厚老实，

对付奸诈小人实非其长，处此困境，不自禁想起那足智多谋的七弟武诸葛徐天宏来。

陈禹右手的匕首刺破吕小妹后心衣服，刃尖抵及皮肉，要使赵半山无法用暗器打落匕首，双目瞪住了赵半山，说道：“赵三爷，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就是发暗器打瞎我这双招子，姓陈的决不还手。”赵半山手中扣了两枚钱镖，本拟射他双目，只要他矮身一躲或是伸手一护，就可俟机救人，岂知此人见事得快，先行出言点破了自己的用意。

一时之间大厅上登成僵局。

陈禹目不转瞬地瞪着赵半山，防他有甚异动，口中却在对王氏兄弟说话：“王大哥，王二哥，赵三爷今儿跟兄弟过不去，你二位可知其中原由？”王氏兄弟与他同府当差，虽然并不怎么交好，但陈禹生性圆滑，平日人缘甚好，若不是二王忌惮赵半山武功了得，早已出言劝解。王剑英接口道：“听赵三爷说，他也是受人之托，未必明白真相。只怕这中间有什么误会，也是有的。”陈禹冷笑一声，道：“误会倒是没有。王大哥，兄弟进福公子府之前，是在定亲王府当差，这个你是知道了的？”王剑英道：“是啊，你是定王爷推荐给福公子的。王爷大大夸你精明能干哪。”陈禹道：“适才赵三爷说道，兄弟伤了这小姑娘的父亲，这件事是有的。可是兄弟是奉了王爷之命，你我同是吃府门饭的人，主人家有差使交下来，你能违命么？”王剑英这才明白，他借着与自己一问一答，是在向赵半山解说这回事的来龙去脉，于是又接一句：“这叫做奉命差遣，概不由己，那也怪不得你陈兄弟。”

赵半山在回疆接到孙刚峰的血书，立即带同吕小妹赶到广平府，但无法找着孙刚峰，当下又到北京找人，一查之下，得悉陈禹已随同福公子南下。他胯下所骑，是骆冰那匹银霜逐电驹，不过两天功夫，已从北京追到商家堡来。陈禹如何害死吕希贤父子，他确是不甚了了。吕小妹年幼，原已说不明白，多问得几句，她就眼眶一红，小嘴一扁，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这时听陈禹要言明此事根由，正中下怀，道：“好，你曾说过，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倒说说看。那吕希贤是你师叔，就算他犯了弥天大罪，也不能由你下手，致他于死地。”

陈禹此时有恃无恐，料想今日已不难逃命，但赵半山决不肯就此罢手，日后继续追寻，却是难以抵挡，心想总须说得他袖手不顾，方无后患，于是说道：“赵三爷，你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常言道君子可欺以方，你这一回可是上了孙刚峰的大当啦。”赵半山一愕，道：“怎么？上了什么当？”陈禹道：“我们广平太极门姓孙的祖师爷传了弟子三人，孙师伯是大弟子，先父居次，吕师叔第三。他师兄弟三人向来不睦，赵三爷你是明白的了？”赵半山本来丝毫不知，但想自己插手管他门户之事，若说一切不知，未免于理有亏，当下不置可否，道：“那便怎样？”

陈禹道：“吕师叔是太极北宗一把响当当的好手，我对他老人家素来是十分敬仰的。他在定王府当教师爷，太极拳的秘奥却半点不传给王爷。定王爷生性好武，见他藏奸，心中自是不快，连问了几次，吕师叔吃逼不过，竟然辞去了差使。于是定王爷将在下找去，要我解释太极拳中的什么乱环诀、阴

阳诀。可是先父武功本就平常，又逝世得早，没什么功夫传下来，在下懂得什么？定王爷便着落在下，去向吕师叔请问明白。”

赵半山心想：“太极门南北两宗各有门规，本门武功秘奥不得传于满人。吕希贤不授秘诀，此事大致不假。”于是点了点头。

陈禹脸色显得十分诚恳，说道：“在下奉王爷之命，与三位当差的兄弟到吕师叔府上去。那时他身上有病，肝火大旺，三言两语就对我痛下辣手。赵三爷你想，以我这点点稀松平常的武功，怎能害得了广平太极门的第一把好手？”赵半山道：“那他是怎么死的？”陈禹道：“吕师叔本已有病，在下的言语又重了一些。吕师叔痰气上涌，失足摔了一交，在下连忙施救，已自不及。”

这番言语之中破绽甚多，赵半山正待驳斥，吕小妹已叫了起来：“爹爹是他打死的，爹爹是他……”第二句话没说完，陈禹扼着她脖子的手一紧，将她后半句话制住了。赵半山大怒，喝道：“你既说他有病，怎地又斗不过他？再说，他小儿子与你无怨无仇，又何以伤害无辜？快放手！”

陈禹道：“赵三爷，你身在万里之外，怎知我门户中之事？我劝你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好。”他一面说，一面移动身子，慢慢退向厅口。赵半山双目如要喷火，只是眼见此人心狠手辣，若真上前拦阻，他定要伤害吕小妹性命。这女孩年纪虽小，性格却极是坚毅，孤身一人，竟然间关万里、历尽苦辛地寻到回疆。以这一条路上旅途之艰难，别说是这样一个小小孤女，就是个壮年汉子，也是十分不易。赵半山毅然插手

管这件事，固然是为了孙刚峰斩手相托，可有一小半也瞧在这孤女的孝心份上。后来与她共骑东来，时日一久，已视她犹如女儿一般。

只见陈禹再退几步，便要出厅，赵半山空有一身暗器，竟然不敢向他发射一枚，心下盘算：“若用一枚最重的蛇头锥打他脑门，自能叫他立时丧命，但他临死之前只要手臂一送，吕小妹就是性命不保了。”

只见他又退了一步，此时桌上一枚大红烛所结的一个灯花，突然卜的一声爆了开来，烛光一暗，待得烛火再明，陈禹身后忽已多了一个老者。

只见那老者两手平举胸前，但光秃秃只有两根腕骨，手掌已齐腕斩去，身穿青布长袍，形容枯槁，双目深陷，颧骨高耸，脸上灰扑扑的甚是怕人。陈禹见众人一齐望着自己身后，神情甚是异样，不由得回过头去。突见那人的两根腕骨已伸到自己脸前，险些碰到，一惊之下，忙让开了一步，叫道：“孙师伯，是你！”

那人竟不理睬，拉起长袍，抢上一步，向赵半山拜了下去，说道：“赵三爷，你的恩情，孙刚峰只好来生补报了。”赵半山急忙答礼，双眼却不离陈禹。陈禹急退两步，正要拥着吕小妹抢出厅门，孙刚峰身形一晃，抢先堵住了门，喝道：“回去！”陈禹道：“你让不让路？”孙刚峰道：“你已害过吕家二命，姓孙的早就没想活着。”转向赵半山道：“赵三爷，这位陈爷的话，在下在门外已听得清清楚楚，当真是一派胡言。我吕师弟是为了乱环诀与阴阳诀而死在这奸贼手下的。”

赵半山向陈禹侧目斜睨，哼了一声，道：“原来陈爷精研我们的这两大秘诀，兄弟倒要领教。”孙刚峰道：“这倒不是。这位陈爷知道我太极拳有九大秘诀，而乱环诀与阴阳诀又是拳法关键，只可惜他父亲过世得早，没来得及传他。他千方百计要我和吕师弟吐露，我师兄弟知他心术不正，就没肯说。于是他用定王爷的势力相压，吕师弟仍是不说。到后来他乘着吕师弟有病，夜中闯到吕师弟的病榻之前，抓住他一脉单传的一个娃儿，说道若不吐露乱环、阴阳二诀，就将孩子一刀杀了……姓陈的，我这话是真哪，还是假哪？”

陈禹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心中又惊又怒，眼见已可脱身，这姓孙的老家伙偏偏在这时候闯了进来。只听孙刚峰哽咽着又道：“于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娃儿，便丧生在他利剑之下。吕师弟抱病与他拚命，又给他使云手功夫，拖得精疲力尽，虚脱而死。赵三爷，孙刚峰愧为掌门，年老无能，我北宗又是人才凋零，眼下只有这姓陈的武功最强，只有老着脸皮，请南宗主持公道。”他转向陈禹道：“陈大爷，我的话没半句冤你吧？”

赵半山直听得义愤填膺，大步踏了上去，说道：“要学拳术的秘奥，自古以来只有求师访友，从来没听说过如你这等禽兽之行。”陈禹喝道：“你别动，给我站着。”说着手臂一紧，吕小妹呀的一声叫了出来。赵半山果然站定脚步，不敢再动。陈禹朗声道：“姓赵的，你要找我，尽管到北京福公子府来。今日请你叫他让让道。”赵半山无奈，只得向孙刚峰道：“孙师兄，今日咱们就暂且饶他！”

孙刚峰大急，说道：“你说今儿……今儿饶……饶了他？”

赵半山道：“孙爷，你放心，赵某既然拉扯上了这回子事，定是有始有终。”孙刚峰急得说不出话来，只说：“你……你……”赵半山：“让路给他吧。姓赵的若是料理不了这回事，我斩这一双手还你！”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孙刚峰再无话说，身子往旁边一让，眼睁睁地盯着陈禹，目光中充满了怨毒。

陈禹心道：“今日我脱却此难，立时高飞远走，天下之大，何处不是容身之所？只要我隐姓埋名，你找一百年也找不着老子。”脸上不自禁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说道：“赵三爷，你我后会有期。孙师伯说得不错，我确想学一学太极门中乱环诀与阴阳诀的窍门。你上京来，做兄弟的要好好请你指点指点。”赵半山又是哼了一声，哪去理他。

陈禹不敢转身，挟着吕小妹妹一步步地倒退，经过孙刚峰身侧，微微一笑，左足跨出了门槛。

胡斐自与王剑英比掌之后，一直在旁凝神注视赵半山、陈禹、孙刚峰三人，此时眼见陈禹狡计得逞，心道：“赵三爷帮了我这个大忙，眼下他遇上难事，我如何不加理会？”他头脑灵敏，人又顽皮，心念一动，早有计较，运气将一泡尿逼到尿道口，解开了裤子，见陈禹即将踏出厅门，突然端起一张椅子，说道：“陈禹，我有一事请教。”陈禹一呆，却没将这孩子放在眼内，并不理睬。胡斐将椅子在他身前一放，跳上椅子，突然一泡急尿，往他眼中疾射过去。

陈禹急怒之下，伸左手在眼前一挡，阻住他射过来的尿水，右手一匕首就往胡斐胸口刺去。胡斐解裤之前，早就筹划好了下一步，眼见匕首刺到，双手握起椅子，身子一跃，人

在半空，椅子已向他头顶猛砸下去。陈禹伸手格开，怒骂：“小贼！”胡斐人未落地，已向前一扑，抱住吕小妹一个打滚，滚开半丈。

陈禹大惊，纵上抢夺，胡斐钩脚反踢，随即站起身来，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抢他手中匕首。陈禹心知不妙，不敢恋战，猛戳一刀，立即转身出厅，却见赵半山双手叉腰，神威凛凛地站在厅口。

胡斐哈哈大笑，说道：“我一泡尿还没撒完呢！”这一下变化，赵半山固是万万猜想不到，厅上众人也无一不是大出意料之外。待得各人明白他的用意，吕小妹早已获救，陈禹亦已困入重围。这一来商老太更增恨意，王氏兄弟妒念转深，马行空暗叫惭愧，殷仲翔喃喃怒骂，但不论是恨是妒，是愧是骂，各人心中，均带着三分惊佩赞叹：“若非这小子出此怪招，怎能将陈禹截得下来？”

赵半山心中对胡斐大是感激，脸上却不动声色，对陈禹淡淡道：“陈爷，你为了学乱环诀和阴阳诀，伤了两条人命，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费事。这两篇歌诀，在太极门中也不算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不传之秘，赵某不才，倒还记得。你说过要向赵某讨教，今日就传了于你，也自不妨。”众人一呆，均想：“他已难逃你的掌握，却来说反话。”

却听赵半山又道：“我先说乱环诀与你，好好记下了。”于是朗声念道：“乱环术法最难通，上下随合妙无穷。陷敌深入乱环内，四两能拨千斤动。手脚齐进竖找横，掌中乱环落不空。欲知环中法何在，发落点对即成功。”

这八句一念，孙刚峰和陈禹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原

来这八句诗不像诗、歌不像歌的话，正是太极门中的“乱环诀”。陈禹幼时也依稀听父亲说起过，只是全然不懂其中奥妙，万想不到赵半山真能原原本本地念给自己听。他把心一横，生死置之度外，道：“其中含义，还请赵三爷指点。”

赵半山道：“本门太极功夫，出手招招成环。所谓乱环，便是说拳招虽有定型，变化却存乎其人。手法虽均成环，却有高低、进退、出入、攻守之别。圈有大圈、小圈、平圈、立圈、斜圈、正圈、有形圈及无形圈之分。临敌之际，须得以大克小、以斜克正、以无形克有形，每一招发出，均须暗蓄环劲。”他一面说，一面比划各项圈环的形状，又道：“我以环形之力，推得敌人进我无形圈内，那时欲其左则左，欲其右则右。然后以四两微力，拨动敌方千斤。务须以我竖力，击敌横侧。太极拳胜负之数，在于找对发点，击准落点。”

他所说的拳理明白浅显，人人能解，但其中实是含有至理。厅上众人均是武学好手，听他口中讲述，手脚比拟，无不出神。要知能听到这样一位武学名家讲述拳理精义，实是一生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

赵半山说的是太极拳秘诀，初时王氏兄弟、商老太、马行空、殷仲翔等还只存着观摩与切磋之心，但后来听他越说越是透彻，许多自幼积在心中的疑难，师父解说不出、自己苦思不明，却凭他三言两语，登时豁然而通。

赵半山解毕“乱环诀”，说道：“口诀只是几句话，这斜圈无形圈使得对不对，发点与落点准不准，可是毕生的功力。你懂了么？”陈禹盼望这“乱环诀”盼了一生，此时听得明白，懂得透彻，知道只要再加十余年苦练，凭此一诀，便可成武

学大师，不由得满心欢喜，又问：“请问赵爷那阴阳诀又是如何？”

赵半山道：“阴阳诀也是八句歌，你记好了。”陈禹听得出神，就似当年听父亲传授武功一般，随口应道：“是，孩儿用心记着。”待得一言出口，这才惊觉，不由得满脸通红，但众人都在倾听赵半山讲武，谁也没留意他说些什么，却无一个失笑。只听赵半山朗声念道：“太极阴阳少人修，吞吐开合问刚柔。正隅收放任君走，动静变里何须愁？生克二法随着用，闪进全在动中求。轻重虚实怎的是？重里现轻勿稍留。”

这口诀陈禹却从没听说过，但他此时全无怀疑，用心记忆。只见赵半山拉开架式，比着拳路，说道：“万物都分阴阳。拳法中的阴阳包含正反、软硬、刚柔、伸屈、上下、左右、前后等等。伸是阳，屈是阴；上是阳，下是阴。散手以吞法为先，用刚劲进击，如蛇吸食；合手以吐法为先，用柔劲陷入，似牛吐草。均须冷、急、快、脆。至于正，那是四个正面，隅是四角。临敌之际，务须以我之正冲敌之隅。倘若正对正，那便冲撞，便是以硬力拚硬力。若是年幼力弱，功力不及对手，定然吃亏。”

胡斐一直在凝神听他讲解拳理，听到此处，心中一凛：“难道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么？是说我与王剑英以力拚力的错处么？”

却见赵半山一眼不望自己，手脚不停，口中也丝毫不停：“若是以角冲角，拳法上叫作：‘轻对轻，全落空’。必须以我之重，击敌之轻；以我之轻，避敌之重。再说到‘闪进’二字，当闪避敌方进击之时，也须同时反攻，这是守中有攻；而

自己攻击之时，也须同时闪避敌方进招，这是攻中有守，此所谓‘逢闪必进，逢进必闪’。拳诀中言道：‘何谓打？何谓顾？打即顾，顾即打，发手便是。何谓闪？何谓进？进即闪，闪即进，不必远求。’若是攻守有别，那便不是上乘的武功。”这番话只将胡斐听得犹似大梦初醒，心道：“若是我早知此理，适才与王氏兄弟比武，未必就输。”心中对赵半山钦佩到了极处。

赵半山又道：“武功中的劲力千变万化，但大别只有三般劲，即轻、重、空。用重不如用轻，用轻不如用空。拳诀言道：‘双重行不通，单重倒成功’。双重是力与力争，我欲去，你欲来，结果是大力制小力。单重却是以我小力，击敌无力之处，那便能一发成功。要使得敌人的大力处处落空，我内力虽小，却能胜敌，这才算是武学高手。”

只见他出手比划，许多拳法竟是胡斐刚才与王剑英对掌时所用。他详加解释，这一招如何可使敌招用空，这一招如何方始见功。胡斐听到此处，方始大悟：“原来赵三爷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却是在指点我的武功。”

要知陈禹是叛门犯上的奸徒，赵半山怎能授他太极秘法？只是他见胡斐拳招极尽奇妙，临敌之际却是凭着一己的聪明生变，拳理的根本尚未明白，想是未遇明师指点。武林之中规矩极多，若是别门别派的弟子，纵使他虚心请益求教，也未便率尔指教，否则极易惹起他本门师长的不快，许多纠纷祸患，常由此而起。他实不知胡斐无师自通，只凭了祖传的一部拳经，自行习练而成，眼见他良材美质，未加雕琢，甚是可惜，料想他师长未明武学至理，因此借着陈禹请问乱环

诀与阴阳诀的机会，将武学的基本道理好好解说一通，每一句话都是切中胡斐拳法中的弊端，说得上是倾囊以授。他知胡斐聪明过人，必能体会，至于王剑英、马行空等人虽也听到了，但这些人年纪已大，纵明其理，也未必能再下苦功，练到这一步田地。

经此一番指点，胡斐日后始得成为一代武学高手，只是如此传授功诀，在武林中也可说是别开生面了。

赵半山讲解已毕，向陈禹道：“我说的可对么？”陈禹道：“承蒙指点，茅塞顿开。早知如此，在下也不必向孙吕二人苦苦哀求了。”赵半山冷然道：“是啊，早知如此，那也不必害死两条人命了。”陈禹一惊，只觉一道凉意从背脊上直透下去，心想：“他好端端传我拳诀，怎地又提此事？”向王氏兄弟、殷仲翔等人一望，但见各人脸上均现迷惘之色。

赵半山道：“陈爷，这两个拳诀我是传于你了，如何使用，只怕你还领会不到，来，咱们来推推手。”那推手是太极同门练武的一种寻常手法，陈禹心中虽存疑惧，却也不便相拒，说道：“赵三爷，在下技艺平常，你多包涵着点儿。”赵半山铁青着脸道：“太极北宗第一高手吕希贤都死在阁下掌底，怎说得上技艺平常？看招吧！”一招“手挥琵琶”，向他击去。陈禹一惊，忙以“如封似闭”守住正中，但数招之间，拳路已全受敌人之制。两人使的太极拳虽有南北之分，拳路其实大同小异，可是功力深浅有别，又拆数招，陈禹的双掌似乎全给赵半山粘住了。

直到此时，孙刚峰心头一块大石方始落地，只听赵半山问道：“孙兄，你说吕希贤是给他用‘云手’累死的？”孙刚

峰忙道：“是啊。我见到吕师弟的尸首，显是筋骨脱力。”陈禹越斗越惊，说道：“赵三爷，在下不是你的对手，咱们罢手啦。”赵半山道：“好，你再接我一招。”左手带着他的右手，转了一个大圈，一股极强的螺旋力带动他左手，正是太极云手。这云手连绵不断，一圈过后，又是一圈，当日陈禹害死吕希贤，使的正是这一路手法。陈禹想到吕希贤死时的惨状，想到他连声哀告而自己却绝不松劲，想到他连最后一分力气也给自己逼了出来，不由得汗如雨下。

赵半山见他脸上现出惊惧至极之色，心肠一软，实感不忍，劲力一松，粘力卸去，温言道：“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当，既行恶事，自有恶果。你好好想一想吧。”他生性仁善，虽知陈禹死有应得，却不愿见他如吕希贤一般惨受折磨而死。

他转过身子，负手背后，仰天叹道：“一个人所以学武，若不能卫国御侮，也当行侠仗义，济危扶困。若是以武济恶，那是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这几句其实也是说给胡斐听的，生怕他日后为聪明所误，走入歧途。他一生之中，从未见过胡斐这等美质，心中对之爱极，自忖此事一了，随即西归回疆，日后未必再能与之相见，因此传授上乘武学之后，复谆谆相诫，劝其勉力学好。

胡斐如何不懂他言中之意，大声喝道：“姓陈的，一个人做了恶事，就算旁人不问，也不如自尽了的好，免得玷污了祖宗的英名。”他这几句其实是答复赵半山的。

赵半山极是喜慰，转头望着他，神色甚是嘉许。胡斐眼中却满是感激之情。

正当一老一少惺惺相惜、心情互通之际，陈禹见赵半山

后心门户大开，全无防备，自己与他相距不到二尺，心想：“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运劲右臂，奋起全身之力，一招“进步搬拦捶”，往赵半山背心击去。

陈禹这一拳，乃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自知这一招若不能制敌于死命，自己就无活命之机，当真是拳去如风，势若迅雷。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赵半山身子一弓，正是太极拳中“白鹤亮翅”的前半招，陈禹这一拳的劲力登时落空。赵半山腰间一扭，使出“揽雀尾”的前半招，转过身来，双掌缓缓推出，用的是太极拳中的“按”劲。他以半招化解敌势，第二个半招已立即反攻，只两个半招，陈禹全身已在他掌力笼罩之下。

太极拳乃是极寻常的拳术，武学之士人人识得。众人见赵半山一守一攻都只使了半招，就能随心所欲，的是名家手段，非同凡俗，无不大为叹服。

此时陈禹咬紧牙关，拚着生平所学，与赵半山相抗，初一接招，只觉对方力道也不甚强，于是手上加劲。但发力一增，立觉对方反击的力道也相应大增，一惊之下，急忙松劲，对方的反力居然也即松了，然而要脱出他牵引之力，却也不能。

胡斐默默想着赵半山适才所授的“乱环诀”与“阴阳诀”，凝神观看二人过招，印证赵半山所说的拳诀要义。但见陈禹发拳推掌，劲力虽强，可是只要给赵半山一拨一带，掌势的方位登时变了，那正是“乱环诀”中所谓“陷敌深入乱环内，四两能拨千斤动”的应用。他瞧了一会，笑道：“陈老

兄，你已经深陷赵三爷的乱环之内了，我瞧你今日要归位。”

陈禹全神贯注地应付敌招，胡斐这几句话完全没有听见。又拆数招，胡斐瞧出陈禹拳招中露出破绽，叫道：“赵伯伯，他左肋空虚，何不击他？”赵半山笑道：“正是！”拳随声至，攻向他的左肋。陈禹急忙闪避。胡斐又道：“攻他右肩。”赵半山道：“好！”一掌向他右肩拍去。

陈禹沉肩反掌架开。赵半山笑问道：“下一招怎地？”胡斐道：“踢他腰间。”赵半山左掌一带，陈禹拿劲稳住身子，赵半山果然飞脚踢他腰间。胡斐连叫数下，每一招都说的头头是道。赵半山赞道：“小兄弟，你说的大有道理。”胡斐突然叫道：“拍他背心。”

这时赵半山正与陈禹相对，心中一怔：“这一招可叫得不对了，我与敌人正面相持，怎能攻他背心？”但微一迟疑，立时省悟：“原来这孩子是出了个难题给我做。”当下身子半斜，右掌向外拖引，陈禹也即斜身应招。赵半山左掌再向右一带，陈禹的身子又斜了几分，背心算是卖给了人家。赵半山轻轻一掌拍出，正击他的背脊。这一掌只要去得稍快，力道略强，陈禹已自毙命，他大骇之下，急忙转身，脸上惨无人色。

赵半山回头笑道：“对不对啊？”胡斐大拇指一翘，赞道：“好极了！”

陈禹死里逃生，但究是名家弟子，虽是惊魂未定，却已见到可乘之机，只见赵半山回身与胡斐说话，下盘空虚，心想：“我急攻两招，瞧来就能逃命。”飞腿“转身蹬脚”，猛向赵半山踢去，见他侧身一退，大喝一声，一招“手挥琵琶”，斜击敌人左肩。他这两招连环而出，势如狂风骤雨，用意不

在伤敌，只求赵半山再退一步，他就能夺门而逃，自恃年轻力壮，腿长脚快，赵半山身子肥胖，拳术虽高，说到跑路，总胜不了自己。

赵半山见他起腿，便已猜到他的用意，待他“手挥琵琶”一招打到，竟不后退，踏上一步，也是一招“手挥琵琶”。这一招以力碰力，招数相同而处于逆势，原是太极拳中的大忌，与他适才所说“双重行不通”的拳理截然相反，即令是高手逢着低手，也是非败不可。旁观众人倒有半数轻轻“噫”的一声。陈禹反掌一探，已抓着赵半山的手腕，就势一带，将他庞大的身躯举了起来，随即甩了出去。

孙刚峰与吕小妹齐声大叫：“啊哟！”胡斐却笑着叫道：“妙极，妙极！”

赵半山身在半空，心中暗叹：“无怪北宗太极盛极中衰。孙刚峰枉为一派掌门，却不及一个小小孩子，竟然瞧不出我此招的妙用。”跟着一阵喜欢：“这孩子领悟了我指点的拳理情义，立即能够变通，当真难得。”

陈禹将敌人抓起，心中又惊又喜，这一下成功，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用力一甩之下，满拟就算不能伤敌，也可全身而出商家堡了。哪知举臂一挥，赵半山手掌一翻，反而将他手腕拿住，这一甩竟没将他摔出。

陈禹一惊，左掌随即向上挥击，赵半山居高临下，右击按落。拍的一声，双掌相交，两只手掌就似用极黏的胶水粘住了。陈禹左掌前伸，赵半山右掌便后缩，陈禹若是回夺，他便跟进，一个胖胖的身躯，却仍是双足离地，被陈禹举在半空。

按照常理，一人身子临空，失了凭借，那已是处于必败之地，但赵半山知己知彼，料定对方功力与自己相差太远，是以故行险着，要将平生所悟到最精奥的拳理，指点给胡斐知晓，要叫他临敌时不可拘泥一格，用正为根基，用奇为变着，免得如王剑英、王剑杰兄弟一般，胶柱鼓瑟，不懂“出奇制胜”的道理。

他左手与陈禹右手相接，右手与他左手相接，不论陈禹如何狂甩猛摔，始终不能使他有一足着地。

赵半山身子肥胖，二百来斤的份量压在对方双臂之上。初时陈禹尚不觉得怎样，时刻稍久，但觉膀子上的压力越来越重，就似举了一块二百多斤的大石练功一般。若真是极重的一块大石，也就罢了，但赵半山人在空中，双足自由，不绝寻瑕抵隙，踢他头脸与双目。

陈禹又支持片刻，已是额头见汗，猛地一个箭步，纵向柱边，挥手运力，想将敌人的身子往柱子上挥去。但赵半山岂能着了他的道儿，右足早出，撑在柱上。先前他身子在半空，压在陈禹膀上的只能是自身重量，要加上一两一钱的力道也是绝不能够，此时足上借了柱子之力，登时一股强力，如泰山压顶般盖将下来。陈禹双臂格格作响，如欲断折，暗叫：“不妙！”急忙跃开。

这时他全身大汗淋漓，渐渐湿透衣衫，不论使地堂拳着地打滚，或是纵横跳跃，赵半山总是身在半空，将自身重量压在他的身上。

胡斐见赵半山的武功如此神妙，不禁又是惊奇，又是喜欢，见他下盘凭虚，全然借敌人之力反击。只见陈禹身上汗

水一滴滴地落在地下，就像是在一场倾盆大雨下淋了半天一般。不多一会，满地都是水渍。

胡斐还道他是出尽全力，疲累过甚。马行空、王剑英等行家，却知陈禹每流一滴汗水，功力便消耗一分，待得汗水流无可流，那便是油尽灯枯、毙命之时了。

陈禹自己也何尝不知，只觉得全身酸软，胸口空洞洞地难受之极，猛地想起：“我使云手累死吕希贤之时，他身上所受、心中所感，定与我此时一般无疑。这叫做自作自受，眼前报应。”一想到性命难逃，不禁害怕之极，刚勇之气一衰，再无半分力道与对手相抗，突然间双膝跪下，叫道：“赵三爷饶命！”

赵半山身在半空，全凭敌人的力气支持，陈禹突然地气竭跪倒，他轻轻向后一纵，伸出右掌，喝道：“留着你这奸徒何用？”正要一掌向他天灵盖击落，却见他仰脸哀求，满面惊惧之色。

赵半山素来心肠仁慈，纵遇穷凶极恶的神奸巨慝，只要不是正好撞到他在胡作非为，常起怜悯之心，擒住了叫训一顿，即行释放，使他日后能够改过迁善。此时陈禹筋脉散乱，全身武功已失，已与废人无异，就算不肯痛改前非，也已不能作恶，眼见他神情可怜，一掌停在半空中却不击下，转头向孙刚峰道：“孙兄，此人的功夫已经废了，凭你处置吧。只是小弟求一个情，留他一条性命。”

孙刚峰望望赵半山，又望望陈禹，心下甚是为难，寻思：“这奸贼罪大恶极，我拚着斩断双手，方能将你请到，怎可饶他？但这奸贼又是由你制服，你既出言留他性命，我又怎能

拒却？”转头看吕小妹时，只见她双目中喷出怒火，恨恨地瞪着陈禹，登时有了主意，当即扑翻身躯，向赵半山便拜，说道：“赵三爷，今日你为我北宗清理门户，孙某永感大德。”说着连连磕头。

赵半山忙也跪下还礼，说道：“孙兄不必多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是我侠义道本份之事。何况你我同门，休戚相关，何劳言谢。”只见孙刚峰站起身来，口中却横咬着明晃晃的一柄尖刀。

赵半山站直身子，突然见到尖刀，不禁一惊，退了一步。

原来这柄匕首是陈禹所有，他本来用以指住吕小妹，其后胡斐施巧计救人，相斗之际，将匕首夺下掷在地上。后来赵半山口授拳诀，一件事紧跟着一件，陈禹始终无暇拾回匕首。孙刚峰没了双手，却乘着磕头之时，用口衔了起来。他踏前两步，走到吕小妹身前，弯腰将匕首送了过去。吕小妹伸手握住刀柄，目光中意存询问。

孙刚峰松开牙齿，说道：“赵三爷，你说什么，做兄弟的不敢驳回半句。但吕小妹的父亲是给这奸贼活活打死的，她兄弟是这奸贼亲手杀的。饶不饶人，除了小妹自己，天下再无第二个人做得了主。赵三爷，你说是不是？”

赵半山叹口气，点了点头。

孙刚峰向吕小妹厉声道：“小妹，你要报仇，有胆子就将这奸贼杀了。你若是心软害怕，就放他走了吧！”

众人目光一齐注视在吕小妹脸上。有的心想她既有坚志毅力远赴回疆求援，复仇之心极为坚决，自有胆量杀人；有的却见她瘦小怯弱，提着明晃晃的一柄尖刀，全身已不住发

抖，只怕未必敢去杀陈禹这长大汉子。

吕小妹身子打战，心中却无半分迟疑之意，提着尖刀，径自走向陈禹。她身高还不到陈禹胸口，尖刀向前一送，正好刺向他的小腹。

这时陈禹四肢酸麻，能够直立不倒，已是万分勉强，眼见小妹一刀刺来，大叫一声，回头就走。吕小妹虽曾练过一些拳脚，究竟武功极浅，给他一缩身，一刀登时刺空，当下提着尖刀，随后追去。

陈禹脚步蹒跚，奔向厅门，突见大厅之门已于不知何时紧闭，急忙伸手去推，哪知大门竟然奇热，嗤嗤几声响，冒出白烟，两只手掌已被大门粘住。他大惊之下，奋力回夺，只是全身劲力早失，一个踉跄，身子反而靠了上去，粘在门上，惨呼一声，随即全无声息。

这一下变故可没一人料想得到。众人一呆之下，一齐涌到门前，鼻中只闻到一阵焦臭，原来那厅门竟是一扇极厚的铁门，不知是谁在外已将门烧得炽热。陈禹被粘在门上，片刻间已然烫死。

众人看明真相，惊诧更甚。王剑英叫道：“弟妹，怎么回事？”却不听见商老太回答，转身寻人时，不但商老太母子影踪不见，连厅中传送酒菜的仆人也已个个躲得不知去向。王剑英脸上突然遮上一道阴影，急步走向内堂，只见通向内堂之门也已紧闭。那门正中绘了一个八卦，乌沉沉的似乎也是钢铁所铸。他不敢伸手去推，只走上两步，登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原来后门也给烤热了。

王剑杰大声叫道：“商家嫂子，你在捣什么鬼啊，快些出

来！”他声音洪亮，四壁回音反震，更加响亮。众人自然而然地抬起头来，但见那厅竟无一扇窗子，前后铁门一闭，关得密不通风，连苍蝇也飞不出去。

众人面面相觑，这才省悟，原来商家堡这座大厅建造之时已是别具用心，门用铁铸，不设窗户，瞧来墙壁也是极其坚厚，非铁即石了。马行空提起一条长凳，双臂运劲，“嘿”的一声，往墙上撞去，长凳从中断为两截，墙上白粉簌簌落下几块，露出内里的花岗石来。

王剑英摆个马步，运劲于掌，双掌向墙壁排击过去。以他这一击之力，寻常墙壁纵不洞穿，也要打得土崩砖裂，但这墙壁显是以极厚极重的岩石砌成，在王剑英双掌并击之下，却是纹丝不动。

王剑杰心慌意乱，不住叫嚷：“商家嫂子，你干什么？快开门！快开门！”

赵半山沉住了气，欲寻出路，但想：“这大厅如此建造，本意就要害人，屋顶上也必布置严密，冲不出去。”

王剑杰叫了几声，心中害怕起来，住口不叫了，望着兄长，没半点主意。

这时厅中留着的是赵半山、胡斐、孙刚峰、吕小妹、王氏兄弟、马行空、徐铮、殷仲翔，一共九人，还加陈禹一具尸体。除了吕小妹外，其余八人都算得是武林好手，但困在这座铁铸石砌的厅中，空有全身武功，却无半点施展之法，一时你望我，我望你，不知如何是好。

忽听得一个阴恻恻的声音着地传来：“你们自命英雄好汉，今日想逃出我商家堡的铁厅，那叫做千难万难。这铁厅

是先夫商剑鸣亲手所建，他虽死去多年，还能制你们的死命。众位大英雄，你们可服了么？”说着哈哈大笑。众人听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寻声望去，原来商老太这番话是从墙脚边一个狗洞中传进来的。

王剑英俯下身来，对着狗洞叫道：“弟妹，我兄弟与剑鸣师弟同门共师，有恩无仇。你把咱兄弟也关在这里，那算怎么回事？”商老太又是阴恻恻地笑了几下。狗洞中传进来柴火爆裂时的毕卜之声，显是外面火头烧得极猛。

只听商老太枯哑的声音说道：“剑鸣不幸为奸贼胡一刀所害，你既与他有同门之谊，就该设法报仇。今日遇上仇人之子，你兄弟俩却怕了外人，袖手不顾，这等不仁不义之人，活在世上何用？”王剑英道：“剑鸣师弟的死讯，我们今日才听到，更不知是胡一刀所害的。若是早知，自然已为他报了大仇。”商老太冷笑道：“你昧了良心，说这等鬼话。”王剑英说道：“刚才我手上受伤中毒，不也是为了……为了……”一言未毕，只听飕的一声，狗洞中射进一枝箭来，若非王剑杰眼快，抢上一步踏住，伏在地下的王剑英还得中箭受伤。

殷仲翔自长剑被赵半山震断后，一直默不作声，心想自己与此事全然无涉，却在这里陪着送命，也可算得极冤，问道：“商剑鸣造这座铁厅，想害什么人？”王剑英怒道：“这人跟先父学艺之时，为人就不正派，鬼鬼祟祟地造起这种房屋，还能安什么好心眼了？”

胡斐心想：“那商剑鸣打不过我爹爹，于是造了这座铁厅想来害他，哪知这个脓包还是死在我爹爹手里。”他心中想到，口里却不说话，四下察看，找寻脱身之计。

胡斐的推想却也错了。商剑鸣与胡一刀素不相识，他是与苗人凤结下了深仇，知道这位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金面佛极不好惹，总有一日要找上门来，若是比武不胜，就可用这铁厅制他。哪知找上门来的不是苗人凤而是胡一刀。商剑鸣一向自负，全不将胡一刀放在眼里，一战之下，不及使用铁厅，首级已被割去。

这段仇恨商老太时刻在心，既知胡一刀已死，而他的儿子胡斐武功又极是厉害，眼见大仇难复，乘着赵半山与陈禹相斗、众人凝神观战之际，她悄悄与儿子出厅，悄悄关上了前后铁门，然后指挥家丁，堆柴焚烧。这座铁厅门坚墙厚，外面烧火，厅中各人竟未知觉，待得陈禹烧死在铁门之上，各人已如笼中之鸟，插翅难飞了。

众人在厅中绕走徬徨，好在那厅极大，铁门虽然烧红，热气还可忍耐。赵半山道：“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生生困死，大伙儿齐心合力，掘一条地道出去。”殷仲翔皱眉道：“此处又无铁铲锄头，待得掘出，人都烤熟了。”徐铮一直担心未婚妻子马春花隔在厅外，不知有何凶险，他是个莽夫，空自焦急，想不出半点法子，这时听赵半山说到掘地道，大声道：“赵三爷说得对，总是胜过束手待毙。”拔出单刀，将地下的一块大青砖挖起，突见一股热气冒将上来。

他吓了一跳，伸刀在热气上升处一击，只听当的一响，竟是金铁撞击之声。众人更是惊诧。王剑杰道：“地底也是铁铸的？”用刀接连撬起几块青砖，果然下面连成一片，整个厅底乃是一块大钢铁。掘地道固然不用说了，更唬人的是，地面上的热气越冒越旺。

徐铮骂道：“妈巴羔子，这老虔婆在地底下生火，这厅子原来是一只大铁镬。”胡斐笑道：“不错，老婆子要把咱们九个人煮熟来吃了。”

众人眼见热气袅袅上冒，无不心惊。过得片刻，头顶也见到了热气，原来厅顶也是铁板，上面显然也堆了柴炭，正在焚烧。

王剑英突然又伏在狗洞之前，叫道：“商家弟妹，你放我们出来，我兄弟为你取那姓胡的小杂种性命。”胡斐听他出言不逊，提起脚来往他屁股上踢去。赵半山拉住他手臂向后一扯，这一踢登时落空。赵半山低声道：“这里大伙儿须得同舟共济，自己人莫吵，须得先想法子出去。”心想：“只要商老太肯放王氏兄弟，便有脱身之机。”

却听商老太说道：“小杂种的性命早已在我手中，何必要你假惺惺相助？再过半个时辰，你们人人都化成焦炭。哈哈，这里面没一个是好人。姓胡的小杂种，马老头子，厅上好风凉吧？”

马行空皱眉不答。商老太又鼻涕般笑了几声，叫道：“马老头子，你的女儿我会好好照料她，你放心，我给她找一千个一万个好女婿。”马行空心如刀割，他年纪已大，对自己性命倒不怎么顾惜，只是独生爱女却落在外面，受这恶毒的老婆子折磨起来，那可是苦不堪言。

王剑英站起身来，在兄弟耳边说了几句话，王剑杰点了点头。王剑英向赵半山拱了拱手，说道：“赵三爷，咱们同在难中，兄弟可有句不中听的言语。”赵半山拉着胡斐的手，说道：“一切全凭王大哥吩咐。可是要伸手加害这小兄弟，却办

不到。”原来赵半山见王氏兄弟交头接耳，已知二人为了活命，想先杀胡斐，再向商老太求情。

王剑英被他一言点破了心事，脸带杀气，厉声道：“赵三爷，商老太的对头只有这孩子一人。冤有头，债有主！大伙儿犯不着一齐陪一个孩子做鬼。”他向众人逐一望去，说道：“各位说冤是不冤？”殷仲翔立即接口：“除了这孩子，大伙儿跟这件事全没牵连。”王剑英道：“马老镖头，你怎么说？”马行空自忖商老太与己有仇，未必能放过自己师徒，但眼前情势危急异常，只有设法脱身先说，胡斐是死是活，原也不放在心上，于是说道：“王大爷说得是，此事原与旁人无涉。”

王剑英道：“孙大哥，你来赶这蹚浑水，那更是犯不着。姓陈的已经烧死，你与吕家小妹妹的仇已经报了。”孙刚峰觉得他的话很有理，只是心中极感赵半山之情，实不便公然与他作对，于是劝道：“赵三爷，不是兄弟不顾义气，倘是你赵三爷……”

赵半山厉声喝道：“你们有六个，我们只有两人。咱们倒先瞧瞧，是姓赵姓胡的先死呢，还是你们姓王姓殷的先死。”说着挡在胡斐身前，神威凛凛。他平时面目慈祥，说话温和，心肠又是极软，可是面临生死关头，“仁侠”二字却是顾得极紧，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竟不留半分余地。

王氏兄弟等一来忌他武功了得，二来又觉自己贪生怕死，迹近无义小人，倒也不敢一拥而上动手。但一个人到了生死之际，面目全露，实是半点假借不得。各人只觉脚底越来越是炽热，再也站立不住，都拖了一张长凳或是椅子，踏在上面。王剑杰八卦刀一扬，叫道：“赵三爷，兄弟今日要得罪了。”

左手向殷仲翔、马行空、徐铮一招手，喝道：“并肩子上啊！”他知孙刚峰决不能相助自己与赵半山为敌，但己方五人敌他一老一小，也大有可胜之机。各人兵刃纷纷出手，只待赵半山身子一动，五人的刀剑要同时砍刺出去。

这一番只要动上了手，那是人人拚命，眼见厅中越来越热，多挨一刻，便是多一分危险。

胡斐心中却想：“只是为我一人，却陪上这几个人。王氏兄弟等死不足惜，赵三爷是大大的英雄好汉，如何能让他为我而死？这几人拥将过来，纵然赵三爷和我将他们杀了，我们仍是难逃性命。瞧来只有我自己死在商老太手里，才能救得赵三爷的性命。”眼见王氏兄弟跃跃欲动，只是无一人敢先发难，当下心念已决，朗声道：“大家且莫动手。”一俯身，将头钻出狗洞，叫道：“商老太，我在这里不动，你一镖打死我吧！快开门放赵三爷出来。”

商老太仰天大笑，从怀中掏出金镖，叫道：“剑鸣，剑鸣，今日我给你亲手报仇！”右手一扬，一枚喂有剧毒的金镖对准胡斐的面门急射过去。

胡斐眼见金光闪动，金镖向着自己眉心急射过来，双目一闭，心想：“商老太将我打死，遂了心愿。她与赵伯伯无仇，自会放他出来。”就在此时，突觉右足被人一扯，身子向后激射。他睁开眼来，身子已在半空，当即左臂长出，在柱上一抹，轻轻落下地来，只见赵半山手中接了一枝金镖，原来又是他救了自己性命。

王剑英眼见胡斐舍身救人，赵半山竟从中阻挠，不禁大怒，叫道：“姓赵的，大丈夫恩怨分明，此事原本与你我无干。

他既自愿就死，又要你横加插手干么？”

赵半山微笑不答，转头向胡斐道：“小兄弟，适才你脑袋钻出了狗洞之外，是么？”胡斐道：“是啊。”见他神情镇定，笑容可掬，似乎已有了脱身之计，说道：“赵伯伯，请你吩咐。”赵半山道：“脑袋是硬的，无法缩小，肩膀与身子却是软的。”胡斐立时领悟，叫道：“是了，脑袋既钻得出，身子便也钻得出。”当即脱下棉袄，裹成一团，顶在头上，一来是易于钻出，二来是抵挡商老太的喂毒金镖。

赵半山道：“你且退后，我给你开路。”徐铮叫道：“不行，你这么肥胖，怎钻得出去？”赵半山哈哈一笑，不去理他，俯下身子，右手一扬，一枚袖箭从狗洞中激射而出，只听外面一名庄丁大声呼痛，叫道：“脚，脚，我的脚！”显是他的脚给袖箭打中了。赵半山左手微动，又将商老太的金镖发了出去。

这一次外面却无动静，想是各人均已避开。有人叫道：“快，快把狗洞堵死。”商老太喝道：“不许动，我要听他们烫死时的呼叫。大家避在一旁便是，暗器能拐弯么？”赵半山双手连扬，十余枚暗器接连射出，去势劲急异常，都射出十丈以外。

发到将近二十枚，他左手在胡斐背后轻轻一推。胡斐向前一扑，先将棉袄送了出去。商老太早已防到这着，火光下见黑黝黝的一团从狗洞中钻出，紫金八卦刀呼的一刀砍将下来，正中棉袄，但觉着刀之处软绵绵地，心知不对，急忙提刀。胡斐右手先出，手掌一翻，已抓住她手腕，跟着脑袋从

狗洞中钻了出去。

商老太大叫一声。商宝震纵了过来，一刀向着胡斐头顶砍落。此时胡斐的肩头也已脱出狗洞，只是那狗洞极为狭小，挟住他胸口与左手，一时甯不出来，只得借劲将商老太的手腕挥去，当的一响，母子俩双刀相交。这一下手法，正是赵半山适才所授的借力打力功夫，也是他聪明过人，一学即能使用，否则非丧命于商宝震刀下不可。

赵半山听到双刀相交之声，却见胡斐身子尚未钻出，运起太极柔劲，在他大腿上一推。胡斐身不由主，腾空而起。正好商宝震第二刀复又砍下，这一刀劲力好大，正砍在墙基的花岗石上，火星四溅，刃口也卷了起来。胡斐在空中打了个旋子，火光中见商老太横刀向自己足上削来，急使个“千斤坠”，身子骤落，只听得呼的一声，八卦刀从头顶掠过。他足未落地，左掌翻起，以空手入白刃功夫去夺商老太手中金刀。

商老太见仇人居然死里逃生，眼都红了，八卦刀直上直下，狂斫猛劈。胡斐空手抢攻数招，竟是丝毫占不到便宜，但听得众庄丁大声呐喊，烟火里商宝震提刀又上。胡斐心想此时厅上已烧得炽热异常，时候稍长，赵半山等性命难保，厅上八条人命，全凭自己能否于极短时刻之内击败商氏母子、杀散庄丁而打开厅门。他心中焦急，一双肉掌在两柄大刀之间穿来插去，狠命相扑。商氏母子也知这一战乃是生死存亡之所系，双刀呼呼，就如两头大虫般绕着胡斐围攻。

大厅中赵半山、王氏兄弟等八人一齐俯耳狗洞之旁，倾听胡斐与商氏母子相斗的胜败。王氏兄弟虽对胡斐颇为憎恨，但此时却与赵半山的心思并无二致，只盼胡斐快些杀败商氏

母子。厅上热气越来越是难熬，桌椅必剥作响，蜡烛遇热熔尽，登时黑漆一团。突然火光一旺，却是墙壁上挂着的屏条字画遇热燃烧，但片刻烧尽，又是伸手不见五指，再过不久，只怕桌椅也要烧着了。

众人心中急得也如烈火焚烧，却是谁也不出声，凝神倾听外面三人相斗的声音。

王剑英突然在洞口叫道：“胡家小兄弟，快攻商老太下盘。她这路刀法下三路不稳。”他在八卦刀上浸淫数十年，听着刀风的声音，便知她如何使刀。

胡斐正苦于一时不能取胜，听得王剑英的叫声，心中大喜，身子一弓，伸拳往商老太腿上击去。商老太竟然不避，举刀往他背心直劈，她只求伤敌，已然不顾自身。胡斐扭腰侧身，让开了这一刀，商老太第二刀连绵而上。她明听得王剑英叫敌人攻击自己下盘，却偏偏不去守御。王剑英大叫：“她是在情急拚命，你夺不下她金刀的。快想别法吧。”胡斐心想：“这个我早知道，何必你来提醒？遇到这样一个疯婆子，有什么法子？”

狗洞之外战斗激烈，胡斐以一敌二，渐渐占到上风，但要取胜，只怕还在百余回合之后。商老太瞧出情势不利，又听得王剑英不住叫嚷指点敌人，将破解八卦刀的诀窍，一点一点地说了出来，心中恼怒异常，暗道：“你不给同门师弟报仇，已是大大不该，却反而来相助敌人，当真是狼心狗肺的奸贼。”她却不想王剑英身处绝境，若不反助胡斐，性命已活不过一时三刻。她狂怒之下，心想：“这小杂种武艺高强，既然逃了出来，只怕难以杀他。那么烧死了厅中这批奸人，也

稍出我心中恶气。”于是大声呼喝庄丁，急速多加柴炭焚烧。

殷仲翔不住跌脚，埋怨胡斐无用。王剑杰道：“赵三爷，快发暗器相助。”赵半山手中早扣了十余枚暗器，但商老太等三人在狗洞之旁恶斗，暗器无法拐弯。他的飞燕银梭等几种独门暗器虽能绕成弧形伤人，但胡斐与商氏母子短兵相接，贴身而战，瞧不见准头而凭虚发射出去，怎能保得定不会打中胡斐？小胡斐心思机敏，早已想到这节，数次要引商老太到狗洞之外。可是商老太忌惮赵半山暗器了得，始终不上这当。

这时厅上焦臭渐浓，先是各人的头发胡子髻曲烧焦，接着衣服边缘都卷了起来。各人呼吸也渐感艰难。吕小妹抵受不住炙热，人已半晕。徐铮情急之下，伸头拚命向狗洞硬挤，但洞小头大，如何钻得出去？那狗洞四角均是极厚极重的花岗石，他双手扳住用力摇撼，竟是动不了半分。

王剑杰猛地想起：“小胡斐若有兵刃，商老太岂是他的敌手？我如何不早想到？”当即伸手去拾自己抛在地下的八卦刀。哪知这柄刀的刀头与地下铁板碰到，早已烤得炙热无比，他一抓之下，登时疼得大叫一声。这时在铁厅上片刻也延挨不得，他忍着手上烫伤，撕下一块衣襟，裹在刀柄之上，左手将徐铮拉开，叫道：“小胡斐，兵刃来了，快接着。”手一挥，将钢刀从狗洞中抛了出去。

胡斐回身来接，商宝震也听到了叫声，同时过来抢夺。只听得两人同时惊呼一声，呛啷一响，两柄刀都跌在地下。

原来胡斐抢先抓到王剑杰的单刀，但刀柄奇热，一抓立即撒手。商宝震跃到狗洞之前，却给赵半山一枝金钱镖打中手腕，手中钢刀也抛了下来。胡斐一抓不中，商老太的八卦

刀已袭到后心，他身子一侧，抢到商宝震身旁，猛地使一招“掀牛喝水”，举掌掀住他后颈，一运劲，商宝震给他直掀下去，面颊俯地，正好碰到王剑杰那柄烧得半红的单刀，嗤的一声，跟着一声惨呼，半边俊俏的脸庞上已烫出一条长长的焦痕。

这一声惨叫，厅上各人都是一喜，只道商宝震已被胡斐打伤。商老太复仇之心与母子之情在胸中略一交战，竟尔不顾儿子，举刀急往胡斐肩头劈下。当的一声，胡斐却不闪避，翻腕横刀架开，原来他已乘隙将商宝震的八卦刀抢在手中。

厅上众人身处黑暗与奇热之中，但听得双刀相交，叮叮当当乱响，知道胡斐已抢得兵刃，正在猛力急攻，心中各自多了一丝指望。王剑英大叫：“砍她右肩，砍她右肩。”马行空叫道：“先杀散加添柴火的庄丁。”孙刚峰叫道：“别跟老太婆纠缠，设法打开厅门要紧。”徐铮放声大噪：“热死啦，热死啦！”众人乱成一片。

胡斐何尝不知设法打开厅门乃是第一要务，但商老太拚死纠缠，始终缓不出手脚。他刀法高出商老太甚多，只是此时局势特异，他年纪幼小，难以镇定应付，数次得到可乘之机，却都给商老太用拚命的狠招解救开去。

二人狠斗七八回合，商老太不住后退。商宝震从家丁手中接过一柄单刀，再行上前夹攻。众庄丁初见主母与小主人手有兵刃，对付一个空手的孩子，只道稳可得胜，此刻见主母头发散乱，不住后退，显是不敌，各人持刀挺枪，纷纷加入战团。众庄丁武艺低微，给胡斐刀砍足踢，霎时间伤了数人，但商家堡的庄丁个个勇悍，负伤之下，仍是拒战不退。但

听得呐喊声、兵刃撞击声、呼喝斥骂声、柴火爆裂声，响成一片。

大厅上各人听得外面愈打愈乱，心想胡斐一人虽勇，以一个小孩子对敌商家堡全堡上下，如何能胜？于是有的咒骂，有的长叹，有的悲号，嘈杂之中又加上嘈杂。

忽听得一个声音叫道：“小胡斐听着，以阴阳诀先取主脑，以乱环诀散其附从。”这声音中气充沛，盖过了一切杂声，一个字一个字说得清清楚楚，正是赵半山的话声。

胡斐见敌人越战越多，本已心神烦躁，不知如何是好，忽听得赵半山这几句话，心想赵伯伯英雄盖世，所说必定不错，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钢刀呼呼呼三刀，往商老太中盘砍斫。他这刀取自商宝震，刃口虽已卷边，但只要砍中了，仍能致命。商老太见他来势猛恶，横刀急架，双刀碰撞时当当响了两下，第三下胡斐从刚劲突转柔劲，自阳变阴，一收一挥，手腕忽地转了三个圈子。

他是顺势而转，商老太的手臂却是逆转圈子，到第二个圈子时她手臂已转不过来，但觉肘骨剧痛，只得撒手放刀。那八卦紫金刀激飞而起，射入天空。胡斐“阴阳诀”建功，跟着一刀往她肩头直劈下去。刀锋距她肩头约有半尺，只见她白发披肩，半边脸上满染血污，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这老婆子委实可怜，怎能一刀将她砍死？”疾忙刀身翻转，想用刀背撞她肩膀，使她无力再斗，便即赶去开门救人。

不料商老太金刀脱手，心中立时便存了与仇人同归于尽的念头，明见胡斐举刀砍下，毫不闪避，反而抢上一步滚入他的怀里，右手扣住他前胸“神封穴”，左手扣住他小腹“中

注穴”牢牢抓定。胡斐大惊，刀背用力击下。商老太“嘿”的一声，肩骨碎裂，但她不顾一切，抓住了胡斐穴道死也不放，同时右足力勾，二人一齐倒地。

胡斐直至此日方有临敌对战的经验，绝不知敌人拚命之时竟有如此的狠法，被她抓住之后只得出力挣扎。商老太一张口，又咬住了他前胸衣服，几个打滚，二人竟齐往大火堆中滚去。胡斐大叫：“快放开，你不怕烧死么？”他心神一乱，竟忘了该使“小擒拿手”卸脱这样贴身的纠缠，只是猛力回夺。二人又滚两下，终于滚进了火堆。

商宝震大叫：“妈！”飞身来救，提起单刀的刀柄，对准胡斐天灵盖凿了下去。胡斐偏头一避，这一刀柄还是打中了额角，疼得险些儿晕去。商宝震生怕母亲受伤，急忙伸手将二人从火堆中提了出来，看准胡斐背心，一刀疾砍而下。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胡斐神智倏地清明，反踢一脚，正中商宝震手腕，第二腿跟着踢出，这一腿出尽全力，竟踢得他跌出五六丈外，一时爬不起来。

胡斐衣服着火，额角又是疼痛欲裂，大喝一声，双臂疾振，格格两响，已摆脱了商老太的纠缠，在地上一个打滚，滚熄衣上火焰。商老太年老，给烟火一薰，已晕了过去。几名庄丁忙给她打扑身上火头。

胡斐空手奔入庄丁丛中，心中对自己极是恼怒：“在这舍生忘死、狠命扑斗的当儿，我还要去可怜敌人，适才没送了小命，当真是无天理。”此时再不容情，夹手夺过一柄单刀，拳打足踢，刀劈肘撞，犹如虎入羊群，片刻间将众庄丁打得东逃西窜。

他奔到厅门之前，从庄丁手中夺过一柄火叉，将堆在门前的柴炭一阵乱挑乱拨，只见铁门已烧得通红，不禁大惊：“若是门钮与铁门烧得焊成一片，这门就打不开了。”危急中不及多想，提起单刀，将全身劲运于右臂，奋力直砍下去，嗒的一声，门钮应手而落，这一砍用力过巨，单刀竟向上翘起，弯成了一把曲尺。他抛下单刀，用火叉钩住门环向外拉扯，竟然不动。胡斐急得心中怦怦乱跳：“莫要功亏一篑，到最后铁门竟然拉不开来。”又是用力一拉，但听得轧轧连声，铁门缓缓开了，黑烟夹着火头，从门中直扑出来。

他想不到厅中已烧得这般厉害，急叫：“赵伯伯，快出来！”只见烟雾弥漫之中，一人当先抢出，正是王剑英，接着殷仲翔、徐铮、马行空、孙刚峰先后奔出，最后才是赵半山抱着吕小妹出来。各人衣衫焦烂，狼狈不堪。

这时厅中木材都已着火，桌椅固已烧着，连梁柱也已大火熊熊。这时机真是相差不得片刻，倘若胡斐再迟一盏茶的时分破门，必定有人丧命。

胡斐见赵半山安然无恙，扑了上去，连叫：“赵伯伯，赵伯伯。”赵半山须眉尽焦，但仍是镇定如恒，微微一笑，赞道：“好孩子！”忽听得王剑英叫道：“剑杰！剑杰！你在哪里？”赵半山四下一瞧，果然不见王剑杰，惊道：“难道他没出来？”王剑英大叫：“我兄弟没出来啊，没出来啊。”此时厅中梁柱东一条西一条，横七竖八地倒塌，已烧成一个火窟，王剑英虽是手足情殷，却也不敢进去相救，只是大叫：“剑杰，快出来，快出来！”

赵半山与胡斐同时想到：“他若能够出来，岂有不出来之

理？”他二人俱是天生的侠义心肠，当下更不多想，一老一少，不约而同地冲进火窟之中，冒烟突火，来寻王剑杰。胡斐踏在烧得炙热的砖上，不禁烫得双足乱跳。赵半山道：“孩子，你快出去。”胡斐道：“不，赵伯伯，你快出去。”他刚说了这句话，忽地叫道：“在这里了！”俯身将王剑杰拉起，飞奔出外。原来王剑杰挨不住炽热，将口鼻凑在狗洞上吸气，不料一阵黑烟自外冲进，将他薰得晕了过去。

胡斐给烟呛得大声咳嗽，王剑杰身材魁梧，难以横抱，只好拉了他着地拖将出去，将到门口，门外众人突然大声惊呼，但见屋顶一根火梁直跌下来，压向胡斐头顶。胡斐加紧脚步，想要抢出厅门，但那梁木甚长，其势已然不及。赵半山哼了一声，踏上半步，一招“扇通背”，右掌已托住火梁。这梁木本身之重不下四五百斤，从上面跌将下来，势道更是惊人。赵半山双腿马步稳凝不动，右掌这一托，火梁反而向上一抬，那“闪通背”的下半招跟着发出，左掌搭在梁木上向外一送，只见一条火龙从厅口激飞而出，夭矫入空，直飞出六七丈外，方始落地。

厅门外众人见他露了这手功夫，呆了半晌，这才震天价响喝起采来，连商家堡的庄丁，也不自禁地站在远处叫好。

王剑英扶着兄弟，忙着替他扑熄衣上火焰，心中暗自惭愧：“我自己亲兄弟有难，却要旁人相救。”

马行空与徐铮出了铁厅，立即找寻马春花，但东张西望，不见她的影踪。徐铮心下起疑：“她定是与姓商的小子到什么地方捣鬼去了。”他身出火域，心中妒火又旺，叫道：“师父，我去找她。”拔步飞奔。

马行空年纪一大，究已不如小伙子硬朗，给烟火炙得头晕眼花，只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突觉背后有掌风袭到。这一下突袭全然出他意料之外，那一掌来得又快又劲，马行空不及招架，只得吸气硬接，砰的一响，身子给打得摇摇晃晃，但觉眼前一黑，全身发软，接着臀上又被人踢了一腿，身不由主地向铁厅的火窟中跌去，迷糊中只听得商老太纵声大笑，叫道：“剑鸣，剑鸣，我终于给你报了一点儿仇……”一阵热气裹住全身，登时什么也不知道了。

赵半山刚将吕小妹救醒，忽见商老太突然从烟火里钻出来，将马行空打入火窟，不禁一呆。只见商老太弓身走入厅门，对熊熊大火竟是视若无睹，他大叫：“快出来，你这不是送死么？”

他一言方毕，又是一条极大火梁落了下来，腾的一声巨响，火焰四下飞舞，已将厅门封住。商老太怀抱紫金八卦刀，脸露笑容，端坐在火焰之中，全身衣服头发均已着火，却竟似不觉痛苦。她心中在想：“复仇的心愿虽然难了，我却不久就可与剑鸣相会了。”

赵半山长叹一声，心想此位老太太虽是女流，性子刚烈，胜于须眉，又想此番东来之事已了，无意中结识了一个少年英雄，也算此行不虚，见孙刚峰、王剑英等各自正在忙碌，于是转头向胡斐道：“小兄弟，咱们走吧，一起走一程如何？”胡斐道：“好极，好极！”

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想到了世间许许多多变幻难测之事，想到吕小妹的报仇是如此，而商老太的报仇却又如此。他与赵半山携手同行，默默想着心事，走出里许，回头一望，只

见商家堡兀自烧得半天通红。

赵半山道：“小兄弟，今天的事很惨，是不是？商老太的性子，唉！”说着摇了摇头。胡斐道：“赵伯伯……”

赵半山转过头来，说道：“小兄弟，你我今日萍水相逢，意气相投，虽然我年纪大了几岁，但我见你侠义仁厚，实是相敬。他日你必名扬天下，我何敢以长辈自居？”此时东方初白，赵半山的脸色在朝曦照耀之下显得又是庄严，又是诚恳。

胡斐一张小脸上满是炭灰血渍，听了他这几句话，不禁胀得通红，又道：“赵伯伯……”赵半山摇了摇头，说道：“赵伯伯三字，今后休得再出你口。我与你结义为异姓兄弟，可好？”

想千手如来赵半山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威名，何等的身分，今日竟要与一个十余岁的孩童义结金兰，实是事非寻常。他倒不是瞧在胡斐武功的份上，而是敬重他舍身救人的仁侠心肠，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所作所为，与红花会众兄弟已并无二致。

胡斐听了此言，不由得感激不胜，两道泪水从眼中流下，扑翻身躯，纳头便拜，叫道：“赵……赵……”赵半山跪下答礼，说道：“贤弟，从今后你叫我三哥便了。”

于是一老一少两位英雄，在旷野中撮土为香，拜了八拜。

赵半山心中快慰，撮口长啸，只听得西面马蹄声急，那白马奋鬣扬蹄而来，片刻间奔到了身前。胡斐赞道：“这马真好。”赵半山心想：“可惜此马乃四弟妹所有，她爱若性命，否则经你这么一赞，我自然送你。”当下微微一笑，也不解释，问道：“贤弟，你在此间可还有什么未了之事？”胡斐道：“我

去跟平四叔说一声，当送三哥一程。”赵半山也不舍得立即与他分别，道：“那再好没有。”牵了缰绳，和胡斐并肩而行。

转过一个山坡，忽见一株大树后面站着一人，探头探脑地在不住窥探。胡斐认得他的背影，低声道：“这是徐铮！”心想他师父惨遭焚死，他躲在此处不知鬼鬼祟祟地干什么勾当，说道：“我过去瞧瞧。”悄悄走上前去，在他身后向前一张。徐铮正瞧得出神，不知身后来了旁人。

只见前面二十余丈一株杨树之下，一男一女，相互偎倚在一起，神情异常亲密。胡斐凝神一看，原来男的是商家堡作客的福公子，女的竟是马春花。但见福公子一手搂着她腰，不住亲她面颊。马春花软洋洋地靠在他怀里，低声不知说些什么。胡斐年幼，还不大明白男女之事，只是瞧得有趣，心中暗暗好笑：“马姑娘和这公子只相识一天，便这般要好。”却听得徐铮口中发出叽叽格格的怪声，原来是在咬牙切齿，又举起拳头，不住捶打自己胸口，已是愤怒到了极点。

胡斐笑道：“徐大哥，你在这里干什么？”徐铮全神贯注在马春花身上，对胡斐的话竟是全没听见。突然之间，他大叫一声：“我和你拚了！”拔出腰间单刀，向福公子冲去。

胡斐虽然聪明伶俐，对这种私情纠葛却是全然不解，隐隐约约只知道马春花生得美丽，所以前日晚间商宝震对她这样，而今日福公子和徐铮又是为她打架。

福公子和马春花在大厅上溜了出来，唯恐给人见到，远远躲到这株大杨树下偎倚蜜语。男欢女爱，不知东方之既白。商家堡闹得天翻地覆，他二人竟是半点也不知道，突见徐铮全身烧焦、披头散发地提刀杀来，同时大惊站起。

徐铮双目如欲喷出火来，这一刀砍下去力道极猛。福公子武艺平庸，眼见钢刀迎头砍到，急忙后退。徐铮这一刀用力大了，登的一声却砍在大杨树上，急切间拔不出来。马春花急道：“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徐铮怒喝：“干什么？我要杀了这小子！”用力一拔，那刀脱却杨树，反弹上来，砰的一下，刀背撞上他的额头。

马春花吃了一惊，叫道：“小心！可撞痛了么？”徐铮伸手使劲将她推开，道：“不用你假惺惺做好人。”跟着赶上前去，举刀又向福公子砍下。马春花见这个平日对自己从来不敢违拗半点的师哥，此时突然发疯一般，知他妒火中烧，不可抑制，心中又是羞愧，又是焦急，抢过去拦在他面前，双手叉腰，说道：“师哥，你要杀人，先杀了我吧。”

徐铮见她一意维护福公子，更是大怒若狂，厉声道：“我先杀他，再来杀你。”左手在她肩头一推。马春花一个踉跄，险险跌倒，随手抢起地下一根枯枝，挡架他的单刀，一面转头向福公子叫道：“你快走，快走啊。”福公子不知她和徐铮乃是未婚夫妇，大声道：“这人疯了，你可要小心。”一面远远躲开。

徐铮舞动单刀，数招之间，已将马春花手中枯枝砍断，喝道：“你再不让开，可莫怪我无情了。”马春花将半截枯枝往地下一丢，转过了头，将脖子向着他刀口，说道：“师哥，这一生一世，我终究是不能做你妻子的了。你一刀将我杀了吧。”徐铮满脸紫胀，怒道：“我……我……”左手用力抓胸，说不出话来。

胡斐见他单刀上下挥荡，神色狂怒，只怕一个克制不住，

顺手便往马春花身上砍了下去，当即抢上前去，隔在二人之间，左掌起处，已按在徐铮胸前，微一发劲，将他推得退后三步，笑道：“徐大哥，天下有谁想动马姑娘一根毫毛，除非先将我胡斐杀了。”徐铮一愣，怒道：“你……你……连你这乳臭未干的孩子，她也勾搭上了？”

只听啪的一声，马春花纵上前来打了他一记耳光。徐铮一来是盛怒之下神智不清，二来胡斐夹在中间，挡住了他的眼光，这一巴掌竟是没能避开，结结实实地，打得他半边脸颊也肿了。

胡斐却不懂徐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马春花何以大怒。在他心中，自己给商老太擒住拷打之时，马春花曾向商宝震求情，后来又求他释放自己，虽然自己已经先脱捆绑，但对她这番眷念之恩，却是铭感于心。此时马春花与师哥起了争执，他自是全力维护。

徐铮见过胡斐与王氏兄弟动手，论到武功，自知与他可差得太远，但心情激动之下，连性命也不理会了，还顾什么胜负？一柄单刀直上直下地往他头上、颈中、肩头连连砍去。胡斐既不迈步，亦不后退，只是站在当地，在他刀缝间侧身闪避，突然左手伸出，一拳向他鼻梁打去。徐铮举刀横削，斫他手臂。胡斐这一拳打到一半，手臂拐弯，翻掌抓住他手腕，顺势一扭，已将单刀夺在手中，跟着转过身去，将刀交给马春花。他将背脊向着徐铮，当真是艺高人胆大，对之丝毫不加提防。

徐铮知道再斗也是无用，长叹一声，再也忍耐不住，忽地大放悲声，叫道：“师父，师父，你老人家死得好惨。”回

身掩面便走。

马春花猛吃一惊，问道：“你说什么？”提刀赶去。徐铮不答，低首疾行。马春花连问：“爹爹怎么了？你说什么死得好惨？”一路在后面追赶。

福公子站得远远的，没听清楚他师兄妹的对答，只见马春花追赶徐铮而去，心中急了，叫道：“春妹，春妹，回来，别理他。”马春花挂念父亲，不理睬福公子的叫喊，只是追问徐铮。福公子见钢刀已到了马春花手中，不再惧怕徐铮，快步赶上。

追出十余步，忽见一株大树后转出一人，五十余岁年纪，身形微胖，唇留微髭，正是红花会的三当家千手如来赵半山。

福公子和他一朝相，只吓得面如土色，半晌说不出话来。

赵半山笑道：“福公子，你好啊！”福公子双手一拱，勉强道：“赵三当家，你好。”再也顾不得马春花如何，转过身来，飞步便行，一直奔出十余丈，回头向赵半山一望，脚步更加快了。

霎时之间，福公子向北，徐铮与马春花向南，俱已奔得影踪不见，只有赵半山脸带微笑，胡斐神色迷茫，相向站在高坡之上。

胡斐道：“三哥，这福公子认得你啊，他好像很怕你。”赵半山微笑道：“不错，他曾落在我们手中，很吃了些苦头。”

原来这福公子，正是当今乾隆皇帝驾前第一红人福康安。他是乾隆的私生儿子，是以皇帝对他恩遇隆厚，群臣莫及。他曾被红花会群雄擒住，逼得乾隆重修少林寺，不敢与红花会为难。此时事隔数年，忽然又与赵半山相遇，他只道红花会

群雄从回疆大举东来，只吓得魂飞魄散，哪敢再追查马春花到了何处？与王剑英等会合后，片刻不敢停留，急急回北京去了。

胡斐见福康安不会武艺，对他未加留意，没再追问他的来历。赵半山伸出右手，握住他手，二人携手同行，走了里许，来到路旁一所茶铺之前。赵半山道：“贤弟，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我就此别过。”胡斐虽是恋恋不舍，但他是豁达豪迈之人，说道：“好，三哥，过几年等我长得几岁，到回疆来寻你相会。”赵半山点头道：“我在回疆等你便了。”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朵红绒扎成的大红花来，说道：“贤弟，天下江湖好汉，一见此花，便知是你三哥的信物。你若遇上急需，要人要钱，凭着此花，向各处朋友尽管要便是。”

胡斐接过了放在怀内，好生羡慕，心想日后学到三哥的本领未必为难，但要学到他朋友遍天下的交情，却是大大的不易。赵半山到茶铺倒了两大碗茶，将一碗递给胡斐，说道：“以茶代酒，你我喝了这碗别酒吧。”二人举起碗来，仰头饮干。

赵半山搁下茶碗，一手牵住马缰，说道：“贤弟，临别之际，做哥哥的问你一句话。”胡斐道：“三哥请问便是。”赵半山道：“除了商家堡之外，贤弟是否还有什么厉害的仇人对头？”胡斐一凛，心道：“我爹爹不知是谁害的，此人既杀得我爹爹，自然武功非同小可。若是三哥知我大仇未报，竟查到我仇人的姓名，他义气为重，前去找他拚斗，一来我杀父大仇不能叫人代报，二来焉能让三哥冒此凶险？”他年纪虽小，却是满腹的傲气，仰头道：“不劳三哥挂怀，便是有什么仇敌

对头，小弟也料理得了。”赵半山哈哈大笑，翘起大拇指赞道：“好！”飞身上马，向西疾驰而去，只听他远远说道：“石上的小包，哥哥送了给你。”

胡斐回过头来，只见大石上放着一个包裹，本来是赵半山挂在白马背上的。他伸手一提，只觉沉甸甸的有些压手，急忙解开，但见金光耀眼，却是二十枚二十两重的金锭，一共是黄金四百两。胡斐哈哈一笑，心道：“我贫你富，若是赠我黄金，我也不能拒却。三哥怕我推辞，赠金之后急急驰走，未免将我胡斐当作小孩子了。”

回头望见马蹄溅起一路尘土，数里不歇，想起今日竟交上了这样一位肝胆相照的好友，不由得喜不自胜，提了黄金，高声唱着山歌，大踏步而行。

胡斐找着平阿四后，分了二百两黄金给他，要他回沧州居住，自己却遨游天下，每日里习拳练刀，打熬气力，参照赵半山所授的武学要诀，钻研拳经刀谱上的家传武功。

第五章 血印石

数年之间，他身材长高了，力气长大了，见识武功，也是与日俱进。四海为家，倒也悠然自得，到处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却也说不尽这许多。只是他出手豪阔，赵半山所赠的二百两黄金，却已使得荡然无存了。

一日想起，常听人说，广东富庶繁盛，颇有豪侠之士，左右无事，于是骑了一匹劣马，径往岭南而来。

这一日到了广东的大镇佛山镇。那佛山自来与朱仙、景德、汉口并称天下四大镇，端的是民丰物阜，市廛繁华。胡斐到得镇上，已是巳末午初，腹中饥饿，见路南有座三开间门面的大酒楼，招牌上写着“英雄楼”三个金漆大字，两边敞着窗户，酒楼里刀杓乱响，酒肉香气阵阵喷出。胡斐心道：“这酒楼的招牌起得倒怪。”一摸身边，只剩下百十来文钱，心想今日喝酒是不成的了，吃一大碗面饱饱肚再说。当下将马拴在酒楼前的木桩上，径行上楼。

酒楼中伙计见他衣衫敝旧，满脸的不喜，伸手拦住，说道：“客官，楼上是雅座，你不嫌价钱贵么？”胡斐一听，气往上冲，心道：“你这招牌叫做英雄楼，对待穷朋友却是这般狗熊气概。我不吃你一个人仰马翻，胡斐便枉称英雄了。”哈哈一笑，道：“只要酒菜精美，却不怕价钱贵。”那伙计将信

将疑，斜着眼由他上楼。

楼上桌椅洁净。座中客人衣饰豪奢，十九是富商大贾。伙计瞧了他的模样，料得没甚油水生发，竟是半天不过来招呼。胡斐暗暗寻思，要生个什么念头，白吃他一顿。忽听得街心一阵大乱，一个女人声音哈哈大笑，拍手而来。

胡斐正坐在窗边，倚窗向街心望去，见一个妇人头发散乱，脸上、衣上、手上全是鲜血，手中抓着一柄菜刀，哭一阵，笑一阵，指手划脚，原来是个疯子。旁观之人远远站着，脸上或现恐惧，或显怜悯，无人敢走近她身旁。只见她指着“英雄楼”的招牌拍手大笑，说道：“凤老爷，你长命百岁，富贵双全啊，我老婆子给你磕头，叫老天爷生眼睛保佑你啊。”说着跪倒在地，登登登的磕头，撞得额头全是鲜血，却似丝毫不觉疼痛，一面磕头，一面呼叫：“凤老爷，你日进一斗金，夜进一斗银，大富大贵，百子千孙啊。”

酒楼中闪出一人，手执长烟袋，似是掌柜模样，指着那妇人骂道：“锺四嫂，你要卖疯，回自己窝儿去，别在这儿扰了贵客们吃喝的兴头。”那锺四嫂全没理会，仍是又哭又笑，向着酒楼磕头。掌柜的一挥手，酒楼中走出两名粗壮汉子，一个夹手抢过她手中菜刀，另一个用力一推。锺四嫂登时摔了一个筋斗，滚过街心，挣扎着爬起后痴痴呆呆地站着，半晌不言不语，突然捶胸大哭，号叫连声：“我那小三宝贝儿啊，你死得好苦啊。老天爷生眼睛，你可没偷人家的鹅吃啊。”

抢了菜刀的那汉子举起刀来，喝道：“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就给你一刀。”锺四嫂毫不害怕，仍是哭叫。掌柜的见街坊众人脸上都有不以为然之色，呼噜呼噜的抽了几口烟，喷

出一股白烟，将手一挥，与两名汉子回进了酒楼。

胡斐见两个汉子欺侮一个妇道人家，本感气恼，但想这妇人是个疯子，原也不可理喻，忽听得坐在身后桌边两名酒客悄声议论。一个道：“凤老爷这件事，做得也太急躁了些，活生生逼死一条人命，只怕将来要遭报应。”胡斐听到“活生生逼死一条人命”这九个字，心中一凛。只听另一人道：“那也不能说是凤老爷的过错，家里不见了东西，问一声也是十分平常。谁叫这女人失心疯了，竟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剖开了肚子。”胡斐听到最后这句话，哪里还忍耐得住，猛地转过身来。只见说话的二人都是四十左右年纪，一个肥胖，一个瘦削，穿的都是绸缎长袍，瞧这打扮，均是店东富商。二人见他回头，相视一眼，登时住口不说了。

胡斐知道这种人最是胆小怕事，若是善言相问，必定推说不知，决不肯坦直以告，当下站起身来，作了个揖，满脸堆笑，说道：“两位老板，自在广州一别，已有数年不见了，两位好啊？”那二人和他素不相识，听他口音又是外省人，心中均感奇怪，但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当即拱手还礼，说道：“你好，你好。”胡斐笑道：“小弟这次到佛山来，带了一万两银子，想办一批货，只是人地生疏，好生为难。今日与两位巧遇，那再好也没有了，正好请两位帮忙。”二人一听到“一万两银子”五个字，登时从心窝里笑了出来，虽见他衣着不似有钱人，但“一万两银子”非同小可，岂能交臂失之？齐道：“那是该当的，请过来共饮一杯，慢慢细谈如何？”

胡斐正要他二人说这句话，哪里还有客气，当即走将过去，打横里坐了，开门见山的问道：“适才听两位言道，什么

活生生的逼死了一条人命，倒要请教。”那二人脸上微微变色，正欲推搪，胡斐伸出左手，在桌底自左至右的一移，已将每人一只手腕抓住，握在手掌之中，略一用劲，二人“啊”的一声叫了出来，立时脸色惨白。楼头的伙计与众酒客听到叫声，一齐回头过来。胡斐低声道：“不许出声！”二人不敢违拗，只得同时苦笑。旁人见无别事，就没再看。

这二人手腕被胡斐抓在掌中，宛如给铁箍牢牢箍住了一般，哪里还动弹得半分？胡斐低声道：“我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盗，现下改邪归正，学做生意，要一万两银子办货，可是短了本钱，只得向二位各借五千两。”二人大吃一惊，齐声道：“我……我没有啊。”胡斐道：“好，你们把凤老爷逼死人命的事，说给我听。哪一位说得明白仔细，我便不向他借钱。这一万两银子，只好着落在另一位身上。”二人忙道：“我来说，我来说。”先前谁都不肯说，这时生怕独力负担，做了单头债主，竟然争先恐后起来。

胡斐见这个比赛的法儿收效，微微一笑，听那胖子说北方话口音较正，便指着他道：“胖的先说，待会再叫瘦的说。哪一位说得不清楚，那便是我的债主老爷了。”说着放脱了二人手腕，取下背上包裹，打了开来，露出一柄明晃晃的钢刀，拿起桌上一双象牙筷子，在刀口轻轻一掠，筷子登时断为四截。这二人面面相觑，张大了口合不拢来，两颗心却是怦怦地跳个不住。胡斐伸出双手，在二人后颈摸了摸，好似在寻找下刀的部位一般，将二人更是吓得面如土色。胡斐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道：“好，好！”又将包裹包上。

那胖商人忙道：“小爷，我说，保管比……比他说得明白

……”那瘦商人抢着道：“那也不见得，让我先说吧。”胡斐脸一沉，道：“我说过要先听他说，你忙什么？”那瘦商人忙道：“是，是。”胡斐道：“你不遵我吩咐，要罚！”那瘦商人吓得魂不附体，胖商人却脸有得色。

胡斐道：“酒微菜寡，怎是敬客的道理？快叫一桌上等酒席来。”瘦商人一听处罚甚轻，如逢大赦，忙叫伙计过来，吩咐他即刻做一席五两银子的最上等酒菜。那伙计见胡斐和他们坐在一起，甚是诧异，听到有五两银子的买卖，当即眉开眼笑地连声答应。

胡斐在窗口探头一望，见那锤四嫂披头散发地坐在对街地下，抬头望天，口中喃喃的自言自语，不知说些什么。

那胖商人道：“小爷，这件事我说便说了，可不能让人知道是我说的。”胡斐眉头一皱，道：“你不说也罢，那就让他说。”说着转头向瘦商人。胖商人忙道：“我说，我说。小爷，这位凤老爷名字叫作凤天南，乃是佛山镇上的大财主，有一个绰号，叫作……”瘦商人接口道：“叫作南霸天。”胡斐喝道：“又不是说相声，你插口干么？”瘦商人低下了头。不敢再言语了。

那胖商人道：“凤老爷在佛山镇上开了一家大典当，叫作英雄当铺；一家酒楼，便是这家英雄楼；又有一家大赌场，叫作英雄会馆。他财雄势大，交游广阔，武艺算得全广东第一。镇上的人私下里还说，每个月有人从粤东、粤西、粤北三处送银子来孝敬他，听说他是什么五虎派的掌门人，凡是五虎派的弟兄们在各处发财，便得抽个份儿给他。这些江湖上的事，小的也弄不明白。”胡斐点头道：“是了，他是大财主，又

是坐地分赃的大强盗。”二人向他望了一眼，心想：“那你与他是同行哪。”胡斐早已明白他们的心意，笑道：“常言道同行是冤家。我跟这位凤老爷不是朋友。你们有好说好，有歹说歹，不必隐瞒。”

那胖商人道：“这凤老爷的宅子一连五进，本来已够大啦，可是他新近娶了一房七姨太，又要在后进旁边起一座什么七凤楼，给这位新姨太太住。他看中的地皮，便是锤四嫂家传的菜园。这块地只有两亩几分，但锤阿四种菜为生，一家五口全靠着这菜园子吃饭。凤老爷把锤阿四叫去，说给五两银子买他的地。锤阿四自然不肯。凤老爷加到十两。锤阿四还是不肯，说道便是一百两银子，也吃得完，可是在这菜园子扒扒土、浇浇水，只要力气花上去，一家几口便饿不死了。凤老爷恼了，将他赶了出来，昨天便起了这偷鹅的事儿。

“原来凤老爷后院中养了十只肥鹅，昨天忽然不见了一只。家丁说是锤家的小二子、小三子兄弟俩偷了，寻到他菜园子里，果然见菜地里有许多鹅毛。锤四嫂叫起屈来，说她两个儿子向来规矩，决不会偷人家的东西，这鹅毛准是旁人丢在菜园子里的。家丁们找小二小三去问，两个都说没偷。凤老爷问道：‘今儿早晨你们吃了什么？’小三子道：‘吃我，吃我。’凤老爷拍桌大骂，说：‘小三子自己都招了，还说没偷？’于是叫人到巡检衙门去告了一状，差役便来将锤阿四锁了去。

“锤四嫂知道自己家里虽穷，两个儿子却乖，平时一家又很惧怕凤家，决不会去偷他们的鹅吃，便到凤家去理论，却给凤老爷的家丁踢了出来。她赶到巡检衙门去叫冤，也给差役轰出。巡检老爷受了凤老爷的嘱托，又是板子，又是夹棍，

早已将锤阿四整治得奄奄一息。锤四嫂去探监，见丈夫满身血肉模糊，话也说不出，只是胡里糊涂地叫道：‘不卖地，不卖地！没有偷，没有偷。’锤四嫂心里一急，便横了心。她赶回家里，一手拖了小三子，一手拿了柄菜刀，叫了左右乡邻，一齐上祖庙去。乡邻们只道她要在神前发誓，便同去作个见证。小人和她住得近，也跟去瞧瞧热闹。

“锤四嫂在北帝爷爷座前磕了几个响头，说道：‘北帝爷爷，我孩子决不能偷人家的鹅。他今年还只四岁，刁嘴拗舌，说不清楚，在财主爷面前说什么吃我，吃我！小妇人一家横遭不白，赃官受了贿，断事不明，只有请北帝爷爷伸冤！’说着提起刀来，一刀便将小三子的肚子剖了。”

胡斐一路听下来，早已目眦欲裂，听到此处，不禁大叫一声，霍地站起，砰的一掌，打得桌上碗盏跃起，汤汁飞溅，叫道：“竟有此事？”

胖瘦二商人见他神威凛凛，一齐颤声道：“此事千真万确！”胡斐右足踏在长凳之上，从包袱中抽出单刀，插在桌上，叫道：“快说下去！”胖商人道：“这……这不关我事。”

酒楼上的酒客伙计见胡斐凶神恶煞一般，个个胆战心惊。胆小的酒客不等吃完，一个个便溜下楼去。众伙计远远站着，谁都不敢过来。

胡斐叫道：“快说，小三子肚中可有鹅肉？”那胖商人道：“没有鹅肉，没有鹅肉。他肚腹之中，全是一颗颗螺肉。原来锤家家中贫寒，没什么东西裹腹，小二小三哥儿俩就到田里摸田螺吃。螺肉很硬，小三子咬不烂，一颗颗都囫圇的吞了下去，因此隔了大半天还没化。他说：‘吃我，吃我！’却是

说的‘吃螺！’唉，好好一个孩子，便这么死在祖庙之中。锤四嫂也就此疯了。”（按：吃螺误为吃鹅，祖庙破儿腹明冤，乃确有其事，佛山镇老人无一不知。今日佛山祖庙之中，北帝神像之前有血印石一方，尚有隐隐血迹，即为此千古奇冤之见证。作者曾亲眼见到。读者如赴佛山，可往参观。唯此事之年代及人物姓名，年久失传。作者当时向佛山镇上文化界人士详加打听，无人知悉，因此文中人名及其他故事均属虚构。）

胡斐拔起单刀，叫道：“这姓凤的住在哪里？”那胖商人还未回答，忽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犬吠之声，瘦商人叹道：“作孽，作孽！”胡斐道：“还有什么事？”瘦商人道：“那是凤老爷的家丁带了恶狗，正在追拿锤家的小二子。”胡斐怒道：“冤枉已然辨明，还拿人干什么？”瘦商人道：“凤老爷言道：小三子既然没吃，定是小二子吃了，因此要拿他去追问。邻居知道凤老爷恼羞成怒，非把这件冤枉套在小二子头上不可，暗暗叫小二子逃走。今日凤老爷的家丁已到处搜拿了半天呢。”

此时胡斐反而抑住怒气，笑道：“好好，两位说得明白，这一万两银子我便向凤老爷借去。”说着提起酒壶就口便喝，将三壶酒喝得涓滴不剩，一叠声催伙计拿酒来。

但听得狗吠声吆喝声越来越近，响到了街头。胡斐靠到窗口，只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从转角处没命地奔来。他赤着双足，衣裤已被恶狗的爪牙撕得稀烂，身后一路滴着鲜血，不知他与众恶犬如何厮斗，方能逃到这里。他身后七八丈远

处，十余条豺狼般的猛犬狂叫着追来，眼见再过须臾，便要扑到锺小二身上。

锺小二此时已是筋疲力尽，突然见到母亲，叫一声：“妈！”双腿一软，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锺四嫂虽然神智胡涂，却认得儿子，猛地站起，冲了过去，挡在众恶犬之前，护住儿子。众恶犬登时一齐站定，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呜呜发威。

这些恶犬只只凶猛异常，平时跟着凤老爷打猎，连老虎大熊也敢与之搏斗，但见了锺四嫂这股拚死护子的神态，一时竟然不敢逼近。众家丁大声吆喝，催促恶犬。只听得呜呜几声，两头凶狼般的大犬跃起身来，向卧在地上的锺小二咬去。

锺四嫂扑在儿子身上。第一头大犬张开利口，咬住她的肩头。第二头恶犬却咬中她的左腿。双犬用力拉扯，就似打猎时擒着白兔花鹿一般。众家丁呼喝助威。锺四嫂不顾自身疼痛，仍是护住儿子，不让他受恶犬的侵袭。锺小二从母亲身下爬了出来，一面哭喊，一面和众恶犬厮打，救护母亲。霎时之间，十余条恶犬从四面八方围攻了上去。

街头看热闹的闲人虽众，但迫于凤老爷的威势，个个敢怒而不敢言。要知当此情景之下，只要有谁稍稍惹恼了这些家丁，一个手势之下，众恶犬立时扑上身来。有的不忍卒睹这场惨剧，掩面避开。众家丁却是兴高采烈，犹似捕获到了大猎物一般。

胡斐在酒楼上瞧得清清楚楚，他迟迟不出手救人，是要亲眼看明白那凤天南是否真如这两个商人所说的那么歹毒，以免误信人言，冤枉无辜。初时他听胖商人述说这件惨事，心

中极其恼怒，后来听说那凤天南既已平白无端地逼死了一条人命，还派恶犬追捕另一个孩子，觉得世上纵有狠恶之人，亦不该如此过份，倒有些将信将疑起来，直到亲见恶犬扑咬锺氏母子，那时更无怀疑，眼见街头血肉横飞，再迟得片刻，这一双慈母孝子不免死于当场，当下抓起桌上三双筷子，劲透右臂，一枚枚的掷了下去。

但听得汪汪汪、呜呜呜几声惨叫，六头恶犬均被筷子打中脑门，伏地而死，其余恶犬呆在当地，不知该当继续扑咬，还是转身逃去。胡斐又拿起桌上的酒杯，飞掷下街，当真是差不失寸，劲力透骨，每一只酒杯的杯底都击中在每一头恶犬的鼻头上。三头大狗叫也没叫一声，登时翻身而死。余下几条恶犬将尾巴挟在后腿之间，转眼逃得不知去向。

带狗的家丁共有六人，仗着凤天南的威势，在佛山镇上一向凶横惯了的，眼见胡斐施展绝技杀狗，竟然不知死活，一齐怒喝：“什么人到佛山镇来撒野？打死了凤老爷的狗，要你这小子偿命。”各人身上都带着单刀铁链，纷纷取出，蜂拥着抢上楼来。

众酒客见到这副阵仗，登时一阵大乱。那“英雄楼”是凤天南的产业，掌柜的、站堂的、送菜的、大厨二厨，一见凤府家丁上楼拿人，各自抄起火叉、菜刀、铁棒，都要相帮动手。胡斐瞧在眼里，只是微微冷笑。

但见六名家丁奔到身前，为首一人将铁链呛啷啷一抖，喝道：“臭小子，跟老爷走吧。”胡斐心想：“一个乡绅的家丁，也敢拿铁链锁人，这姓凤的府中，难道就是佛山镇的衙门？”他也不站起，反手一掌，正中那家丁的左脸，手掌缩回时，顺

手在他前颈“紫宫”、后脑“风府”两穴各点了一下。这是人身的一处大穴，那家丁登时呆呆站着，动弹不得。

其时第二、第三个家丁尚未瞧得明白，各挺单刀从左右袭上。胡斐见二人双刀砍来时颇有劲力，显是练过几年武功，倒非寻常狐假虎威的恶奴可比，正是如此，更可想见那凤天南的凶横，当下如法炮制，啪啪两记巴掌，打得那两名家丁愣愣的站着。余下三名家丁瞧出势头不对，一个转身欲走，另一个叫道：“凤七爷，你来瞧瞧这是什么邪门。”

那凤七是凤天南的远房族弟，就在这英雄酒楼当掌柜，武功是没有什么，为人却极是机灵，这时已站在楼头，瞧出胡斐武功甚是了得，当即抢上两步，抱拳说道：“原来今日英雄驾到，恕凤某有眼不识泰山……”

胡斐见三名家丁慢慢向楼头移步，想乘机溜走，当即从身边站着不动的家丁手中取过铁链，着地卷去，回劲一扯，铁链已卷住三名家丁六只脚，但听得“啊哟，啊哟”声中，三个人横倒在地，跌成一堆，一齐给他拖将过来。胡斐拿起铁链两端，打了一个死结，对凤七毫不理睬，自斟自饮。

英雄楼众伙计虽见胡斐出手厉害，但想好汉敌不过人多，各执家伙，布成阵势，只待凤七爷一声令下，便即一拥而上。

胡斐喝了一杯酒，问道：“凤天南是你什么人？”凤七笑道：“凤老爷是在下的族兄，尊驾可认得他么？”胡斐道：“不认得，你去叫他来见我。”凤七心中有气，暗道：“凭你这小子也请得动凤老爷？便是你登门磕头，也不知他老人家见不见你呢？”但脸上仍是笑嘻嘻地道：“请教尊驾贵姓大名，好得通报。”

胡斐道：“我姓拔，杀鸡拔毛的拔。”凤七暗自嘀咕：“怎么有这个怪姓儿？”陪笑道：“原来是拔爷，物以稀为贵，拔爷的姓数，南方倒是少有。”胡斐道：“是啊，俗语道物以稀为贵，掉句文便是‘凤毛麟角’，在下的名字便叫作‘凤毛’。”凤七笑道：“高雅，高雅！”突然转念：“不对，他这‘拔凤毛’三字，岂不是有意来寻晦气，找岔子？”脸色一变，厉声道：“尊驾到底是谁？到佛山镇有何贵干？”胡斐笑道：“早就听说佛山镇有几只恶凤凰，我既然名叫拔凤毛，便得来拔几根毛儿耍耍。”

凤七退后一步，呛啷一响，从腰间取出一条软鞭，左手一摆，叫手下众人小心在意，右腕抖动，软鞭挟着一股劲风，向胡斐头上猛击下来。

胡斐心中盘算已定：“单凭凤天南一人，也不能如此作恶多端。他手下的帮凶之辈，个个死有余辜。今日下手不必留情。”眼见软鞭打到，反手一带，已抓住鞭头，轻轻向内一扯。凤七立足不住，向前冲了过来。胡斐左手在他肩头一拍，凤七但觉一股极大力量往下挤迫，不由自主的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胡斐笑道：“不敢当！”顺手将那十三节软鞭往他身上一卷，已将他缚在一张八仙桌脚上。

酒楼众伙计正要扑上动手，突见如此变故，吓得一齐停步。

胡斐指着一个肥肥的厨子叫道：“喂，将菜刀拿来。”那肥厨子张大了嘴，不敢违拗，将手中握着的菜刀递了过去。胡斐道：“炒里脊用什么材料？”肥厨子道：“用猪背上脊骨两旁的上好精肉。你是要吃糖醋、椒盐、油炸，还是清炒？”胡斐

伸手一扯，嗤的一响，将凤七背上的衣服撕破，露出肥肥白白的背脊来，摸摸他的脊梁，道：“是不是这里下刀？”那肥厨子的大口张得更大，哪敢回答？凤七连连磕头，叫道：“英雄饶命！”胡斐心想：“饶你性命可以，但不给你吃些苦头，岂不是作恶没有报应？”菜刀一起，在他脊骨旁划了一条长长的伤口，问道：“半斤够了么？”厨子呆头呆脑地道：“一个人吃，已经够啦！”

凤七吓得魂飞天外，但觉背上剧痛，只道真的已给他割了半斤里脊肉去，只听胡斐又问：“炒猪肝用什么作料？清蒸猪脑用什么作料？”凤七心想：“炒里脊那还罢了，这炒猪肝、蒸猪脑两样一作，我这条老命，还剩得下么？”拚命的磕头，只把楼板磕得冬冬直响，叫道：“英雄有事便请吩咐，只求饶了小人一命。”

胡斐见吓得他也够了，喝道：“你还敢帮那凤天南作恶么？”凤七忙道：“小人不敢。”胡斐道：“好，快赶走楼上与雅座的客人，大堂与楼下的客人一个也不许走。”凤七叫道：“伙计，快遵照这位好汉爷的吩咐。快！快！”

楼上众酒客不是财主，便是富商，个个怕事，一见打架，早想溜走，苦于梯口给手执兵刃的众伙计守住，欲行不得，这时也不用人赶，早心急慌忙地走了。楼下大堂的客人都是穷汉，十个中倒有七八个吃过凤七的亏，见今日有人上门寻事，实在说不出的痛快，都要留下来瞧瞧热闹。

胡斐叫道：“今日我请客，朋友们的酒饭钱，都算在我帐上，你不许收一文钱，快抬酒坛子出来，做最好的菜肴敬客，把街上九只恶狗宰了，烧狗肉请大家吃。”他吩咐一句，凤七

答应一句。众伙计行动稍迟，胡斐便扬起菜刀，问那肥厨子：“红烧大肠用什么作料？炒腰花用什么作料？”那厨子据实回答，用的是大肠一副，腰子两枚。只把凤七惊得脸无人色，不住口的催促。

那六名家丁见胡斐如此凶狠，不知他要如何对付自己，心中都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偷瞧胡斐的脸色一眼，又互相对望一眼，心中只是焦急：“凤老爷怎地还不过来救人？再迟片刻，这凶神便要来对付我们了。”胡斐见众伙计已照自己吩咐，一一办理不误，大步走到楼下，倒了一大碗酒，说道：“今日小弟请客，各位放量饮酒，想吃什么，便叫什么，酒楼上若有丝毫怠慢，回头我一把火将它烧了。”众酒客欢然吃喝，只是在凤家积威之下，谁也不敢接口。

胡斐回到楼上，解开了三名家丁的穴道，将铁链分别套在各人颈里，连着另外三名家丁，将六个人一齐拉下楼来，问道：“凤天南开的当铺在哪里？我要当六只恶狗。”便有酒客指点途径，说道：“向东再过三条横街，那一堵高墙便是。”胡斐说声：“多谢！”牵了六人便走。一群瞧热闹的人远远跟着，要瞧活人如何当法。

胡斐一手拉住六根铁链，来到“英雄典当”之前，大声喝道：“英雄当狗来啦！”牵了六名家丁，走到高高的柜台之前，说道：“朝奉，当六条恶狗，每条一千两银子。”

坐柜的朝奉大吃一惊，佛山镇上人人知道，这“英雄典当”是凤老爷所开，十多年来谁也不敢前来胡混，怎么今日竟有个失心疯的汉子来当人？凝神一看，认出那六个被他牵

着的竟是凤府家丁，这一来更是惊讶，说道：“你……你……你当什么？”胡斐喝道：“你生不生耳朵？我当六条恶狗，每条一千两，共是六千两银子。这笔生意便宜你啦。”

那朝奉知他有意来混闹，悄声向旁边的朝奉说了一声，命他快去呼唤护院武师来打发这疯子，一面向胡斐客客气气地道：“典当的行规，活东西是不能当的，请尊驾原谅。”胡斐道：“好，活狗你们不收，那我便当死狗。”六名家丁大惊，一齐叫道：“俞师爷，你快收下来，救命要紧。”

但典当的朝奉做事何等精明把细，岂肯随随便便的送六千两银子出去，只是陪笑道：“你老请坐啊，用杯茶不用？”胡斐道：“先把活狗弄成死狗，再喝你的茶。”四下一瞧，心下已有了计较，两步走到大门旁，抓住门缘向上一托，已将一扇黑漆大门抬了下来。那俞朝奉见事情越加不对，叫道：“喂，喂，你这位客人干什么啊？”胡斐不去理他，左一腿，右一腿，将六名家丁踢倒在地，横转门板，压在六人身上。俞朝奉叫道：“唉，不要胡闹，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这典当是谁的产业？”

胡斐心想：“瞧你这副尖酸刻薄的样儿，佛山镇上定有不少穷人吃过你的苦头。”走到柜台之前，夹手一把抓住他的辫子，从高高的柜台后面揪将出来，也压在门板之下，接着走到门口，抱起门边那只又高又大的石鼓，砰的一声，摔上了门板。这石鼓何止五百斤重，这一摔上去，门板下七人齐声惨呼，有的更是痛得屎尿齐流。门外闲人与柜台内的众朝奉也是同声惊叫起来。

胡斐又抱起另一只石鼓，叫道：“恶狗还没死，得再加一

个石鼓！”说着将那石鼓往空中一抛，眼看又要往门板上落去，但听得众人齐声大叫，他双手环抱，倏地将石鼓抱住，又压在门板之上。这时门板上已压了一千余斤，虽由七人分担，但人人已压得筋骨欲断。俞朝奉大叫道：“好汉爷饶命！快取银子出来！”胡斐道：“什么？你还要我取银子出来？”俞朝奉身子瘦弱，早已给压得上气不接下气，忙道：“不……不……我是叫当里取银子出来……”

典当里众朝奉见情势险恶，只得将一封封银子捧了出来，一百两一封，共是六十封，胡斐将银子都堆在门板之上，说道：“六条恶狗当六千两，还有一个朝奉呢？难道堂堂英雄典当的一位大朝奉，还不及一条恶犬吗？至少得当三千两。”这六千两银子，足足有三百七十余斤，又压在门板上，下面七人更是抵受不住。

正乱间，忽然门外有人叫道：“哪一个杂种吃了豹子胆，来凤老爷的铺子混闹？”人群往两旁一分，闯进来两条汉子。两人一般的高大魁伟，黑衣黑裤，密排白色扣子，武师打扮。胡斐身形一晃，窜到两人背后，一手一个，已抓住了两人后颈。那两人正是英雄典当的护院，闲着无事，却在赌场赌博，听得当铺中有人混闹，这才匆匆赶回，哪知还没瞧清楚对手的身形面目，已被他抓住要害，提了起来。

胡斐双手一抖，一个身上落下七八张天九牌，另一个手中却掉下两粒骰子。胡斐笑道：“好啊，原来是两个赌鬼！”将两人头对头一撞，腾腾两声，将两人摔在门板之上。这两个护院武师武功虽然平平，身子的重量却是足斤加三。门板上又加了四百来斤，只压得下面七人想呻吟一句也是有声无气。

典当的大掌柜只怕闹出人命，忙命伙计又捧出三千两银子来，不住向胡斐打躬作揖，陪笑说好话，心下纳闷：“怎地凤老爷不亲来料理？”

胡斐在酒楼中命人烹狗，到典当中来当人，用意本是要激凤天南出来。他自从少年时在商家堡铁厅遇险之后，行事极为谨慎，心想这凤天南既然号称“南霸天”，家中的布置只怕比商家堡更为厉害，常言道：“强龙不斗地头蛇。”若是上门去与他为难，只怕中了他的毒计，是以先闹酒楼，再闹当铺，哪知凤天南始终不露面，倒也大出意料之外。他见又有三千两银子搬到，头一摆，道：“一齐放在门板上。”众伙计明知一放上去，又是加上一百八九十斤，但不敢违拗，只得一包包轻轻地放了上去。

胡斐叫道：“你们这典当是皇帝老子开的么？怎样做事这等横法？”大掌柜陪笑道：“不敢，不敢。好汉爷还有什么吩咐？”胡斐道：“当东西的没当票么？”那大掌柜心想这六个家丁皮粗肉厚，压一会儿还不怎样，这俞朝奉只怕转眼就要一命呜呼，一叠连声地叫道：“快写当票。”

柜面的朝奉不知如何落笔，见大掌柜催得紧，只得提笔写道：“今押到凤府家丁六名，俞朝奉一名，皮破肉烂，手足残缺，当足色纹银九千两整。年息二分，凭票取赎。虫蚁鼠咬，兵火损失，各安天命，不得争论。三年为期，不赎断当。”原来天下当铺的规矩，就算你当的是全新完整之物，他也要写上“残缺破烂”的字样，以免赎当时有所争执。当铺当活人，那是从所未有之事，那朝奉写得惯了，也给加上“皮破肉烂，手足残缺”八字评语。

大掌柜将当票恭恭敬敬递了过去，胡斐一笑收下，提起两名武师，喝道：“将石鼓取下来。”两名武师兀自头晕眼花，却自知一人搬一个石鼓不够力气，只得二人合力，一个个的抬了下来。胡斐道：“好，咱们到赌场去逛逛。你两条大汉，抬着本钱跟我来。”

两名武师给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前一后抬着门板，端了九千两纹银，跟在胡斐后面。看热闹的闲人见他赤手空拳，斗赢了佛山镇上第一家大典当，无不兴高采烈，但怕凤老爷见怪，却不敢走近和他说话，听他说还要去大闹赌场，更是人人精神百倍，跟在后面的人越来越多。

那赌场开设在佛山镇头一座破败的庙宇里，大门上写着“英雄会馆”四个大字。胡斐大踏步走进门去，只见大殿上围着黑压压一堆人，正在掷骰子押大小。

开宝的宝官浓眉大眼，穿着佛山镇的名产胶绸衫裤，敞开胸膛，露出黑黪黪的两丛长毛，见到胡斐进来，后面跟着两名武师，抬着一块大门板，放着近百封银子，心里一怔，叫道：“蛇皮张，你做什么？”那姓张的武师努一努嘴，道：“这位好汉爷要来玩一手。”

那宝官听蛇皮张说得恭敬，素知凤老爷交游广阔，眼前这人年纪虽轻，多半是他老人家的朋友，心想：“好哇，你是抬了银子给我们场里送来啦。开饭店的不怕大肚汉，开赌场的岂怕财主爷？再抬了两门板来也不嫌多。”咧嘴一笑，说道：“这位朋友贵姓？请坐请坐。”

胡斐大刺刺的坐了下来，说道：“我姓拔，名字叫作风毛。”

那宝官一愣，心道：“啊，你是存心来跟我们过不去了。”拿起骰盅一摇，放下来合在桌上，四周数十名赌客纷纷下注，有的押“大”，有的押“小”。

胡斐有意要延挨时刻，等那凤天南亲自出来，好与他相斗，当下笑嘻嘻的坐着，并不下注。只见宝官揭开盅来，三枚骰子共是十一点，买“大”的赌客纷纷欢呼，买小的却是垂头丧气。那宝官连开三次，都是“大”。

胡斐心想：“十赌九骗，这凤天南既然如此横法，所开的赌场鬼花样必多，待我查出弊端，大闹他一场。”当下注目看那骰盅，又倾听骰子落下的声音，要查究骰中是否灌铅，听了片刻，觉得骰子倒无花巧。他练过暗器听风术，耳音极精，纵在黑暗之中，若有暗器来袭，一听声音，立知暗器来势方位，是何种类，手劲如何。如赵半山这等大行家，当日在商家堡中一听到身后暗器射到，即猜到对方是嵩山少林寺不疑大师的弟子，暗器听风之术，一精至斯。胡斐的耳音较之赵半山虽然尚有不及，但听了一阵，竟已听出三枚骰子向天的是什么点数。要知骰子共有六面，每面点数不同，一点的一面与六点的一面落下之时，声音略有差别，虽然所差微细之极，但在内力精深、暗器功夫极佳之人听来，自能分辨。

胡斐又让他开了几盅，试得无误，笑道：“宝官，限注么？”那宝官大声道：“广东通省都知，南霸天的赌场决不限注，否则还能叫英雄会馆么？”胡斐微微一笑，伸出大拇指一翘，道：“是啊，若是限注，岂不成了狗熊会馆？”听他骰子落定，乃是十六点，回头叫道：“蛇皮张，押一千两‘大’。”

那宝官虽在赌场中混了数十年，但骰子到底开大开小，也

是要到揭盅才知，见他一押便是一千两，不由得一怔，揭开盅来，只见三枚骰子两枚六点，一枚四点，不由得脸都白了，当下由下手赔了一千两。接下去摇骰时声音错落，胡斐听不明白，袖手不下，开出来是个八点小。跟着他押了二千两“小”，盅子揭起，果然是四点“小”。

如此只押得五六次，场中已赔了一万一千两。那宝官满手是汗，举起骰盅猛摇。胡斐听得明白。盅中正是十四点，说道：“蛇皮张，把二万两都给押上‘大’！”两名武师将门板上的银子一封封的尽往桌上送。宝官掀起骰盅一边，眼角一张，已看到骰子共是十四点。他手脚也真利落，小指在盅边轻轻一推，盅边在骰子上一碰，一枚六点的骰子翻了一转，十四点变成九点，那是“小”了。这一记手法，若不是数十年苦功，也真不能练成，比之于武功，可算是厉害之极的绝招。

那宝官见他浑然不觉，心想这次胜定你了，得意洋洋的道：“大家下定注了？”胡斐左手将一大堆银子往桌子中心一推，说道：“这里是二万两银子，是‘小’你便尽数吃去。”宝官叫道：“好！好！吃了！”揭开宝盅，不禁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只见三枚骰子共是十二点。

众赌客早已罢手不赌，望着桌上这数十封银两，无不惊心动魄，突见开出来的是“大”，不约而同的齐声惊呼：“啊！”这声音中又是惊奇，又是艳羡。要知他们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如此的大赌。胡斐哈哈大笑，一只脚提起来踏在凳上，叫道：“二万两银子，快赔来！”

原来那宝官作弊之时，手脚虽快，却哪里瞒得过胡斐的眼光？他虽瞧不出那宝官如何捣鬼，但料定三枚骰子定是给

他从“大”换成了“小”，他左手推动银两之际，右手伸到桌底，隔着桌面在盅底轻轻一弹。三枚骰子本来一枚是三，一枚是一，一枚是五，合共九点。他这一弹力道用得恰到好处。三枚骰子一齐翻了个身，变成四点、六点、两点，合成十二点“大”。

那宝官脸如土色，砰的一下，伸手在桌上一拍，喝道：“蛇皮张，这人是什么路数？到凤老爷的场子来搅局？”蛇皮张哭丧着脸道：“我……我……也不知道啊。”胡斐道：“快赔，快赔，二万两银子，老爷赢得够了，收手不赌啦！”那宝官在桌上又是砰的一击，骂道：“契弟，你搞鬼出老千，当老子不知道么？”胡斐虽不明白他骂人的言语，料想决非好话，笑道：“好，你爱拍桌子，咱们赌拍桌子也成！”右手在桌子角上一拍，桌子角儿应手而落，跟着左手一拍，另一只角又掉在地上。

这一手惊人武功显了出来，这宝官哪里还敢凶横？突然飞起一脚，要想将桌子踢翻，乘乱溜走。几个地痞赌客跟着起哄：“抢银子啊！”胡斐右手一伸，已将宝官踢出的一脚抓住，倒提起来，将他头顶往桌面一桩。这一下力道奇重，桌面登时给他脑门撞破一洞，脑袋插到了桌面之下，肩膀以上的身子却倒栽在桌上，手脚乱舞，蔚为奇观。

众赌客齐声惊叫，纷纷退开。突然大门中抢进一个青年，二十岁上下年纪，身穿蓝绸长衫，右手摇着折扇，叫道：“是哪一个好朋友光降，小可未曾远迎，要请恕罪啊！”胡斐见这人步履轻捷，脸上英气勃勃，显是武功不弱，不觉微微一怔。

那少年收拢折扇，向胡斐一揖，说道：“尊兄贵姓大名？”胡斐见他彬彬有礼，便还了一揖，道：“没请教阁下尊姓。”那少年道：“小弟姓凤。”胡斐双眉一竖，哈哈笑道：“如此说道，在下的姓名未免失敬了。我姓拔，名叫凤毛。老兄与凤天南怎生称呼？”那少年道：“那是家父。家父听说尊驾光临，本该亲来迎接，不巧恰有要务缠身，特命小弟前来屈驾，请到舍下喝一杯水酒。”

他转头向英雄当铺的两名护院喝道：“定是你们对拔爷无礼，惹得他老人家生气，还不赔罪？”那两位护院喏喏连声，一齐打躬请安，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胡斐微微冷笑，心想：“瞧你们闹些什么玄虚。”

那宝官的脑袋插在赌桌上，兀自双脚乱舞，啊啊大叫。那少年抓住他背心，轻轻向上一提，将他倒过身来，那桌子却仍旧连在他项颈之中，只是四只桌脚向天，犹似颈中戴了一个大枷。那宝官双手托住桌子，这情状当真是十分滑稽，十分狼狈，向那少年道：“大爷，你来得正好，他……他……”眼望胡斐，却不敢再说下去了。

胡斐道：“你不赌了，是不是？那也成，我赢的钱呢？英雄会馆想赖帐么？”那少年骂宝官道：“拔爷赢了多少银子，快取出来！慢吞吞的干什么？”说着抓住桌子两角，双手向外一分，喀的一响，桌面竟被他撕成了两边。这一手功夫甚是干净利落，赌场中各人一齐喝采。

那宝官有小主撑腰，胆子又大了起来，向胡斐恶狠狠地望了一眼，道：“这人出老千。”那少年叱道：“胡说！人家是英雄好汉，怎会出老千？馆里银子够么？若是不够，快叫人

往当铺取去。”胡斐不懂“出老千”三字是何意思，但想来多半是“欺骗作弊”之意，心想：“这少年武功不弱，行事也有担当，我可不能丝毫大意了。”只听那少年道：“拔爷的银子，决不敢短了半文。这些市井小人目光如豆，从来没见过真好汉大英雄的气概，拔爷不必理会。现下便请拔爷移玉舍下如何？”

他明知“拔凤毛”三字决非真名，乃是存心来向凤家寻事生非，但还是拔爷前，拔爷后，丝毫不以为意。胡斐道：“你们这里凤凰太多，不知大爷的尊号如何称呼？”那少年似乎没听出他言语中意含讥讽，连说：“不敢，不敢。小弟名叫一鸣。”胡斐道：“在下赌得兴起，还要在这里玩几个时辰，不如请你爸爸到这里会面吧。”那宝官听他说还要赌，吓得面如土色，忙道：“不，不……”

凤一鸣脸一沉，叱道：“我们在说话，也有你插嘴的份儿？”转头向胡斐陪笑道：“家父对朋友从来不敢失礼，得知拔爷光临佛山，心中喜欢得了不得，恨不得立时过来相见，只是恰好今日京中来了两位御前侍卫，家父须得陪伴，实是分身不开。请拔爷包涵原谅。”胡斐冷笑一声，道：“御前侍卫，果然是好大的官儿。一鸣兄，小弟在江湖上有个外号，你想必知道。”凤一鸣正自嘀咕：“不知此人真姓名究竟是什么，若能摸清他几分底细，对付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听他提起外号，忙道：“小弟孤陋寡闻，请拔爷告知。”胡斐“哼”的一声，道：“亏你也是武林中人，怎地连大名鼎鼎的‘杀官殴吏拔凤毛’也不知道？”凤一鸣一怔，道：“取笑了。”

胡斐左手倏地伸出，抓住他的衣襟，喝道：“咦，好大的

胆子！你怎敢将我的一块凤凰肉吃下了肚中。”凤一鸣再也忍耐不住，右手虚出一掌，左手便来拿他手腕。胡斐手掌疾翻，当真快如电火，叫人猝不及防，啪的一声，凤一鸣左颊已吃了一记巴掌，顺手将他右手拿住，喝道：“还我的凤凰肉来。”

凤一鸣家学渊源，武功竟自不弱，只觉自己右掌宛似落入了一双铁钳之中，筋骨都欲碎裂，急忙飞起右足，向胡斐小腹上踢去。胡斐提起脚来，从空一足踏落，正好踏住他的足背。凤一鸣脚上又如被铁锤一击，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胡斐左手反手一掌，凤一鸣右颊早着，双颊就如猪肝般又红又肿。

胡斐大声叫道：“各位好朋友听着，我千里迢迢地从北方来到佛山，向这里的锺阿四锺老兄买到一块凤凰肉，却让这厮一口偷吃了。你们说该打不该打？”赌场中众人面面相觑，不敢说话，心中都知他是在为被逼死的锺小三出气伸冤。凤一鸣给他踏住一足，握住一手，已是全身无法动弹。

只见人丛中转出一个老者，手中拿着一根短烟袋，正是英雄当铺的大掌柜。他给胡斐逼去了九千两银子，哪里便肯罢休？一面命人急报凤天南，一面悄悄跟到英雄会馆来瞧他的动静，这时见小主人被擒，忙上前陪笑道：“好汉爷，这是我们凤老爷的独生爱子，凤老爷当他犹如性命一般。好汉爷要银子使用，尽管吩咐，可请快放了我们少主人。”胡斐道：“谁叫他偷吃了我的凤凰肉？是凤老爷的独生爱子，便能偷吃人家东西么？”大掌柜笑道：“好汉取笑了。天下哪有什么凤凰肉？便算有，我们小主人也决不会偷吃。”胡斐喝道：“这凤凰肉乃大补之剂，真是无价之宝，一吃下肚，立时满面通

红，肥胖起来。你们大家看，他的脸是否比平时红了胖了？还说没偷吃我的凤凰肉么？”大掌柜陪笑道：“这是好汉爷下手打肿的，不与凤凰肉相干。”胡斐道：“大家来评个理，这小子可偷吃了我的凤凰肉么？”

在赌场中胡混之人，一小半是凤天南的手下，另一半不是地痞流氓，便是破落户子弟，人人畏惧凤天南的威势，听胡斐如此询问，七嘴八舌地说道：“没见到你有什么凤凰肉。”“凤大爷决不能偷你东西吃。”“凤老爷府上的东西还怕少了么？怎能偷人东西？”“笑话笑话！”“好汉快放了他，别闹出大事来。”

胡斐道：“好，你们大家说他没偷吃，我难道赖了他？咱们到北帝庙判个理去。”

众人一怔，立时想起锤四嫂在北帝庙中刀剖儿腹之事。那大掌柜暗暗吃惊，心想：“一到北帝庙，那可要闹得不可收拾。”不住向胡斐打躬作揖，道：“好汉爷说得对，我们都错了。少主人吃了好汉的凤凰肉，好汉要怎么陪，便怎样赔就是。”胡斐冷笑道：“你倒说得容易。这里人人不服，不到北帝庙评个明白，我今后还有脸见人么？”说着将凤一鸣挟在腋下，银子也不要了，大踏步走出赌场，向途人问了路，径向北帝庙而来。

那北帝庙建构宏伟，好大一座神祠，进门院子中一个大水塘，塘中石龟石蛇，昂然盘踞。

胡斐拉着凤一鸣来到大殿，只见神像石板上血迹殷然，想起锤四嫂被逼剖儿腹的惨事，胸间热血上冲，将凤一鸣往

地上一推，抬头向着北帝神像，朗声说道：“北帝爷，北帝爷，你威灵显赫，替小民有冤伸冤，有仇报仇。这贼厮鸟偷吃了我的凤凰肉，但旁人都说他没吃……”

他话未说完，猛觉背后风声飒然，左右有人双双来袭。他头一低，身子一缩，那二人已然扑空。他双手分别在二人背上一推，砰的一声，二人脸对脸猛地一撞，登时晕去。只听得一人高声怒吼，又扑了上来。

胡斐听他脚步沉重，来势威猛，心想：“这人功夫倒也不弱。”一侧身间，乘势一带，只见刀光闪动，一条肥水牯似的粗壮大汉已在身旁掠过，一刀径向凤一鸣头顶砍落。总算他武功不低，危急之际手臂一偏，一刀砍在地下青砖之上，砖屑纷飞。胡斐叫道：“妙极！”左足伸出，已踏住他的手肘。

那大汉狂吼一声，放手撒刀。胡斐右足一挑，单刀飞将起来，顺手接过，笑道：“我正愁没刀剖他肚子，你巴巴的赶来送刀，当真有劳了。”

那大汉怒极，使力挣扎。胡斐左腿一松，竟被他翻身跃起，原来这大汉蛮力过人。他右足一撑，双手十指如钩，在空中径向胡斐扑到。胡斐一转身，已绕到他的身后，左手搭他肥臀之上，借力一送，喝道：“上天吧！”这一送有八成倒是借了那大汉本身纵跃之势。那大汉身不由主，向上疾飞，旁观众人大叫声中，眼见要穿破庙顶而出。他忙伸出双手，抱住了大殿正中的横梁，总算没撞破脑门，但就这么挂在半空，向下一望，离地数丈。他没练过轻功，身子又重，外家硬功虽然不弱，却不敢跃下。这大汉在五虎门中位居第三，乃是凤天南的得力助手，佛山镇上人人惧怕，这时挂在梁上，上

不得，下不来，极是狼狈。

胡斐拉住凤一鸣的衣襟，向上一扯，嗤的一响，露出肚腹肌肤，横过刀锋，向挤在殿上的众人叫道：“他是否吃了凤凰肉，大家睁大眼睛瞧个明白，别说我冤枉了好人。”

旁边四五个乡绅模样的人一齐来劝，都道：“好汉爷高抬贵手，若是剖了肚子，人死不能复生，那可不得了。”胡斐心想：“这些人鬼鬼祟祟，定与凤天南一鼻孔出气。”回头怒喝：“那锺四嫂剖孩子肚子，你们何以便不劝了？有钱子弟的性命值钱，穷人的孩子便不是性命？你们快回家去，每人把自己的儿子送一个来，若不送到，我自己上门找寻。我的凤凰肉若不是他吃的，便是你们儿子吃了，我一个个剖开肚子来，查个明白。”这几句话直把那几个乡绅吓得魂不附体，再也不敢开口。

正乱间，庙门外一阵喧哗，抢进一群人来。当先一人身材高大，穿一件古铜色缎袍，双手一分，大殿上已有七八人向两旁跌出数尺。

胡斐见了他这等气派威势，又是如此横法，心想：“啊哈，正点子终于到了。”眼光向他从头上瞧到脚下，又从脚下看到头上。只见他上唇留着两撇花白小髭，约莫五十来岁年纪，右腕戴一只汉玉镯，左手拿着一个翡翠鼻烟壶，俨然是个养尊处优的大乡绅模样，实不似个坐地分赃的武林恶霸，只是脚步凝稳，双目有威，多半武功高强。

这人正是五虎门掌门人南霸天凤天南，他陪着京里来的两名侍卫在府内饮宴，听得下人一连串的来报，有人混闹酒

楼、当铺、赌场。他不愿在御前侍卫跟前失了气派，一直置之不理，心想这些小事，手下人定能打发，直听到儿子遭擒，被拿到北帝庙中要开膛剖肚，这才匆匆赶来。他还道是极厉害的对头来到寻仇，哪知一看胡斐，竟是个素不相识的乡下少年，当下更不打话，俯身便要扶起儿子。

胡斐心想：“这老家伙好狂，竟将我视如无物。”待他弯腰俯身，一掌便往他腰间拍去。凤天南竟不回身，左手回掌，想将他手掌格开。胡斐一催劲力，啪的一声，双掌相交，凤天南身子一晃，险些跌在儿子身上，才知这乡下少年原来是个劲敌。当下顾不得去扶儿子，右手横拳，猛击胡斐腰眼。

胡斐见他变招迅捷，拳来如风，果然是名家身手，挥刀往他拳头上疾砍下去。这一刀虽然凶猛，凤天南也只须一缩手便能避过，但凤一鸣横卧在地，他缩手不打紧，儿子却要受了这一刀。当此危急之际，他应变倒也奇速，一扯神坛前的桌披，倒卷上来，格开了这一刀。胡斐叫道：“好！”左手伸出，已抓住桌披一端。两人同时向外拉扯，啪啦的一响，桌披从中断为两截。

此时凤天南哪里还有半点小觑之心？向后跃开半丈，早有弟子将他的兵刃黄金棍送在手中。这金棍长达七尺，径一寸有半，通体黄金铸成，可算得武林中第一豪阔富丽的沉重兵器。他将金棍一抖，指着胡斐说道：“阁下是哪一位老师的门下？凤某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却要请教。”胡斐道：“我一块凤凰肉给你儿子偷吃了，非剖开他肚子瞧个明白不可。”

凤天南凭一条熟铜棍打遍岭南无敌手，这才手创五虎门，在佛山镇定居，家业大发之后，将熟铜棍改为黄金棍。武家

所用之棍，以齐眉最为寻常，依身材伸缩，短者五尺不足，长者六尺有余，凤天南这条棍却长达七尺，黄金又较镔铁重近两倍，仗着他膂力过人，使开来两丈之内一团黄光，端的是厉害之极。

他听了胡斐之言，知道今日已不能善罢，金棍起处，手腕抖了两抖，棍端将神坛上两点烛火点熄了，叫道：“在下素来爱交朋友，与尊驾素不相识，何苦为一个穷家小子伤了江湖义气？是友是敌，但凭尊驾一言而决。”

要知金棍乃极沉重的兵器，他一抖棍花而打灭烛火，妙在不碰损半点蜡烛，烛台毫不摇晃，手法之准，可说是极罕见的功夫。他言语中软里带硬，要胡斐知难而退，不必多管闲事。胡斐笑道：“是啊，你的话再对也没有，你只须割一块凤凰肉赔我，我立即拍拍灰尘走路，你看可好？”凤天南脸一沉，喝道：“既是如此，咱们兵刃上分高下便了。”说着提棍跃向院子。

胡斐提起凤一鸣往地下一摔，将单刀插在他的身旁，喝道：“你若是逃走，便要你老子抵命！”空手走出，大声道：“老爷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大名鼎鼎‘杀官殴吏拔凤毛’便是。凤毛拔不到，臭鸡臭鸭的屁股毛拔几根也是好的。大家瞧清楚了。”一言甫毕，突然左手探出，径来抓对方棍头。凤天南知他武功厉害，心想你自己托大，不用兵刃，那可怪不得我，眼见他出手便夺兵刃，竟对自己藐视已极，当下棍尾抖起，一招“驱云扫月”，向他头颈横扫过来。

这一招虽以横扫为主，但后着中有点有打，有缠有挑，所谓“单头双头缠头，头头是道；正面侧面背面，面面皆灵”，

的是武学中的极上乘棍法。胡斐身随棍转，还了一掌。

众人凝神屏息，注视二人激斗。凤天南手下人数虽众，但不得他的示意，谁也不敢插手相助，何况二人纵跃如风，旁人武功远远不及，便要相助，也是无从着手。

二人恶斗正酣，庙门中又闯进三个人来。当先一个妇人乱发披身，满身血污，正是锺四嫂。她一路磕头，一路爬着进来，身后跟着二人，一个是她丈夫锺阿四，一个是她儿子锺小二。

锺四嫂跪在地下，不住向凤天南磕头，哈哈大笑，叫道：“凤老爷你大仁大义，北帝爷爷保佑你多福多寿，保佑你金玉满堂，四季发财。我小三子在阎王爷面前告了你一状，阎王爷说你大富大贵，后福无穷哪。”她疯疯癫癫地又跪又拜，又哭又笑。锺阿四却铁青着脸，一声不作。

凤天南与胡斐拆了十余招，早已全然落在下风。金棍挥成的圈子越来越小，见锺四嫂似疯非疯地向着自己跪拜，更是心神不宁，知道再斗下去定要一败不可收拾，当下劲贯双臂，使一招“扬眉吐气”，往胡斐下颚挑去。

这一棍势夹劲风，金光耀眼，胡斐却不闪不缩，伸手竟然硬夺他的金棍。凤天南又惊又喜，心想：“你这只手爪子就算是铁铸的，也打折了你。”当下力透手腕，急挑之力更大。胡斐手掌与棍头一搭着，轻轻向后一缩，已将他挑力卸去，手指弯过，抓住了棍头。总算凤天南在这条棍上已下了三十余年苦功，忙使一招“上滑下劫”，跟着一招“翻天彻地”，以极刚猛的外劲硬夺回去。胡斐叫道：“拔臭鸡毛了！”双手自外向内圈转，却来捏他咽喉，也不知他如何移动身形，竟在

这一抓一夺之际，顺势攻进了门户。凤天南的金棍反在外档，已然打他不着。

凤天南大骇之下，急忙低头，同时伸出手护颈。胡斐左手在他天灵盖上轻轻一拍，除下他的帽子，右手已抓住他的辫子尾端，叫道：“这一掌暂不杀你！”左手已然抓住辫根，双手向外一分，蹦的一声，一条辫子断成了两截。凤天南吓得面如土色，急忙跃开。胡斐右手一扬，凤天南的帽子飞出，刚好套在石蛇头上，跟着踏上两步，一掌击在石龟昂起的头顶，砰的一响，水花四溅，石龟之头齐颈而断，落入水塘。胡斐哈哈一笑，将凤天南那条长辫绕在石龟颈中，双手弹一弹身上灰尘，笑道：“还打么？”

旁观众人见他显了这手功夫，人人脸上变色。凤天南知他适才这一掌确是手下留情，否则以掌击石龟之力击在自己头顶，哪里还有命在？但断辫绕龟，飞帽戴蛇，如此的奇耻大辱如何忍耐得了？舞动金棍，一招“青龙卷尾”，猛扫而至。这时他已是性命相拚，再非以掌门人身份与人比武过招。

胡斐心想：“此人平素横得可以，今日若不扫尽他的颜面，佛山一镇之人冤气难出。”见他金棍上威力虽增，棍法却已不如适才灵动，空手拆了几招，见他使一招“铁牛耕地”，着地卷到，当下看准棍端，右足一脚踹了下去，棍头着地，给他踏在脚下。凤天南急忙运劲后夺，胡斐出脚奇快，刚觉右脚有些松动，左足已踏在棍腰，猛力住下一蹬。凤天南再也拿捏不住，双手一松，棍尾正好打中他右足足背，两根小骨登时断折。

这一下痛得他脸如金纸，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双

手反在背后，朗声说道：“我学艺不精，无话可说。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锺四嫂却还是不住向他磕头，哭叫：“多谢凤老爷成全了我家小三子，他真是偷吃了你的鹅么？”

胡斐见凤天南败得如此狼狈，实不想再折辱于他。但见到锺四嫂发疯的惨状，神坛前石板上的血迹，心想这南霸天除了此事之外，这许多年来定是更有不少恶行，既撞在我的手里，岂能轻饶？当下大踏步过去，将凤一鸣一把提起，拔起插在地下的单刀，转头向凤天南道：“凤老爷。我和你无冤无仇，可是令郎偷吃了我的凤凰肉，实在太不讲理。这里佛山镇的人都护着你，我冤屈难明，只好剖开令郎的肚子，让列位瞧瞧。”说着刀锋在凤一鸣的肚子上轻轻一拖，雪白的肌肤上登时现出一条血痕。

凤天南固然作恶多端，却颇有江湖汉子的气概，败在胡斐手下之后，仍是十分刚硬，不失掌门人的身分，但一见独生爱子要惨被他开膛剖腹，不由得威风尽失，傲气全消，叫道：“且慢！”从身旁手下人手中，抢过一柄单刀。

胡斐笑道：“你还不服气，要待再打一场？”凤天南惨然道：“一身做事一身当，凤某行事不当，惹得尊驾打这个抱不平，这与小儿可不相干。凤某不敢再活，但求饶了小儿性命。”说着横过单刀，便往颈中刎去。

忽听得屋梁上一人大叫：“凤大哥，使不得！”原来那个粗壮大汉兀自双手抱住横梁，悬身半空。

凤天南脸露苦笑，挥刀急砍。众人大吃一惊之下，谁也不敢阻拦，眼见他单刀横颈，立时要血溅当场、尸横祖庙，忽听得嗤嗤声响，一件暗器从殿门外自高而下的飞射过来，铮

的一声，在单刀上一碰。凤天南手一荡，单刀立时歪了，但还是在左肩上划了一道口子，鲜血迸流。

胡斐定睛一看，只见射下的暗器却是一枚女子手上所戴的指环。凤天南膂力甚强，这小小一枚首饰，居然能将他手中单刀荡开，那投掷指环之人的武功，只怕不在自己之下。他心中惊诧，纵身抢到天井，跃上屋顶，但见西南角上人影一闪，倏忽间失了踪迹。胡斐右足一点，扑了过去，暮色苍茫之中，四顾悄然，竟无人影，他心中嘀咕：“这背影小巧苗条，似是女子模样，难道世间女子之中，竟有这等高手？”

他生怕凤天南父子逃走，不敢在屋顶久耽，随即转身回殿，只见凤天南父子搂抱在一起。凤天南脸上老泪纵横，也不知是爱是怜，是痛是悔？

胡斐见了这副情景，倒起了饶恕他父子之意。凤天南放脱儿子，走到胡斐跟前，扑地跪下，说道：“我这条老命交在你手里，但望高抬贵手，饶了我儿子性命。”凤一鸣抢上来说道：“不，不！你杀我好了。你要替姓锺的报仇，剖我肚子便是。”

胡斐一时倒不知如何发落，若要杀了二人，有些不忍下手，倘是给他父子俩一哭一跪，便即饶恕，又未免太便宜了他们。正自踌躇，锺阿四突然走上前来，向胡斐道：“好汉爷救了小人的妻儿，又替小人一家明冤雪恨，大恩大德，小人粉身难报。”一面说，一面扑翻在地，冬冬冬冬，磕了几个响头。胡斐连忙扶起。

锺阿四转过身来，脸色铁青，望着凤天南道：“凤老爷，今日在北帝爷爷神前，你凭良心说一句，我家小三子有没偷

你的鹅吃？”凤天南为胡斐的威势所慑，低头道：“没有。是……是我弄错了。”锺阿四又道：“凤老爷，你再凭良心说，你叫官府打我关我，逼死我的儿子，全是为了要占我的菜园，是不是？”

凤天南向他脸上望了一眼，只见这个平时忠厚老实的菜农，咬紧牙关，目喷怒火，神情极是可怕，不由得低下了头，不敢回答。锺阿四道：“你快说，是也不是？”凤天南抬起头来，道：“不错，杀人偿命，你杀我便了。”

忽听庙门外一人高声叫道：“自称拔凤毛的小贼，你敢不敢出来斗三百回合？你在北帝庙中缩头缩颈，干么不敢出来啊？”这几句话极是响亮，大殿上人人相顾愕然，听那声音粗鲁重浊，满是无赖地痞的口气。

胡斐一怔之下，抢出庙门，只见前面三骑马向西急驰，马上一人回头叫道：“缩头乌龟，料你也不敢和老子动手。”胡斐大怒，见庙门旁一株大红棉树下系着两匹马，纵身过去一跃上马，拉断缰绳，双腿一夹，催动坐骑，向那三人急追下去。

远远望见三乘马向西沿着河岸急奔，瞧那三人坐在马背上的姿式，手脚笨拙，骑术更劣，不知是否有意做作，但胯下所乘却是良马，胡斐赶出里许，始终没能追上。听那三人不时高声叫骂，肆无忌惮，对自己毫不畏惧，实似背后有极厉害之人撑腰，他焦躁起来，俯身在地下抓起几块石子，手腕抖处，五六块石子飞了出去，只听得“啊哟”“妈呀”之声不绝，三个汉子同时打中，一齐摔下马来。

两个人一跌下来，趴在地上大叫，第三人却左足套在马

镫之中，被马拖着直奔，霎时之间已转入柳荫深处。

胡斐跳下马来，只见那二人按住腰臀，哼哼唧唧的叫痛。胡斐在一人身上踢了一脚，喝道：“你说要和我斗三百回合，怎不起身来斗？”那人爬起身来，说道：“欠了赌债不还，还这么横！总有一日凤老爷亲自收拾你。”胡斐一怔，问道：“谁欠了赌债不还？”

另一人猛地里跳将起来，迎面一拳往胡斐击去。这一拳虽有几斤蛮力，但出拳不成章法，显是全无武功。胡斐微微一笑，挥手轻带。那人一拳打偏，砰的一声，正好打中同伴的鼻子，登时鼻血长流。出拳之人吓了一跳，不明白怎地这一拳去势全然不对，只抚着拳头发呆。被击之人大怒，喝道：“狗娘养的，打起老子来啦！”飞起一腿，踢在他的腰里。那人回手相殴，砰砰轰轰，登时打得十分热闹，不再理会胡斐。

胡斐见这二人确实不会武功，居然敢向自己叫阵，其中大有蹊跷，双手分别抓住两人头颈，往后一扯，将两人分了开来。但两人打得眼红了，不住口的污言秽语互相辱骂，一个骂对方专偷人家萝卜，另一个说对方是佛山的偷鸡好手，看来两人都是市井无赖，心中越加起疑，大声喝道：“谁叫你们来骂我的？”说着双手一摆，砰的一下，将两人额角对额角的一撞，登时变了两条怒目相向的独角龙。

那偷鸡贼胆子极小，一吃到苦头，连声：“爷爷，公公，我是你老人家的灰孙子。”胡斐喝道：“呸，我有你这等贱孙子？快说。”那偷鸡贼道：“英雄会馆开宝的邝宝官说，你欠了会馆里的赌债不还，叫我们三个引你出来打一顿。他给了我们每人五钱银子，这坐骑也是他借的。你赌债还不还，不

关我事……”

胡斐听到这处，“啊”的一声大叫，心道：“糟啦，糟啦！我恁地糊涂，竟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双手往外一送，将两名无赖双双跌了个狗吃屎，飞身上马背，急往来路驰回，心想：“凤天南父子定然躲了起来，偌大一座佛山镇，我却往哪里找去？好在他搜刮霸占的产业甚多，我一处处的闹将过去，搅他个天翻地覆，瞧他躲得到几时？”

不多时已回到北帝庙前，庙外本有许多人围着瞧热闹，这时已走得干干净净，连孩子也没留下一个。胡斐心想：“那凤天南果然走了。”翻身下马，大踏步走向庙中，一步跨进大殿，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胸口呼吸登时凝住，只吓得身子摇摇摆摆，险些要坐倒在地。

原来北帝庙大殿上满地鲜血，血泊中三具尸身，正是锺阿四、锺四嫂、锺小二三人，每人身上都是乱刀砍斩的伤口，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胡斐呆了半晌，一股热血从胸间直冲上来，禁不住伏在大殿地上，放声大哭，叫道：“锺四哥四嫂，锺家兄弟，是我胡斐无能，竟然害了你们性命。”只见三人虽死，眼睛不闭，脸上充满愤怒之色。他站起身来，指着北帝神像说道：“北帝爷爷，今日要你作个见证，我胡斐若不杀凤天南父子给锺家满门报仇，我回来在你座前自刎。”说着砰的一掌，将神案一角打得粉碎，案上供奉的香炉烛台都震在地下。

他定神一想，到庙门外牵进马匹，将三具尸身都放上马背，心中悔恨不已：“我年幼无知，不明江湖上的鬼蜮伎俩，却来出头打抱不平，枉自又害了三条人命。那姓凤的家中便

是布满了刀山油锅，今日也要闯进去杀他个落花流水。”当下牵了马匹，往大街而来。

但见家家店铺都关上了大门，街上静悄悄的竟无一个人影，只听得马蹄得得，在石板路上一路响将过去。

胡斐来到英雄当铺和英雄酒楼，逐一踢开大门，均是寂然无人，似乎霎时之间，佛山镇上数万人忽地尽数消失，只是当铺与酒楼各处堆满柴草，不知是何用意。再去赌场，也是一个人也没有，成万两银子却兀自放在门板之上，没一人敢动。

胡斐随手取了几百两放入包袱，心中暗暗惊讶：“这凤天南定然摆下鬼计，对付于我，彼众我寡，莫要再上他的当。”

他步步留神，沿街走去，转了几个弯，只见一座白墙黑瓦的大宅第，门上悬着一面大匾，写着“南海凤第”四个大字。那宅第一连五进，气象宏伟。大门、中门一扇扇都大开着，宅中空空荡荡的似乎也无一人。胡斐心道：“就算你机关万千，我一把火烧了你的龟洞，瞧你出不出来。”正要去觅柴草放火，忽见屋子后进和两侧都有烟火冒将上来，一怔之间，已明其理：“这凤天南好厉害的手段，竟然舍却家业不要，自己一把火烧个干净。如此看来，他定要高飞远走。若不急速追赶，只怕给他躲得无影无踪。”

于是将马匹牵到凤宅旁锤家菜园，找了一柄锄头，将锤阿四夫妇父子三人葬了。只见菜园中萝卜白菜长得甚为肥美，菜畦旁丢着一顶小孩帽子，一个粗陶娃娃。胡斐越看越是伤心恼怒，伏地拜了几拜，暗暗祝祷：“锤家兄嫂，你若在天有灵，务须助我，不能让那凶手走脱了。”

忽听得街上脚步声响，数十人齐声呐喊：“捉拿杀人放火的凶手！”“莫走了无法无天的江洋大盗！”“那小强盗便在这里。”

胡斐绕到一株大树之后，向外一张，只见二三十名衙役兵丁，手执弓箭刀枪、铁尺铁链，在凤宅外虚张声势地叫喊。他凝神一看，人群中并无凤家父子在内，心道：“这凤天南惊动官府，明知拿我不住，却是要挡我一阵。”当下纵身上马，向荒僻处疾驰而去。

出得镇来，回头望时，只见凤宅的火焰越窜越高，同时当铺、酒楼、赌场各处也均冒上火头。看来凤天南决意将佛山镇上的基业尽数毁却，那是水远不再回头的了。胡斐心中恼恨，却也不禁佩服这人阴鸷狠辣，勇断明决，竟然不惜将十来年的经营付之一炬，心想：“此人这般工于心计，定有藏身避祸的妙策，该当到何处找他才是？”一时立马佛山镇外，徬徨不定。

远远听得人声嘈杂，救火水龙在石板路上隆隆奔驰。胡斐心想：“适才追那三个无赖，来去不到半个时辰。这凤天南家大业大，岂能在片刻之间料理清楚？他今晚若不亲自回来分断，定有心腹亲信去他藏身的所在请示。我只守住路口便了。”

料想白日定然无人露面，于是在僻静处找了株大树，爬上树去闭目养神，想到锤家四口被害的惨状，悲愤难平，心中翻来覆去地起誓：“若不杀那凤贼全家，我胡斐枉自生于天地之间。”

等到暮色苍茫，他走到大路之旁，伏在长草中守候，睁

大了眼四处观望，几个时辰过去，竟是没点动静，直到天色大明，除了卖菜挑粪的乡农之外，无人进出佛山。

正感气沮，忽听马蹄声响，两乘快马从镇上奔了出来，马上乘客穿着武官服色，却是京中侍卫的打扮。

胡斐心中一动，记起凤一鸣曾道，他父亲因要陪伴御前侍卫，不能分身来见，这两名侍卫定与凤天南有所干连。心念甫起，两骑马已掠过他伏身之所，当即捡起一块小石，伸指弹出，波的一声轻响，一匹马的后腿早着。石子正好打中那马后腿的关节，那马奔跑正速，突然后腿一曲，向后坐倒，那腿登时断折。

马上乘客骑术甚精，这一下变故突起，他提身跃起，轻轻落在道旁，见马匹断了后腿，连声哀鸣，不由得皱起眉头，叫道：“糟糕，糟糕。”

胡斐离着他有七八丈远，只见另一名侍卫勒马回头，问道：“怎么啦？”那侍卫道：“这畜牲忽然失蹄，折断了腿，只怕不中用啦。”胡斐听了他说话的声音，猛然想起这人姓何，数年前在商家堡中曾经见过。

另一名侍卫道：“咱们回佛出去，另要一头牲口。”那姓何的侍卫正是当年和徐铮打过一架的何思豪，说道：“凤天南走得不知去向，佛山镇上乱成一团，没人理事，还是去向南海县要马吧。”说着拔出匕首，在马脑袋中一剑插进，免得那马多受痛苦。

那侍卫道：“咱们合骑一匹马吧，慢慢到南海县去。何大哥，你说凤天南当真不回佛山了？”何思豪道：“他毁家避祸，怎能回去？”那侍卫道：“这次南来，不但白辛苦一趟，还害

死了你一匹好马。”

何思豪跨上马背，说道：“也不一定是白辛苦。福大帅府里的天下掌门人大会，是何等盛事，凤天南是五虎门掌门，未必不到。”说着伸手在马臀上一拍。那马背上乘了两人，不能快跑，只有迈步缓行。

胡斐听了“福大帅府里的天下掌门人大会”这几个字，心里一喜，暗想：“天下掌门人聚会，那可热闹得紧哪。凤天南便算不去，他落脚何方，多少也能在会中打听到一些消息。但不知那福大帅邀会各派掌门人，却是为了何事？”

第六章 紫衣女郎

胡斐回到大树底下牵过马匹，纵骑向北，一路上留心凤天南和五虎门的踪迹，却是半点影子也无。这一日过了五岭，已入湖南省境，只见沿路都是红土，较之岭南风物，大异其趣。

胡斐纵马疾驰，过马家铺后，将至栖风渡口，猛听得身后传来一阵迅捷异常的马蹄声响，回头一望，只见一匹白马奋鬣扬蹄，风驰而来，当即勒马让在道旁。刚站定，耳畔呼的一响，那白马已从身旁一窜而过，四蹄竟似不着地一般。马背上乘着一个紫衣女子，只因那马实在跑得太快，女子的面貌没瞧清楚，但见她背影苗条，稳稳地端坐马背。

胡斐吃了一惊：“这白马似是赵三哥的坐骑，怎么又来到中原？”他心中记挂赵半山，想要追上去问个明白，刚张口叫了声：“喂！”那白马已奔得远了，垂柳影下，依稀见那紫衣女子回头望了一眼，白马脚步不停，片刻之间，已奔得无影无踪。

胡斐好生奇怪，催马赶路，但白马脚程如此迅速，纵然自己的坐骑再快一倍，就算日夜不停奔驰，也决计赶她不上，催马追赶，也只是聊尽人事而已。

第三日到了衡阳。那衡阳是湘南重镇，离南嶽衡山已不

在远。一路上古松夹道，白云绕山，令人胸襟为之一爽。

胡斐刚入衡阳南门，突见一家饭铺廊下系着一匹白马，身长腿高，貌相神骏，正是途中所遇的那匹快马。胡斐少年时与赵半山缔交，对他的白马瞧得极是仔细，此时一见，俨是故物，不禁大喜，忙走到饭铺中，想找那紫衣女子，却是不见人影。

胡斐要待向店伙询问，转念一想。公然打探一个不相识女子的行踪，大是不便，于是坐在门口，要了酒饭。

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无菜不辣，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很配胡斐的性子。他慢慢喝酒，寻思少待如何启齿和那紫衣女子说话，猛地想起：“此人既乘赵三哥的白马，必和他有极深的渊源，何不将赵三哥所赠的红花放在桌上？她自会来寻我说话。”他右手拿着酒杯，反伸左手去取包袱，却摸了个空，回过头一看，包袱竟已不知去向。

包袱明明放在身后桌上，怎地一转眼便不见了？向饭铺中各人一望。并无异样人物，心中暗暗称奇：“若是寻常盗贼顺手牵羊，我决不能不知。此人既能无声无息地取去，倘在背后突施暗算，我也必遭毒手，瞧来今日是在湖南遇上高人了。”当下问店伙道：“我的包袱放在桌旁，怎地不见了？你见到有人取去没有？”

那店伙听说客人少了东西，登时大起忙头，说道：“贵客钱物，概请自理，除非交在柜上，否则小店恕不负责。”胡斐笑道：“谁要你赔了？我只问你瞧见有人拿了没有。”那店伙道：“没有，没有。我们店里怎会有贼？客官千万不可乱说。”

胡斐知道跟他缠不清楚，又想连自己也没察觉，那店伙怎能瞧见？正自沉吟，那店伙道：“客官所用酒饭，共是一钱五分银子，请会钞吧。”

那包袱之中，尚有从凤天南赌场中取来的数百两银子，他身边可是不名一文，见店伙催帐，不由得一窘。那店伙冷笑道：“客官若是手头不便，也不用赖说不见了包袱啊。”

胡斐懒得和他分辩，到廊下去牵过自己坐骑，却见那匹白马已不知去向，不由得一怔：“这白马跟偷我包袱之人必有干连。”这么一来，对那紫衣女子登时多了一层戒备之心，于是将坐骑交给店伙，说道：“这头牲口少说也值得八九两银子，且押在柜上，待我取得银子，连牲口的草料钱一并来赎。”那店伙立时换了一副脸色，陪笑道：“不忙不忙，客官走好。”

胡斐正要去追寻白马的踪迹，那店伙赶了上来，笑道：“客官，今日你也无钱吃饭，我指点你一条路，包你有吃有住。”胡斐嫌他揶揄，正要斥退，转念一想：“什么路子？是指点我去寻包袱么？”于是点了点头。

那店伙笑道：“这种事情一百年也未必遇得上，偏生客官交了运，枫叶庄万老拳师不迟不早，刚好在七日前去世，今日正是头七开丧。”胡斐道：“那跟我有甚相干？”那店伙笑道：“大大的相干。”转身到柜上取了一对素烛，一筒线香，交给胡斐，说道：“从此一直向北，不到三里地，几百棵枫树围着一座大庄院，便是枫叶庄了。客官拿这副香烛去吊丧，在万老拳师的灵前磕几个响头，庄上非管吃管住不可。明儿你说短了盘缠，庄上少说也得送你一两银子路费。”

胡斐听说死者叫做“万老拳师”，心想同是武林一脉，先

有几分愿意，问道：“那枫叶庄怎地如此好客？”那店伙道：“湖南几百里内，谁不知万老拳师慷慨仗义？不过他生前专爱结交英雄好汉，像客官不会武艺，正好乘他死后去打打秋风了。”胡斐先怒后笑，抱拳笑道：“多承指点。”问道：“那么万老拳师生前的英雄朋友，今天都要赶来吊丧了？”那店伙道：“谁说不是呢？客官便去开开眼界也是好的。”胡斐一听正中下怀，接过素烛线香，径往北去。

不出三里，果如那店伙所言，数百株枫树环抱着一座大庄院，庄外悬着白底蓝字的灯笼，大门上钉了麻布。

胡斐一进门，鼓手吹起迎宾乐曲。但见好大一座灵堂，两厢挂满素幛挽联。他走到灵前，跪下磕头，心想：“不管你是谁，总是武林前辈，受我几个头想来也当得起。”

他跪拜之时，三个披麻穿白的孝子跪在地下磕头还礼。胡斐站起身来，三个孝子向他作揖致谢。胡斐也是一揖，只见三人中两个身材粗壮，另一人短小精悍，相貌各不相同，心道：“万老拳师这三个儿子，定然不是一母所生，多半是三个妻妾各产一子了。”回身过来，但见大厅上挤满了吊客，一小半似是当地的乡邻士绅，大半则是武林豪士。胡斐逐一看去，并无一个相识，凤天南父子固不在内，那紫衣女子也无踪影，寻思：“此间群豪聚会，我若留神，或能听到一些五虎门凤家父子的消息。”

少顷开出素席，大厅与东西厢厅上一共开了七十来桌。胡斐坐在偏席，留心众吊客的动静。但见年老的多带戚容衰色，年轻的却高谈阔论，言笑自若，想是够不上跟万老拳师有什

么交情，也不因他逝世而悲伤了。

正瞧间，只见三个孝子恭恭敬敬地陪着两个武官，让向首席，坐了向外的两个首座。两个武官穿的是御前侍卫服色。胡斐一怔，认得这二人正是何思豪和他同伴。首席上另外还坐了三个老年武师，想来均是武林中的前辈。三个孝子坐在下首作陪。

众客坐定后，那身材矮小的孝子站起身来，举杯谢客人吊丧。他谢过之后，第二个孝子也谢一遍，接着第三个又谢一遍，言辞举动一模一样，众客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起立还礼，不由得颇感腻烦。

胡斐正觉古怪，听得同桌一个后生低声道：“三个孝子一齐谢一次也就够了，倘若万老拳师有十个儿子，这般干法，不是要连谢十次么？”一个中年武师冷笑道：“万鹤声有一个儿子也就好了，还说十个？”那后生奇道：“难道这三个孝子不是他儿子么？”中年武师道：“原来小哥跟万老拳师非亲非故，居然前来吊丧，这份古道热肠，可真是难得之极了。”那后生胀红了脸，低下头不再说话。胡斐暗暗好笑：“此君和我一般，也是打秋风吃白食来的。”

那中年武师道：“说给你听也不妨，免得有人问起，你全然接不上榫头，那可脸上下不来。万老拳师名成业就，就可惜膝下无儿。他收了三个徒弟，那身材矮小的叫做孙伏虎，是老拳师的大弟子。这白脸膛的汉子名叫尉迟连，是二弟子。红脸膛酒糟鼻的大汉，名叫杨宾，是他的第三弟子。这三个人各得老拳师之一艺，武功是很不差的，只是粗人不明礼节，是以大师兄谢了，二师兄也谢，三师弟怕失礼，跟着也来谢一

次。”那后生红着脸，点头领教。

其实三个师兄弟各谢一次，真正的原因却不是粗人不明礼节。

胡斐跟首席坐得虽不甚近，但留神倾听，盼望两名侍卫在谈话之中会提到五虎门，透露一些凤天南父子行踪的线索。只听何思豪朗声道：“兄弟奉福大帅之命，来请威震湘南的万老拳师进京，参与天下掌门人大会，好让少林韦陀门的武功在天下武师之前大大露脸。想不到万老拳师一病不起，当真可惜之极了。”众人附和叹息。何思豪又道：“万老拳师虽然过世，但少林韦陀门是武林中有名的宗派，掌门人不可不到。不知贵门的掌门人由哪一位继任？”

孙伏虎等师兄弟三人互视一眼，各不作声。过了半晌，三师弟杨宾说道：“师父得的是中风之症，一发作便人事不知，是以没留下遗言。”另一名侍卫道：“嗯，嗯。贵门的前辈尊长，定是有一番主意了。”二弟子尉迟连道：“我们几位师伯叔散处各地，向来不通音问。”那侍卫道：“如此说来，立掌门之事，倒还得费一番周折。福大帅主持的掌门人大会，定在八月中秋，距今还有两个月，贵门须得及早为计才好。”师兄弟三人齐声称是。

一名老武师道：“自来不立贤便立长，万老拳师既无遗言，那掌门一席，自非大弟子孙师兄莫属。”孙伏虎笑了笑，神色之间甚是得意。另一名老武师道：“立长之言是不错的。可是孙师兄虽然入门较早，论年岁却是这位尉迟师兄大着一岁。尉迟师兄老成精干，韦陀门若是由他接掌，定能发扬光大，万老拳师在天之灵，也必极为欣慰了。”尉迟连伸袖擦了擦眼，

显得怀念师父，心中悲戚。第三名老武师连连摇手，说道：“不然不然，若在平日，老朽原无话可说。但这番北京大会，各门各派齐显神通。韦陀门掌门人如不能艺压当场，岂不是坏了韦陀门数百年的英名？因此以老朽之见，这位掌门人须得是韦陀门中武功第一的好手，方能担当。”这番话说得众人连连点首，齐声称是。

那老武师又道：“三位师兄都是万老拳师的得意门生，各擅绝艺，武林中人人都是十分钦佩的。不过说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那还是后来居上，须推小师弟杨宾了。”第一名老武师哼了一声，道：“那也未必。武学之道，多练一年，功夫便深一年。杨师兄虽然天资聪颖，但就功力而言，那是远远不及孙师兄了。刀枪拳脚上见功夫，这是丝毫勉强不来的。”第二名老武师道：“说到临阵取胜，斗智为上，斗力其次。兄弟虽是外人，但平心而论，足智多谋，还该推尉迟师兄。”

他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起初言语中都还客气，到后来渐渐面红耳赤，声音也越说越大。几十桌的客人停杯不饮，听他三人争论。胡斐心道：“原来三个老武师都是受人之托，来作说客的，说不定还分别受了三名弟子的好处。”

吊客之中，有百余人是韦陀门的门人，大都是万老拳师的再传弟子，各人拥戴自己师父，先是低声讥讽争辩，到后来忍不住大声吵嚷起来。各亲朋宾客或分解劝阻，或各抒己见，或袒护交好，或指斥对方，大厅上登时乱成一片。有几个脾气暴躁、互有心病之人，竟拍桌相骂起来，眼见便要抡刀使拳。万老拳师尸骨未寒，门下的徒弟便要为掌门一席而同室操戈了。

那坐在首席的侍卫听着各人争吵，并不说话，望着万老拳师的灵位，只是微笑，眼见各人越闹越是厉害，突然站起身来，说道：“各位且莫争吵，请听兄弟一言。”众人敬他是官，一齐住口。

那侍卫道：“适才这位老师说说得不错，韦陀门掌门人，须得是本门武功之首，这一节各位都是赞同的了？”大家齐声称是。那侍卫道：“武功谁高谁低，嘴巴里是争不出来的。刀枪拳脚一比，立时便判强弱。好在三位是同门师兄弟，不论胜负，都不会失了和气，更不会折了韦陀门的威风。咱们便请万老拳师的灵位主持这场比武，由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择定掌门，倒是一段武林佳话呢。”

众人听了，一齐喝采，纷纷道：“这个最公平不过。”“让大家见识见识韦陀门的绝艺。”“凭武功分胜败，事后再无争论。”“究竟是北京来的侍卫老爷，见识高人一等。”

那侍卫见众人一致附和其说，神情甚是得意，说道：“同门师兄弟较艺比武，那是平常之极的事，兄弟却要请三位当众答允一件事。”尉迟连在师兄弟三人之中最是精明干练，当即说道：“但凭大人吩咐，我们师兄弟自当遵从。”那侍卫道：“既是凭武功分上下，那么武功最高的便为掌门，事后任谁不得再有异言，更起纷争。”三人齐声道：“这个自然。”他三人武功各有所长，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各人自忖虽然并无必胜把握，但奋力一战，未始便不能压服两个同门。

那侍卫道：“既是如此，大伙儿便挪地方出来，让大家瞻仰韦陀门的精妙功夫。”众人七手八脚搬开桌椅，在灵位前腾出老大一片空地。眼见好戏当前，各人均已无心饮食，只有

少数饕餮之徒，兀自低头大嚼。

那侍卫道：“哪两位先上？是孙师兄与尉迟师兄么？”孙伏虎说道：“好，兄弟献丑。”早有他弟子送上一柄单刀。孙伏虎接刀在手，走到师父灵前磕了三个头，转身说道：“尉迟师弟请上吧。”

尉迟连心想若是先与大师兄动手，胜了之后还得对付三师弟，不如让他们二人先斗个筋疲力尽，自己再来卞庄刺虎，捡个现成，于是拱手道：“兄弟武艺既不及师兄，也不及师弟，这个掌门原是不敢争的。只是各位老师有命，不得不勉强陪师兄师弟喂招，还是杨师弟先上吧。”

杨宾脾气暴躁，大声道：“好，由我先上便了。”从弟子手中接过单刀，大踏步上前。他也不知该当先向师父灵位磕头，当下立个门户，右手持刀横置左肩，左手成钩，劲坐右腿，左脚虚出，乃是六合刀法的起手“护肩刀”。

少林韦陀门拳、刀、枪三绝，全守六合之法。所谓六合，“精气神”为内三合，“手眼身”为外三合，其用为“眼与心合，心与气合，气与身合，身与手合，手与脚合，脚与胯合。”全身内外，浑然一体。宾客中有不少是武学行家，见杨宾横刀一立，神定气凝，均想：“此人武功不弱。”孙伏虎刀藏右侧，左手成掌，自怀里翻出，使一招“滚手刺扎”，说道：“师弟请！”

与胡斐同桌的那中年武师卖弄内行，向身旁后生道：“单刀看的是手，双刀看的是走。使单刀的右手有刀，刀有刀法，左手无物，那便安顿为难。因此看一人的刀上功夫，只要瞧他左手出掌是否厉害，便知高低。你瞧孙师兄这一掌翻将出

来，守中有攻，功力何等深厚？”胡斐听他说得不错，微微点头。

说话之间，师兄弟俩已交上了手，双刀相碰，不时发出叮当之声。那中年武师又道：“这二人刀法，用的都是‘展、抹、钩、剝、砍、劈’六字诀，法度是很不错的。”那后生道：“什么叫做钻母钩肚？”中年武师冷笑一声道：“刀法之中，还有钻他妈妈、钩你肚子么？刃口向外叫做展，向内为抹，曲刃为钩，过顶为砍，双手举刀下斩叫做劈，平手下斩称为剝。”那后生胀红了脸，再也不敢多问。

胡斐虽然刀法精奇，但他祖传刀谱之中，全不提这些细致分别，注重的只是护身伤敌诸般精妙变招，这时听那中年武师说得头头是道，心想：“原来刀法之中还有这许多讲究。但瞧这师兄弟俩的刀招，也无什么特异之处。”

眼见二人越斗越紧，孙伏虎矫捷灵活，杨宾却胜在腕力沉雄，一时倒也难分上下。正斗之间，大门外突然走进一人，尖声说道：“韦陀门的刀法，哪有这等脓包的，快别现世了吧！”孙杨二人一惊，同时收刀跃开。

胡斐早已看清来人是个妙龄少女。但见她身穿紫衣，身材苗条，正是途中所遇那个骑白马的女子。她背上负着一个包袱，却不是自己在饭铺中所失的是什么？只见她一张瓜子脸，双眉修长，肤色虽然微黑，却掩不了姿形秀丽，容光照人，不禁大是惊讶：“这女子年纪和我相若，难道便有一身极高武功，如此轻轻巧巧地取去包袱，竟使我丝毫不觉？”

孙杨二人听来人口出狂言，本来均已大怒，但停刀一看，却是个娉婷袅娜的女郎，愕然之下，说不出话来。

那女郎道：“六合刀法，精要全在‘虚、实、巧、打’四字。你们这般笨劈蛮砍，还提什么韦陀门？什么六合刀？想不到万老拳师英名远播，竟调教了这等弟子出来。”她声音清脆清亮，人人均觉动听之至。

说这番话的如是一个汉子，孙杨二人早已发话动手，然而见这女郎纤腰削肩，宛似弱不禁风，哪里是个会武之人？但听她说出六合刀法那“虚、实、巧、打”四字法，却又一点不错，一时不知如何对答。

尉迟连走上前去，抱拳说道：“请教姑娘尊姓大名。”那女郎哼了一声，并不回答。尉迟连道：“敝门今日在先师灵前选立掌门。请姑娘上坐观礼。”说着右手一伸，请她就坐。

那女郎秀眉微竖，说道：“少林韦陀门是武林中有名门派，却从这些人中选立掌门，岂不堕了无相大师以下列祖的威名？”此言一出，厅上江湖前辈都是微微一惊。原来无相大师是少林寺的得道高僧，当年精研韦陀杵和六合拳法，乃是韦陀门的开山祖师，想不到这一个弱质少女，竟也知道这件武林掌故。

尉迟连抱拳道：“姑娘奉哪一位前辈之命而来？对敝门有何指教？”他一直说话客气，但孙伏虎与杨宾早已大不耐烦，只是听那女郎出语惊人，这才暂不发作。

那女郎道：“我自己要来便来，何必奉人之命？我和韦陀门有点儿渊源，见这里闹得太不成话，不得不来说几句话。”

这时杨宾再也忍耐不住，大声道：“你跟韦陀门有什么渊源？谁也不认得你是老几。我们正有要事，快站开些，别在这儿碍手碍脚！”转头向孙伏虎道：“大师兄，咱哥儿俩胜败

未分，再来吧。”左步踏出，单刀平置腰际，便欲出招。

那女郎道：“这一招‘横身拦腰斩’，虚步踏得太实，凝步又站得不稳，目光不看对方，却斜视瞧着我。错了，错了。”孙伏虎、尉迟连、杨宾三人均是一怔，心想：“这几句话对门对路，正如当日师父教招的说话，莫非她真会六合刀法吗？”

何思豪听那女郎与尉迟连对答，一直默不作声，这时插口说道：“姑娘来此有何贵干？尊师是哪一位？”那女郎并不回答他的问话，却反问道：“今日少林韦陀门选立掌门，是也不是？”何思豪道：“是啊！”那女郎又道：“只要是本门中人，谁的武功最强，谁便执掌门派，旁人不得异言，是也不是？”何思豪道：“正是！”那女郎道：“很好！我今日是抢韦陀门的掌门人来啦。”

众人见她脸色郑重，说得一本正经，不禁愕然相顾。何思豪见这女郎生得美丽，倒起了一番惜玉怜香之意，笑道：“姑娘若是也练过武艺，待会请你演一路拳脚，好让大家开开眼界。现下先让他们三位师兄弟分个高低如何？”

那女郎哼了一声，道：“他们不必再比了，一个个跟我比便是。”她手指韦陀门的一名弟子，说道：“把刀借给我一用。”她虽年轻纤弱，但说话的神态之中自有一股威严，竟令人不易抗拒。那弟子稍一迟疑，将刀递了过去，可是他并非倒转刀柄，而是刀尖向着女郎。

那女郎伸出两指，轻轻挟住刀背，轻轻提起，一根小指微微翘出，倒似是闺中刺绣时的兰花手一般。

她两指悬空提着单刀，冷然道：“是两位一起上么？”

杨宾虽然鲁莽，但自来瞧不起女子，心想好男不与女斗，

我堂堂男子汉，岂能跟娘儿们动手？何况这女郎疯疯癫癫，倒有几分邪门，还是别理她为妙，于是提刀退开，说道：“大师哥，你打发了她吧！”孙伏虎也自犹豫，道：“不，不……”

他一言未毕，那女郎叫道：“燕子掠水！”右手两根手指一松，单刀下掉，手掌一沉，已抓住了刀柄，左手扶着右腕，刃口自下向上掠起，左手成钩，身子微微向后一坐。这一刀正是韦陀门正宗的六合刀法。

孙伏虎料不到她出招如此迅捷，但这一路刀法他浸淫二十余年，已练得熟到无可再熟，当下还了一招“金锁坠地”。那女郎道：“关平献印。”翻转刀刃，向上挺举。按理她既使了“燕子掠水”单刀自下向上，那么接下去的第二招万万不该再使“关平献印”，仍是自下向上。哪知她这一招刀身微斜，举刀过顶，突然生出奇招，刃口陡横。孙伏虎吓了一跳，急忙低头。那女郎又叫道：“凤凰旋窝！”左手倏出，在孙伏虎手腕上一击，单刀自上向下急斩。

只听当的一声，孙伏虎单刀落地，女郎的单刀却已架在他的颈中。旁观众人“啊”的一下，齐声惊呼，眼见她一刀急斩，孙伏虎便要人头落地。哪知这一刀疾挥而下，势道极猛烈，却忽地收住，刃口刚好与他头颈相触，连颈皮也不划破半点。这手功夫真是匪夷所思。

胡斐只瞧得心中怦怦乱跳，自忖要三招之内打败孙伏虎并不为难，但最后一刀劲力拿捏如此之准，自己只怕尚是有所不及。厅上众人之中，本来只有他一人知道那女郎武功了得，但经此三招，人人挤舌不下。

孙伏虎头一沉，想要避开刃锋，岂知女郎的单刀顺势跟

了下来。孙伏虎本已弯腰低头，此时额角几欲触地，犹似向那女郎磕头。他空有一身武功，利刃加颈，竟是半分动弹不得。

那女郎向众人环视一眼，收起单刀，道：“你练过‘凤凰旋窝’这一招没有？”孙伏虎站直身子，低头道：“练过。”心想：“这一招我生平不知使过几千几万遍，但从来没这样用法。”惊疑之下，心中乱成一片，提刀退开。

杨宾见那女郎三招便将大师兄制服，突然起了疑心：“莫非大师兄摆下诡计，要夺掌门，故意和这女子串通了来装神装鬼？”他越想越对，大声质问道：“大师哥，你三招便让人家，那是什么意思？我韦陀门的威名也不顾了吗？”孙伏虎惊魂未定，也不知怎地胡里胡涂的便让人家制在地下，一时无言可答，只是结结巴巴地道：“我……我……”杨宾怒道：“我什么？”提刀跃出，戟指喝道：“你这……”

只说了两个字，眼前突见白光一闪，那女郎的单刀自下而上掠了过来，她刀法太快，竟是瞧不清楚，依稀似是一招“燕子掠水”。杨宾忙乱之中，顺手还了一招“金锁坠地”，这是他在师门中练熟了的套子。那女郎不等双刃相交，单刀又是一举，变为“关平献印”，跟着斜刀横出。杨宾吓了一跳，大叫道：“凤凰旋窝。”语声未毕，只觉手腕一麻，手中单刀落地，对方的钢刀已架在自己颈上。

那女郎这三招与适才对付孙伏虎的刀法一模一样，只是出手更快，更是令人猝不及防，而这一刀斩下，离地不到三尺，杨宾的额头几欲触及地上。

那女郎冷然道：“服不服了？”杨宾满腔怒火，大声道：

“不服。”那女郎手上微微使劲，刀刃向下稍压。岂知杨宾极是强项，心想：“你便是将我脑袋斩下，我额头也不点地。”头颈反而一挺。

那女郎无意伤他性命，将单刀稍稍提起，道：“你要怎地才肯服了？”杨宾心想她的刀法有些邪门，但真实武功决计不能胜我，于是大声道：“你有胆子，就跟我比枪。”那女郎道：“好！”收起单刀，向借刀的弟子抛了过去，说道：“我瞧瞧你的六合枪法练得如何？”

杨宾跳起身来，他脸色本红，这时盛怒之下，更是胀得紫酱一般，大叫道：“快取枪来，快取枪来！”一名弟子到练武厅去取了一柄枪来。杨宾大怒若狂，反手便是一个耳括子，骂道：“这女人要和我比枪法，你没听见么？”这弟子给他一巴掌打得昏头昏脑，一时会不过意来。另一名弟子怕他再伸手打人，忙道：“弟子去再拿一把。”奔入内堂，又取了一把枪来。

那女郎接过长枪，说道：“接招吧！”提枪向前一送，使的是一招“四夷宾服”。这一招是六合枪中最精妙的招数，称为二十四式之首，其中妙变无穷，乃是中平枪法。

胡斐精研单刀拳脚，对其余兵刃均不熟悉，向那中年武师望了一眼，目光中含有请教之意。这武师武功平平，但跟随万老拳师多年，对六合门的器械拳脚却看得多、听得多了，于是背诵歌诀道：“中平枪，枪中王，高低远近都不妨；去如箭，来如线……”

他歌诀尚未背完，但见杨宾还了一招。那女郎枪尖向下一压。那武师道：“这招‘美人认针’，招数也还平平，她枪

法只怕不及杨师兄……”突见那女郎双手一捺，枪尖向下，已将杨宾的枪头压住，正是六合枪法中的“灵猫捕鼠”。这一招称为“无中生有枪”，乃是从虚式之中，变出极厉害的家数。

只三招之间，杨宾又已被制。他力透双臂，吼声如雷，猛力举枪上崩。那女郎提枪一抖，喀的一声，杨宾枪头已被震断。那女郎枪尖翻起，指在他小腹之上，轻声道：“怎么？”

众人的眼光一齐望着杨宾，但见他猪肝般的脸上倏地血色全无，惨白如纸，身子一颤，拍的一声，将枪杆抛在地下，叫道：“罢了，罢了！”转身向外急奔。他一名弟子叫道：“师父，师父！”追近身去。杨宾飞起一腿，将弟子踢了个筋斗，头也不回地奔出大门去了。

大厅上众人无不惊讶莫名。这女郎所使刀法枪法，确是韦陀门正宗武功。孙伏虎与杨宾都是韦陀门中著名好手，但不论刀枪，都是不过三招，便给她制得更无招架余地。

尉迟连早收起了对那女郎的轻视之意，心中打定了主意，抱拳上前，说道：“姑娘武功精妙绝伦，在下自然不是对手，不过……”那女郎秀眉微蹙，道：“你话儿很多，我也不耐烦听。你若是口服心服，便拥我为掌门，若是不服，爽爽快快的动手便是。”尉迟连脸上微微一红，心道：“这女子手上辣，口上也辣得紧。”于是说道：“我师兄师弟都已服输，在下不献献丑是不成的了……”

那女郎截住话头，道：“好，你爱比什么？”尉迟连道：“韦陀门自来号称拳刀枪三绝……”那女郎也真爽快，将大枪一抛，道：“唔，那你是要比拳脚了，来吧！”尉迟连道：“咱们正宗的六合拳是不用比了，我自然和姑娘差得远，在下想

请教一套赤尻……”那女郎脸色更是不豫，道：“哼，你精研赤尻连拳，那也成！”右掌一起，便向他肩头琵琶骨上斩了下去。

原来这“赤尻连拳”也是韦陀门的拳法之一，以六合拳为根基，以猴拳为形，乃是一套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每一招不是拿抓勾锁，便是点穴打穴。尉迟连见她刀枪招数厉害，自恃这套赤尻连拳练得极是纯熟，心想她武功再强，小姑娘膂力总不及我，何况贴身近战，女孩儿家有许多顾忌之处，自己便可乘机取胜。

那女郎知道他的心意，起手便出掌而斩。尉迟连左手挥出，想格开她右掌，顺手回点肩井穴。那女郎手腕竟不与他相碰，手掌一偏，指头已偏向左侧，径点他左胸穴道。尉迟连大喜，右掌回格，左手拿向她的腰间。那女郎右腿突然从后绕过自己左腿，砰的一腿，将他踢得直飞出去，摔在天井的石板之上，脸颊上鲜血直流，那女郎使的招式正是赤尻连拳，但竟是不容他近身。三个师兄弟之中，倒是这尉迟连受伤见血。

何思豪见那女郎武功如此高强，心中甚喜，满满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送过去，说道：“姑娘艺压当场，即令万老拳师复生，也未必有此武功。姑娘今日出任掌门，眼见韦陀门大大兴旺。实是可喜可贺。”

那女郎接过酒杯，正要放到口边，厅角忽有一人怪声怪气地说道：“这位姑娘是韦陀门的么？我看不见得吧。”那女郎转头往声音来处看去，只见人人坐着，隔得远了，不知说话的是谁，于是冷笑道：“哪一位不服，请出来说话。”

隔了片刻，厅角中寂然无声。何思豪道：“咱们话已说明在先，掌门人一席凭武功而定。这位姑娘使的是韦陀门正宗功夫，刀枪拳脚，大家都亲眼见到了，可没一点含糊。本门弟子之中，有谁自信胜得过这位姑娘的，尽可上来比试。兄弟奉福大帅之命，邀请天下英雄豪杰进京，邀到的人武艺越高，兄弟越有面子，这中间可决无偏袒啊。”说着干笑了几声。

他见无人接口，向那女郎道：“众人既无异言，这掌门一席，自是姑娘的了。武林之中，各门各派的掌门人兄弟也见过不少，可是从无一如此年轻，如此美……咳咳，如此年轻之人，当真是英雄出在年少，有志不在年高。咱们说了半天话，还没请教姑娘尊姓大名呢。”

那女郎微一迟疑，想要说话，却又停口，何思豪道：“韦陀门的弟子，今天到了十之八九，待会便要拜见掌门，姑娘的大名，他们可不能不知啊。”那女郎点头道：“说的是。我姓袁……名叫……名叫紫衣。”何思豪武功平平，却是见多识广，瞧她说话的神情，心想这未必是真名，她身穿紫衫，随口便谄了“紫衣”两字，但也不便说破，笑道：“袁姑娘便请上坐，我这首席要让给你才是呢。”

按照礼数，何思豪既是京中职位不小的武官，又是韦陀门的客人，袁紫衣便算接任掌门，也得在未座主位相陪。但她毫不谦逊，见何思豪让座，当即大模大样地在首席位上坐下了。

忽听厅角中那怪声怪气的声音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说道：“韦陀门昔年威震当世，今日怎地如此衰败？竟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女娃娃上门欺侮啊！哦哦，哇哇哇！”他哭得真情

流露，倒并不是有意调侃。

袁紫衣大声道：“你说我乳臭未干，出来见过高低便了。”这一次她瞧清楚了发话之人，是个六十来岁的老者，身形枯瘦，留着一撇鼠尾须，头戴瓜皮小帽，脑后拖着一根稀稀松松的小辫子，头发已白了九成。他伏在桌上，号啕大哭，叫道：“万鹤声啊万鹤声，人家说你便是死而复生，也敌不过这位如此年轻、如此貌美的姑娘，当真是佳人出在年少，貌美不可年高啊。”

他最后这几句话，显是讥刺何思豪的了。厅中几个年轻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只听这老者又哭道：“武林之中，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兄弟也见过不少，可是从无一位如此不要脸的官老爷啊！”这两句话一说，厅上群情耸动，人人知他是出言正面向何思豪挑战了。

何思豪如何忍得，大声喝道：“有种的便滚出来，鬼鬼祟祟地缩在屋角里做乌龟么？”那老者仍是放声而哭，说道：“兄弟奉阎罗王之命，邀请官老爷们到阴世大会，邀到的人官儿做得越大，兄弟越有面子啊。”何思豪霍地站起，向厅角急奔过去，左掌虚晃，右手便往老者头颈里抓去。那老者哭声不停，众人站起来看时，突然一道黑影从厅角里直飞出来，砰的一声，摔在当地，正是何思豪。众人都没瞧明白他是如何摔的。另一名侍卫见同伴失利，拔出腰刀抢上前去，厅上登时一阵大乱，但见黑影一晃，风声响处，这侍卫又是砰的一声摔在席前。

胡斐一直在留神那老者，见他摔跌这两名侍卫手法干净利落，使的便是尉迟连与袁紫衣适才过招的“赤尻连拳”，看

来这老者也是韦陀门的，只是他武功高出尉迟连何止倍蓰，定是他们本门的名手。他对清廷侍卫素无好感，见这二人摔得狼狈，隔了好一阵方才爬起，心中暗自高兴。

袁紫衣见到了劲敌，离席而起，说道：“你有何见教，爽爽快快地说吧，我可见不得人装神弄鬼。”那老者从厅角里缓缓出来，脸上仍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袁紫衣见他面容枯黄，颧骨高起，双颊深陷，倒似是个陈年的痨病鬼，但双目炯炯有神，当下不敢怠慢，凝神以待。

那老者不再讥刺，正色说道：“姑娘，你不是我们中人。韦陀门跟你无冤无仇，你何苦来拆这个档子？”袁紫衣道：“难道你便是韦陀门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那老者道：“我姓刘，名叫刘鹤真。‘韦陀双鹤’的名头你听说过么？我若不是韦陀门的弟子，怎能与万鹤声合称‘韦陀双鹤’？”

“韦陀双鹤”这四个字，厅上年岁较大之人倒都听见过的，但大半只认得万鹤声，都知他为人任侠好义。江湖上声名甚好，另一只“鹤”是谁，就不大了然。这时听这个糟老头儿自称是“双鹤”之一，又亲眼见他一举手便将两个侍卫打得动弹不得，一时群相注目，窃窃私议。只是谁都不知他的底细，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袁紫衣摇头道：“什么双鹤双鸭，没听说过。你要想做掌门，是不是？”刘鹤真道：“不是，不是，千万不可冤枉。我是师兄，万鹤声是师弟。我要做掌门，当年便做了，何必等到今日？”袁紫衣小嘴一扁，道：“哼，胡说八道，谁信你的话？那你要干什么？”刘鹤真道：“第一、韦陀门的掌门，该由本门真正的弟子来当。第二、不论谁当掌门，不许趋炎附

势，到京里结交权贵。我们是学武的粗人，乡巴佬儿，怎配跟官老爷们交朋友哪？“他一双三角眼向众人横扫了一眼，说道：“第三、以武功定掌门，这话先就不通。不论学文学武，都是人品第一。若是一个卑鄙小人武功最强，大伙儿也推他做掌门么？”

此言一出，人群中便有许多人暗暗点头，觉得他虽然行止古怪，形貌委琐，说的话倒颇有道理。

袁紫衣冷笑道：“你这第一、第二、第三，我一件也不依，那便怎样？”刘鹤真道：“那又能怎样了？只好让我几根枯瘦精干的老骨头，来挨姑娘的粉拳罢啦！”

胡斐见二人说僵了便要动手，他自长成以来，游侠江湖，数见清廷官吏欺压百姓，横暴贪虐，心中素来恨恶，这时见刘鹤真公然折辱清廷侍卫，言语之中颇有正气，暗暗盼他得胜。只是那紫衣少女出手敏捷，实是个极厉害的好手，生怕刘鹤真未必敌得她过。

袁紫衣神色傲慢，竟是全不将刘鹤真放在眼内，冷然说道：“你要比拳脚呢，还是比刀枪？”刘鹤真道：“姑娘既然自称是少林韦陀门的弟子，咱们就比韦陀门的镇门之宝。”袁紫衣道：“什么镇门之宝？说话爽爽快，我最讨厌是兜着圈子磨耗。”刘鹤真仰天打个哈哈，道：“连本门的镇门之宝也不知道，怎能担当掌门？”

袁紫衣脸上微露窘态，但这只是一瞬间之事，立即平静如恒，道：“本门武功博大精深，练到最高境界，即令是最平常的一招一式，也能横行天下，六合刀也好，六合枪也好，哪一件不是本门之宝？”

刘鹤真不禁暗自佩服，她明明不知本门的镇门之宝是什么武功，然而这番话冠冕堂皇，令人难以辩驳，想来本门弟子人人听得心服，于是左手摸了摸上唇焦黄的胡髭，说道：“好吧，我教你一个乖。本门的镇门之宝，乃是天罡梅花桩。你总练过吧？”

袁紫衣冷笑道：“嘿嘿，这也算是什么宝贝了？我教你一个乖。武功之中，越是大路平实的，越是贵重有用。什么梅花桩，尖刀阵，这些花巧把式，都是吓唬人，骗孩子的玩意儿。不过不跟你试试，谅你心中不服。你的梅花桩摆在哪儿？”

刘鹤真拿起桌上一只酒碗，伸脖子喝干，随手往地下一摔。众人都是一怔，均想这一下定是呛啷一响，打得粉碎，哪知他这一摔，劲力用得恰到好处，酒碗在地下轻轻一滑，下掉的力道登时消了，平平稳稳的合在厅堂的方砖之上，竟是丝毫无损。他一摔之后，随即又拿起第二只酒碗往地下摔去，双手接连不断，倘是空碗，便顺手抛出，碗中若有酒，不论是满碗还是半碗，都是一口喝干。

片刻之间，地下已布满了酒碗，共是三十六只碗散置覆合。众人见他摔碗的手法固然巧劲惊人，而酒量也是大得异乎寻常，这一番连喝连掷，少说也喝了十二三碗烈酒。但见他酒越喝得多，脸色越黄，身子一晃，轻飘飘纵出，右足虚提，左足踏在一只酒碗的碗底，双手一拱，说道：“领教。”

袁紫衣实不知这天罡梅花桩是如何练法，但仗着轻功造诣甚高，心下并不畏惧，左足一点，也跃上了一只酒碗的碗底。她径自站在上首，双手微抬，却不发招，要瞧对方如何出手，这才随机应变，只是见了他摔掷酒碗这番巧劲，知他

与孙伏虎等不可同日而语，已无半分轻敌之意。

刘鹤真右足踏上一步，右拳劈面向袁紫衣打到，正是六合拳“三环套月”中的第一式。袁紫衣见对方拳到，自食指以至小指，四指握得参差不齐，生出三片棱角，知道这三角拳法用以击打人身穴道，此人自是打穴好手，当下左足斜退一步，还了一招六合拳中的“栽锤”，右手握的也是三角拳。

刘鹤真见她身法、步法、拳法、外形，无一不是本门正宗功夫，但适才折服孙伏虎等三人，所使变化心法，绝非本门所传，只不过其中差异，若非本门的一流高手却也瞧不出来，心中又是惊异，又是恼怒，当下踏上左步，击出一招“反躬自省”。这一拳以手背击人，在六合拳中称为“苦恼拳”，因拳法极难，练习之际苦恼异常，故有此名。

这苦恼拳练至具有极大威力，非十余年以上功力不办，袁紫衣无此修为，于是避难趋易，还了一招“摔手穿掌”，右手出的是摔碑手，左手出的是柳叶掌，那也是六合拳中的正宗功夫。

两人在三十六只酒碗碗底之上盘旋来去，使的都是六合拳法。在这天罡梅花桩上动手过招，要旨是抢得中桩，将敌手逼至外缘，如是则一有机会，出手稍重，敌手无路可退，只有跌落桩下。刘鹤真自幼便对这路武功深有心得，在这桩上已苦练数十年，左右进退，每一步踏下去实无分毫之差，数招之间，便已抢得中桩，于是拳力逐步加重。他知这少女年纪虽轻，武功实得高人传授，却也不敢贸然进犯，心想只要守住中桩，便已稳操胜算。

袁紫衣与孙伏虎、尉迟连等动手，虽说是三招取胜，其

实在第一招中已是制敌机先，但此时在梅花桩上与刘鹤真比拳，每一掌每一拳击将出去，均遇到极重极厚的力道反击。她足底踏的是酒碗，只要着力稍重，酒碗立破，这场比武便算是输了，因此上一沾即走，从无一招敢稍稍用老，眼见敌人守得极稳，难以撼动，只得以上乘轻功点踏酒碗，围着对手身周游动，只盼找到敌方破绽。两人拆到三十余招，一套六合拳法的招数均已使完，但见刘鹤真瘦瘦的身形屹立如山，拳风渐响，显见劲力正自加强。

各门武功之中，均有桩上比武之法，只是桩子却变异百端，或竖立木桩，或植以青竹，或叠积砖石，甚至是以利刃插地，但这般在地下覆碗以代梅花桩，厅上众武师却从未见过。刘鹤真这三十六只酒碗似乎散放乱置，并非整整齐齐地列成梅花之形，但其中自有规范，他早已习练纯熟，即使闭目而斗，也是一步不会踏错。袁紫衣却是每一步都须先向地下一望，瞧定酒碗方位，这才出足。如此时候一长，拳脚上竟是渐落下风。

刘鹤真心中暗喜，拳法渐变，右手三角拳着着打向对方身上各处大穴，左手苦恼拳却以厚重之力，拦封横门，使的全是截手法，袁紫衣眼见不敌，左手突然间自掌变指，倏地向前刺出，竟是六合枪法中的“四夷宾服”。刘鹤真吃了一惊，不及思索，急忙侧身避过，岂知袁紫衣右手横斩，出招是六合刀法中的一招“钩挂进步连环刀”。刘鹤真想不到她拳法竟会一变而成刀法，微一慌乱，肩头已被斩中。他肩头急沉，于瞬息之间将斩力卸去了八成，跟着还击一拳。袁紫衣左手“白猿献桃”自下而上削出，那是双手都使刀法，所用的不但

是单刀，且是双刀了。

这一下掌刀斩至，刘鹤真再难避过，砰的一响，肋下中掌，身子一晃，跌下碗来。

胡斐在旁瞧得明白，心想这位武学高手如此败于对方怪招之下，大是可惜，随手抓起席上两只空酒碗，学着刘鹤真的手法，向地下斜摔过去。两只酒碗轻轻一滑，正好停在刘鹤真的脚下。

刘鹤真这一跌下梅花桩来，只道已然败定，猛觉得脚底多了两只酒碗，一怔之下，已知有高人自旁暗助。众人目光都集于相斗的两人，胡斐轻掷酒碗，竟没一人留意。

袁紫衣以指化枪，以手变刀，出的虽然仍是六合枪、六合刀的功夫，但是韦陀门之中，从无如此怪异的招数。刘鹤真惊疑不定，抱拳说道：“姑娘武功神妙，在下从所未见，敢问姑娘是哪一门哪一派高人所授？”袁紫衣道：“哼，你定然不认我是本门弟子。也罢，倘若我只用六合拳胜你，那便怎地？”

刘鹤真正要她说这句话，恭恭敬敬地答道：“姑娘如真用本门武功折服在下，那是光大本门的天大喜事。小老儿便是跟姑娘提马鞭儿，也所甘愿。”他适才领教了袁紫衣的武功，狂傲之气登敛，跟着转头向胡斐那方位拱手说道：“小老儿献丑。”这一拱手是相谢胡斐掷碗之德，他虽不知援手的是谁，但知这两只酒碗是从该处掷来。

袁紫衣当刘鹤真追问她门派之时，已想好了胜他之法，见刘鹤真抱拳归一，踏步又抢中桩，当即出一招“滚手虎坐”，使的果然是六合拳正路武功。

数招一过，刘鹤真又渐抢上风。此时他出拳抬腿之际，比先前更加了一分小心谨慎，生怕她在拳招之中又起花样，再拆数招，见对方拳法无变，心中略感宽慰，眼见她使的是一招“打虎式”，当即右足向前虚点，出一招“乌龙探海”，突觉右脚下有些异样，眼光向下一瞥，不由得一惊。只见本来合覆着的酒碗，不知如何这时竟转而仰天。幸好他右足只是虚点，这一步若是踏实了，势必踏在碗心，酒碗固然非破不可，同时身子向前一冲，焉得不败？

他一惊之下，急忙半空移步，另踏一碗，身子晃动，背上已出了一身冷汗。斜眼看时，只见袁紫衣左足提起时将酒碗轻轻带起，也不知她足底如何使劲，放下时那酒碗已翻了过来，她左足顺势踏在碗口，右足提起，又将另一只酒碗翻转，这一手轻功自己如何能及？心想：“只有急使重手，乘着还未将酒碗尽数翻转，先将她打下桩去。”当下催动掌力，加快进逼。哪知袁紫衣不再与他正面对拳，只是来往游走，身法快捷异常。在碗口上一着足立即换步，竟无霎时之间停留，片刻之间，已将三十八只酒碗翻了三十六只，只剩下刘鹤真双脚所踏的两只尚未翻转。若不是胡斐适才掷了两只碗过去，他是连立足之处也没有了。

当此情势，刘鹤真只要一出足立时踏破酒碗，只有站在两只酒碗之上，不能移动半步，呆立少时，脸色凄惨，说道：“是姑娘胜了。”举步落地，脸上更是黄得宛如金纸一般。

袁紫衣大是得意，问道：“这掌门是我做了吧？”刘鹤真黯然道：“小老儿是服了你啦，但不知旁人有何话说？”袁紫衣正要发言询问众人，忽听得门外马蹄声急促异常，向北疾

驰。

听这马蹄落地之声，世间除了自己的白马之外，更无别驹。她脸色微变，抢步出门，只见白马的背影刚在枫林边转过，马背上骑着一个灰衣男子，正是自己偷了他包袱的胡斐。

她纵声大叫：“偷马贼，快停下！”胡斐回头笑道：“偷包贼，咱们掉换了吧！”说着哈哈大笑，策马急驰。

袁紫衣大怒，提气狂奔，她轻功虽然了得，却怎及得上这匹日行千里的快马？奔了一阵，但见人马的影子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瞧不见了。

这一个挫折，将她连胜韦陀门四名好手的得意之情登时消得干干净净。她心下气恼，却又奇怪：“这白马大有灵性，怎能容这小贼偷了便跑，毫不反抗？”

她奔出数里，来到一个小镇，知道再也赶不上白马，要待找家茶铺喝茶休息，忽听得镇头一声长嘶，声音甚熟，正是白马的叫声。她急步赶去，转了一个弯，但见胡斐骑着白马，回头向她微笑招手。

袁紫衣大怒，随手拾起一块石子，向他背心投掷过去。胡斐除下头上帽子，反手一兜，将石子兜在帽中，笑道：“你还我包袱不还？”袁紫衣纵身向前，要去抢夺白马，突听呼的一响，一件暗器来势劲急，迎面掷将过来。

她伸左手接住，正是自己投过去的那块石子，就这么缓得一缓，只见胡斐双腿一夹，白马奔腾而起，倏忽已在十数丈外。

袁紫衣怒极，心想：“这小子如此可恶。”她不怪自己先盗人家包袱，却恼他两次戏弄，只恨白马脚程太快，否则追

上了他，夺还白马不算，不狠狠揍他一顿，也真难出心头之气。只见一座屋子檐下系着一匹青马，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奔过去解开缰绳，飞身而上，向胡斐的去路疾追，待得马主惊觉，大叫大骂地追出来时，她早已去得远了。

袁紫衣虽有坐骑，但说要追上胡斐，却是休想，一口气全出在牲口身上，不住的乱鞭乱踢。那青马其实已是竭尽全力，她仍嫌跑得太慢。驰出数里，青马呼呼喘气，渐感不支。将近一片树林，只见一棵大松树下有一件白色之物，待得驰近，却不是那白马是什么？

她心中大喜，但怕胡斐安排下诡计。引自己上当，四下里一望。不见此人影踪，这才纵马往松树下奔去。离那白马约有数丈，突见松树上一个人影落了下来，正好骑在白马背上，哈哈大笑，说道：“袁姑娘，咱们再赛一程。”这时袁紫衣哪再容他逃脱，双足在马镫上一登，身子突地飞起，如一只大鸟般向胡斐扑了过去。

胡斐料不到她竟敢如此行险，在空中飞扑而至，若是自己击出一掌。她在半空中如何能避？当即一勒马缰，要坐骑向旁避开。岂知白马认主，口中低声欢嘶，非但不避，反而向前迎上两步。

袁紫衣在半空中右掌向胡斐头顶击落，左手往他肩头抓去。胡斐一生之中，从未和年轻女子动过手，这次盗她白马，一来认得这是赵半山的坐骑，要问她一个明白，二来怪她取去自己包袱，显有轻侮之意，要小小报复一下，但突然见她当真动手，不禁脸上一红，身子一偏，跃离马背，从她身旁掠过，已骑上了青马。

二人在空中交差而过。胡斐右手伸出，潜运指力，扯断她背上包袱的系绳，已将包袱取在手中。袁紫衣夺还白马，余怒未消，又见包袱给他取回，叫道：“小胡斐，你怎敢如此无礼？”胡斐一惊，问道：“你怎知我名字？”袁紫衣小嘴微扁，冷笑道：“赵三叔夸你英雄了得，我瞧也稀松平常。”

胡斐听到“赵三叔”三字，心中大喜，忙道：“你识得赵半山赵三哥么？他在哪里？”袁紫衣俏脸上更增了一层怒气，喝道：“姓胡的小子，你敢讨我便宜？”胡斐愕然道：“我讨什么便宜了？”袁紫衣道：“怎么我叫赵三叔，你便叫赵三哥，这不是想做我长辈么？”

胡斐自小生性滑稽，伸了伸舌头，笑道：“不敢，不敢！你当真叫他赵三叔？”袁紫衣道：“难道骗你了？”胡斐将脸一板，道：“好，那我便长你一辈，你叫我胡叔叔吧，喂，紫衣，赵三哥在哪里啊？”

袁紫衣却从来不爱旁人开她玩笑。她虽知胡斐与赵半山义结兄弟，乃是千真万确之事，只见他年纪与自己相若，却厚起脸皮与赵半山称兄道弟，强居长辈。更是有气，刷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条软鞭，喝道：“这小子胡说八道，我教训教训你。”

胡斐见她这条软鞭乃银丝缠就，鞭端有一枚小小金球，模样甚是美观。她将软鞭在空中挥了个圈子，太阳照射之下，金银闪灿，变幻奇丽。她本想下马和胡斐动手，但一转念间，怕胡斐诡计多端，又要夺马，于是催马上前，挥鞭往胡斐头顶击落。这软鞭展开来有一丈一尺长，绕过胡斐身后，鞭头弯转，金球径自击向他背心上的“大椎穴”。

胡斐上身一弯，伏在马背，只道依着软鞭这一掠之势，鞭子必在背脊上掠过。猛听得风声有异，知道不妙，左手抽出单刀，不及回头瞧那软鞭来势，随手一刀反挥，当的一声，单刀与金球相撞，已将袁紫衣的软鞭反荡了开去。

原来她软鞭掠过胡斐背心，跟着手腕一沉，金球忽地转向，打向他右肩的“巨骨穴”。她眼见胡斐伏在马背，只道这一下定已打中他的穴道，要叫他立时半身麻软。哪知他听风出招，竟似背后生了眼睛，刀鞭相交，只震得她手臂微微酸麻。

胡斐抬起头来，嘻嘻一笑，心中却惊异这女郎的武功好生了得，她以软鞭鞭梢打穴，已是武学中十分难得的功夫，何况中途变招，将一条又长又软的兵刃使得宛如手指一般，击打穴道，竟无厘毫之差，同时不禁暗自惭愧，幸好她打穴功夫极其高强，自己才不受伤。

原来他虽见袁紫衣连败韦陀门四好手，武功高强，但仍道她艺不如己，对招之际，不免存了三分轻视之心，岂知她软鞭打穴，过背回肩，着着大出于自己意料之外，适才反手这一刀，料定她是击向自己巨骨穴，这才得以将她鞭梢荡开，若是她技艺略差，打穴稍有不准，这一刀自是砍不中她鞭梢，那么自己背上便会重重吃了一下，虽然不中穴道，一下剧痛势必难免。

袁紫衣但见他神色自若，实不知他心中已是大为吃惊，不由得微感气馁。长鞭在半空中一抖，啪的一声爆响，鞭梢又向他头上击去。

胡斐心念一动：“我要向她打听赵三哥的消息，眼见这姑

娘性儿高傲，若不占些便宜，怎肯明白跟我说出？说不得，瞧在赵三哥面上，便让她一招。”见鞭梢堪堪击到头顶，将头向左一让，这一让方位是恰到好处，时刻却略迟一霎之间，但听得波的一声，头上帽子已被鞭梢卷下。胡斐双腿一夹，纵马窜开丈许，还刀入鞘，回头笑道：“姑娘软鞭神技，胡斐佩服得很。赵三哥他身子可好？他眼下是在回疆呢还是到了中原？”

他若是真心相让，袁紫衣胜了这一招，心中一得意，说不定便将赵半山的讯息相告。偏生他年少气盛，也是个极好胜之人，这一招让是让了，却让得太过明显，待她鞭到临头，方才闪避，而帽子被卷，脸上不露丝毫羞愧之色，反而含笑相询，简直有点长辈戏耍小辈模样。袁紫衣早已一眼看出，冷然道：“你故意相让，当我不知道么？帽子还你吧！”说着长鞭轻轻一抖，卷着帽子往他头上戴去。

胡斐心想：“她若能用软鞭又将帽子给我戴上，这分功夫也就奇妙得紧。我如伸手去接，反而阻了她的兴头。”于是含笑不动，瞧她是否真能将这丈余长的银丝软鞭，运用得如臂使手。但见鞭梢卷着帽子，顺着他胸口从下而上兜将上来，只因上势太慢，将与他脸平之时，鞭梢上兜的劲力已衰，鞭尾一软，帽子下落。胡斐忙伸手去接，突见眼前白光一闪，心知不妙，只听拍的一响，眼前金星乱冒，半边脸颊奇痛透骨。他知己中了暗算，立即右足力撑，左足一松，人已从左方钻到了马腹之下，但听得拍的一响，木屑纷飞，马鞍已被软鞭击得粉碎，那马吃痛哀嘶。

胡斐在马腹底避过她这连环一击，顺势抽出单刀，待得

从马右翻上马背，单刀已从左手交向右手，右颊兀自剧痛，伸手一摸，只见满手鲜血，这一鞭实是打得不轻。

袁紫衣冷笑道：“你还敢冒充长辈么？姑娘这一鞭若不是手下留情，不打下你十七八颗牙齿才怪。”

这句话倒非虚语，她偷袭成功，这一鞭倘是使上全力，胡斐颧骨非碎不可，左边牙齿也势必尽数打落，但饶是如此，已是他艺成以来从所未有之大败，不由得怒火直冲，圆睁双目，举刀往她肩头直劈下去，袁紫衣心中微感害怕，知道对手实非易与，这一次他吃了大亏，动起手来定然全力施为，于是舞动长鞭，劲透鞭梢，将胡斐挡在两丈之外，要叫他欺不近身来。

就在此时，只听得大路上鸾铃响动，三骑马缓缓驰来，见到有人动手，一齐驻马而观。胡斐和袁紫衣同时向三人望了一眼，只见两个穿的是清廷侍卫服色，中间一人穿的是常服，身材魁伟，约莫四十来岁年纪。

鞭长刀短，兵刃上胡斐先已吃亏，何况他骑的又是一匹受了伤的劣马。袁紫衣的坐骑却是神骏无伦，她骑术又精，竟似从小便在马背上长大一般，因此拆到十招以外，胡斐仍是欺不近身去。

他刀法一变，正要全力抢攻，忽听得一个侍卫说道：“这女娃子模样儿既妙，手下也很来得啊。”另一个侍卫笑道：“曹大哥你若是瞧上了，不如就伸手，别让这小子先得了甜头。”那姓曹的侍卫仰天哈哈大笑。

胡斐恼这两人出言轻薄，怒目横了他们一眼。袁紫衣乘隙挥鞭击到，胡斐头一低，从软鞭底下钻进，抢前数尺。只

见袁紫衣纤腰一扭，那白马猛地向左疾冲。

这一下去势极快，但见银光闪烁，那姓曹的侍卫肩上已重重吃了一鞭。她回鞭抽向胡斐头顶，胡斐横刀架开。那白马已在另一名侍卫身旁掠过，只见她素手一伸，已抓住那侍卫后颈“天柱穴”。那白马一冲之势力道奇大，她并不使力，顺手已将那侍卫拉下马来，摔在地下。她也不回身，长鞭从肩头甩过，向后抽击第三个大汉。

这四下兔起鹘落，迅捷绝伦，胡斐心中不禁暗暗喝了声彩，心想这大汉虽然未出一声，但既与这两名侍卫结伴同行，少不免也要受一鞭无妄之灾。哪知道这大汉只是一勒马头，空手竟来抓她银鞭的鞭头。

袁紫衣见他出手如钩，竟是个劲敌，当即手腕一振，鞭梢甩起，冷笑道：“阁下可是去京师参与掌门人大会么？”

那大汉一愣，道：“姑娘何以知道？”袁紫衣道：“瞧你模样，稍稍有点掌门人的味儿。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掌门？”这两句话问得无礼之极，那大汉哼了一声，并不理会。那姓曹的侍卫狼狈爬起，大叫道：“蓝师傅，教训教训这臭女娃子！”

袁紫衣腿上微微使劲，白马突地向那姓曹的侍卫冲去。白马这一下突然发足，直是叫人出其不意。姓曹侍卫大骇，急忙向左避让，袁紫衣的银鞭却已打到背心。那大汉见情势急迫，抽出腰中短剑，一招“拦腰取水四门剑”，以斜推正，已将鞭梢拨开。

袁紫衣足尖点着踏镫轻轻向后一推，白马猛地后退数步。这马疾趋疾退，竟是同样的迅捷。那大汉高声喝彩：“好马！”

袁紫衣冷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广西梧州八仙剑的掌门人蓝秦。”

这大汉正是蓝秦，眼见这少女不过二十左右年纪，容色如花，虽然出手迅捷，但能有多大江湖阅历，怎地只见一招，便道出自己的姓名身分？他心中惊诧，一面却也不禁得意，暗道：“蓝某虽然僻处南疆，居然连一个年轻少女也知我威名。”微微一笑，问道：“姑娘怎知在下姓名？”袁紫衣道：“我正要找你，在这里撞见，那是再好也没有。”蓝秦更感奇怪，心想我和你素不相识啊，问道：“姑娘高姓大名，找蓝某有何指教？”袁紫衣道：“我叫你不用上京去啦，由我代你去便是。”蓝秦更是摸不着头脑，问道：“此话怎讲？”袁紫衣道：“哼，这还不明白？我叫你把八仙剑的掌门之位让了给我！”

蓝秦听她言语无礼，不由得大是恼怒，但适才见她连袭四人，手法巧妙之极，连自己也没瞧清，否则便能护住身旁侍卫，不让他如此狼狈地摔下马来。他生性谨细，心想她口出大言，必有所恃，当下却不发作，抱拳说道：“姑娘尊姓大名？令师是谁？”

袁紫衣道：“我又不跟你套交情，问我姓名干么？我师父的名头更加不能说给你知。我师父曾跟你有一面之缘。若是提起往事，我倒不便硬要你让这掌门之位了。”

蓝秦眉头紧蹙，想不起相识的武林名宿之中，有哪一位是使软鞭的能手。

两名侍卫一个吃了一鞭，一个被扯下马，自是均极恼怒。他们一向横行惯了的，吃了这亏哪肯就此罢休？两人齐声唢哨，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同时向袁紫衣扑去。两人手中本

来空着，当下一个拔刀，一个便伸手去抽腰中长剑。

袁紫衣软鞭晃动，拍的一响，拔刀的侍卫右腕上已重重吃了一记。他手指抓住刀柄，但觉手腕剧痛入骨，再也无力拔出腰刀。袁紫衣这银丝软鞭又长又细，与一般软鞭大不相同，一招打中那侍卫的手腕，鞭梢毫不停留，快如电光石火般一吐，又已卷住了那姓曹侍卫的剑柄，顺势上提。这一下真是快得出奇，比那侍卫伸手去握剑还要抢先一步。姓曹的但见银光一闪，自己手指尚未碰到剑柄，剑已出鞘，大骇之下，急忙挥手外甩，饶是如此，剑锋已在他手掌心划过，登时鲜血淋漓。

袁紫衣软鞭一振，长剑激飞上天，竟有数十丈高，她将软鞭缠回腰间，便如紫衣外系了一条银色丝绦，旁人一瞥之下，哪知这是一件厉害兵器？她并不抬头看剑，却向蓝秦问道：“你这掌门之位到底让是不让？”

蓝秦正仰头望着天空急落而下的长剑，听她说话，随口道：“什么？”袁紫衣道：“我要你让这八仙剑掌门之位。”这时长剑已落到地跟前，袁紫衣一面说话，一面听风辨器，一伸手便抓住了剑柄。长剑从数十丈高处落将下来，势道何等凌厉，何况这剑除了剑柄之外，通身是锋利的刃口，她竟眼角也没斜一下，随随便便就拿住了剑柄。

这一手功夫不但蓝秦大为震惊，连旁观的胡斐也暗自佩服，心想：“她适才夺了少林韦陀门的掌门，何以又要夺八仙剑的掌门？”但见她正当妙龄，武功却如此了得，生平除赵半山外，从未见过如此武学的高手，心中一起赞叹之意，脸上的鞭伤似乎也不怎么疼痛了。

蓝秦见她露了这手绝技，更不敢贸然从事，想用言语套问出她的底细，说道：“姑娘这手听风辨器的功夫，似是山西佟家的绝艺啊。”袁紫衣一笑，道：“你眼光倒好。那么我这手掷剑上天的功夫呢？”说着右手一挥，长剑又飞向天空。这一次却不是剑尖向上的直升，而是一路翻着筋斗，舞成个银色光圈，冉冉上升，虽然去势不急，但形状特异，蔚为奇观。

蓝秦抬头观剑，猛听得风声微动，身前有异，急忙一个倒纵步退开丈许，只见金光一闪，袁紫衣银丝软鞭上的小金球刚从自己腰间掠过，若不是见机得快，身上佩剑又已被她抢去。

原来袁紫衣知他武功高出两个侍卫甚多，是以故意掷剑成圈，引开他的目光，再突然出手抢剑，哪知还是给他惊觉避开。她心中连叫可惜，蓝秦却已暗呼惭愧。他雄霸西南，门徒遍及两广云贵，二十年来从未遇到挫折，想不到这样一个黄毛丫头今日竟来如此轻侮于己，这时再也难以忍耐，刷的一声，长剑出手，叫道：“好，我便领教姑娘的高招。”

这时空中长剑去势已尽，笔直下堕。袁紫衣软鞭甩上，鞭头卷住剑柄，倏地向前一送，长剑疾向蓝秦当胸刺来。两人相隔几及两丈，但一霎之间，剑尖距他胸口已不及一尺，就如一条丈许长的长臂抓住剑柄，突然向他刺到一般。这一招蓝秦又是出其不意，一惊之下，急忙横剑封挡。

袁紫衣叫道：“湘子吹箫！”蓝秦这一招正是八仙剑法中的“湘子吹箫”。八仙剑在西南各省甚为盛行，他想你识得我的招数有何希罕，要瞧你是否挡得住了，双眉一扬，喝道：“是‘湘子吹箫’便怎地？”袁紫衣道：“阴阳宝扇！”一语未

毕，软鞭卷着长剑，向他左胸右胸分刺一剑，正是八仙剑的正宗剑法“汉锺离阴阳宝扇”。

蓝秦又是一惊，心想她会使八仙剑法并不出奇，奇在以软鞭送剑，居然力透剑尖，刃直如矢，当下踏进一步，要待抢攻，心想她以软鞭使剑，剑上力道虚浮，只要双剑一交，还不将她长剑击下地来。哪知他长剑一提，手势刚起，还未出招，袁紫衣叫道：“采和献花！”忽地收转软鞭。此时鞭上势道已完，长剑下落，她左手接剑，右手持鞭，笑吟吟地望着对手。

蓝秦又给她叫破一招，暗想鞭长剑短，马高步低，自己双重不利，何况她怪招百出，一味戏耍纠缠，自己只要稍有疏神，着了她的道儿，岂非一世威名付于流水？当下按剑横胸，正色说道：“如此儿戏，那算什么？姑娘倘若真以八仙剑赐招，在下便奉陪走走。”

袁紫衣道：“好，若不用正宗八仙剑法胜你，谅你也不甘让那掌门之位。”说着一跃下马，便在下马之时，已将软鞭缠回腰间。

蓝秦剑尖微斜，左手捏个剑诀，使的是半招“铁拐李葫芦系腰”，只待对手出剑，下半招立时发出。

袁紫衣长剑一抖，待要进招，回眸朝胡斐望了一眼，向蓝秦道：“跟你比试一下不打紧，我这宝马可别让马贼盗了去。”胡斐道：“当你跟人动手之时，我不打你这马儿的主意便是。”袁紫衣道：“哼，小胡斐诡计多端，谁信了他谁便上当。”左手拉住马缰，嗤的一剑，金刃带风，一招“张果老倒骑驴”斜斜刺出。

蓝秦见她左手牵马，右手使剑，暗想这是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旁人，当即“拨云见日”、“仙人指路”、“魁星点元”，拆了一招却还了两剑。

袁紫衣见他剑招凌厉，脸上虽是仍含微笑，心中却登时收起轻视之意，暗想师父所言非虚，八仙剑法果是剑中一绝，此人使将出来，比我的功力可要深厚得多了，于是也以八仙剑法见招拆招。她左手拉着马缰，既不能转身抢攻，也难以大纵大跃，自是诸多受制。但她门户守得甚是严密，蓝秦却也找不到破绽，只见她所使剑法果是本门嫡派，不由得暗暗称异，心想本门之中，怎能出了如此人物？

斗剑之处，正当衡阳南北来往的官道大路，两人只拆得十余招，北边来了一队推着小车的盐贩，跟着南边大道上也来了几辆骡车。众商贩眼见路上有人相斗，一齐停下观看。不多时南北两端又到了些行旅客商。众人一来见斗得热闹，二来畏惧两个朝廷武官，都候在路上静静旁观。

又斗一阵，蓝秦已瞧出对方虽然学过八仙剑术，但剑法中许多精微奥妙之处，却并未体会得到，只是她武功甚杂，每到危急之际，便突使一招似是而非的八仙剑法，将自己的杀着化解了开去，因此一时倒也不易取胜。他见旁观者众，对手非但是个少女，而且左手牵马，显是以半力与自己周旋，纵使和她打成平手，也已没脸面上京参与掌门人之会了，当下催动剑力，将数十年来钻研而得的心法一招招使将出来。旁观众人见他越斗越勇，剑光霍霍，绕着袁紫衣身周急攻，不由得都为她担心。只有那两名侍卫却盼蓝秦得胜，好代他们一雪受辱之耻。

袁紫衣久战不下，偶一转身，见到胡斐脸上似笑非笑，似有讥嘲之意，心想：“好小子，你笑我来着，叫你瞧瞧姑娘手段！”但这番斗剑限于只使八仙剑，其余武功尽数使不出来，左手又牵着白马，若是斗了一会将马缰放开，凭轻功取胜，那还是叫胡斐小看了。她好胜心切，眼见蓝秦招招力争上风，自己剑势已被他长剑笼住，倏地左手轻轻向前一带。那白马极有灵性，受到主人指引，猛然一冲，直立起来，似要往蓝秦的头上踏落。

蓝秦一惊，侧身避让，突觉手腕一麻，手中长剑已脱手飞上天空。他全神闪避马蹄，竟没防到手中兵刃遭了对方暗算。他在武林中虽不算得是一流高手，但数十年来事事小心，这才长保威名，想不到一生谨慎，到头来还是百密一疏，败在一个少女的手下。蓝秦兵刃脱手，立时一个箭步，抢到自己坐骑之旁，又从鞍旁取出一柄长剑，原来此人做事精细之极，连长剑也多带了一把。突见白光一闪，袁紫衣将手中长剑也掷上了天空，双剑在空中相交，当的一声响，蓝秦那柄剑竟在空中断成两截。

她这震剑断刃的手法全是一股巧劲，否则双剑在空中均无着力之处，如何能将纯钢长剑震断？她使此手法，意在哗众取宠，便如变戏法一般，料想旁人非喝彩不可，这彩声一作，蓝秦心中恼怒，再斗便易胜过他了。

果然旁观众人齐声喝彩。蓝秦一呆之下，脸色大变。袁紫衣接住空中落下的长剑，分心刺到，叫道：“曹国舅拍板！”蓝秦提剑挡格，当的一响，长剑又自断为两截。

这一下仍是袁紫衣取巧，她出招虽是八仙剑法，但双剑

相交之际，剑身微微一抖，已然变招。蓝秦一剑落空，被她蓦地里凌空拍击，殊无半点力道相抗，待得运劲，剑身早断，拆穿了说，不过是他横着剑身，任由对方斩断而已。只是袁紫衣心念如闪电，出招似奔雷，一计甫过，二计又生，实是叫他防不胜防。

旁观众人见那美貌少女连断两剑，又是轰雷似的一声大彩。

蓝秦心下琢磨：“这女子虽未能以八仙剑法胜我，但她武功甚博，诡异百端，我再跟她动手也是枉然。”眼见她洋洋自得，翻身上了马背，便拱手道：“佩服，佩服！”弯腰拾起三截断剑，说道：“在下这便还乡，终身不提剑字。只是旁人问起，在下输在哪一派哪一位英雄豪杰剑底，却叫在下如何回答？”

袁紫衣道：“我姓袁名紫衣，至于家师的名讳吗？……”纵马走到蓝秦耳旁，凑近身去，在他耳边轻说了几个字。

蓝秦一听之下，脸色又变，脸上沮丧恼恨之色立消，变为惶恐恭顺，说道：“早知如此，小人如何敢与姑娘动手？姑娘见到尊师之时，便说梧州蓝某向他老人家请安。”说着牵马倒退三步，候在道旁。

袁紫衣在白马鞍上轻轻一拍，笑道：“得罪了！”回头向胡斐嫣然一笑，一提马缰。那白马并未起步，突然跃起，在空中越过了十余辆盐车，向北疾驰，片刻间已不见了踪影。

大道上数十对眼睛一齐望着她的背影。一人一马早已不见，众人仍是呆呆地遥望。

袁紫衣一日之间连败南方两大武学宗派的高手，这份得意之情，实是难以言宣，但见道旁树木不绝从身边飞快倒退，情不自禁，纵声唱起歌来。

只唱得两句，突觉背上热烘烘的有些异状，忙伸手去摸，只听轰的一声，身上登时着火。这一来如何不惊？一招“乳燕投林”，从马背飞身跃起，跳入了道旁的河中，背上火焰方始熄灭。她急从河中爬起，一摸背心，衣衫上已烧了一个大洞，虽未着肉，但里衣也已烧焦。

她气恼异常，低声骂道：“小贼胡斐，定是你又使鬼计。”当下从衣囊中取出一件外衫，待要更换，一瞥间只见白马左臀上又黑又肿，两只大蝎子爬着正自吮血。袁紫衣大吃一惊，用马鞭将蝎子挑下，拾起一块石头砸得稀烂。这两只大蝎毒性厉害，马臀上黑肿之处不住地慢慢扩展。白马虽然神骏，这时也已抵受不住痛楚，纵声哀鸣，前腿一跪，卧倒在地。

袁紫衣徬徨无计，口中只骂：“小贼胡斐，胡斐小贼！”顾不得更换身上湿衣，伸手想去替白马挤出毒液。白马怕痛，只是闪避。正狼狈间，忽听南方马蹄声响，三乘马快步奔来，当先一人正是胡斐。

银光一闪，袁紫衣软鞭在手，飞身迎上，挥鞭向胡斐夹头夹脑劈去，骂道：“小贼，暗箭伤人，算什么好汉？”

胡斐举起单刀，当的一下将她软鞭格开，笑道：“我怎地暗箭伤人了？”

袁紫衣只觉手臂微微酸麻，心想这个贼武功果然不弱，倒也不可轻敌，骂道：“你用毒物伤我坐骑，这不是下三烂的卑鄙行径吗？”胡斐笑道：“姑娘骂得很是，可怎知是我胡斐下

的手？”

袁紫衣一怔，只见他身后两匹马上，坐的是那两个本来伴着蓝秦的侍卫。两人垂头丧气，双手均被绳子缚着。胡斐手中牵着两条长绳，绳子另一端分别系住两人的马缰，原来两名侍卫被他擒着而来。袁紫衣心念一动，已猜到了三分，便道：“难道是这两个家伙？”

胡斐笑道：“他二位的尊姓大名，江湖上的名号，姑娘不妨先劳神问问。”袁紫衣白了他一眼，道：“你既知道了，便说给我听。”胡斐道：“好，在下来给袁姑娘引见两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这位是小祝融曹猛，这位是铁蝎子崔百胜。你们三位多亲近亲近。”

袁紫衣一听两人的浑号，立时恍然，“小祝融”自是擅使火器，铁蝎子当然会放毒物，定是这二人受了折辱，心中不忿，乘着自己与蓝秦激斗之时，偷偷下手相害。当即拍拍拍、拍拍拍，连响六下，在每人头上抽了三马鞭，只打得两人满头满脸都是鲜血。她指着铁蝎子喝道：“快取解药治好我的马儿。否则再吃我三鞭，这一次可是用这条鞭子了！”说着软鞭一扬，喀喇一声响，将道旁一株大柳树的枝干打下了一截。

铁蝎子吓了一跳，将绑缚着的双手提了一提，道：“我怎能……”胡斐不等他说完，单刀一挥，擦的一声，割断了他手上绳索。这一刀疾劈而下，绳索应刃而断，妙在出刀恰到好处，没伤到他半分肌肤。

袁紫衣横了他一眼，鼻中微微一哼，心道：“显本事么？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铁蝎子从怀中取出解药，给白马敷上，低声道：“有我的

独门解药，便不碍事。”稍稍一顿，又道：“只是这牲口三天中不能急跑，以免伤了筋骨。”

袁紫衣道：“你去给小祝融解了绑缚。”铁蝎子心中甚喜，暗想：“虽然吃了三马鞭，幸喜除曹大哥外并无熟人瞧见。他自己也吃三鞭，自然不会将此事张扬出去。”要知他们这些做武官的，身上吃些苦头倒没什么，最怕是折了威风，给同伴们瞧低了。他走过去给曹猛解了绑缚，正待要走，袁紫衣道：“这便走了么？世间上可有这等便宜事情？”

崔曹两人向她望了一眼，又互瞧一眼。他二人给胡斐手到擒来，单是胡斐一人已非敌手，何况加上这个武艺高强的女子，只得勒马不动，静候发落。

袁紫衣道：“小祝融把身边的火器都取出来，铁蝎子把毒物取出来，只要留下了一件，小心姑娘的鞭子。”说着软鞭挥出，一抖一卷，在空中拍的一声大响。

两人无奈，心想：“你要缴了我们的成名暗器，以解你心头之恨，那也叫做无法可想。”只得将暗器取出。

小祝融的火器是一个装有弹簧的铁匣。铁蝎子手里却拿着一个竹筒，筒中自然盛放着蝎子了，这竹筒精光滑溜，起了一层黄油，自己使用多年。袁紫衣一见，想起筒中毛茸茸的毒物，不禁心中发毛，说道：“你们两人竟敢对姑娘暗下毒手，可算得大胆之极。今日原是非死不可，幸亏姑娘生平有个惯例，一天之中只杀一人，总算你们运气……”崔曹二人相望一眼，均想：“不知你今天已杀过了人没有。”却听袁紫衣接着道：“……二人之中只须死一个便够。到底哪一个死，哪一个活，我也难以决定。这样吧，你们互相发射暗器，谁

身上先中了，那便该死；躲得过的，就饶了他性命。我素来说一不二，求也无用。一、二、三！动手吧！”

曹崔二人心中犹豫，不知她这番话是真是假，但随即想起：“若是给他先动了手，我岂非枉送了性命？”二人均是心狠手辣之辈，心念甫动，立即出手，只见火光一闪，两人齐声惨呼。小祝融颈中被一只大蝎咬住，铁蝎子胸前火球乱舞，胡子着火。

袁紫衣格格娇笑，说道：“好，不分胜败！姑娘这口恶气也出了，都给我滚吧！”曹崔二人身上虽然剧痛，这两句话却都听得清清楚楚，当下顾不得毒蝎在颈，须上着火，一齐纵马便奔，直到驰出老远，这才互相救援，解毒灭火。

袁紫衣笑声不绝，一阵风过来，猛觉背上凉飕飕的，登时想起衣衫已破，一转眼，只见胡斐笑嘻嘻的望着自己，不由得大羞，红晕双颊，喝道：“你瞧什么？”胡斐将头转开，笑道：“我在想幸亏那蝎子没咬到姑娘。”袁紫衣不由得打个寒噤，心想：“这话倒也不错，给蝎子咬到了，那还了得？”说道：“我要换衣衫了，你走开些。”胡斐道：“你便在这大道之上换衣衫么？”袁紫衣又生气又好笑，心想自己一着急，出言不慎，于是又狠狠瞪了他一眼，走到道旁树丛之后，急忙除下外衣，换了件杏黄色的衫子，内衣仍湿，却也顾不得了。烧破的衣衫也不要了，卷成一团，抛入河中。

胡斐眼望着紫衣随波逐流而去，说道：“姑娘高姓大名，可叫做袁黄衫？”袁紫衣哼了一声，知他料到“袁紫衣”三字并非自己真名，忽然尖叫一声：“啊哟，有一只蝎子咬我。”伸

手按住了背心。

胡斐一惊，叫道：“当真？”纵身过去想帮她打下蝎子。哪料到袁紫衣这一叫实是相欺，胡斐身在半空，袁紫衣忽地伸手用力一推。这一招来得无踪无影，他又全没提防，登时一个筋斗摔了出去，跌向河边的一个臭泥塘中。他在半空时身子虽已转直，但双足一落，臭泥直没至胸口。袁紫衣拍手嘻笑，叫道：“阁下高姓大名，可是叫作小泥鳅胡斐？”

胡斐这一下真是哭笑不得，自己一片好心，那料到她会突然出手，足底又是软软的全不受力，无法纵跃，只得一步一顿，拖泥带水地走了上来。这时已不由得他不怒，但见袁紫衣笑靥如花盛放，心中又微微感到一些甜意，张开满是臭泥的双掌，扑了过去，喝道：“小丫头，我叫你改名袁泥衫！”

袁紫衣吓了一跳，拔脚想逃。那知胡斐的轻功甚是了得，她东窜西跃，却始终给他张开双臂拦住去路。但见他一纵一跳，不住的伸臂扑来，她又不敢和他动手拆招，只要一还手，身上非溅满臭泥不可。这一来逃既不能，打又不得，眼见胡斐和身纵上，自己已无法闪避，一下便要给他抱住，索性站定身子，俏脸一板，道：“你敢碰我？”

胡斐张臂纵跃，本来只是吓她，这时见她立定，也即停步，鼻中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忙退出数步，说道：“我好意相助，你怎地狗咬吕洞宾？”袁紫衣笑道：“这是八仙剑中的一招，叫作吕洞宾推狗。你若不信，可去问那个姓蓝的。”胡斐道：“以怨报德，没良心啊，没良心！”袁紫衣道：“呸！还说到我有德呢，这叫做市恩，最坏的家伙才是如此。我问你，你怎知这两个家伙放火下毒，擒来给我？”

这句话登时将胡斐问得语塞。原来两名侍卫在她背上暗落火种，在她马臀上偷放毒蝎，胡斐确是在旁瞧得清楚，当时并不叫破，待袁紫衣去后，这才擒了两人随后赶来。

袁紫衣道：“是么？所以我才不领你这个情呢。”她取出一块手帕，掩住鼻子，皱眉道：“你身上好臭，知不知道？”胡斐道：“这是拜吕洞宾之赐。”袁紫衣微笑道：“这么说，你自己认是小狗啦。”她向四下一望，笑道：“快下河去洗个干净，我再跟你说赵三……赵半山那小子的事。”她本想说“赵三叔”，但怕胡斐又自居长辈，索性改口叫“赵半山那小子”。

胡斐大喜，道：“好好。你请到那边歇一会儿，我洗得很快。”袁紫衣道：“洗得快了，臭气不除。”胡斐一笑，一招“一鹤冲天”，拔起身子，向河中落下。

袁紫衣看看白马的伤处，那铁蝎子的解药果然灵验，这不多时之间，肿势似已略退，白马不再嘶叫，想来痛楚已减。她遥遥向胡斐望了一眼，只见他衣服鞋袜都堆在岸边，却游到远远十余丈之外去洗身上泥污，想是赤身露体，生怕给自己看到。

袁紫衣心念一动，从包裹中取出一件旧衫，悄悄过去罩在胡斐的衣衫之上，将他沾满了泥浆的衣服鞋袜一古脑儿包在旧衫之中，抱在手里，过去骑上了青马，牵了白马，向北缓缓而行，大声叫道：“你这样慢！我身有要事，可等不及了！”说着策马而行，生怕胡斐就此赤身爬起来追赶，始终不敢回头。但听得身后胡斐大叫：“喂，喂！袁姑娘！我认栽啦，你把我衣服留下。”叫声越来越远，显是他不敢出河追赶。

袁紫衣一路上越想越是好笑，接连数次，忍不住笑出声

来，又想最后一次作弄胡斐不免行险，若他冒冒失失，不顾一切，就此抢上岸来追赶，反要使自己尴尬万分。

这日只走了十余里，就在道旁找个小客店歇了。她跟自己说：“白马中了毒，铁蝎子那混蛋说的，若是跑动，便要伤了筋骨。”但在内心深处，却极盼胡斐赶来跟自己理论争闹。

一晚平安过去，胡斐竟没踪影。次晨缓缓而行，心中想像胡斐不知如何上岸，如何去弄衣衫穿，想了一会，忍不住又好笑起来。她每天只行五六十里路程，但胡斐始终没追上来，芳心可可，竟是尽记着这个浑身臭泥的小泥鳅胡斐。

第七章 风雨深宵古庙

这一日到了湘潭以北的易家湾，离省城长沙已不在远，袁紫衣正要找饭店打尖，只听得码头旁人声喧哗。但见湘江中停泊着一艘大船，船头站着一个老者，拱手与码头上送行的诸人为礼。她一瞥之下，见送行的大都是武林中人，个个腰挺背直，精神奕奕，老者身后站着两名朝廷的武官。

她见了这一副势派，心中一动：“莫非又是哪一派的掌门人，到北京去参与福大帅的大会？”凝神瞧那老者时，见他两鬓苍苍，颌下老大一部花白胡子，但满脸红光，衣饰华贵，左手手指上戴着一只碧玉班指，远远望去，在阳光下发出晶莹之色，只听他大声说道：“各位贤弟请回吧！”抱拳一拱，身形端凝，当真是稳若泰山。

岸上诸人齐声说道：“恭祝老师一路顺风，为我九龙派扬威京师。”那老者微微一笑，说道：“扬威京师是当不起的，只盼九龙派的名头不在我手里砸了，也就是啦。”袁紫衣听他声音洪亮，中气充沛，这几句话似是谦逊，但语气间其实甚是自负。

只听得劈拍声响，震耳欲聋，湘江中红色纸屑飞舞，原来岸上船中一齐放起鞭炮。

袁紫衣知道鞭炮一完，大船便要开行，于是轻轻跃下马

来，抬起两片石子，往鞭炮上掷去。两串鞭炮都是长逾两丈，石片掷到，登时从中断绝，嗤嗤声响，燃着的鞭炮堕入湘江，立时熄灭了。

这一来，岸上船中，人人耸动。鞭炮断灭，那是最大的不祥之兆。众人瞧得清楚，鞭炮是这黄衫少女用石片打断。六七名大汉立即奔近身去，将她团团围住，大声喝道：“你是谁？”“谁派你来捣乱闹？”“打断鞭炮，是什么意思？”“当真是吃了豹子胆、老虎心，竟敢来惹九龙派的易老师。”若非见她只是孤身的美貌少女，早就老拳齐挥，一拥而上了。

袁紫衣深知韦陀门与八仙剑的武功底细，出手时成竹在胸，并不畏惧，这九龙派却不知是什么来历，眼见众人声势汹汹，只得微笑道：“我用石子打水上的雀儿，不料失手打断了炮仗，实在过意不去。”

众人听她语声清脆，一口外路口音，大家又七嘴八舌地道：“失手打断一串，也还罢了，岂有两串一齐打断之理？”“你叫什么名字？”“到易家湾来干什么？”“今日是黄道吉日，给你这么一混闹，唉，易老师可有多不痛快！”

袁紫衣笑道：“两串炮仗有什么稀罕？再去买过两串来放放也就是了。”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黄金，约莫有二两来重，托在掌中，这锭金子便是买一千串鞭炮也已足够。众人面面相觑，均觉这少女十分古怪，无人伸手来接。

袁紫衣笑道：“各位都是九龙派的弟子吗？这位易老师是贵派的掌门人，是不是？他要到北京去参与福大帅的天下掌门人大会，是不是？”她问一句，众人便点一点头。袁紫衣摇头道：“炮仗熄灭，那是大大的不祥。易老师还是趁早别去，

在家安居纳福的好。”

人群中一个汉子忍不住问道：“为什么？”袁紫衣神色郑重，说道：“我瞧易老师气色不正，印堂上深透黑雾，杀纹直冲眉梢。若是到了京师，不但九龙派威名堕地，易老师还有杀身之祸。”众人一听，不由得相顾变色。有的在地上直吐口水，有的高声怒骂，也有的窃窃私议，只怕这女子会看相，这话说不定还真有几分道理。

众人站立之处与大船船头相去不远，她又语音清亮，每一句话都传入了那易老师耳中。他细细打量袁紫衣，见她身材苗条，体态婀娜，似乎并不会武，但适才用石片打断鞭炮，出手巧妙，劲道不弱，又见她所乘白马神骏英伟，实非常物，料想此人定是有所为而来，于是拱手说道：“姑娘贵姓，请借一步上船说话。”袁紫衣道：“我姓袁，还是易老师上岸来吧。”

当时湘人风俗，乘船远行，登船之后，船未开行而再回头上岸，于此行极为不利。那易老师眉头微皱，沉吟不语。他虽武功深厚，做到一派掌门，但生平对星相卜占、风水堪舆等说极是崇信，眼见炮仗为这年轻女子打灭，又说什么杀身之祸等等不祥言语，心想她越说越是难听，还不如置之不理，于是对船家说道：“开船吧！”喃喃自语：“阴人不祥，待到了省城，咱们再买福物，请神冲熬。”船家高声答应，有的拉起铁锚，有的便拔篙子。

袁紫衣见他不理自己，竟要开船，大声叫道：“慢来慢来！你若不听我劝告，不出百里便要桅断舟覆，全船人等尽数死于非命。”易老师脸色更是阴沉，厉声道：“我瞧你年纪轻轻，不来跟你一般见识。若再胡说八道，可莫怪我不再容情。”

袁紫衣一跃上船，微笑道：“我全是一片好意，易老师何必动怒？请问易老师大名如何称呼，我再跟你拆一个字，对你大有好处。”易老师哼了一声，道：“不须了！”袁紫衣道：“好，易老师既不肯以尊号相示，我便拆一拆你这个姓。‘易’字上面是个‘日’字，下面是个‘勿’字，‘勿日’便是‘不日’，意思是命不久矣。易老师此行乘船，走的是水路，‘易’字加‘一’加‘水’，便成为‘汤’，‘赴汤’蹈火，此行大为凶险。舟为器皿之象，‘汤’下加‘皿’为‘盪’，所谓‘盪然无存’，全船人等，性命难保。‘汤’字之上加‘草’为‘荡’，古诗云：‘荡子行不归’，易老师这一次只怕要死于异乡客地了。”

易老师听到此处，再也忍耐不住，伸手在桅杆上用力一拍，砰的一声，一条粗大的桅杆不住摇晃，喝道：“你有完没完？”

袁紫衣笑道：“易老师此行，百事须求吉利，那个‘完’字，是万万说不得的。易老师，你到北京是去争雄图霸，不是动拳脚，便要动刀枪。‘易’字加‘足’为‘踢’，加‘刀’为‘剔’，因此你不但自己给人踢死，九龙派还给人剔除。”

易老师越听越怒，但听她说得头头是道，也不由得暗自心惊，强言道：“我单名一个‘吉’字，早便吉祥吉利了，你还有何话说？”袁紫衣摇头道：“大凶大险。这个‘吉’字本来甚好，但偏偏对易老师甚为不祥。‘易’者，换也，将吉祥更换了去，那是什么？自然是不吉了。”易吉默然。

袁紫衣又道：“这‘吉’字拆将开来，是‘十一口’三字。

易老师啊，凡人只有一口，你却有十一口。多出来的十口是什么口？那自然是伤口，是刀口了。由此观之，你此番上北京去，命中注定要身中十刀，尸骨不归故乡。”

越是迷信之人，越是听不得不祥之言。易吉本来雍容宽宏，面团团的一副富家翁气象，此时眉间突现煞气，斜目横睨袁紫衣，冷笑道：“好，袁姑娘，多谢金玉良言。你是哪一位老师门下？令尊是谁？”

袁紫衣笑道：“你也要给我算命拆字么？何必要查我的师承来历？”易吉冷笑道：“瞧你年纪轻轻，咱们又素不相识，你定是受人指使，来踢易某的盘子来着。姓易的大不与小斗，男不与女争，你叫你背后那人出来，瞧瞧到底是谁身中十刀，尸骨不归故乡。”他伸手指着她脸，大声道：“你背后那人是谁？”

袁紫衣笑道：“我背后的人么？”假装回头一看，不由得一惊，只见岸边站着一人，穿一身粗布青衣，打扮作乡农模样，正是胡斐，心想不知他何时到了此处，自己全神贯注的给易吉拆字，竟没察觉。她不动声色，回过头来，笑道：“我背后这人么？我瞧他是个看牛挑粪的乡下小子。”

易吉怒道：“你莫装胡羊。我说的是在背后给你撑腰、叫你来捣鬼的那人，是男子汉大丈夫，何必藏头露尾，鬼鬼祟祟？”他料定是仇家暗中指使袁紫衣前来混闹，好使自己出行不利，此人必然熟知自己的性情忌讳，否则她何以尽说不吉之言？

其实袁紫衣存心捣乱，见他越是怕听不吉利的说话，便越是尽拣凶险灾祸来说，当下正色道：“易老师，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这番逆耳忠言，听不听也

由得你。至于九龙派嘛，你若不去，由小女子代你去便了。”

当袁紫衣跃上船头不久，胡斐即已跟踪而至。那日他在河里洗澡时衣服被夺，赤身露体的不便出来，好在为时已晚，不久天便黑了，这才到乡农家去偷了一身衣服。他最关怀的是那本家传拳经刀谱。这刀谱放在贴肉衣服袋中，竟给她连衣带书，一起取了去，心想这女子先偷我包袱，又取我衣服，定是为了这本刀谱，心中十分忧急，一路疾赶。当日便追上了她，但见她勒马缓缓而行，却又不是偷了刀谱便即远走高飞的模样。他越想越疑，无法推测这女子真意何在，心想若是动手强抢，未必能够得手，于是暗暗在后窥伺，要瞧她有何动静，另有何人接应。但跟了数日，始终不见有何异状。这日在易家湾湘江之畔，却见她向易吉起衅，竟是又要抢夺掌门人的模样。

胡斐暗暗称奇：“这位姑娘竟是有一味掌门人癖。她遇到了掌门人便抢，为的是在江湖上树信立威呢，还是另有深意？看来两人说僵了便要动手，且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便来个渔翁得利，设法夺回刀谱。此时牵她白马，易如反掌，但好曲子不唱第二遍，重施故技，未免显得我小泥鳅胡斐太也笨蛋。”于是慢慢走近船头，等候机会抢夺她背上包袱。

只见易吉一张红堂堂的脸膛由红转紫，嘶哑着嗓子说道：“姑娘这么说，那是骂易某无能，不配作九龙派的掌门人？”袁紫衣微笑道：“那也不是。易老师既然此行不利，性命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如把九龙派的掌门人让与我吧。小女子一片好心，纯系为你着想……”

她话未说完，突见船舱中钻出两条汉子，手中各持一条

九节软鞭。一个中年大汉道：“这女子疯疯癫癫，师父不必理她。待弟子赶她上岸，莫误了开船的吉时。”说着左手伸出，便去推袁紫衣的肩头。袁紫衣伸指在他手臂上轻轻一弹，说道：“吉时早已误了！”那汉子登觉臂弯中一麻，手掌没碰到她肩头，上臂便已软软的垂了下来。另一个汉子喝道：“大师哥，动家伙吧！”

两人齐声呼哨，呛啷啷一阵响亮，两条九节软鞭同时向袁紫衣膝头打去。他们不想伤她性命，是以软鞭所指之处并非要害。

袁紫衣见两人都使九节鞭，心念一动：“是了，他们叫做九龙派，大概最擅长的便是九节鞭。”她与易吉东拉西扯，一来是要他心烦意乱，二来是想探听他的武功家数，这时见双鞭击到，心中大喜：“好啊，你们遇上使软鞭的老祖宗啦。”双手伸出，快速无伦的抓住两根软鞭鞭头，相互一缠，打成结形，身子毫不移动，微笑着站在当地。

两名汉子尚未察觉，见鞭头并未打到她身上，反而双鞭互缠，各自用力一扯，这一来正中袁紫衣之计，双鞭鞭头本来松松搭着，一扯之下，登成死结。两人惊得呆了，又是用力一扯。师兄弟俩膂力相当，谁也扯不动谁，两条软鞭却缠得更加紧了。

易吉喝道：“莽撞之徒，快退开了。”双手抓住长袍衣襟，向外一抖，喀喇喇一阵响，袍子上七个扣一齐拉脱，左手反到身后一扯，长袍登时除了下来，露出袍内的劲装结束。这一手干净利落，威风十足。岸上站着的大都是他的弟子亲友，也有不少闲人，登时齐声喝了个大彩。

袁紫衣摇头道：“口采不好。这一手‘脱袍让位’，脱袍不打紧，让位嘛，却是注定把掌门人之位让给我啦。”易吉心中一凛，果觉这一手也是不祥之兆，右手伸到腰间，轻轻一抖，手中已多了一条晶光闪亮的九节鞭。

这一抖寂然无声，钢鞭的九节互相竟无半点碰撞。袁紫衣暗叫：“啊哟，不好！这手功夫我可不会，今日只怕要糟！”只见他这条鞭子每一节均有鸡蛋粗细，他身材又极魁梧，便如船头上立了一座铁塔，拿着这条大鞭，当真是威风凛凛。

这时船家已收起了铁锚，船身在江中摇晃不定。易吉手臂一抖，九节鞭飞出去卷住了船头铁锚，跟着一挥，扑通声响，水花四溅，铁锚又已落入江中，船身登时稳住。这一手若非臂上有六七百斤膂力，焉能如此挥洒自如？眼见他这条九节鞭并有软鞭与钢鞭之长，内外兼修，非同小可。

袁紫衣心想：“他膂力强大，挥鞭无声。此人只可智取，不能力敌。”见他身材魁梧，年纪又大，想来功力虽深，手脚就未必灵便，于是心生一计，说道：“易老师，我是女子，如在船头跟你相斗，不论胜负，都于你此行不利。咱们总得另觅一个地方较量才是。”易吉心觉此言有理，可是又不愿上岸。

袁紫衣又道：“易老师，咱们话得说在前头，若是我胜了你，你这九龙派掌门人之位，自得拱手相让，不知你门下的弟子们服是不服？”易吉气得紫脸泛白，喝道：“不服也得服。但若你输了呢？”袁紫衣娇笑道：“我跟你磕头，叫你作干爹，请你多疼我这干女儿啊。”说着倏地跃起，右足在桅索上一撑，左足已踏上了帆底的横杆，腰中银丝鞭挥出，向上一抖，卷住了桅杆，手上使劲，带动身子向上跃高。

她左臂刚抱住桅杆，右手又挥出银丝鞭再向上一卷，最后一招“一鹤冲天”，身子已高过桅杆，轻轻巧巧地落将下来，站在帆顶。这几下轻灵之极，码头上旁观的闲人无不喝彩。九龙派的弟子中却有人叫了起来：“喂，玩这手有什么意思？有种的便下来，领教领教易老师威震三湘的九龙鞭功夫。”袁紫衣大声道：“在上边比武，大伙儿都瞧得清楚些。”

易吉哼了一声，将九龙鞭在腰间一盘，左手抓住桅杆，身子已离地二尺，跟着右手一搭，身子又上升二尺。那桅杆比大碗的碗口还粗，一手原是无法握住，但他手指劲力厉害，掌力又极沉雄，双手交互握抓，身子竟平平稳稳地上升，虽无袁紫衣的快捷剽悍，但在行家看来，这手功夫既稳且狠，实是非同小可。

袁紫衣眼见他离桅顶尚有丈余，心想一给他爬上，就不好斗，只有居高临下，先制止他上升，当下银丝鞭一晃，喝道：“我这是十八龙鞭，多了你九龙。”鞭梢在空中抖动，搂头盖将下来。

易吉双手不空，如何抵挡？若要闪避，只有溜下桅杆，如此一招不交，已然输了，码头上的众弟子又高声叫骂起来：“不要脸！”“这哪是公平交手？”“兀那婆娘，你下来动手！”却见易吉将头一偏，左臂抱住桅杆，右手挥动九节钢鞭，竟自下迎上，往银丝鞭上砸去。

袁紫衣生怕双鞭相交，若是给缠住了，拉扯起来，自己力小，必定吃亏，于是抖手扬鞭，避开他的兵刃，待要回转再击，哪知易吉使一招“插花盖顶”，舞动钢鞭护住头脸，左臂一松一紧，身子一纵一提，四五个起落，已稳稳坐上桅杆

之顶，但听得码头上欢声大起，鼓掌如雷。

他这一来占得了有利地势，袁紫衣心中却反而放宽，见他适才出鞭，力道虽猛，招数中却无特异变化，远不及自己鞭法的精微巧妙，当下身子向左一探，刷的一声，银丝鞭自右环击而至。易吉稳稳坐着，九节鞭回转，将对方软鞭挡开。

这时阳光照耀，湘江中泛出万道金波，两人在五六丈高处相斗，两条软鞭犹似灵蛇盘旋，的是好看煞人。岸边人众越聚越多，湘江中上上下下的船舶也多收帆停舵，船中水手乘客，一齐仰首观斗。

易吉自知轻身功夫不如对方，只是稳坐帆顶，双足挟住桅杆，先占了个不败之地。袁紫衣却是东窜西跃，在帆顶的横桁上忽进忽退。她银丝鞭比对手的九龙鞭长了一倍有余，只有她攻击易吉的份儿，易吉却无法反击。拆到六十余招后，她手中一条长鞭如银蛇飞舞，招数愈出愈奇。易吉来来去去却只是七八招，密密护住了全身，俟机去缠对方软鞭。

一眼看来，袁紫衣似是占尽了上风，但她如此打法极是吃力，只要久攻不下，鞭法中稍有破绽，或是足下一滑一绊，那便输了。原来易吉的用心，正是孙子兵法中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袁紫衣早知他的心意，但不论如何变招进攻，他这七八招守护全身，竟是严密异常，无隙可乘。如在平地，她自可凌空下击，或是着地滚进，但自己引他高空相斗，反给他占了地利，却非始料之所及了。

又斗片刻，情势仍无变化，袁紫衣微感气息粗重，纵跃之际，已稍不及初时轻捷。易吉瞧出转机已至，待她长鞭掠到面前，突出左手，径去抓她鞭上金球。袁紫衣一惊，软鞭

下沉，哪知易吉的九龙鞭反过来一压一钩，若非她银丝鞭闪避得快，双鞭已缠在一起。易吉得理不让人，瞄准了她鞭头回起之处，九龙鞭一招“青藤缠葫芦”，大喝一声，已将银丝鞭缠住。

袁紫衣只觉手臂一酸，手中长鞭给一股强力往外急拉，知道若与对方蛮夺，自己必输，她心思转得好快，危急中倏出险招，右手猛地一甩，银丝鞭的鞭柄脱手飞出，绕着桅杆意转圈子，但见银光闪动，刷喇喇一阵响，九节钢鞭和银丝软鞭两条软鞭，竟将易吉双腿连同右臂一齐绕在桅杆之上。

这一下变生不测，易吉怎料想得到？大惊之下，忙伸左手去解鞭，倏见袁紫衣扑到身前，左手探出，便来挖他眼珠。易吉左手急忙放脱软鞭，举手挡架。哪知袁紫衣这一下乃是虚招，左掌在空中微一停顿，牵制他的左掌，右手疾出，早已点中了他左腋下的“渊腋穴”。这一招在旁人看来，简直是易吉自举手臂，露出腋底任由对方点穴一般。他穴道破点，左臂软软下垂，双腿与右臂却又给缚在桅上，可说是一败涂地，再无回手之力。

胡斐在地下见她败中取胜，这一手赢得巧妙无比，刚叫了声好，忽见黄光闪动，九枚金钱镖急向桅杆上飞去，射向袁紫衣后心。

袁紫衣将易吉打得如此狼狈，心中大是得意，正要在高处夸言几句，逼他亲口许诺让了掌门，这才放他，没料到下面竟然有人偷袭。这九枚金钱镖来得既快，部位又四下分散，她身在横桁之上，只要向左或是向右踏出半步，立时从五六丈高处摔将下来，却又如何避得？情急智生，身子向后一仰，

登时摔下，九枚钱镖从帆顶掠过。船头岸上众人惊呼声中，只见她双足钩住横桁，身子挂在半空。

岸上偷发暗器之人一不做，二不休，跟着又是三枚钱镖射出，这一次却是一枚袭她身子，两枚射向横桁，只要她身子向上翻起，刚好是自行凑向钱镖。胡斐知道这一下袁紫衣再也无法避让，立即也是三枚制钱射出。他出手虽后，但手劲凌厉，钱镖去势却快，六枚铜钱在空中互撞，铮铮铮三声，一齐斜飞，落入了江中。

袁紫衣背上惊出了一身冷汗，刚欲翻身而起，胡斐大叫一声：“这算什么？”跃上了船头，只听喀喇、喀喇两声巨响，横桁断折。袁紫衣跟着横桁向江中跌落，而易吉处身所在的桅杆，却也从中断绝。袁紫衣当时头下脚上，亲眼见到何人发射暗器偷袭，胡斐如何出手相救，但横桁怎地断折，却未瞧见。

原来易吉左胁穴道被点，半身动弹不得，右手却尚可用力，忙从双鞭缠绕之中脱出手臂，眼见袁紫衣倒挂桁上，当即将全身劲力运于掌上，发掌击向横桁。他膂力好大，连击三掌，桁断人落。

就在此时，胡斐也已跃上了船头，心想若是袁姑娘落水，这姓易的反而安坐桅顶，待他慢慢溜将下来，岂非是他胜了？当即背靠桅杆，运劲向后力撞，这桅杆又坚又粗，一撞之下只晃了几下。胡斐心中急了，拔出单刀，刷的一刀，劈断了桅杆。

眼见袁紫衣与易吉各自随着一段巨木往江中跌落，只是袁紫衣的横桁先断，身在半截桅杆之下，若是给断桅击中，性

命可忧，胡斐当即抓起船头拉纤用的竹索，对准袁紫衣身前挥将过去，大喝道：“抓住了！”竹索飞出，有如一条极长的软鞭。

袁紫衣身在半空，心中忙乱，她虽识得水性，但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落水，待会湿淋淋地爬起，岂非狼狈万状？突见竹索飞到，急忙伸手抓住。胡斐一挥一拉，袁紫衣借势跃起，轻轻巧巧地落在船头。

她双足刚落上船板，只听得扑通一声巨响，水花四溅，无数水珠飞到了她头上脸上，正是易吉与断桅一齐落水。岸上人众大声呼叫，扑通扑通响声不绝。原来易吉不会水性，九龙派的十七八名弟子纷纷跃入湘江，争先恐后地去救师父。

袁紫衣向胡斐嫣然一笑，道：“胡大哥，谢谢你啦！”胡斐笑道：“我这‘胡’字拆开来是‘月十口’三字，看来我每月之中，要身中九刀。”

袁紫衣笑得更是欢畅，心想我适才给那易吉拆字，原来都叫他偷听去啦，笑道：“幸好你名字中有个‘非’字，这一‘非也非也’，那九刀之厄就逢凶化吉了。”胡斐笑道：“多谢姑娘金口。”

袁紫衣与他重逢，心中极是高兴，又承他出手相救，有意与他修好，又笑道：“你这‘斐’字是文采斐然，那不必说了。‘非’字下加‘羽’字为‘翡’，主得金玉翡翠；加‘草’字头为‘菲’，主芬芳华美；加绞丝旁为‘绯’，红袍玉带，主做大官。”胡斐伸了伸舌头，道：“升官发财，可了不起！”

两人在船头说笑，旁若无人。忽听得码头上一阵大乱，九

龙派众门人将易吉连着断桅，七手八脚地抬上岸来。他年老肥胖，又不通水性，吃了几口水，一气一怒，竟自晕了过去。

袁紫衣暗暗心惊：“莫要弄出人命，这事情可闹大了。”低声道：“胡大哥，咱们快走吧！”说着一跃上岸，伸手去取那缠在断桅上的银丝软鞭。

九龙派众门人纷纷怒喝，六七条软鞭齐往她身上击了下来。只听得呛啷啷响成一片，六七条软鞭互相撞击，便似一道铁网般当头盖到。她银丝软鞭在手，借力打力，一鞭从头顶横过，身子已斜窜出去。她偷眼再向易吉望了一眼，只见他一个胖胖的身躯横卧地下，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胡斐翻身上马，右手牵着白马，叫道：“九龙派掌门人不大吉利，不当也罢。”袁紫衣笑道：“那就听你吩咐啦！”跃起身来，上了马背。

九龙派的众弟子大声叫嚷，纷纷赶来阻截。两条软鞭着地横扫，往马足上打去。袁紫衣回身一鞭，已将两条软鞭的鞭头缠住，右手一提马缰，白马向前疾奔。这马神骏非凡，脚步固然迅捷无比，力气也是大得异常，发力冲刺，登时将那两名手持软鞭的汉子拖倒。

这一下变起不意，两名汉子大惊之下，身子已被白马在地下拖了六七丈远。两人急欲站起，但白马去势何等快速，两人上身刚抬起，立时又被拖倒，惊惶之中竟自想不起抛掉兵刃，仍是死死地抓住鞭柄。

袁紫衣在马上瞧得好笑，倏地勒马停步，待那两名汉子站起身来，只见两人目青鼻肿，手足颜面全为地下沙砾擦伤，问道：“你们的软鞭中有宝么？怎地不舍得放手？”两句话刚

问完，不等他们回答，右足足尖在马腹上轻轻一点。白马向前一冲，又将两人拖倒。这时两人方始省悟，撒手弃鞭，耳听得袁紫衣格格娇笑，与胡斐并肩驰去。

易家湾九龙派弟子众多，声势甚大，此日为老师送行，均会聚在码头之上，眼见易吉受挫，原要一拥而上。袁紫衣与胡斐武功虽强，终究是好汉敌不过人多。幸好袁紫衣临去施一手回鞭拉人，事势奇幻，众弟子瞧得目瞪口呆，一时会不过意来，待要抢上围攻，二人已驰马远去。这时易吉悠悠醒转，众弟子七嘴八舌地上前慰问，痛骂袁紫衣使奸行诈，纷纷议论，却谁也不知她的来历，于是九龙派所有的对头，个个成了她背后指使之人。

袁紫衣驰出老远，直至回头望不见易家湾的房屋，才将夺来的两根九节钢鞭抛在地下。她转眼瞧瞧胡斐，见他穿着一身乡农的衣服，土头土脑，憨里憨气，忍不住好笑，但想适才若不是他出手救援，多半自己已将一条小命送在易家湾，此刻回思，不禁暗自心惊。

两人并骑走了一阵，胡斐道：“袁姑娘，天下武学，共有多少门派？”袁紫衣笑道：“不知道啊，你说有多少门派？”胡斐摇头道：“我说不上，这才请教。你现下已当了韦陀门、八仙剑、九龙派三家的大掌门啦。还得再做几派掌门，方才心满意足？”袁紫衣笑道：“虽然胜了易吉，但他门下弟子不服，这九龙派的掌门人，实在是当得十分勉强的。至于少林、武当、太极这些大门派的掌门人，我是不敢去抢的。再收十家破铜烂铁，也就够啦。”胡斐伸了伸舌头，道：“武林十三家

总掌门，这名头可够威风啊。”

袁紫衣笑道：“胡大哥，你武艺这般强，何不也抢几家掌门人做做？咱们一路收过去。你收一家，我收一家，轮流着张罗。到得北京，我是十三家总掌门，你也是十三家总掌门。咱哥儿俩一同去参与福大帅的什么天下掌门人大会，岂不有趣？”

胡斐连连摇手，道：“我可没这个胆子，更没姑娘的好武艺。多半掌门人半个也没抢着，便给人家一招‘吕洞宾推狗’，摔在河里，变成了一条拖泥带水的落水狗！若是单做泥鳅派掌门人呢，可又不大光彩。”袁紫衣笑弯了腰，抱拳道：“胡大哥，小妹这里跟你陪不是啦。”胡斐抱拳还礼，一本正经地道：“三家大掌门老爷，小的可不敢当。”

袁紫衣见他模样老实，说话却甚是风趣，心中更增了几分喜欢，笑道：“怪不得赵半山那老小子夸你不错！”胡斐心中对赵半山一直念念不忘，忙问：“赵三哥怎么啦？他跟你说什么来着？”袁紫衣笑道：“你追得上我，便跟你说。”伸足尖在马腹上轻轻一碰。

胡斐心想你这白马一跑，我哪里还追得上？眼见白马后腿一撑，便要发力，急忙腾身跃起，左掌在白马臀上一按，身子已落在白马的马背，正好坐在袁紫衣身后。那白马背上多了一人，竟是毫不在意，仍是放开四蹄，追风逐电般向前飞奔。那匹青马在后跟着，虽然空鞍，但片刻之间，已与白马相距数十丈之遥。

袁紫衣微微闻到背后胡斐身上的男子气息，脸上一热，待要说话，却又住口。奔驰了一阵，猛听得半空中一个霹雳，抬

头一望，乌云已将半边天遮没。此时正当盛暑，阵雨说来便来，她一提马缰，白马奔得更加快了。

不到一盏茶时分，西风转劲，黄豆大的雨点已洒将下来。一眼望去，大路旁并无房屋，只左边山坳中露出一角黄墙，袁紫衣纵马驰近，原来是一座古庙，破匾上写着“湘妃神祠”四个大字，泥金剥落，显已日久失修。

胡斐跃下马来，推开庙门，顾不得细看，先将白马拉了进去。这时空中焦雷一个接着一个，闪电连晃，袁紫衣虽然武艺高强，禁不住脸上露出畏惧之色。

胡斐到后殿去瞧了一下，庙中人影也无，回到前殿，说道：“还是后殿干净些。”找了些稻草，打扫出半边地方，道：“这雨下不长，待会雨收了，今天准能赶到长沙。”

袁紫衣“嗯”了一声，不再说话。两人本来一直说说笑笑，但自同骑共驰一阵之后，袁紫衣心中微感异样，瞧着胡斐，不自禁地有些腼腆，有些尴尬。

两人并肩坐着，突然间同时转过头来，目光相触，微微一笑，各自把头转了开去。

隔了一会，胡斐问道：“赵三哥身子安好吧？”袁紫衣道：“好啊！他会有什么不好？”胡斐道：“他在哪里？我想念他得紧，真想见见他。”袁紫衣道：“那你到回疆去啊。只要你不死，他不死，准能见着。”

胡斐一笑，道：“你是刚从回疆来吧？”袁紫衣回眸微笑，道：“是啊。你瞧我这副模样像不像？”胡斐摇头道：“我不知道。我先前只道回疆是沙漠荒芜之地，哪知竟有姑娘这般美女。”袁紫衣脸上一红，“呸”了一声，道：“你瞎说什么？”

胡斐一言既出，心中微觉后悔，暗想孤男寡女在这枯庙之中，说话可千万轻浮不得，于是岔开话题，问道：“福大帅开这个天下掌门人大会，到底是为了什么，姑娘能见告么？”袁紫衣听他语气突转端庄，不禁向他望了一眼，说道：“他王公贵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找些武林好手消遣消遣，还不跟斗鸡斗蟋蟀一般。只可叹天下无数武学高手，受了他的愚弄，竟不自知。”

胡斐一拍大腿，大声道：“姑娘说的一点也不错。如此高见，令我好生佩服。原来姑娘一路抢那掌门人之位，是给这个福大帅捣乱来着。”袁紫衣笑道：“不如咱二人齐心合力，把天下掌门人之位先抢他一半。这么一来，福大帅那大会便七零八落，不成气候。咱们再到会上给他一闹，叫他从此不敢小觑天下武学之士。”胡斐连连鼓掌，说道：“好，就这么办。姑娘领头，我跟着你出点微力。”袁紫衣道：“你武功远胜于我，何必客气。”

两人说得高兴，却见大雨始终不止，反而越下越大，庙后是一条山涧，山水冲将下来，轰轰隆隆，竟似潮水一般。那古庙年久破败，到处漏水。胡斐与袁紫衣缩在屋角之中，眼见天色渐黑，乌云竟要似压到头顶一般，看来已是无法上路。胡斐到灶间找了些柴枝，在地下点燃了作灯，笑道：“大雨不止，咱们只好挨一晚饿了。”

火光映在袁紫衣脸上，红红的愈增娇艳。她自回疆万里东来，在荒山野地歇宿视作寻常，但是孤身与一个青年男子共处古庙，却是从所未有的经历，心头不禁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胡斐找些稻草，在神坛上铺好，又在远离神坛的地下堆了些稻草，笑道：“吕洞宾睡天上，落水狗睡地下。”说着在地下稻草堆里一躺，翻身向壁，闭上了眼睛。袁紫衣暗暗点头，心想他果然是个守礼君子，笑道：“落水狗，明天见。”跃上了神坛。

她睡下后心神不定，耳听着急雨打在屋瓦之上，哗啦啦的乱响，直过了半个多时辰，才朦胧睡去。

睡到半夜，隐隐听得有马蹄之声，渐渐奔近，袁紫衣翻身坐起，胡斐也已听到，低声道：“吕洞宾，有人来啦。”

只听马蹄声越奔越近，还夹杂着车轮之声，胡斐心想：“这场大雨自下午落起，中间一直不停，怎地有人冒着大雨，连夜赶路？”只听得车马到了庙外，一齐停歇。袁紫衣道：“他们要进庙来！”从神坛跃下，坐在胡斐身边。

果然庙门呀的一声推开了，车马都牵到了前殿廊下。跟着两名车夫手持火把，走到后殿，见到胡袁二人，道：“这儿有人，我们在前殿歇。”当即回了出去。只听得前殿人声嘈杂，约有二十来人。有的劈柴生火，有的洗米煮饭，说的话大都是广东口音。乱了一阵，渐渐安静下来。

忽听一人说道：“不用铺床，吃过饭后，不管雨大雨小，还是乘黑赶路。”胡斐听了这口音，心中一愣，这时后殿点的柴枝尚未熄灭，火光下只见袁紫衣也是微微变色。

又听前殿另一人道：“老爷子也太把细啦，这么大雨……”这时雨声直响，把他下面的话声淹没了。先前说话的那人却是中气充沛，语音洪亮，声音隔着院子，在大雨中仍是清清楚楚地传来：“黑夜之中又有大雨，正好赶路。莫要贪

得一时安逸，却把全家性命送了，此处离大路不远，别鬼使神差地撞在小贼手里。”

听到此处，胡斐再无怀疑，心下大喜，暗道：“当真是鬼使神差，撞在我手里。”低声道：“吕洞宾，外边又是一位掌门人到了，这次就让我来抢。”袁紫衣“嗯”了一声，却不说话。胡斐见她并无喜容，心中微感奇怪，于是紧了紧腰带，将单刀插在腰带里，大踏步走向前殿。

只见东厢边七八个人席地而坐，其中一人身材高大，坐在地下，比旁人高出了半个头，身子向外。胡斐一见他的侧影，认得他正是佛山镇的大恶霸凤天南。只见他将那条黄金棍倚在身上，抬眼望天，呆呆出神，不知是在怀念佛山镇那一份偌大的家业，还是在筹划对付敌人、重振雄风的方策？胡斐从神龛后的暗影中出来，前殿诸人全没在意。

西边殿上生着好大一堆柴火，火上吊着一口大铁锅，正在煮饭。胡斐走上前去，飞起一腿，呛啷啷一声响亮，将那口铁锅踢得飞入院中，白米撒了一地。

众人一惊，一齐转头。凤天南、凤一鸣父子等认得他的，无不变色。空手的人忙抢着去抄兵刃。

胡斐见了凤天南那张白白胖胖的脸膛，想起北帝庙中锺阿四全家惨死的情状，气极反笑，说道：“凤老爷，这里是湘妃庙，风雅得行啊。”

凤天南杀了锺阿四一家三口，立即毁家出走，一路上昼宿夜行，尽拣偏僻小道行走。他做事也真干净利落，胡斐虽然机灵，毕竟江湖上阅历甚浅，没能查出丝毫痕迹。这日若非遭遇大雨，阴差阳错，决不会在这古庙中相逢。

凤天南眼见对头突然出现，不由得心中一寒，暗道：“看来这湘妃庙是凤某归天之处了。”但脸上仍是十分镇定，缓缓站起身来，向儿子招了招手，叫他走近身去，有话吩咐。

胡斐横刀堵住庙门，笑道：“凤老爷，也不用嘱咐什么。你杀锺阿四一家，我便杀你凤老爷一家。咱们一刀一个，决不含糊。你凤老爷与众不同，留在最后，免得你放心不下，还怕世上有你家人剩着。”

凤天南背脊上一凉，想不到此人小小年纪，做事也居然如此辣手，将黄金棍一摆，说道：“好汉一人做事一身当，多说废话干么？你要凤某的性命，拿去便是。”说着抢上一步，呼的一声，一招“搂头盖顶”，便往胡斐脑门击下，左手却向后急挥，示意儿子快走。

凤一鸣知道父亲决不是敌人对手，危急之际哪肯自己逃命？大声叫道：“大伙儿齐上！”只盼倚多为胜，说着挺起单刀，纵到了胡斐左侧。随着凤天南出亡的家人亲信、弟子门人，一共有十六七人，其中大半均会武艺，听得凤一鸣呼叫，有八九人手执兵刃，围将上来。

凤天南眉头一皱，心想：“咳！当真是不识好歹。若是人多便能打胜，我佛山镇上人还不够多？又何必千里迢迢地背井离乡，逃亡在外？”但事到临头，也已别无他法，只有决一死战。他心中存了拚个同归于尽的念头，出手反而冷静，一棍击出，不等招术用老，金棍斜掠，拉回横扫。

胡斐心想此人罪大恶极，如果一刀送了他性命，刑罚远不足以抵偿过恶，眼见金棍扫到，单刀往上一抛，伸手便去硬抓棍尾，竟是一出手便是将敌人视若无物，凤天南暗想我

一生闯荡江湖，还没给人如此轻视过，不由得怒火直冲胸臆，但佛山镇上一番交手，知对方武功实非己所能敌，手上丝毫不敢大意，急速收棍，退后一步。只听得头顶秃的一响，众人虽然大敌当前，还是忍不住抬头一看，原来胡斐那柄单刀抛掷上去，斩住了屋梁，留在梁上不再掉下。

胡斐纵声长笑，突然插入人群之中，双手忽起忽落，将凤天南八九名门人弟子尽数点中了穴道，或手臂斜振，或提足横扫，一一甩在两旁。霎时之间，大殿中心空空荡荡，只剩下凤氏父子与胡斐三人。

凤天南一咬牙，低声喝道：“鸣儿你还不走，真要凤家绝子绝孙么？”凤一鸣兀自迟疑，提着单刀，不知该当上前夹击，还是夺路逃生？

胡斐身形一晃，已抢到了凤一鸣背后，凤天南一声大喝，金棍挥出，上前截拦。胡斐头一低，从凤一鸣腋下钻了过去，轻轻一掌，在他肩头一推，凤一鸣站立不稳，身子后仰，便向棍上撞去。凤天南大惊，急收金棍，总算他在这棍上下了数十年苦功，在千钧一发之际硬生生收回，才没将儿子打得脑浆迸裂。

胡斐一招得手，心想用这法子斗他，倒也绝妙，不待凤一鸣站稳，右手抓住了他后颈，提起左掌，便往他脑门拍落。凤天南想起他在北帝庙中击断石龟头颈的掌力，这一掌落在儿子脑门之上，怎能还有命在？急忙金棍递出，猛点胡斐左腰，迫使他回掌自救。

胡斐左掌举在半空，稍一停留，待金棍将到腰间，右手抓着凤一鸣脑袋，猛地往棍头急送。凤天南立即变招，改为

“挑袍撩衣”，自下向上抄起，攻敌下盘。胡斐叫道：“好！”左掌在凤一鸣背上一推，用他身子去抵挡棍招。

如此数招一过，凤一鸣变成了胡斐手中的一件兵器。胡斐不是拿他脑袋去和金棍碰撞，便是用他四肢来格架金棍。凤天南出手稍慢，欲待罢斗，胡斐便举起手掌，作势欲击凤一鸣要害，叫他不得不救，但一救之下，总是处处危机，没一招不是令他险些亲手击毙了儿子。又斗数招，凤天南心力交瘁，突然向后退开三步，将金棍往地下一掷，当的一声巨响，地下青砖碎了数块，惨然不语。

胡斐厉声喝道：“凤天南，你便有爱子之心，人家儿子却又怎地？”

凤天南微微一怔，随即强悍之气又盛，大声说道：“凤某横行岭南，做到五虎派掌门，生平杀人无算。我这儿子手下也杀过三四十条人命，今日死在你手里，又算得了什么？你还不动手，镖里镖唆的干么？”胡斐喝道：“那你自已了断便是，不用小爷多费手脚。”凤天南拾起金棍，哈哈一笑，回转身端，便往自己头顶砸去。

突然间银光闪动，一条极长的软鞭自胡斐背后飞出，卷住金棍，往外一夺。凤天南膂力甚强，硬功了得，这一夺金棍竟没脱手，但回转之势，却也止了。这挥鞭夺棍的正是袁紫衣，她手上用力，向里一拉，凤天南金棍仍是凝住不动，她却已借势跃了出来。

袁紫衣笑道：“胡大哥，咱们只夺掌门之位，可不能杀伤人命。”胡斐咬牙切齿地道：“袁姑娘你不知道，这人罪恶滔天，非一般掌门人可比。”袁紫衣摇头道：“我抢夺掌门，师

父知道了不过一笑。若是伤了人命，他老人家可是要大大怪罪。”胡斐道：“这人是杀我的，跟姑娘毫无干系。”袁紫衣答道：“不对，不对！抢夺掌门之事，因我而起。这人是五虎派掌门，怎能说跟我没有干系？”胡斐急道：“我从广东直追到湖南，便是追赶这恶贼。他是掌门人也好，不是掌门人也好，今日非杀了他不可。”

袁紫衣正色道：“胡大哥，我跟你说正经话，你好好听着了。”胡斐点了点头。袁紫衣道：“你不知我师父是谁，是不是？”胡斐道：“我不知道。姑娘这般好身手，尊师定是一位名震江湖的大侠，请问他老人家大名怎生称呼。”

袁紫衣道：“我师父的名字，日后你必知道。现下我只跟你说，我离回疆之时，我师父对我说道：‘你去中原，不管怎么胡闹，我都不管，但只要杀了一个人，我立时取你的小命。’我师父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决没半分含糊。”胡斐道：“难道十恶不赦的坏人，也不许杀么？”袁紫衣说道：“是啊！那时我也这般问我师父。他老人家道：‘坏人本来该杀。但世情变幻，一人到底是好是坏，你小小年纪怎能分辨清楚？世上有笑面老虎，也有虎面菩萨。人死不能复生，只要杀错一个人，那便终身遗恨。’”胡斐点头道：“话是不错。但这人亲口自认杀人无算，他在佛山镇上杀害良善，又是我亲眼见到，决计错不了。”袁紫衣道：“我是迫于师命，事出无奈。胡大哥，你瞧在我份上，高抬贵手，就此算了吧！”

胡斐听她言辞恳切，确是真心相求，自与她相识以来，从未听过她以这般语气说话，不由得心中一动，但随即想起锤阿四夫妇父子死亡枕藉的惨状，想起北帝神像座前石上小儿

剖腹的血迹，想起佛山街头恶犬扑咬锺小二的狠态，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大声道：“袁姑娘，这儿的事你只当没碰上，请你先行一步，咱们到长沙再见。”

袁紫衣脸色一沉，愠道：“我生平从未如此低声下气地求过别人，你却定是不依。这人与你又无深仇大怨，你也不过是为了旁人之事，路见不平而已。他毁家逃亡，昼宿夜行，也算是怕得你厉害了。胡大哥，为人不可赶尽杀绝，须留三分余地。”胡斐朗声说道：“袁姑娘，这人我是非杀不可。我先跟你赔个不是，日后尊师若是怪责，我甘愿独自领罪。”说着一揖到地。

只听得刷的一响，袁紫衣银鞭挥起，卷住了屋梁上胡斐那柄单刀，一扯落下，轻轻一送，卷到了他面前，说道：“接着！”胡斐伸手抓住刀柄，只听她道：“胡大哥，你先打败我，再杀他全家，那时师父便怪我不得。”胡斐怒道：“你一意从中阻拦，定有别情。尊师是堂堂大侠，前辈高人，难道就不讲情理？”

袁紫衣轻叹一声，柔声道：“胡大哥，你当真不给我一点儿面子么？”火光映照之下，娇脸如花，低语央求，胡斐不由得心肠一软，但越是见她如此恳切相求，越是想到其中必有诈谋，心道：“胡斐啊胡斐，你若惑于美色，不顾大义，枉为英雄好汉。你爹爹胡一刀一世豪杰，岂能有你这等不肖子孙？”眼见若不动武，已难以诛奸杀恶，叫道：“如此便得罪了。”单刀一起，一招“大三拍”，刀光闪闪，已将袁紫衣上盘罩住，左手扬处，一锭纹银往凤天南心口打去。

袁紫衣见他痴痴望着自己，似乎已答应自己要求，心中

正自喜欢，哪知道他竟会突然出手，两人相距不远，这一招“大三拍”来得猛恶，银丝鞭又长又软，本已不易抵挡，而他左手又发暗器，但听风声劲急，显是这暗器出手极是沉重，只怕凤天南未必挡得住。袁紫衣心念一闪：“他不会伤我！”长鞭甩出，急追上去，当的一声，将那锭纹银打落，对胡斐的刀招竟是不封不架。

原来胡斐知她武功决不在己之下，只要一动上手，便非片时可决，凤天南父子不免逃走，是以突然发难，但身边暗器只有钱镖，便是打中也不能致命，于是将一锭五两重的纹银发了出去，这一下手劲既重，去势又怪，眼见定可成功，岂料袁紫衣竟然冒险不护自身，反而去相救旁人，他刀锋离她头顶不及数寸，凝臂停住，喝道：“这为什么？”袁紫衣道：“迫不得已！”身形蓦地向后纵开丈余，银鞭回甩，叫道：“看招吧！”

胡斐举刀一挡，待要俟机再向凤天南袭击，但袁紫衣的银丝软鞭一展开，招招杀着，竟是不容他有丝毫缓手之机，只得全神贯注，见招拆招。大殿上只见软鞭化成一个银光大圈，单刀舞成一个银光小圈，两个银圈盘旋冲击，腾挪闪跃，偶然发出几下刀鞭撞击之声。

斗到分际，袁紫衣软鞭横甩，将神坛上点着的蜡烛击落地下，胡斐心念一动：“她要打灭烛火，好让那姓凤的逃走。”可是虽知她的用意，一时却无应付之策，只有展开祖传胡家刀法中精妙之招，着着进攻。袁紫衣叫道：“好刀法！”鞭身横过，架开了一刀，鞭头已卷住了西殿地下点燃着的一根柴火，向他掷去。

煮饭的铁锅虽被胡斐踢翻，烧得正旺的二三十根柴火却兀自未熄。胡斐见她长鞭卷起柴火掷来，不敢用力去砸，只怕火星溅开，伤了头脸，于是跃开闪避，这一闪一避，便不能再向前进击。袁紫衣缓出手来，将火堆中燃着的柴火随卷随掷，一根甫出，二根继至，一时之间，黑暗中闪过一道道火光。

胡斐见柴火不断掷来，又多又快，只得展开轻功，在殿中四下游走。眼见凤天南的家人、子弟、车夫仆从一个个溜向后殿，点中了穴道的也给人抱走，凤天南父子却目露凶光，站在一旁。他生怕凤天南乘机夺路脱逃，刀光霍霍，身子竟是不离庙门。

斗了一会，空中飞舞的柴火渐少，掉在地下的也渐次熄灭。

袁紫衣笑道：“胡大哥，今日难得有兴，咱们便分个强弱如何？”说着软鞭挥动，甫点胡斐前胸，随即转而打向右胁。胡斐举刀架开了前一招，第二招来得怪异，急忙在地下一个打滚，这才避开。

袁紫衣笑道：“不用忙，我不会伤你。”这句话触动了胡斐的傲气，心想：“难道我便真的输于你了？”催动刀法，步步进逼。此时大殿正中只余一段柴火，兀自燃烧，只听袁紫衣道：“我这路鞭法招数奇将，你可要小心了！”突然风雷之声大作，轰轰隆隆，不知她软鞭之中，如何竟能发出如此怪声。胡斐叫了声：“好！”先自守紧门户，要瞧明白她鞭法的要旨，再谋进击，忽听得必卜一声，殿中的一段柴火爆裂开来，火花四溅，霎时之间，火花隐灭，殿中黑漆一团。

这时雨下得更加大了，打在屋瓦之上，刷刷作声，袁紫衣的鞭声夹在其间，更是隆隆震耳。胡斐虽然大胆，当此情景，心中也不禁栗栗自危，猛地里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中一转：“那日在佛山北帝庙中，凤天南要举刀自杀，有一女子用指环打落他的单刀。瞧那女子的身形手法，定是这位袁姑娘了。”想到此处，胸口更是一凉：“她与我结伴同行，原来是意欲不利于我。”不知怎地，心中感到的不是惊惧，而是一阵失望和凄凉，意念稍分，手上竟也略懈，刀头给软鞭一卷，险些脱手，急忙运力往里回夺。

袁紫衣究是女子，招数虽精，膂力却远不及胡斐，给他一夺之下，手臂发麻，当即手腕外抖，软鞭松开了刀头，鞭梢兜转，顺势便点他膝弯的“阴谷穴”。胡斐闪身避过，还了一刀。

这时古庙中黑漆一团，两人只凭对方兵刃风声招架。胡斐更是全神戒备，心想：“单是这位袁姑娘，我已难胜，何况还有凤天南父子相助。”此时他料定袁紫衣与凤天南乃是一党。今日显是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之中。

两人又拆数招，都是每一近身便遇凶险。胡斐刷的一刀，翻腕急砍，袁紫衣身子急仰，只觉冷森森的刀锋掠面而过，相距不过数寸，不禁吓了一跳，察觉他下手已毫不容情，说道：“胡大哥，你真生气了么？”软鞭轻抖，向后跃开。

胡斐不答，凝神倾听凤天南父子的所在，防他们暗中忽施袭击。袁紫衣笑道：“你不睬我，好大的架子！”突然软鞭甩出，勾他足踝。这一鞭来得无声无息，胡斐猝不及防，跃起已自不及，忙伸刀在地下一拄，欲待挡开她的软鞭，不料

那软鞭一卷之后随即向旁急带，卸开了胡斐手上的抓力，轻轻巧巧便将单刀夺了过去。

这一下夺刀，招数狡猾，劲力巧妙，胡斐暗叫不好，兵刃脱手，今日莫要丧生在这古庙之中，当下不守反攻，纵身前扑，直欺进身，伸掌抓她喉头。这一招“鹰爪钩手”招数极是狠辣，他虽依拳谱所示练熟，但生平从未用过。袁紫衣只觉得一股热气凑近，敌人手指竟已伸到了自己喉头，此时软鞭已在外缘，若要回转挡架，哪里还来得及？只得将手一松，身子后仰，呛啷啷一响，刀鞭同时摔在地下。

胡斐一抓得手，第二招“进步连环”，跟着迫击。袁紫衣反手一指，戳中在胡斐右臂外缘，黑暗之中瞧不清对方穴道，这一指戳在肌肉坚厚之处，手指一拗，“啊哟”一声呼痛。胡斐暗叫：“惭愧！幸好她瞧不清我身形，否则这一指已被点中要穴。”

两人在黑暗之中赤手搏击，均是守御多，进攻少，一面打，一面便俟机去抢地下兵刃。袁紫衣但觉对方越打越狠，全不是比武较量的模样，心下也是越来越惊，暗想：“他怎地忽然如此凶狠？”她自出回疆以来，会过不少好手，却以今晚这一役最称恶斗，突然间身法一变，四下游走，再不让胡斐近身。胡斐见对方既不紧逼，当下也不追击，只守住了门户，侧耳静听，要查知凤天南父子躲在何处，立即发掌先将两人击毙。但袁紫衣奔跑迅速，衣襟带风，掌力发出来也是呼呼有声，竟听不出凤天南父子的呼吸之声。

胡斐心生一计：“她既四下游走，我便来个依样葫芦。”当下从东至西，自南趋北，依着“大四象方位”，斜行直冲，随

手胡乱发掌，只要凤天南父子撞上了，不死也得重伤，便算不撞上，只要一架一闪，立时便可发觉他父子藏身之所。

两人本来近身互搏，此时突然各自盲打瞎撞，似乎互不相关，但只要有谁跃进兵刃跌落之处，另一人立即冲上阻挡，数招一过，又各避开。

胡斐在殿上转了一圈，没发觉凤天南父子的踪迹，心想：“莫非他已溜到了后殿？不对不对！眼下彼强我弱，以他众人之力，一拥而上，足可制我死命。定是他正在暗中另布陷阱，诱我入彀。大丈夫见机而作，今日先行脱身，再图后计。”于是慢慢走向殿门，要待跃出。忽听得呼喇一响，一股极猛烈的劲风扑面而来，黑暗中隐约瞧来，正是一个魁梧的人形扑到。胡斐大喜，叫道：“来得好！”双掌齐出，砰的一声，正击在那人胸前。这两拳他用上了十成之力，凤天南当场便得筋折骨断，立时毙命。

但手掌甫与那人相触，已知上当，只觉着手处又硬又冷，掌力既发，便收不回来，四下里泥屑纷飞，瑟瑟乱响，原来扑过来的竟是庙中的神像。只听得又是砰嘭一声巨响，那神像直跌出去，撞在墙上，登时碎成数截。袁紫衣笑道：“好重的掌力！”这声音发自山门之外，跟着呛啷啷一响，却是软鞭与单刀都已被她抢在手中。

胡斐寻思：“兵刃已被她夺去，该当上前续战，还是先求脱身？”对方虽是个妙龄少女，但武功之强，实在丝毫轻忽不得，各持兵刃相斗，一时难分上下，眼下她有软鞭在手，自己只余空手，那就非她之敌，何况她尚有帮手，这念头甫在心中一转，忽听得马蹄声响，袁紫衣叫道：“喂，南霸天，你

怎么就走了？可太不够朋友了！”雨声中马蹄声又响，听得她上马追去。

胡斐暗叫：“罢了，罢了！”这一下可说是一败涂地。虽想凤天南的家人弟子尚在左近，若要出气，定可追上杀死一批，但罪魁已去，却去寻这些人的晦气，不是英雄所为。

他从怀中取出火折，点燃了适才熄灭的柴火，环顾殿中，只见那湘妃神像头断臂折，碎成数块，四下里白米柴草撒满了一地。庙外大雨兀自未止。他瞧着这番恶斗的遗迹，想起适才的凶险，不由得暗自心惊，看了一会，坐在神坛前的木拜垫上，望着一团火光，呆呆出神。

心想：“袁姑娘与凤天南必有瓜葛，那是确定无疑的了。这南霸天既有如此强援，再加上佛山镇上人多势众，制我足足有余，却何以要毁家出走？他们今日在这古庙中设伏，我已然中计，若是齐上围攻，我大有性命之忧，何以既占上风，反而退走？瞧那凤天南的神情，两次自戕，半点不假，那么袁姑娘暗中相助，他事先是不知的了。”

再想起袁紫衣武功渊博，智计百出，每次与她较量，总是给她抢了先着。适才黑暗中激斗，唯恐惨败，将她视作大敌，此时回想，嘴角边忽露微笑，胸中柔情暗生。

不自禁想到：“我跟她狠斗之时，出手当真是毫不留情？”这一问连自己也难以回答，似乎确已出了全力，但似乎又未真下杀手。“当她扑近劈掌之时，我那‘穿心锥’的厉害杀着为何不用？我一招‘上马刀’砍出，她低头避过，我为什么不跟着使‘霸王卸甲’？胡斐啊胡斐，你是怕伤着她啊。”突

然间心中一动：“她那一鞭刚要打到我肩头，忽地收了回去，那是有意相让呢，还是不过凑巧？还有，那一脚踢中了我左腿，何以立时收力？”

回忆适才的招数，细细析解，心中登时感到一丝丝的甜意：“她决不想伤我性命！她决不想伤我性命。难道……难道……”想到这里，不敢再往下想，只觉得腹中饥饿，提起适才踢翻了的铁锅，锅中还剩着一些白米，于是将倒泻在地的白米抓起几把，在大雨中冲去泥污，放入锅中，生火煮了起来。

过不多时，锅中渐渐透出饭香，他叹了一口气，心想：“若是此刻我和她并肩共炊，那是何等风光？偏生凤天南这恶贼闯进庙来。”转念一想：“与凤天南狭路相逢，原是佳事。我胡思乱想，可莫误入了歧途。”

心中暗自警惕，但袁紫衣巧笑嫣然的容貌，总是在脑海中盘旋来去，米饭渐焦，竟自不觉。

就在此时，庙门外脚步声响，啊的一声，庙门轻轻推开。胡斐又惊又喜，跃起身来，心道：“她回来了！”

火光下却见进来两人，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老者，脸色枯黄，形容瘦削，正是在衡阳枫叶庄见过的刘鹤真，另一人是个二十余岁的少妇。

那刘鹤真一只手用青布缠着，挂在颈中，显是受了伤。那少妇走路一踉一拐，腿上受伤也自不轻。两人全身尽湿，模样甚是狼狈。胡斐正待开口招呼，刘鹤真漠然向他望了一眼，向那少妇道：“你到里边瞧瞧！”那少妇道：“是！”从腰间拔出单刀，走向后殿。刘鹤真靠在神坛上喘息几下，突然坐倒，

脸上神色是在倾听庙外声息。

胡斐见他并未认出自己，心想：“那日枫叶庄比武，人人都认得他和袁姑娘。我杂在人群之中，这样一个乡下小子，他自是不会认得了。”揭开锅盖，焦气扑鼻，却有半锅饭煮得焦了。胡斐微微一笑，伸手抓了个饭团，塞在口中大嚼，料想刘鹤真见了自己这副吃饭的粗鲁模样，更是不在意下。

过了片刻，那少妇从后殿出来，手中执着一根点燃的柴火，向刘鹤真道：“没什么。”刘鹤真吁了口气，显是戒备之心稍懈，闭目倚着神坛养神，衣服上的雨水在地下流成了一条小溪流，水中混着鲜血。那少妇也是筋疲力尽，与他偎倚在一起，动也不动。瞧两人神情，似是一对夫妇，只是老夫少妻，年纪不称。

胡斐心想：“凭着刘鹤真的功夫，武林中该当已少敌手，怎会败得如此狼狈？可见江湖间天上有天，人上有人，实是大意不得。”便在此时，隐隐听得远处又有马蹄声传来。

刘鹤真霍地站起，伸手到腰间一拉，取出一件兵刃，却是一条链子短枪，说道：“仲萍，你快走！我留在这儿跟他们拚了。”又从怀里取出一包尺来长之物，交给她手里，低声道：“你送去给他。”

那少妇眼圈儿一红，说道：“不，要死便大家死在一起。”刘鹤真怒道：“咱们千辛万苦，负伤力战，为的是何来？此事若不办到，我死不瞑目，你快从后门逃走，我缠住敌人。”那少妇兀自恋恋不肯便行，哭道：“老爷子，你我夫妻一场，我没好好服侍你，便这么……这么……”刘鹤真顿足道：“你给我办妥这件大事，比什么服侍都强。”左手急挥，道：“快走，

快走！”

胡斐见他夫妻情重，难分难舍，心中不忍，暗想：“这刘鹤真为人正派，不知是什么人跟他为难，既叫我撞见了，可不能不理。”

便在此时，马蹄声已在庙门外停住，听声音共是三匹坐骑，两匹停在门前，一匹却绕到了庙后。

刘鹤真脸现怒色，道：“给人家堵住了后门，走不了啦。”那少妇四下一望，扶着丈夫手臂，爬上神坛，躲入了神龕之中，向胡斐做个手势，满脸求恳之色，叫他千万不可泄漏。

神龕前的黄幔垂下了不久，庙门中便走进两个人来。胡斐仍是坐在地下，抓着饭团慢慢咀嚼，斜日向那两人瞧去，饶是江湖上的怪人见过不少，此刻也不禁一惊，但见这两人双目向下斜垂，眼成三角，一大一小，鼻子大而且扁，鼻孔朝天，相貌实是奇丑。

两人向胡斐瞧了瞧，并不理会，一左一右，走到了后殿，过不多时重又出来，院子中轻轻一响，一人从屋顶跃下。原来当两人前后搜查之际，堵住后门那人已跃到了屋顶监视。

胡斐心道：“这人的轻功好生了得！”但见人影一晃，那人也走进殿来。瞧他形貌，与先前两人无大差别，一望而知三人是同胞兄弟。

三人除下身上披着的油布雨衣，胡斐又是一惊，原来三人披麻带孝，穿的是毛边粗布孝衣，草绳束腰，麻布围颈，便似刚死了父母一般。大殿上全凭一根柴火照明，雨声淅沥，凉风飕飕，吹得火光忽明忽暗，将三个人影映照在墙壁之上，倏大倏小，宛似鬼魅。

只听最后进来那人道：“大哥，男女两个都受了伤，又没坐骑，照理不会走远，左近又无人家，却躲去了哪里？”年纪最大的人道：“多半躲在什么山洞草丛之中。咱们休嫌烦劳，便到外面搜去。他们虽然伤了手足，但伤势不重，那老头手下着实厉害，大家须得小心。”另一人转身正要走出，突然停步，问胡斐道：“喂，小子，你有没有见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堂客？”胡斐口中嚼饭，惘然摇了摇头。

那大哥四下瞧了瞧，见地下七零八落地散满了箱笼衣物，一具神像又在墙脚下碎成数块，心中起疑，仔细察看地下的带水足印。

刘鹤真夫妇冒雨进庙，足底下自然拖泥带水。胡斐眼光微斜，已见到神坛上的足迹，忙道：“刚才有好几个人在这里打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把湘妃娘娘也打在地下。有的逃，有的追，都骑马走了。”

那三弟走到廊下，果见有许多马蹄和车轮的泥印，兀自未干，相信胡斐之言不假，回进来问道：“他们朝哪一边去的？”胡斐道：“好像是往北去的。小的躲在桌子底下，也不敢多瞧……”那三弟点点头，道：“是了！”取出一小锭银子，约莫有四五钱重，抛在胡斐身前，道：“给你吧！”胡斐连称：“多谢。”拾起银子不住抚摸，脸上显得喜不自胜，心中却想：“这三恶鬼一般，武功不弱，若是追上了凤天南他们，乱打一气，倒也是一场好戏。”

那二哥道：“老大，老三，走吧！”三人披上雨衣，走出庙门。胡斐依稀听到一人说道：“这中间的诡计定然厉害，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抢在前头……”又一人道：“若是截拦不住，

不如赶去报信。”先前那人道：“唉，咱们的说话，他怎肯相信？何况……”这时三人走入大雨之中，以后的说话给雨声淹没，再也听不见了。

胡斐心中奇怪：“不知是什么厉害的诡计？又要去给谁报信了？”听得神龛中喀喇几声，那少妇扶着刘鹤真爬下神坛。日前见他在枫叶庄与袁紫衣比武，身手何等矫捷，此时便爬下一张矮矮的神坛，也是颤巍巍的唯恐摔跌，胡斐心想：“怪不得他受伤如此沉重。那三个恶鬼联手进攻，原也难敌。”

刘鹤真下了神坛，向胡斐行下礼去，说道：“多谢小哥救命大恩。”胡斐连忙还礼，他不欲透露身分，仍是装作乡农模样，笑道：“那三个家伙强横霸道，凶神恶煞一般，开口便是小子长、小子短的，我才不跟他们说真话呢。”刘鹤真道：“我姓刘，名叫鹤真，她是我老婆。小哥你贵姓啊？”

胡斐心想：“你既跟我说真姓名，我也不能瞒你。但我的名字不像乡农，须得稍稍变上一变。”于是说道：“我姓胡，叫做胡阿大。”他想爹妈只生我一人，自称阿大，也非说谎。

刘鹤真道：“小哥心地好，将来定是后福无穷……”说到这里，眉头一皱，咬牙忍痛。那少妇急道：“老爷子，你怎么啦？”刘鹤真摇了摇头，倚在神坛上只是喘气。胡斐心想他夫妇二人必有话说，自己在旁不便，于是道：“刘老爷子，我到后边睡去。”说着点了一根柴火，便到后殿。

他望着铺在神坛上的那堆稻草，不禁呆呆出神，没多时之前，袁紫衣还睡在这稻草之上，想不到变故陡起，玉人远去，只剩下荒山凄凄，古庙寂寂，不知日后是否尚能相见一

面？

过了良久，手中柴火爆了个火花，才将思路打断，猛然想起：“啊哟不好，我那本拳经刀谱已给她盗了去！此刻我尚能与她打成平手。等她瞧了我的拳经刀谱，那时我每一招每一式她均了然于胸，岂非一动手便能制我死命？”满胸柔情，登时化为惧意，将柴火一抛，颓然倒在地下稻草之中。

一躺下去，刚好压在自己的包袱之上，只觉包袱有异，似乎大了许多，他本来将包袱当作枕头，后来听到凤天南说话之声，出去寻仇，那包袱并未移动，现在却移到了腰下。胡斐大是奇怪，心想：“刘鹤真夫妇与那三兄弟都到后殿来过，难道是他们动了我的包袱。”于是晃火折再点燃柴火，打开包袱一看，不由得呆了。

只见除了原来的衣物之外，多了一套外衣，一套衬里衣裤，一双鞋子，一双袜子。这些衣裤鞋袜本是他的，那日被袁紫衣推入泥塘，下河洗澡时除了下来，便都给她取了去。想不到此时衣裤鞋袜尽已洗得干干净净，衣襟上原有的两个破孔也已缝补整齐。他翻开衣服，那本拳经刀谱正在其下，刀谱旁另有一只三寸来长的碧玉凤凰。

这玉凤凰雕刻得极是精致，纹路细密，通体晶莹，触手生温。

胡斐呆了半晌，包上包袱，那只玉凤凰却拿在手中，吹灭柴火，躺在稻草堆里，思潮起伏：“若说她对我好，何以要救凤天南，竭力和我作对？若道对我不好，这玉凤凰，这洗干净、缝补好的衣服鞋袜又为了什么？”

在黑暗中睁大了双眼，哪里还睡得着？

第八章 江湖风波恶

突然殿门口火光闪动，刘鹤真手执柴火，靠在妻子臂上，缓缓走进后殿，说道：“还是在这儿睡一会儿吧。”说着径往神坛走去，瞧模样便要睡在袁紫衣刚才睡过的稻草之中。

胡斐是少年人心性，一见大急，忙道：“刘老爷子，你爬上爬下不便，在地下睡方便得多，我的铺位让你。”说着提起包袱，奔到神坛旁边，伸脚踏上，抢先在稻草堆中躺下了。刘鹤真谢道：“小哥真是心好。”

胡斐躺在稻草之中，隐约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也不知是出于自己想像，还是袁紫衣当真留下了香泽，心中又喜又愁，又伸手去摸怀中的那只玉凤凰。

睡了一会，忽听得刘鹤真低声道：“仲萍，这位小哥为人真好，咱夫妇俩须得好好报答他才是。”那名叫仲萍的少妇道：“是啊，若不是他一力遮掩，这庙中躺着的，那就是咱夫妻的两具尸首啦。”刘鹤真叹了口气，说道：“适才当真险到了极处，锺氏三兄弟若要为难这位小哥，我便是拚了老命不要，也得救他。”仲萍道：“这个自然，别人以侠义心肠相待，我们便得以侠义心肠报答。这位小哥虽是不会武艺，但为人却胜过不少江湖豪杰呢。”刘鹤真道：“低声！莫吵醒了他。”接着低低唤了几声：“小哥！小哥！”

胡斐并没睡着，但听他们极力夸赞自己，料知他又要开口称谢，未免不好意思，于是假装睡熟，并不答应。

仲萍低声道：“他睡着了。”刘鹤真道：“嗯！”隔了一会，又低声道：“仲萍，刚才我叫你独自逃走，你怎么不走？”语气之中，大有责备之意。仲萍黯然道：“唉！你伤势这么重，我怎能弃你不顾？”刘鹤真道：“自从我那老伴死后，我只道从此是一世孤苦伶仃了。不料会有你跟着我，对我又是这般恩爱。我又怎舍得跟你分开？可是你知道这封书信干系何等重大，若不送到金面佛苗大侠手中，不知有多少仁人义士要死于非命……”

胡斐听到“金面佛苗大侠”六字，心中一凛，险些儿“啊”的一声，惊呼出来。他知苗人凤与自己父亲生前有莫大牵连，据江湖传言，自己父亲便死在他手中，但每次询问抚养自己长大的平四叔，他总说此事截然不确，现下自己年纪尚小，将来定会原原本本的告知。胡斐当年在商家堡中，曾与苗人凤有过一面之缘，但觉他神威凛凛，当时幼小的心灵之中，对他大为钦服。直到此时，生平遇到的人物之中，真正令他心折的，也只赵半山与苗人凤两人而已。赵半山和他拜了把子，苗人凤却是没跟他说过一句话，甚至连眼角也没瞥过他一下，然而每次想到此人，总觉为人该当如此，才算是英雄豪杰。

只听仲萍低声道：“禁声！此事机密万分，便在无人之处，也不可再说。”刘鹤真道：“是啦！咱们这番奔走，是为了无数仁人义士，实无半点私心在内。皇天有灵，定须保佑咱们成功。”这几句话说得正气凛然。胡斐暗暗佩服，心道：“这

是侠义之事，不管苗人凤于我有恩还是有仇，我定当相助刘鹤真将信送到。”

两夫妻此后不再开口。过了良久，胡斐朦朦胧胧，微有睡意，合上眼正要入睡，忽听北面又有马蹄声响，锺氏兄弟三乘去而复回。胡斐微微一惊：“这三人再回庙来，此番刘鹤真定难躲过，不如我到庙外去打发了他们。便算不敌，也好让刘氏夫妇乘机逃走，去送那封要函。”于是将包袱缚在背上，轻轻溜下神坛，走出庙门，向锺氏三兄弟的坐骑迎去。

此时大雨已停，路面积水盈尺，胡斐践水奔行，片刻之间，黑暗中见三骑马头尾相接地奔来。他在路中一站，双手张开，大声喝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当头的锺老三哑然失笑，喝道：“哪里钻出来的小毛贼！”一提马缰，便往胡斐身上冲来。胡斐左手倏地伸出，抓住马缰一勒，那马这一冲不下数百斤之力，但被他一勒，登时倒退了几步。他跟着使出借力之技，顺着那马倒退之势，一送一掀，一匹高头大马竟然站立不定，砰的一声，翻倒在地。总算锺老三见机得快，先自跃在路边。

这一来，锺氏三兄弟尽皆骇然，锺老大与锺老二同时下马，三人手中已各持了一件奇形兵刃。这时即将黎明，但破晓之前，有一段短短时光天色更暗，兼之大雨虽停，满天黑云迄未消散，胡斐虽睁大了眼睛，仍瞧不清三人手中持的是什么兵刃。

只听得一人粗声粗气地说道：“鄂北锺氏兄弟行经贵地，

未曾登门拜访，极是失礼。请教阁下尊姓大名。”他三人听胡斐口音稚嫩，知他年岁不大，本来丝毫没放在心上，待见他一勒一推，竟将一匹健马掀翻在地，这功夫实是非同小可，不由得耸然改容。老大锺兆英出口叫字号，言语之中颇具礼敬。

胡斐虽然滑稽多智，生性却非轻浮，听得对方说话客气，便道：“在下姓胡，没请教三位大号。”

锺兆英心想：“我锺氏三雄名满天下，武林中人谁不知闻？你听了‘鄂北锺氏兄弟’六字，还要询问名号，见识也忒浅了。”于是答道：“在下草字兆英，这是我二弟兆文，三弟兆能。我三兄弟有急事在身，请胡大哥让道。胡大哥既在此处开山立柜，我们兄弟回来，定当专诚道谢。”说着将手一拱。以他一个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对后辈说话如此谦恭，也算是难得之极，只因他见胡斐一出手便显露了极强的武功，知道此人极是难斗，又想他未必只是孤身一人，若是另有师友在侧，那就更加棘手了。

胡斐抱拳还礼，说道：“锺老师太过多礼。三位可是去找那刘鹤真夫妇么？”

这时天色渐明，锺氏三雄已认出这眼前之人，便是适才在湘妃庙所见的乡下少年。三兄弟互瞧了一眼，均想：“这次可走了眼啦，原来这小子跟刘鹤真夫妇是一路。”

晨光熹微之中，胡斐也已瞧明白锺氏三兄弟手中的奇形兵刃，但见锺兆英手执一块尺许长的铁牌，上面隐约刻得有字；锺兆文拿的是一根哭丧棒；锺兆能手持之物更是奇怪，竟是一杆插在死人灵座上的招魂幡，在晨风之中一飘一荡，模样诡奇无比。三人相貌丑陋，衣着怪异，再经这三件凶险的

兵刃一衬，不用动手已令人气为之夺。胡斐只怕他们突然发难，自己可不知这三件奇门兵刃的厉害之处，当下全神戒备，不敢稍有怠忽。

锺兆英道：“阁下跟刘鹤真老师怎生称呼？”胡斐道：“在下和刘老师今日是第二次见面，素无渊源。只是见三位相逼过甚，想代他说一个情。常言道得好：能罢手时便罢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刘老师夫妇既已受伤，三位便容让几分如何？”

锺兆文心中急躁，暗想在此耗时已久，莫要给刘鹤真乘机走了，当下向大哥使个眼色，慢慢移步，便想从胡斐身旁绕过。

胡斐双手一伸，说道：“三位跟刘老师有什过节，在下全不知情。但那刘老师有要事在身，且让他办完之后，三位再找他晦气如何？那时在下事不干己，自然不敢冒昧打扰。”锺兆文怒道：“我们就是不许他去办这件事。你到底让不让道？”

胡斐想起刘鹤真夫妇对答之言，说那通书信干连着无数仁人义士的性命，眼见这锺氏三兄弟形貌凶狠，显然生平作恶多端，料想今日若不动手，此事难以善罢，于是哈哈一笑，说道：“要让路那也不难，只须买路钱三百两银子。”

锺兆文大怒，一摆哭丧棒，上前便要动手。锺兆英左手一拦，说道：“二弟且慢！”探手入怀，取出四只元宝，道：“这里三百两银子足足有余，便请取去。”锺兆文叫道：“大哥，你干什么？”他想锺氏三雄纵横荆楚，怎能对一个后辈如此示弱？但锺兆英知道事机急迫，非尽快将刘鹤真截下不可，事有轻重缓急，胡斐这样一个无名少年，合三兄弟之力胜之不武，但稍有耽搁，那便误了大事，因此他说要买路钱，便取

三百两银子给他。

这一着却也大出胡斐的意料之外，他笑嘻嘻地摇了摇头，并不伸手去接，说道：“多谢，多谢！锺老师说这四只元宝不止三百两，可是晚辈的定价只是一百两银子一位，三位共是三百两，倘若多取，未免太不公道。这样吧，咱们同到前面市镇，找一家银铺，请掌柜的仔细秤过，晚辈只要三百两，不敢多取一分一毫……”

锺氏三雄听到此处，垂下的眉毛都竖了上来。锺兆英将银子往怀里一放，说道：“二弟，三弟，你们先走。”向胡斐叫道：“亮兵刃吧。在下讨教老弟的高招。”

胡斐见他神闲气定，实是个劲敌，自己单刀已给袁紫衣抢走，此时赤手空拳斗他三人，只怕难以取胜。他一想到袁紫衣，心中微微一甜，但随即牙齿一咬，心思若非你取去我的兵刃，此时也不致处此险境，眼见锺兆文、兆能兄弟要从自己身侧绕过，却如何阻挡？心念动处，倏地侧身抢上两步，右拳伸出，砰的一声，击在锺兆英所乘的黄马鼻上。这一拳他用了重手法，正是胡家拳谱中所传极厉害的杀着。那黄马立时脑骨碎裂，委顿在地，一动也不动的死了。

这一下先声夺人，锺氏三雄都是一呆。胡斐顺手抓起黄马的马鞍，微一用力，马肚带已然迸断，他将马鞍挡在胸前，双手各持一根镫带，说道：“得罪了！只因在下未携兵刃，只好借这马鞍一用。”说着左手的铁镫挥出，袭向锺兆文的面门，右手铁镫横击锺兆能右肋，双镫齐出，已拦住两人去路。

锺氏三雄又惊又怒。三兄弟本来都使判官笔，但八年前败于苗人凤手下，引为奇耻大辱，从此弃笔不用，三人各自

练了一件奇形兵刃，八年苦功，武功大进，满心要去和苗人凤再决雌雄，岂知在这穷乡僻壤之间，竟受这无名少年的折辱？锺兆英一声呼啸，兆文、兆能齐啸相应、啸声中阴风恻恻，寒气森森，胡斐听了，不由得心惊，只见三人举起铁灵牌、哭丧棒、招魂幡，分自三面攻上，当即将马鞍护在胸前当作盾牌，双手舞动铁镡，便似使着一对流星锤，居然有攻有守。

他拳脚和刀法虽精，却不似袁紫衣般精通多家门派武功，这流星锤的功夫他从未练过，只是仗着心灵手快，武学根底高人一等，这才用以施展抵挡。虽说一法通，万法通，武学高强之士即是一竹一木在手，亦能用以克敌护身，但锺氏三雄究是一流好手，以本身功力而论，每人均较他深厚。幸好他全然不会流星锤的招术，这才与三人拆了二三十招，尚未落败。

原来锺氏三雄见多识广，见胡斐拿了两只马镡当作流星锤使，即便着意辨认他的武功家数。只见他右手马镡横击而至，心想这是山东青州张家流星锤法中的一招“白虹贯日”，左手马镡也必顺势横击。哪知胡斐见锺兆文的哭丧棒正自下向上挑起，头顶露出空隙，当即抖动马镡，当头压落。锺氏三雄心中奇怪：“这是什么家数？”

胡斐见锺兆文举棒封格，右手马镡径向锺兆能扫去。三兄弟暗暗点头，心想：“是了，原来他是陕西延州褚十锤的门下，这一下‘扬眉吐气’，下半招定是将双镡当胸直荡过来了。”三人见过他推马击马，膂力极其沉雄，若是双锤当胸直荡，倒是大意不得，当下三人各举兵刃挺在胸前，齐运真力，要硬

接硬架他这一荡。不料胡斐全不知“扬眉吐气”是什么招数，眼见三人举兵刃护胸，双镫蓦地下掠，击向三人下盘。三兄弟吓了一跳：“怎么用起‘翻天覆地’的招数来？”

锺兆能一面招架，一面叫道：“喂，太原府‘流星赶月’童老师是你什么人？莫非大水冲倒龙王庙么？”原来山西太原府童老师童怀道善使流星双锤，外号人称“流星赶月”，和锺氏三雄是莫逆之交，那“翻天覆地”的招数，正是他门中的单传绝技，别家使流星锤的决不会用。胡斐误打误撞，这一招使得依稀仿佛，他听锺兆能相询，笑道：“童老师是我师弟。”跟着双镫直挥过去。锺兆能“呸”的一声，骂道：“混小子胡说八道！”

三人见他马镫的招数神出鬼没，没法摸准他武学师承，均自奇怪：“我们数十年来足迹遍天下，哪一家哪一派的流星锤没见过？这小子却真是邪门。”

本来动手比武，若能识得对方的武功家数，自能占敌机先，处处抢得上风，但锺氏三雄连猜几次全都猜错，心神一乱，所使的招数竟然大不管用。这皆因胡斐神拳毙马，使得三人心有所忌，否则也用不着辨认他家数门派，一上手便各展绝招，胡斐早已糟了。

二十余招之后，锺氏三雄见他双镫的招数虽然奇特，威力却也不强，于是各展八年来苦练的绝技，牌、棒、幡三件奇形兵刃的怪招源源而至。锺兆英的灵牌是镔铁铸成，走的全是刚猛路子，硬打硬砸，胡斐此时看得清楚，牌上写的是“一见生财”四字。锺兆能的招魂幡却全是柔功，那幡子布不像布，革不像革，马镫打上去全不受力，但若给幡子拂中身

体，想来滋味定然极不好受。锺兆文的哭丧棒却是介乎刚柔之间，大致是杆棒的路子，却又杂着鞭铜的家数。三兄弟兵刃不同，但三件兵刃的木柄仍是当判官笔使，刚柔相济，互辅互成。胡斐暗暗叫苦，知道再斗片刻，非败不可，突然双掌回转，托在马鞍之后，向外急推。这一推之力势道不小，呼的一声响，马鞍疾飞而前。

锺氏三雄急跃闪开，不知他又要出什么怪招。

胡斐大声说道：“在下本是好心劝架，并没跟三位动手之意，因此赤手空拳，没带兵器，用这马鞍子怎能够斗得过三位当世英雄？今日算我认输便是。”说着闪身让在道旁。

锺氏三雄明知他出言相激，但因有要事在身，不愿跟他纠缠。锺兆能便道：“好吧，下次你取得趁手兵刃，我们再领教高招。”说着拔足便走。

胡斐笑道：“下次，下次，好一个下次！原来锺氏三兄弟是如此这般的人物。”锺兆文怒道：“什么如此这般？你自己没兵刃，又怪得谁来？”胡斐道：“我倒有个妙法，就只恐你们不敢跟我比试。”锺氏三雄经他一激再激，再也忍耐不住，齐声道：“你划下道儿吧！”锺兆英跟着说道：“我两位兄弟在这里领教，在下却要少陪。”说着纵身跃起。

胡斐跟着跃起，双手在空中一拦。锺兆英没想到他身法竟是如此迅捷，铁牌一抖，迎面打去。胡斐拳脚功夫却胜他甚多，当下不闪不避，身子尚未落地，右手已跟着回转，抓住了他右腕，一抖一扭，锺兆英手中的铁牌竟险些给他夺去。

兆文、兆能齐吃一惊，分自左右攻到，相助兄长。胡斐一声长笑，向后跃开丈许，顺势在道旁一株松树上折了根树

枝，说道：“三位敢不敢试试我的刀法？”

锺兆英这一下虽没给他夺去铁牌，但手腕已给抓得隐隐生疼，心中更是加了三分疑惧，暗想：“这少年实非寻常之辈，我若孤身去追刘鹤真，留下二弟三弟在此，实是放心不下，须得合兄弟三人之力，先料理了他。纵有耽搁，也说不得了。”锺兆文见胡斐手中拿了一根四尺来长的松枝，不知捣什么鬼，眼望大哥，听他的主意。

锺兆英沉住了气，说道：“阁下要比刀法，可惜我们也没携得单刀，否则倒也可奉借。”胡斐道：“咱们素不相识，自无深仇大怨，比武只求点到为止，是也不是？”锺兆英道：“不错！”胡斐用左手折去松枝上的桠叉细条，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根枝条，说道：“这松枝便算是一柄刀，三位请一齐上来。咱们话说在先头，这松枝砍在何处，便算是钢刀砍中。锺氏三兄弟说话算不算数？”

锺兆英见他如此托大，心中更是有气，大声道：“锺氏三雄信义之名早遍江湖，那时你这位小兄弟可还没出世呢。”

胡斐道：“如此最好，看刀吧！”举起松枝，刷的一招横砍。锺兆文自后抢上，提棒便打。胡斐斜跃避开，松枝已斩向锺兆能颈中。锺兆能倒转幡杆，往他松枝上砸去，同时锺兆英的铁牌也已打到。

那胡家刀法真有鬼神莫测之变，锺氏三雄武功虽强，但胡斐一将那松枝当作刀使，立时着着抢攻，在三人之间穿插来去，砍削斩劈，一根小小的松枝，竟然显出了无穷威力。锺氏三雄越斗越奇，只见他这松枝决不与三般兵刃碰撞，但乘暇抵隙，招招都杀向自己的要害。被松枝击中虽然无碍，但

有约在先，决不能让它碰到身体。锺兆文焦躁起来，挥棒横扫，猛砸胡斐胫骨。他三兄弟每一招都是互有呼应，只待胡斐跃起相避，锺兆能的招魂幡便从他头顶盖落，兆英的铁牌却猛击他的右腰。哪知胡斐并不跃起，反而抢前一步，直欺入怀，手起枝落，松枝已击中锺兆文的左肩。

这一招凌厉之极，那松枝如换成了钢刀，锺兆文的一条左臂已立时被卸了下来。这松枝的一击自然伤他不着什么，但锺兆文面色大变，叫道：“罢了，罢了！”将哭丧棒往地下一抛，垂手退开。

锺兆英、锺兆能兄弟心中一寒，牌幡却舞得更加紧了，各施杀着，只盼能将胡斐打中，扯个平手。但过不数招，锺兆英颈中给松枝一拖而过，锺兆能却是右腿上被松枝划了一下。两人相顾惨然，一齐抛下兵刃。突然间锺兆英“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

胡斐见他们信守约言，暗想这三兄弟虽然凶恶，说话倒是作得准，他自知并未下手打伤锺兆英，他口吐鲜血，定是急怒攻心所致，心下颇感歉疚，双手一拱，待要说几句来交代。锺兆能哼了一声，说道：“阁下武技惊人，佩服佩服！只是年纪轻轻，不走正途。可惜了一副好身手。”胡斐愕然道：“我怎地不走正途了？”锺兆文怒道：“三弟，还跟他说些什么？”扶起锺兆英骑上马背，牵着缰绳便走。

三件奇门兵刃抛在水坑之中，谁都没再去拾。

胡斐眼见三人掉头不顾而去，地下剩下一匹死马，三件兵刃，心中颇有感触，瞧了好一阵子，这才回向古庙。

走进庙中，前殿后殿都不见刘鹤真夫妇的人影，知他二人已乘机远去，想起刚才做了一件好事，心中也不禁有得意之感，又想：“那苗人凤不知住在何处？此人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武功不知如何了得？”这人与自己过世了的父亲有莫大关连，当日商家堡一见，自己拳经刀谱的头上两页，也是凭着他的威风才从阎基手中取回，此后时时念及，此刻很想跟着刘鹤真夫妇去瞧瞧，但那凤天南虽然逃去，去必不远，此仇不报，非丈夫也，到底是追踪哪个好，一时竟自打不定主意。

他低头寻思，又从故道而回，走到适才与锺氏三雄动手之处，只见地下的三件奇门兵刃已然不见，那匹死马却兀自横卧在地。他大是奇怪：“我这一来一去，只是片刻间的事，这时天色尚早，不会有过路之人顺手捡了去，难道锺氏兄弟去而复回么？”

他在四处巡视，不见有异，一路察看，终于在离相斗处十余丈的一株大树干上，看到一个污泥的足印。这足印离地约莫一丈三尺高，印在树干不向道路的一面，若非细心检视，决不会看到。足印的污泥甚湿，当是留下不久，而足印的鞋底纤小，又显是女子的鞋印。

他心中一动：“难道是她？我和锺氏三雄相斗之时，她便躲在树上旁观？”想到这里，一颗心怦怦乱跳，立即纵身而起，攀住一根树干翻身上树，果然在一根横枝之上，又见到两个并列的女子湿泥足印，在横枝之旁，却有一根粗大的树枝被踏断了，断痕甚新。他反感疑惑：“倘若是袁姑娘，以她的轻身功夫，决不会踏断这根树枝。”再攀上一看，只见另一根横

枝上又有两只并列的男子脚印。他心中疑窦立时尽去，却不由得感到一阵失望：“原来是刘鹤真夫妇在这里偷看。”

然而心中刚明白了一个疑窦，第二个、第三个疑窦跟着而来：“他二人身负重伤，怎能窜高躲在此处，我竟丝毫没有察觉？锺氏三雄既去，他们怎又不出声跟我招呼？”转念一想：“啊，是了。他们本来只道我不会武艺，但突见我打败锺氏三雄，心中起疑，只怕我于他们有所不利，是以不敢露面。江湖间风波险恶，处处小心在意，原是前辈的风范。又何况他们有要事在身，怎能大意？”想到这里，便即释然，只见两排带泥足印在草丛间向东北而去，他起了好奇之心，便顺着足印向前追踪。

整夜大雨之后遍地泥泞，这一男一女的足印甚是清晰，跟随时毫不费力，但见两对足印始终避开道路，在草丛间曲曲折折地穿行。跟了一个多时辰，到了一个小市镇，镇外足迹杂沓，再也分不清楚了。

胡斐心想：“他二人饿了一晚，此时必要打尖，就只怕他们只买些馒头点心，便穿镇而去，那便不易追寻。”于是在镇口的山货店里买了一件蓑衣一顶斗笠，穿戴起来，将大半个脸都遮住了，走到镇上几家饭店和骡马行去探视。

瞧了几家都不见影踪，这市镇不大，转眼便到了镇头，正要回过身来，自行去买饭吃，忽听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大嫂，有针线请相借一使。”正是刘鹤真之妻的声音。

他低头从斗笠下斜眼去看，见话声是从一家民居中发出，心想：“他夫妇怕敌人跟踪，是以不敢住店。”又想：“瞧他们这等严加防备的模样，只怕除了锺氏兄弟，尚有极厉害的对

头和他们为难。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暗中保护，务必让他们将书信送到苗大侠手中。”回头不到七八家门面，便是一家小客店，于是找一个房住了，一直注视刘鹤真借住的那家人家。

直到傍晚，刘鹤真夫妇始终没有露面。胡斐心想：“前辈做事真是仔细，他们定要待天黑透了方才启程。”果然待到二更天时，望见刘鹤真夫妇从那民居中出来，疾奔出镇，脚步迅捷，显然身上并未受伤。

胡斐心想：“原来他们先前的受伤全是假装，不但瞒过了锺氏兄弟，连我也给瞒过了。”他不敢怠慢，跃出窗户，跟随在后。只见刘鹤真腋下挟着一个长长的包裹，不知包着什么东西。他的轻身功夫比刘鹤真高明得多，悄悄跟随在后，料想刘氏夫妇定然毫不知觉。

跟着二人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孤零零的一所小屋之前，只见刘鹤真打个手势，命妻子伏在草丛之中，走上几步，朗声道：“金面佛苗大侠在家么？有朋友远道来访。”

只听屋中一人说道：“是哪一位朋友？恕苗人凤眼生，素不相识。”这话声并不十分响亮，胡斐听在耳中只觉又是苍凉，又是醇厚。

刘鹤真道：“小人姓锺，奉鄂北鬼见愁锺氏兄弟之命，有要函一通送交苗大侠。”胡斐大是惊奇：“怎么那信是锺氏兄弟的？他们却何以又要拦阻？”只听苗人凤道：“请进吧！”屋中点起灯火，呀的一声，木门打开。胡斐伏在一株栗树之后，但见一个极高极瘦的人影站在门框之间，头顶几要碰到门框，

右手执着一只烛台。

刘鹤真拱手行礼，走进屋中。胡斐待两人进屋，便悄悄绕到左边窗户下偷瞧。苗人凤道：“另外两位不进来么？”刘鹤真心想：“哪里还有两位？”口中含糊答应。

胡斐一听苗人凤说到“另外两位”，心中一惊：“这苗人凤果然厉害之极，我脚步声虽轻，他却早知共有三人同来。”心想在此偷看，他也必定知觉，正想退开，忽听刘鹤真道：“锺氏兄弟八年前领教了苗大侠的高招，佩服得五体投地，现下另行练了三件兵刃，特命小人先送给苗大侠瞧瞧，以免动手之际，苗大侠说他们兵刃怪异，占了便宜。”说着打开包裹，呛啷啷几声响，将三件兵器抖在桌上。

胡斐觉得他的举动越来越是不可思议，俯眼到窗缝上向内张望，但见桌上三件兵器正是那铁灵牌、哭丧棒和招魂幡，兵刃上泥污斑斑，兀自未擦干净。

苗人凤哼了一声，向三件兵刃瞧了一眼，并不答话。刘鹤真从怀里摸出一封书信，双手递了上去，说道：“请苗大侠拆看，小人信已送到，这便告辞。”说着双手一拱，就要退出。苗人凤接过信来，说道：“慢着。我瞧信之后，烦你带一句回话。”他心知这封定是战书，当下撕开封皮，取出信来。

胡斐乘苗人凤看信，仔细打量他的形貌，但见他比之数年前在商家堡相见之时，似已老了许多，脸上神色也大是憔悴。苗人凤看着书信，双眉登竖，眼中发出愤怒之极的光芒。胡斐瞧得害怕，正想退开，突见他双手抓住书信，嗤的一下，撕成两半。

书信一破，忽然间他面前出现一团黄色浓烟，苗人凤叫

声：“啊哟！”双手揉眼，脸现痛苦之色。刘鹤真急纵向后，跃出丈余。

这变故起于俄顷，但便在这一霎之间，胡斐心中已然雪亮：“原来这刘鹤真在信中暗藏毒药，毒害苗大侠的双目。”他大叫：“狗贼休走！”飞身向刘鹤真扑去。

刘鹤真挫膝沉肘，从腰间拔出链子枪，回手便戳。胡斐心中愧怒交攻，侧身闪避，伸手去夺他链子枪，猛觉背后风声劲急，一股刚猛无比的掌力直扑自己背心，只得双掌反击，运力相卸。

他知道苗人凤急怒之下，这掌力定然非同小可，不敢硬接硬架，当下使出赵半山所授的太极拳妙术“阴阳诀”，想卸开对方掌力，岂知双手与对方手掌甫接，登时眼前一黑，胸口气塞，腾腾腾连退三步，苗人凤的掌力只卸去了一半，余一半还是硬接了过来。胡斐叫道：“苗大侠，我帮你拿贼……”

两人这一交掌，刘鹤真已乘空溜走。

苗人凤只觉双目剧痛，宛似数十枚金针同时攒刺，他与胡斐交了一招，觉得此人武功甚强，实是个劲敌，不由得暗自心惊，胡斐那句“我帮你拿贼”的话竟没听见。

胡斐眼见刘鹤真夫妇往西逃去，正要拔步追赶，忽见大路上三人快步奔来。这三人披麻戴孝，不用瞧面目，便知是锺氏三雄了。

胡斐回过头来，见苗人凤双手按住眼睛，脸上神情痛楚，待要上前救助，又怕他突然发掌，于是朗声说道：“苗大侠，

我虽不是你朋友，可也决计不会加害，你信也不信？”

这几句话说得极是诚恳。苗人凤虽未见到他面目，自己又刚中了奸人暗算，双目痛如刀剐，但一听此言，自然而然觉得这少年绝非坏人，真所谓英雄识英雄，片言之间，已是意气相投，于是说道：“你给我挡住门外的奸人。”他不答胡斐“信也不信？”的问话，但叫他挡住外敌，那便是当他至交好友一般。

胡斐胸口一热，但觉这话豪气干云，若非胸襟宽博的大英雄大豪杰，决不能说得出口，当真是有白头如新，有倾盖如故，苗人凤只一句话，胡斐立时甘愿为他赴汤蹈火，眼见鍾氏三兄弟相距屋门尚有二十来丈，当即拿起烛台，奔至后进厨房中，拿水瓢在水缸中舀了一瓢水，递给苗人凤，道：“快洗洗眼睛。”

苗人凤眼睛虽痛，心智仍极清明，听得正面大路上有三人奔来，另有四个人从屋后窜上了屋顶。他接过水瓢，走进内房，先在床上抱起了小女儿，这才低头到水瓢中洗眼。这毒药实是猛恶之极，经水一洗，更是剧痛透骨钻心。

那小女孩睡得迷迷糊糊，说道：“爹爹，你同兰儿玩么？”苗人凤道：“嗯，乖兰儿，爹抱着你，别睁开眼睛，好好的睡着。”那女孩道：“那老狼真的没吃了小白羊吗？”苗人凤道：“自然没有，猎人来了，老狼就逃走啦！”那女孩安心地叹了口气，将脸蛋儿靠在父亲胸口，又睡着了。

胡斐听他父女俩对答，微微一怔，随即明白，女孩在睡觉之前，曾听父亲说过老狼想吃小白羊的故事，在睡梦之中兀自记着。

此时锺氏兄弟距大门已不到十丈，只听得噗噗两声，两个人从屋顶跃入了院子。胡斐关上大门，拖过桌子顶住，叫锺氏兄弟不能立即入屋，以免前后受攻，跟着左手一煽，烛火熄灭。跃入院子的两人见屋中没了火光，不敢立时闯进。

苗人凤低声道：“让四个人都进来。”胡斐道：“好！”取出火刀火石，又点燃了蜡烛，将烛台放在桌上。

只听得大门外锺兆英叫道：“鄂北锺兆英、兆文、兆能三兄弟拜见苗大侠，有急事奉告。”苗人凤“哼”了一声，并不理睬。

院子中的两人一人执刀，另一人拿着一节三节棍，眼见苗人凤双目紧闭，睁不开来，但震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威名，哪敢贸然进屋？那持刀的人向屋上一招手，叫道：“他眼睛瞎了！”屋上两人大喜，一齐跃下。

胡斐瞧这两人身手矫捷，比先前两人强得多，当下身形一闪，抢到了两人背后，双掌向前推出。喝道：“进去！”这一推力道刚猛，两人不敢硬接，向前急冲了几步，跨过门槛，进了客堂。

胡斐守在边门之外，轻轻吸一口气，猛力一吐，波的一声，一丈多外的烛火登时又灭了。客堂中黑漆一团。

来袭的四人吓了一跳，一怔之下，各挺兵刃向苗人凤攻了上去。

那女孩睡在苗人凤怀中，转了过身，问道：“爹，什么声音？是老狼来了么？”苗人凤道：“不是老狼，只是四只小耗子。”听到兵刃劈风之声袭向头顶，中间夹着锁链扭动的声音，知是三节棍、链子枪一类武器，右手倏地伸出，抓住三节棍

的棍头一抖，那人“啊”的一声，手臂酸麻，三节棍已然脱手。苗人凤顺手挥出，拍的一响，击在他腰眼之上。那人立时闭气，晕了过去。其余两人使刀，一人使一条铁鞭，默不作声的分从三面攻上。三人知道苗人凤视力已失，全凭听觉辨敌，是以不敢稍有声响。

那女孩道：“爹，耗子会咬人么？”苗人凤道：“耗子想偷偷摸摸的来咬人，不过见到老猫，耗子便只好逃走了。”那女孩道：“什么声音响？是刮大风吗？爹，是不是要下雨了？”苗人凤道：“是啊！待会儿还要打雷呢！”那女孩道：“雷公菩萨只打恶人，不打好人。是不是？”苗人凤道：“是啊！雷公菩萨喜欢乖女孩儿。”苗人凤单手拆解三般兵刃，口中和女儿一问一答，竟没将身旁三个敌人放在心上。

那三人连出狠招，都给苗人凤伸右手抢攻化解。一个使刀的害怕起来，叫道：“风紧，扯呼！”转身出外，冲到门边时，胡斐左腿扫出，将他踢倒在地，顺手将他的单刀夺了过来。

苗人凤道：“乖宝贝，你听。要打雷啦！”一拳击出，正中那使铁鞭的下颚，砰的一声，这人飞了起来，越过胡斐头顶，摔在院子之中。另一个使刀的武功最强，手脚滑溜。苗人凤连发两拳，竟都给他避开。苗人凤生怕惊吓了女儿，只是坐在椅上，并不起身追出。

那人这时已明白苗人凤眼睛虽瞎，自己可奈何他不得，又知守在门口那人也是个极厉害的角色，自己困在小屋之中，变成了瓮中之鳖，难道束手待毙不成？突然向苗人凤猛砍一刀，乘他侧身避让，一闪身进了卧室，他晃亮火折，点燃了床上

的纱帐，跟着从窗中窜出，上了屋顶。

纱帐着火极快，转瞬之间，已是浓烟满屋。

锺兆英在门外叫道：“苗大侠，我三兄弟是来找你比武较量，但此时决不乘人之危，你放心便是。”锺兆文见窗中透出火光，叫道：“起火，起火！”锺兆能叫道：“贼子如此卑鄙。大哥，咱们先救火要紧。”三兄弟跃上屋顶。

胡斐知道锺氏兄弟武功了得，非适才四人可比，苗人凤本事再强，总是双目不能见物，怀中又抱着女儿，定然难以抵敌，须得自己出手助他打发，于是大声喝道：“无耻奸徒，不许进来！”

那女孩道：“爹，好热！”苗人凤推开桌子，一足踢出，门板向外飞出四五丈。他抱着女孩踏出大门，向屋顶上的锺氏兄弟招招手，说道：“下来动手便是。”他怕惊吓了女儿，虽对敌人说话，仍是低声细气。

心中不自禁想到：八年之前，也是与锺氏三雄对敌，也是屋中起火，也是自己身上有伤，只是陪着自己的却不是女儿，而是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姑娘。不，她没有陪，是在危急之际先逃出去了……

胡斐眼见火势猛烈，转眼便要成灾，料想苗人凤必可支持得一时，倒是先救火要紧，抛下单刀奔进厨房，见灶旁并列着三只七石缸，缸中都贮着清水，于是伸臂抱住了一只，喝一声：“起！”一只装了五六百斤水的大缸竟给他抱了起来。饶是他此时功力已臻第一流好手之境，也不禁脚步蹒跚。他不敢透气，奋力将水缸抱到卧室之外，连缸带水，一并掷了进去。

火头给这缸水一浇，登时小了，但兀自未熄。胡斐又去抱了一缸水，走到卧室门外，正要奋力掷出，忽听背后呼的一响，有人偷袭。原来先前被他踢倒的那人拾起地下单刀，向他背心砍落。

胡斐双手抱着水缸。无法挡格躲闪，急忙反脚向后勾踢。这一踢怪异之极，当年阎基学得这一招，连马行空这等著名武师都难以拆解。这时胡斐反脚踢出，正中那人小腹。砰的一响，那人连刀带人飞了起来，掠过胡斐头顶，跌在他抱着的水缸之中。

他抱着那口七石缸本已十分吃力，手上突然又加了一百五六十斤重量，如何支持得住？顺手一推，水缸与人一齐飞入火中。水缸破裂，只割得那人满身是伤，好在火头已熄，才不致葬身火窟。

胡斐将火救熄，正要出去相助苗人凤，忽听屋后传来大声喝骂，又有拳打足踢之声，有两人斗得极是激烈。听那喝骂的声音，却是刘鹤真所发，只听他喝道：“好奸贼，给我上这个大当！”

胡斐心想：“他与谁动手？此人是罪魁祸首，说什么也得将他抓住。”从后门奔将出去，只见刘鹤真正和一人近身纠缠，赤手厮打。瞧这人身形，便是纵火的那人。胡斐大是奇怪，心想今日之事当真难以索解，这两人明明是一路，怎么自相火拚起来了？反正两个都不是好人，当下纵身而前，施展大擒拿手，一抓下去便擒住了两人后心要穴，两人正自恶斗，分不出手相抗，否则二人武功都颇不弱，也不能给他一拿便即得手。

胡斐侧耳没听到大门外有相斗的声音，生怕苗人凤目光不便，遭了锺氏兄弟的毒手，眼见身头有一口井，于是一手一个，将刘鹤真和那人都投入井中，又到厨房中抱出第三口大缸压在井上，这才绕过屋子，奔到前门。

但见锺氏兄弟已跃在地下，与苗人凤相隔七八丈，手中各拿着一对判官笔，却不欺近动手、胡斐道：“苗大侠，我给你抱孩子。”

苗人凤正想自己双目已瞎，纵然退得眼前的锺氏三兄弟，但由于“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外号太恶，生平结下仇家无数，只要江湖上一传开自己眼睛瞎了，强仇纷至沓来，那时如何抵御？看来性命难以保全，最放心不下的便是这个女儿。他以耳代目，听得胡斐却敌救火，干净利落，智勇兼全，这人素不相识。居然如此义气，女儿实可托付给他，于是问道：“小兄弟，你尊姓大名，与我可有渊源？”

胡斐心想我爹爹不知到底是不是死在他的手下，此刻不便提起，当下说道：“丈夫结交，何重义气，只须肝胆相照，何必提名道姓？苗大侠若是信托得过，在下便是粉身碎骨，也要保护令爱周全。”

苗人凤道：“好，苗人凤独来独往，生平只有两个知交，一个是辽东大侠胡一刀，另一个便是你这位不知姓名、没见过面的小兄弟。”说着抱起女儿，递了过去。

胡斐虽与他一见心折，但唯恐他是杀父仇人，恩仇之际，实所难处，待听他说自己父亲是他生平知交，心头一喜，双手接过女孩，只见她约莫六七岁年纪，但生得甚是娇小，抱在手里，又轻又软，淡淡星光之下见她合眼睡着，呼吸低微，

嘴角边露着一丝微笑。

锺氏三雄见胡斐也在此处，又与苗人凤如此对答，心中都感奇怪。

苗人凤撕下一块衣襟，包在眼上，双手负在背后，低沉着力道：“无耻奸贼，一齐上吧。我女儿睡着了，可莫大声吵醒了她。”

锺兆英踏进一步，怒道：“苗大侠，当年我徒儿死在你手下，我兄弟来跟你算帐，后来得知我徒儿觊觎别人利器，行止不端，死有应得，这事还得多谢你助我清理门户。”苗人凤“哼”了一声，道：“说话小声些，我听得见。”

锺兆英怒气更增，大喊道：“只是那时你腿上受伤，我三兄弟仍非敌手，心中不服，苦练了八年武功之后，今日再要来讨教。在途中得悉有奸人要对你暗算，我兄弟兼程赶来，要请你提防。眼下奸人已去，你肯不肯赐教，但凭于你，何以口出恶言？又何以自缚双眼，难道我锺氏三雄如此不肖，你连一眼都不屑看么？还是你自以为武功精绝，闭着眼睛也能打败我三兄弟？”

苗人凤听他语气，似乎自己双目中毒之事，他并不知情，沉着嗓子道：“我眼睛瞎了！”

锺兆英大惊，颤声道：“啊，这可错怪了你苗大侠，我兄弟苦练八年，武功也没什么长进，跟你讨教之事，那不用提了。你可知韦陀门有个名叫刘鹤真之人吗！适才你打走的人中，并没他在内。此人一两日内，定会来访。苗大侠你眼睛不便，此人来时，务须小心在意。”

胡斐插口说道：“锺大爷，那刘鹤真下毒之事，你当真不

知情么？”锤兆英道：“你跟苗大侠到底是友是敌？咱们要阻截那刘鹤真，你何以反而极力助他？”胡斐道：“此事说来惭愧，其中原委曲折，小弟也弄不明白。好在那刘鹤真已给小弟擒住，压在后面井中。咱们一问便知端的。”转头问苗人凤道：“锤氏三兄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锤兆文冷冷地道：“我们既不行侠仗义，又不济贫助孤，算什么好人？”苗人凤道：“锤氏三雄并非卑鄙小人。”三兄弟听了苗人凤这句品评，心中大喜，当真是一言之褒，荣于华袞。三张丑脸都是显得又喜欢又感激。

兆文、兆能兄弟俩绕到屋后，抬开井上的水缸，喝道：“跳上来吧！”只听得井中哼哼唧唧，竟有两个人的声音，砰的一响，又是拍的一声，还夹着稀里哗啦的水声，那两人似乎正在拚命相斗。在这井中一个人转折都是不便，两人竟挤着互殴，狼狈之情，可想而知。锤兆文将井边的吊桶垂了下去，喝道：“抓住吊桶。我吊你们上来。”觉得绳上一紧，下面已经抓住，于是使劲收绳，果然湿淋淋的吊起两人。

刘鹤真脚未着地，一掌便向另一人拍了过去。那人武功不及他，在井中已吃了不少苦头，给他按着喝饱了水，已然昏昏沉沉。锤兆文眼见这一掌能致他死命，忙伸手格开。锤兆能一对判官笔分点两人后心，喝道：“要命的便不许动。”兄弟俩将两人抓到屋中。

这时胡斐已将那女孩交回给苗人凤，点亮了烛台。卧室中烧得一塌糊涂，满地是水，竟无立足之处。苗人凤将女儿放在厢房中自己床上，回身出来时，锤氏兄弟已将刘鹤真和另一人抓到。

苗人凤轻轻叹了口气，说道：“‘韦陀双鹤’的名头，我二十多年前便已听到过。刘师兄和万师兄两位，江湖上的声名并不算坏啊。”刘鹤真道：“苗大侠，我上了奸人的当，追悔莫及。你眼睛的伤重么？”锺氏三兄弟一齐“啊”的一声。他们不知苗人凤眼睛受伤，原来还只适才之事。

苗人凤不答，向那使刀之人说道：“你是田归农的弟子吧？天龙门的武功也学到七成火候了。”那人吓得魂不附体，突然双膝跪倒，连连叩头，说道：“苗大侠，小人是受命差遣，概不由己，请你老人家高抬贵手。”猛地里“哇、哇”两声，吐出几口水来。

刘鹤真骂道：“奸贼，你骗得我好苦！”扑上去又要动手。锺兆英伸手一拦，道：“有话好好说，到底是怎地？”

刘鹤真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只因上了别人的大当，这才气急败坏，难以自制，给锺兆英这么一拦，想起自己既做了错事，又给人抛在井里，弄得如此狼狈，实是生平的奇耻大辱，眼前一黑，颓然坐倒在地，说道：“罢了，罢了！苗大侠，真正对你不住。”

苗人凤道：“一个人一生之中，不免要受小人的欺骗，那又算得了什么？定是这人骗你来送信给我了。”他双目中毒，显已瞎了，说话却仍是如此轻描淡写，胡斐和锺氏兄弟等都好生佩服，均想如此定力，人所难及。

刘鹤真道：“这人我是在衡阳枫叶庄上识得的。他自称名叫张飞雄，说以前受过万师弟的恩惠，得知万师弟的死讯后十分难过，赶来吊丧。”苗人凤道：“万鹤声老师死了？”刘鹤真道：“是啊。我见这姓张的说话诚恳，他又着意和我结纳，

也就没起疑心，两人结伴北上。他在途中见到锺氏三雄，显得很害怕，当晚在客店中我和他同室而睡，听得他说起梦话来，说什么这封信若不送到，便害了无数仁人义士的性命。我想此事不能袖手旁观，便用言语探问。他说：‘刘老师，我见你跟朝廷的侍卫为难，大是英雄豪杰，这话也不用瞒你。’于是取出一封信来，说必须送到金面佛苗大侠手中，请他出手相救，否则有几十位义士要给朝廷害死。”

苗人凤不置一词。刘鹤真续道：“这姓张的奸贼又说，锺氏三雄与苗大侠有仇，定要设法截阻。他不是锺氏三雄的敌手：请我相助一臂之力。我想这件事义不容辞，当下一力承当。但途中和锺氏三雄一交手，我这老儿还是栽了筋斗。后来内人王氏赶到相助，仍是不敌。也是事当凑巧，在湘妃庙中遇上了这位小兄弟。我在枫叶庄上曾得他之助，后来又见他连显身手，武功实在高强，于是我夫妇假装受伤，安排机关，请他阻挡锺氏三雄，这位小兄弟果然上了我的当，我却又上了这奸贼的当。”说着圆睁双目，髭须翘动，气愤难平。

胡斐默想经过，心道：“这人的话倒似不假，原来我和袁姑娘一路上之事，有许多都给他瞧见了。”想到此处，脸上微微一热，瞥眼见到桌上放着的三件兵刃，问道：“那你拿了锺氏三雄的兵刃，又来干什么？”

刘鹤真道：“锺氏三雄前来寻仇，苗大侠未必知道。我先行给他报个讯息，教他好有所防备。送这兵刃前来，是取信的意思。至于我说这信是锺氏兄弟送来，那是说给你小兄弟听的。我知你紧紧跟随在后，怕你不利于我，这么一说，盼你心中疑惑难明，便不会贸然动手，反正苗大侠一看信便知

端的，岂知，岂知……”胸口气塞，再也说不下去了。

锺兆英道：“我兄弟无意之中，听到了这姓张的奸谋，又见刘老师跟他鬼鬼崇崇，定是要来暗算苗大侠，是以全力阻截，想不到中间尚有这许多过节。苗人侠，你眼睛怎么受的伤？”

苗人凤不答，将蒲扇般的大手挥了挥，道：“过去之事，那也不用提了。”

胡斐眼光四下扫动，要找他撕破的信笺，果见两片破纸尚在屋角落中，有一半已被浸湿。他怕纸上尚有剧毒，不敢走近，放眼望去，见纸上只有寥寥三行字，每个字都有核桃大小。他眼光在两片破纸上扫来扫去，见那信写道：

“人凤我兄：令爱资质娇贵。我兄一介武夫，相处甚不合宜，有误令爱教养。兹命人相迎，由弟抚养可也。弟田归农顿首。”

想苗人凤对这女儿爱逾性命，田归农拐诱了他妻子私奔，这时竟然连女儿也想要了去，叫他如何不怒？自然顺手撕信，毒药暗藏在信笺的夹层之中，信笺一破，立时飞扬，再快的身手也是躲闪不了。田归农这一条计策，也可算得厉害之极了。胡斐回想昔年在商家堡中所见苗人凤、苗夫人、苗家小女孩以及田归农四人之间的情状，恨不得立时去找到田归农，将他一刀杀了。

刘鹤真越想越气，喝道：“姓张的，你便是奉了师命，要暗算苗大侠，自己送信来便是了，何以偏偏瞧上了我姓刘的？”

张飞雄嗫嚅道：“我怕……怕苗大侠瞧破我是天龙门弟子，有了提防……又害怕……害怕苗大侠的神威……”刘鹤

真恨恨地道：“你怕万一奸计败露，逃走不及。好小子，好小子！”他转头向苗人凤道：“苗大侠，我向你讨个情，这小子交给我！”

苗人凤缓缓地道：“刘老师，这种小人，也犯不着跟他计较。张飞雄，这院子中还有你的两个同伴，受伤都不算轻，你带了他们走吧，你去跟你师父说……”他寻思要说什么话，沉吟半晌，挥手道：“没什么可说的，你走吧！”

张飞雄只道这次弄瞎了苗人凤双眼，定是性命难保，岂知他宽宏大量，竟然并不追究，当真是大出意料之外，心中感激，当即跪倒，连连磕头。

他同来一共四人，原想乘苗人凤眼瞎后将他害死，再将他女儿劫走，哪料到竟有胡斐这样一个好手横加干预，使他们的毒计只成功了第一步。给胡斐摔入卧室、遍身鳞伤那人已乘乱逃走，另外给苗人凤用三节棍及拳力打伤的两人却伤势极重，一个晕着兀自未醒，一个低声呻吟，有气无力。

刘鹤真寻思：“苗人凤假意饶这三人，却不知要用什么毒计来折磨他们？”他久历江湖，曾见许多人擒住敌人后不即杀死，要作弄个够，使敌人痛苦难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才慢慢处死。只见张飞雄扶起受伤的两个师弟，一步步走出门外，逐渐远去，苗人凤始终没有出手，眼见三人已隐没在黑暗之中，忍不住说道：“苗大侠，可以捉回来啦，那姓张的小子手脚滑溜，再放得远，只怕当真给他走了！”苗人凤淡淡的道：“我饶他们去了，又捉回来作甚？”他微微一顿，说道：“他们和我素不相识，是别人差使来的。”

刘鹤真又惊又愧，霍地站起身来，说道：“苗大侠，我刘

鹤真素不负人，今日没生眼珠，累你不浅。”左手一抬，食指中指伸出，戳向自己的眼睛。

胡斐忙抢过去，伸手想格，终究迟了一步，只见他直挺挺地站着，脸上两行鲜血流下，已然自毁双目。锺氏兄弟大惊，一齐站起身来。苗人凤道：“刘老师何苦如此？在下毫没见怪之意。”刘鹤真哈哈一笑，手臂一抖，大踏步走出屋门，顺手在道旁折了一根树枝，点着道路，径自去了。过不多时，只听一个女子声音惊呼起来，却是他的妻子王氏。

屋中五人均觉惨然，万料不到此人竟然刚烈至此。

苗人凤只怕胡斐也有自疚之意，说道：“小兄弟，你答应照顾我的女儿，可别忘了。”胡斐知他心意，昂然道：“做错了事，应当尽力设法补救。刘老师自毁肢体，心中虽安，却未免无益于事。”锺兆英叹道：“不错！但这位刘老师也算得是一位响当当的好汉子！”

五人相对而坐，良久不语。过了好一会，胡斐道：“苗大侠，你眼睛怎样？再用水洗一洗吧！”苗人凤道：“不用了，只是痛得厉害。”站起身来，向锺氏三雄道：“三位远来，无以待客，当真简慢得紧。我要进去躺一躺，请勿见怪。”

锺兆英道：“苗大侠请便，不用客气。”三人打个手势，分在前门后门守住，只怕田归农不肯就此罢手，又再派人来袭。

胡斐手执烛台，跟着苗人凤走进厢房，见他躺上了床，取被给他盖上。那小女孩在里床睡得甚沉，这一晚屋中吵得天翻地覆，她竟始终不知。

胡斐正要退出，忽听脚步声响，有人急奔而来。锺兆英喝道：“好小子，你又来啦！”接着当的一声，兵刃相交。张

飞雄的声音叫道：“我有句话跟苗大侠说，实无歹意。” 锺兆能低声道：“苗大侠睡了，有话明天再说。”

张飞雄道：“好，那我跟你说。苗大侠大仁大义，饶我性命，这句话不能不说。苗大侠眼中所染的毒药，乃是断肠草的粉末，是我师父从毒手药王那里得来的。小人一路寻思，若是求毒手药王救治，或能解得。我本该自己去求，只不过小人是无名之辈，这事决计无力办到。” 锺兆能“哦”的一声，接着脚步声响，张飞雄又转身去了。

胡斐一听大喜，从厢房飞步奔出，高声问道：“这位毒手药王住在哪里？” 锺兆英道：“他在洞庭湖畔隐居，不过……不过……” 胡斐道：“怎么？” 锺兆英低声说道：“求这怪人救治，只怕不易。” 胡斐道：“咱们好歹也得将他请到，他要什么便给他什么。” 锺兆英摇头道：“便难在他什么也不要。” 胡斐道：“软求不成，那便蛮来。” 锺兆英沉吟不语。

胡斐道：“事不宜迟，小弟这便动身。三位在这里守护，以防再有敌人前来。” 他奔回厢房，向苗人凤道：“苗大侠，我给你请医生去。” 苗人凤摇头道：“请毒手药王么？那是徒劳往返，不用去了。”

胡斐道：“不，天下无难事！” 说着转身出房，道：“三位锺爷，这位药王叫什么名字？他住的地方怎么去法？”

锺兆文道：“好，我陪你走一遭！他的事咱们路上慢慢再说。” 对兆英、兆能二人道：“大哥，三弟，你们在这里瞧着。”

锺兆英、兆能两人脸上微微变色，均有恐惧之意，随即同声说道：“千万小心。”

事在迫切，胡锺两人展开轻身功夫，向北疾奔。天明后在市集上各买了一匹马，上马急驰。

第九章 毒手药王

两人都知苗人凤这次受毒不轻，单单听了那“断肠草”三字，便知是厉害之极的毒药，眼睛又是人身最娇嫩柔软的器官，纵然请得名医，时候一长，也必无救，因此早治得一刻便好一刻。两人除了让坐骑喝水吃草之外，不敢有片刻耽搁，沿途买些馒头点心，便在马背上胡乱吃了充饥。

如此不眠不休的赶路，锺胡两人武功精湛，虽然两日两晚没睡，尽自支持得住，胯下的坐骑在途中已换过两匹，但这一日赶下来，也已脚步踉跄，眼见再跑下去，非在道上倒毙不可。锺兆文道：“小兄弟，咱们只好让牲口歇一会儿。”胡斐应道：“是！”心道：“倘若我骑的是袁姑娘那匹白马，此刻早已到了洞庭湖畔了。”一想到袁紫衣，不自禁探手入怀，抚摸她所留下的那只玉凤，触手生温，心中也是一阵温暖。

两人下马，坐在道旁树下，让马匹吃草休息。锺兆文默不作声，呆呆出神，皱起了眉头。胡斐知道此行殊无把握，问道：“锺二爷，那毒手药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锺兆文不答，似乎没听见他的说话，过了半晌，突然惊觉，道：“你刚才说什么！”

胡斐见他心不在焉，知他是挂念苗人凤的病况，暗想此人虽然奇形怪状，难为他很够义气，本来与苗人凤结下了梁

子，这时竟不辞烦劳的为他奔波，想到此处，不禁脱口而出：“锺二爷，昨天多有得罪，真是惭愧得紧。晚辈要是早知三位如此仗义，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冒犯。”

锺兆文咧开阔嘴，哈哈一笑，道：“那算得什么？苗大侠是响当当的好汉，我三兄弟倘若见危不救，那还是人么？小兄弟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兄弟和苗大侠虽没交情，总还有过一面之缘，你可跟他见都没见过呢。”

其实数年之前，胡斐在商家堡中曾见过苗人凤一面，只不过胡斐知道这事，苗人凤却在当时就对那个黄黄瘦瘦的小厮视而不见。更早些时候，在十八年之前，胡斐生下还只一天，苗人凤在河北沧州的小客店中也曾见过他，这件事苗人凤知道，胡斐可不知道。

但苗人凤哪里会知道：十八年前那个初生婴儿，便是今日这个不识面的少年英雄？

锺兆文又问：“你刚才问我什么？”胡斐道：“我问那毒手药王是怎么样的人物？”锺兆文摇摇头道：“我不知道。”胡斐奇道：“你不知道？”锺兆文道：“我江湖上的朋友不算少了，可是谁也不知毒手药王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

胡斐好生纳闷，心想：“我只道你必定知晓此人的底细，否则也可向那张飞雄打听个明白。”锺兆文猜到了他心意，说道：“便是那张飞雄，也未必便知。不，他一定不会知道的。”胡斐“啊”了一声，不再接口。

锺兆文道：“大家只知道，这人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胡斐道：“白马寺？他住在庙里么？”锺兆文道：“不，白马寺是个市镇。”胡斐道：“想是他隐居不见外人，所以谁都没见

过他。” 锺兆文又摇头道：“不，有很多人见过他。正因为有人见过，所以谁也不知他是怎么样的人物，不知他是胖还是瘦，是俊是丑，是姓张还是姓李。”

胡斐越听越是胡涂，心想既然有很多人见过他，就算不知他姓名，怎会连胖瘦俊丑也不知道？

锺兆文道：“有人说毒手药王是个相貌清雅的书生，高高瘦瘦，像是个秀才相公。有人却说毒手药王是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就像是个杀猪的屠夫。又有人说，这药王是个老和尚，老得快一百岁了。”他顿了一顿，说道：“还有人说，这药王竟然是个女人，是个跛脚驼背的女人。”

胡斐满脸迷惘，想笑，却又笑不出来。

锺兆文接着道：“这人既然号称药王，怎么会是女人？但说这话的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德高望重，素来不打谎语，不由得人不信，可是那些说他是书生、是屠夫、是和尚的，也都不是信口雌黄之辈，个个言之凿凿。你说奇不奇怪？”

胡斐当离开苗家之时，满怀信心，料想只要找到那人，好歹也要请了他来治伤，至不济也能讨得解药，此时听锺兆文这么一说，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是怎么样一个人也无法知道，却又找谁去？转念一想，说道：“是了！这人一定擅于化装易容之术，忽男忽女，忽俊忽丑，叫人认不出他的真面目来。”

锺兆文道：“江湖上的朋友也都这么说，想来他使毒天下无双，害得人多，结仇太广，因此躲躲闪闪，叫人没法找他报仇。但奇怪的是，他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却又不是十分偏僻之处，要寻上门去，也算不得怎么为难。”

胡斐道：“这人用毒药害死过不少人么？”锺兆文悠然出神，道：“那是没法计算的了。不过死在他手下的人，大都自有取死之道，不是作恶多端的飞贼大盗，便是仗势横行的土豪劣绅，倒没听说有哪一个侠义的死在他的手下。但因他名声太响，有人中毒而死，只要毒性猛烈，死得奇怪，这笔帐便都算在他头上，其实大半未必便是他害的。有时候两个人一南一北，相隔几千里，同时中毒暴毙，于是云南的人说毒手药王到了云南，辽东的人却说药王在辽东出没。这么一宣扬，这个人更是奇上加奇了。近来已好久没听人提到‘毒手药王’四字，想不到苗大侠的中毒竟会和他有关。唉，既是此人用的药，只怕……只怕……”说到这里，不住摇头。

胡斐心想此事果然极难，不知如何着手是好。锺兆文站起身来，道：“咱们走吧！小兄弟，有一件事你千万记住，一到了白马寺，在离药王庄三十里之内，可千万不能喝一口水，不能吃一口东西，不管饥渴得怎么厉害，总之不能让一物进口。”

胡斐见他说得郑重，当即答应，猛地想起，当他陪着自己离开苗家之时，锺兆英和锺兆能脸上都是不但担忧，简直还大有惧色，想来那药王的“毒手”定是非同小可，以致像锺氏三雄那样的人物，胆敢向“打遍天下无敌手”苗人凤挑战，一听到“毒手药王”的名字却是心惊胆战。自己不知厉害，真把天下事瞧得太过轻易了。

他过去牵了马匹，说道：“咱们不过是邀他治病，或是讨一份解药，对他并无恶意。他最多不肯，那也罢了，何必要害咱们性命？”锺兆文道：“小兄弟，你年纪还轻，不知江湖

上人心险诈。你对他虽无恶意，但他跟你素不相识，怎信得你过？眼前便是一个例子，刘鹤真对苗大侠绝无歹意，却何以弄瞎了他的眼睛？”胡斐默然。锺兆文又道：“何况这毒手药王仇家遍天下，许多跟他毫没干系的毒杀也都算在他的帐上。焉知你不是他仇家的子弟？此人生性多疑，出手狠毒，否则‘药王’之上，何以又加上‘毒手’两字？这个惊心动魄的外号，难道是轻易得来的么？”

胡斐点头道：“锺二爷说的是。”锺兆文道：“你若看得起我，不嫌我本领低微，那便兄弟相称，别爷不爷的，叫得这么客气。”胡斐道：“你是前辈英雄，晚辈……”锺兆文拦着他的话头，大声道：“呸，呸！小兄弟，不瞒你说，我三兄弟跟你交手之后，佩服你得紧。若你不当我朋友，那便算了。”胡斐也是个性子直爽之人，于是笑着叫了声：“锺二哥。”

锺兆文很是高兴，翻身上了马背，道：“只要这两头牲口不出岔子，咱们不用天黑便能赶到白马寺。你可得记着我话，别说不不能吃喝，便是摸一摸筷子，也得提防筷子上下了剧毒，传到你的手上。小兄弟，你这么年纪轻轻，一身武功，若是全身发黑，成了一具僵尸，我瞧有点儿可惜呢！”

胡斐知他这话倒不是危言耸听，瞧苗人凤只撕破一封信，双眼便瞎，现下走入毒手药王的老巢，他哪一处不能下毒？心想锺兆文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决非胆怯之徒，他说得如此厉害，显见此行万分凶险，确是实情。他明知险恶，还是义不容辞地陪自己上白马寺去，比之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乱闯，更是难得了。

两匹马休息多时，精力已复，申牌时分到了临资口。两人让坐骑走一程，跑一程，不多时已到了白马寺镇上。镇上街道狭窄，两人深怕碰撞行人，多惹事端，于是牵了马匹步行。

锺兆文脸色郑重，目不斜视，胡斐却放眼瞧着两旁的店铺。将到市梢时，胡斐见拐弯角上挑出了药材铺的膏药幌子，招牌写着“济世堂老店”，心念一动，解下腰间单刀，连着刀鞘捧在手中，说道：“锺二……哥，你的判官笔也给我。”

锺兆文一怔，心想到了白马寺镇，该当处处小心才是，怎地动起刀刃来啦？但想镇上必有药王的耳目，不便出口询问，于是从腰间抽出判官笔，交了给他，低声道：“小心了，别惹事！”

胡斐点了点头，走到药材铺柜台前，说道：“劳驾！我们二人到药王庄去拜访庄主，不便携带兵器，想在宝号寄放一下，回头来取。”坐在柜台后的一个老者听了，脸露诧异之色，问道：“你们去药王庄？”胡斐不等他再说什么，将兵器在柜台上一放，双手一拱，牵了马匹便大踏步出镇。

两人到了镇外无人之处，锺兆文大拇指一翘，说道：“小兄弟，这一手真成。锺老二服了你啦，真亏你想得出。”胡斐笑道：“硬着头皮充好汉，这叫做无可奈何。”原来他想这镇上的药材铺跟药王必有干连，将随身兵器放在店铺之中，店中定会有人赶去报讯，那便表明自己此来绝无敌意。虽然空手去见这么一个厉害角色，那是凶险之上又加凶险，但权衡轻重，这个险还是大可一冒。

见西首一座小山之上，有个老者手持药锄，似在采药。胡

斐见这人形貌俊雅，高高瘦瘦，是个中年书生，心念一动：“难道他便是毒手药王？”于是上前恭恭敬敬的一揖，朗声说道：“请问相公，上药王庄怎生走法？晚辈二人要拜见庄主，有事相求。”

那人对胡锺二人一眼也不瞧，自行聚精会神的锄土掘草。胡斐连问几声，那人始终毫不理会，竟似聋了一般。

胡斐不敢再问，锺兆文向他使个眼色，两人又向北行。闷声不响地走出一里有余，胡斐悄声道：“锺二哥，只怕这人便是药王，你瞧怎么办？”锺兆文道：“我也有几分疑心，可万万点破不得。他自己若不承认，而咱们认出他来，正是犯了他的大忌。眼前只有先找到药王庄，咱们认地不认人，那便无碍。”

说话之时，曲曲折折又转了几个弯，只见离大路数十丈处有个大花圃，一个身穿青布衫子的村女弯着腰在整理花草。

胡斐见花圃之后有三间茅舍，放眼远望，四下别无人烟，于是上前几步，向那村女作了一揖，问道：“请问姑娘，上药王庄走哪一条路？”

那村女抬起头来，向着胡斐一瞧，一双眼睛明亮之极，眼珠黑得像漆，这么一抬头，登时精光四射。胡斐心中一怔：“这个乡下姑娘的眼睛，怎么亮得如此异乎寻常？”见她除了一双眼睛外，容貌却是平平，肌肤枯黄，脸有菜色，似乎终年吃不饱饭似的，头发也是又黄又稀，双肩如削，身材瘦小，显是穷村贫女，自幼便少了滋养。她相貌似乎已有十六七岁，身形却如是个十四五岁的幼女。

胡斐又问一句：“上药王庄不知是向东北还是向西北？”那村女突然低下了头，冷冷地道：“不知道。”语音却甚是清亮。

锺兆文见她如此无礼，脸一沉，便要发作，但随即想起此处距药王庄不远，什么人都得罪不得，哼了一声，道：“兄弟，咱们去吧，那药王庄是白马寺大大有名之处，总不能找不到。”

胡斐心想天色已经不早，若是走错了路，黑夜之中在这险地到处瞎闯，大是不妙，左近再无人家可以问路，于是又问那村女道：“姑娘，你父母在家么？他们定会知道去药王庄的路径。”那村女不再理睬，自管自的拔草。

锺兆文双腿一夹，纵马便向前奔，道路狭窄，那马右边前后双蹄踏在路上，左侧的两蹄却踏入了花圃。锺兆文虽无歹意，但生性粗豪，又恼那村女无礼，急于赶路，也不理会。胡斐眼见近路边的一排花草便要给马踏坏，忙纵身上前，拉住缰绳往右一带，说道：“小心踏坏了花草。”那马给他这么一引，右蹄踏到了道路右侧，左蹄回上路面。锺兆文道：“快走吧，在这儿别耽搁啦！”说着一提缰绳，向前驰去。

胡斐自幼孤苦，见那村女贫弱，心中并不气她不肯指引，反生怜悯之意，心想她种这些花草，定是卖了赖以为活，生怕给自己坐骑踏坏了，于是牵着马步行过了花地，这才上马。

那村女瞧在眼里，突然抬头问道：“你到药王庄去干么？”胡斐勒马答道：“有一位朋友给毒药伤了眼睛，我们特地来求药王赐些解药。”那村女道：“你认得药王么？”胡斐摇头说道：“我们只闻其名，从来没见过他老人家。”那村女慢慢站直了身子，向胡斐打量了几眼，问道：“你怎知他肯给解药？”

胡斐脸有为难之色，答道：“这事原本难说。”心中忽然一动：“这位姑娘住在此处，或者知道药王的性情行事。”于是翻身下马，深深一揖，说道：“便是要请姑娘指点途径。”这“指点途径”四字，却是意带双关，可以说是请她指点去药王庄的道路，也可说是请教求药的方法。

那村女自头至脚地向他打量一遍，并不答话，指着花圃中的一对粪桶，道：“你到那边粪池去装小半桶粪，到溪里加满清水，给我把这块花浇一浇。”

这三句话大出胡斐意料之外，心想我只是向你问路，怎么竟叫我浇起花来？而且出言颐指气使，竟将我当作你家雇工一般？他虽幼时贫苦，却也从未做过挑粪浇粪这种秽臭之事，只见那村女说了这几句话后，又俯身拔草，一眼也不再瞧他。胡斐一怔之下，向茅舍里一望，不见有人，心想：“这姑娘生得瘦弱，要挑这两大桶粪当真不易。我是一身力气的男子汉，便帮她挑一担粪又有何妨？”于是将马系在一株柳树上，挑起粪桶，便往粪池去担粪。

锺兆文行了一程，不见胡斐跟来，回头一看，远远望见他肩上挑了一副粪桶，走向溪边，不禁大奇，叫道：“喂，你干什么？”胡斐叫道：“我帮这位姑娘做一点工夫。锺二哥先走一步，我马上就赶来。”锺兆文摇了摇头，心想年轻人当真是分不清轻重，在这当口居然还这般多管闲事，于是纵马缓缓而行。

胡斐挑了一担粪水，回到花地之旁，用木瓢舀了，便要往花旁浇去。那村女忽道：“不成，粪水太浓，一浇下去花都枯死啦。”胡斐一呆，不知所措。那村女道：“你倒回粪池去，

只留一半，再去加半桶水，那便成了。”胡斐微感不耐，但想好人做到底，于是依言倒粪加水，回来浇花。

那村女道：“小心些，粪水不可碰到花瓣叶子。”胡斐应道：“是！”见那些花朵色作深蓝，形状奇特，每朵花便像是一只鞋子，幽香淡淡，不知其名，当下一瓢一瓢的小心浇了，直把两桶粪水尽数浇完。

那村女道：“嗯，再去挑了浇一担。”胡斐站直身子，温言道：“我朋友等得心焦了，等我从药王庄回来，再帮你浇花如何？”那村女道：“你还是在哪儿浇花的好。我见你人不错，才要你挑粪呢。”

胡斐听她言语奇怪，心想反正已经耽搁了，也不争在这一刻时光，于是加快手脚，急急忙忙的又去挑了一担粪水，将地里的蓝花尽数浇了。这时夕阳已落到山坳，金光反照，射在一大片蓝花之上，辉煌灿烂，甚是华美。胡斐忍不住赞道：“这些花真是好看！”他浇了两担粪，对这些花已略生感情，赞美的语气颇为真诚。

那村女正待说话，只见锤兆文骑了马奔回，大声叫道：“兄弟，这时候还不走吗？”胡斐道：“是了，来啦，来啦！”转眼望着村女，目光中含有祈求之意。

那村女脸一沉，说道：“你帮我浇花，原来是为了要我指点途径，是不是？”胡斐心想：“我确是盼你指点道路，但帮你浇花，却纯是为了怜你瘦弱，这时再开口相求，反而变成有意的施恩市惠了。”忽然想起那日捉了铁蝎子和小祝融二人去交给袁紫衣，她曾说：“这叫做市恩，最坏的家伙才是如此。”心中禁不住微感甜意，当即一笑，说道：“这些花真好看！”走

到柳树旁解缰牵马，上了马背。

那村女道：“且慢。”胡斐回过头来，只怕她还要揶揄什么，心中大是不耐。那村女拔起两棵蓝花，向他掷去，说道：“你说这花好看，就送你两棵。”胡斐伸手接住，说道：“多谢！”顺手放在怀内。那村女道：“他姓锺，你姓什么？”胡斐道：“我姓胡。”那村女点头道：“你们要去药王庄，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

锺兆文本是向西北而行，久等胡斐不来，心中烦躁，这才回头寻来，听那村女如此说，不耐之心立时尽去，低声笑道：“小兄弟，真有你的，又免得做哥哥的多走冤枉路。”胡斐却颇为怀疑，暗想：“倘若药王庄是在东北方，那么直截了当的指点便是，为什么说‘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但不愿再向村女询问，于是引马向东北而去。

两人一阵急驰，奔出八九里，前面一片湖水，已无去路，只有一条小路通向西方。

锺兆文骂道：“这丫头当真可恶，不肯指路那也罢了，却叫咱们大走错路。回去时得好好教训她一顿。”胡斐也是好生奇怪，自思并未得罪了她，何以要作弄自己，说道：“锺二哥，这乡下姑娘定和药王庄有什么干连。”锺兆文道：“嗯，你瞧出什么端倪没有？”胡斐道：“她一双眼珠子炯炯有神，说话的神态，也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子。”锺兆文一惊，道：“不错！她给你的那两棵花，还是快些抛了。”

胡斐从怀中取出蓝花，只见花光娇艳，倒是不忍便此丢弃，说道：“小小两棵花儿，想来也无大碍！”于是仍旧放回怀中，纵马向西驰去。锺兆文在后叫道：“喂，还是小心些好。”

胡斐含糊答应，一鞭向马臀抽去，向西飞奔。暮霭苍茫中，阵阵归鸦从头顶越过。

突然之间，只见右手侧两个人俯身湖边，似在喝水。胡斐一勒马，待要询问，却见两人始终不动，心知有异，跳下马去，叫道：“劳驾！”两人仍是不动。锺兆文伸手一扳一人肩头，那人仰天翻倒，但见他双眼翻白，早已死去多时，脸上满是黑点，肌肉扭曲。甚是可怖，再瞧另一人时也是如此。锺兆文道：“中毒死的。”胡斐点点头，见两名死者身上都带着兵刀，说道：“毒手药王的对头？”锺兆文也点了点头。

两人上马又行，这时天色渐黑，更觉前途凶险重重。又行一程。只见路旁草木稀疏，越是前行，草木越少，到后来地下光溜溜的一片，竟是寸草不生，大树小树更没一棵。胡斐心中起疑，勒马说道：“锺二哥，你瞧这里大是古怪。”锺兆文也已瞧出不对，道：“若是有人铲净创绝，也必留下草根痕迹，我看……”他沉吟片刻，低声道：“那药王庄定在左近，想是他在土中下了剧毒，以致连草也没一根。”

胡斐点了点头，心中惊惧，从包袱上撕下几根布条，将锺兆文所乘坐骑的马口缚住，然后缚上自己坐骑的马口。锺兆文知他生怕再向前行时遇到有毒草木，牲口嚼到便不免遇害，点了点头，暗赞他心思细密。

行不多时，远远望见一座房屋。走到近处，只见屋子的模样极是古怪，便似是一座大坟模样，无门无窗，黑黝黝的甚是阴森可怖。两人均想：“瞧这屋子的模样，那自然是药王庄了。”离屋数丈，有一排矮矮的小树环屋而生，树叶便似秋日枫叶一般，殷红如血，在暮色之中，令人瞧着不寒而栗。

锤兆文平生浪荡江湖，什么凶险之事没有见过？他自己三兄弟便打扮成凶门丧主一般，令人见之生畏，但这时看到这般情景，心中也不禁突突乱跳，低声道：“怎么办？”胡斐道：“咱们以礼相求，随机应变。”于是纵马向前，行到离矮树丛数丈之处，下马牵了缰绳，朗声道：“鄂北锤兆文，晚辈辽东胡斐，特来向药王前辈请安。”这三句话每一字都从丹田送出，虽然并不如何响亮，但声闻里许，屋中人必自听得清清楚楚。

过了半晌，屋中竟无半点动静。胡斐又说了一遍，圆屋之中仍是毫无应声，便似无人居住一般。胡斐又朗声道：“金面佛苗大侠中毒受伤，所用毒药，是奸人自前辈处盗来。敬请前辈慈悲，赐以解药。”

但不论他说什么，圆屋之中始终寂无声息。

过了良久，天色更加黑了。胡斐低声道：“锤二哥，怎么办？”锤兆文道：“总不成眼看苗大侠瞎了双目，咱们便此空手而返。”胡斐道：“不错，便是龙潭虎穴，也得闯上一闯。”

两人这时均已起了动武用强之意，心想那毒手药王虽然擅于使毒，武功却未必了得，软硬兼施，非得将解药取了到手不可。两人放下马匹，走向矮树。只见那一丛树生得枝叶紧密，不能穿过，锤兆文纵身一跃，便从树丛上飞越过去。

他身在半空，鼻中猛然闻到一阵浓香，眼前一黑，登时晕眩，摔跌在树丛之内。胡斐一见大惊，跟着跃进，越过树丛顶上时，但觉奇香刺鼻，中人欲呕，胸口甚是烦恶。他一落地，忙伸手扶起锤兆文，探他鼻间尚有呼吸，只是双目紧闭，手指和颜面却是冰冷。

胡斐暗暗叫苦：“苗大侠的解药尚未求得，锺二哥却又中毒，瞧来我自己也已沾上毒气，只是还没发作而已。”当下身形一矮，直纵向圆屋之前，叫道：“药王前辈，晚辈空手前来拜庄，实无歹意，再不赐见，晚辈迫得无礼了。”

他说了这话后，打量那圆屋的墙垣，只见自屋顶以至墙脚通体黑色，显然并非上木所构。他不敢伸手去推，但四下地里打扫得干净无比，连一块极细小的砖石也无法找到，于是从怀中摸出一锭银两，在墙上轻敲三下，果然铮铮铮的发出金属之声。

他将银两放回怀中，一低头，鼻中忽然闻到一阵淡淡清香，精神为之一振，头脑本来昏昏沉沉，一闻到这香气，立时清明。他略略弯腰，香气更浓，原来这香气是从那村女所赠的蓝花上发出。胡斐心中一动：“看来这香气有解毒之功，她果然是一番好意。”

他加快脚步，环绕圆屋奔了一周，非但找不到门窗，连小孔和细缝也没发见，心想难道屋中当真并无人居？否则毫无通风之处，怎能不给闷死？他手中没有兵刃，对这通体铁铸的圆屋实在无法可施。凝思片刻，从怀中取出蓝花，放在锺兆文鼻下，过不多时，果然他打了个喷嚏，悠悠醒转。

胡斐大喜，心道：“那姑娘既有解毒之法，不如回去求她指点。”于是将一枝蓝花插在锺兆文襟上，自己手中拿了一枝，扶着锺兆文跃过矮树。他双足落地，忽听得圆屋中有人大声“咦！”的一下惊呼。声音隔着铁壁传来，颇为郁闷，但仍可听得出又是惊奇又是愤怒之意。

胡斐回头叫道：“药王前辈，可肯赐见一面么？”圆屋中

寂然无声。他接连问了两声，对方再无声息。

忽听得砰砰两响，重物倒地。胡斐回过头来，只见两匹坐骑同时摔倒，纵身过去一瞧，两匹马眼目紧闭，口吐黑沫，已然中毒断气，身上却没半点伤痕。

到此地步，两人不敢再在这险地多逗留，低声商量了几句，决意回去向村女求教，于是从原路赶回。

锤兆文中毒后脚力疲惫，行一程歇一程，直到二更时分，才回到那村女的茅屋之前。黑夜之中，花圃中的蓝花香气馥郁，锤胡二人一闻之下，困累尽去，大感愉悦。

只见茅舍的窗中突然透出灯光，呀的一声，柴扉打开，那村女开门出来，说道：“请进来吧！只是乡下没什么款待，粗茶淡饭，怠慢了贵客。”胡斐听她出言不俗，忙抱拳道：“深夜叨扰，很是过意不去。”那村女微微一笑，闪身门旁，让两人进屋。

胡斐踏进茅屋，见屋中木桌木凳，陈设也跟寻常农家无异，只是纤尘不染，干净得过了份，甚至连墙脚之下，板壁缝中，也冲洗得没留下半点灰土。这般清洁的模样，便似圆屋周遭一般，令人心中隐隐不安。

那村女道：“锤爷、胡爷请坐。”说着到厨下拿出两副碗筷，跟着托出三菜一汤，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三碗菜是煎豆腐、鲜笋炒豆芽、草菇煮白菜，那汤则是咸菜豆瓣汤。虽是素菜，却也香气扑鼻。

两人奔驰了大半日，早就饿了。胡斐笑道：“多谢！”端起饭碗，提筷便吃。锤兆文心下大疑，寻思：“这饭菜她早就

预备好了，显是料到我们去后必回。宁可饿死了，这饭却千万吃不得。”见那村女转身回入厨下，向胡斐使个眼色，低声道：“兄弟，我跟你说过，在药王庄三十里地之内，决不能饮食。你怎地忘了？”

胡斐却想：“这位姑娘对我若有歹心，决不能送花给我。虽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但若是吃此餐，那定是将她得罪了。”他正要回答，那村女又从厨下托出一只木盘，盘中一只小小木桶，装满了白饭。

胡斐站起身来，说道：“多谢姑娘厚待，我们要请拜见令尊令堂。”那村女道：“我爹妈都过世了，这里便只我一人。”胡斐“啊”了一声，坐下来举筷便吃，三碗菜肴做得本自鲜美，胡斐为讨她喜欢，更是赞不绝口。

锺兆文心想：“你既不听我劝，那也无法，总不成两个一齐着了人家道儿。”向那村女道：“我适才晕去多时，肚子里很不舒服，不想吃饭。”那村女斟了一杯茶来，道：“那么请用一杯清茶。”锺兆文见茶水碧绿，清澈可爱，虽然口中大感干渴，仍然谢了一声，接过茶杯放在桌上，却不饮用。

村女也不为意，见胡斐狼吞虎咽，吃了一碗又一碗，不由得眉梢眼角之间颇露喜色。胡斐瞧在眼里，心想我反正吃了，少吃若是中毒，多吃也是中毒，索性放开肚子，吃了四大碗白米饭，将三菜一汤吃得尽是碗底朝天。村女过来收拾，胡斐抢着把碗筷放在盘中，托到厨下，随手便在水缸中舀了水，将碗筷洗干净了，抹干放入橱中。

那村女洗镬扫地，两人一齐动手收拾。胡斐也不提起适才之事，见水缸中只剩下了小半缸水，拿了水桶，到门外小

溪中挑了两担，将水缸装得满满。

挑完了水回到堂上，见锺兆文已伏在桌上睡了。那村女道：“乡下人家，没待客的地方，只好委屈胡爷，胡乱在长凳上睡一晚吧！”胡斐道：“姑娘不用客气！”只见她走进内室，轻轻将房门关上，却没听见落闩之声，心想这个姑娘孤零零的独居于此，竟敢让两个男子汉在屋中留宿，胆子却是不小，伸手轻推锺兆文的肩膀，低声道：“锺二哥，在长凳上睡得舒服些！”

哪知这么轻轻一推，锺兆文竟应手而倒，砰的一声，跌在地下。胡斐大吃一惊，急忙抱着他腰扶起，在他脸上一摸，着手火滚，竟是发着高烧。胡斐忙道：“锺二哥，你怎么啦？”举油灯凑近瞧时，只见他满脸通红，宛似酒醉，口中鼻中更喷出阵阵极浓的酒气。胡斐大奇：“他连茶也不敢喝一口，怎么这一霎时之间，竟会醉倒？”又听他迷迷糊糊道：“我没醉，没有醉！来来来，跟你再喝三大碗！”跟着“五经魁首！”“四季发财！”的豁起拳来。

胡斐一转念，知他定是着了那村女的手脚，他不肯吃饭饮茶，那村女却用什么奇妙法门，弄得他便似大醉一般，心中惊奇交集，不知是去求那村女救治呢，还是让他顺其自然，慢慢醒转，转念又想：“这是中毒，并非真的酒醉，未必便能自行清醒。”

正在此时，忽听远处传来一阵阵惨厉的野兽嗥叫之声，深夜听来，不由得令人寒毛直竖，听声音似是狼嗥，但洞庭湖畔多是平原，纵有一二野狼，也不致如这般成群结队。

那声音渐叫渐近，胡斐站起身来，侧耳凝听，只听得狼

噪之中，还夹着一二声山羊的咩咩之声，显然是狼群追羊而噬。当下也不以为意，正想再去察看锤兆文的情状，呀的一声，房门推开，那村女手持烛台，走了出来，脸上略现惊惶，说道：“这是狼叫啊。”胡斐点了点头，道：“姑娘……”向锤兆文一指。

只听得马蹄声、羊咩声、狼噪声吵成一片，竟是直奔这茅屋而来。胡斐脸上变色，心想若是敌人大举来袭，这茅屋不经一冲，何况锤二哥中毒后人事不知，这村女处在肘腋之旁，是敌是友，身分不明，这便如何是好？转念未毕，只听得一骑快马急驰而至。胡斐手无寸铁，弯腰抱起锤兆文，冲进厨房，想要找柄菜刀，黑暗中却又摸索不到，只听那村女大声叫道：“是孟家的人么？半夜三更到这里干什么？”

胡斐听她口气严厉，不似作伪，看来她与来袭之人并非一路，心中稍慰，当下抢出后院，在地上抓起一把砖石，纵身上了一株柳树，将锤兆文搁在两个大桠枝之间，凝目望去。

星光下只见一个灰衣汉子骑在马上，已冲到了茅屋之前，马后尘土飞扬，叫声大作，跟着十几头饿狼。瞧这情势，似乎那人途中遇到饿狼袭击，纵马奔逃，但再一看，只见马后拖着白白的一团东西，原来是只活羊，胡斐心想，这多半是个猎人，以羊为饵，设计诱捕狼群。却见那人纵马驰入花圃，直奔到东首，圈转马头，又向西驰来，一群饿狼在后追叫，这么一来一去，登时将花圃践踏得不成模样。这汉子的坐骑甚是骏良，他骑术又精，来回冲了几次，饿狼始终咬不到活羊。

胡斐一转念间，已然省悟：“啊，这家伙是来踩坏蓝花！我如何能袖手不理？”当下双足一点，跃到了茅屋顶上，忽听

那人“哎哟！”一声叫，纵马向北疾驰而去，那活羊却留在花圃之中。群狼扑上去抢咬撕夺，更将花圃蹂躏得狼藉不堪。

胡斐心道：“那人用心好不歹毒！”两块石子飞出，噗噗两声，打在两头恶狼脑门正中，登时脑浆迸裂，尸横就地。他跟着又打出两块石子，这一次石子较小，准头也略偏了些，一中狼腹，一中狼肩，但尽管如此，两头恶狼也已痛得嗷嗷大叫。群狼连吃苦头，知道屋顶有人，仰起了头望着胡斐，张牙舞爪，声势汹汹。胡斐见了群狼这副凶恶神情，心中大是发毛，自己赤手空拳，实不易和这十几头恶狼的毒牙利爪相抗，当下瞄准了一头最大的雄狼，一块瓦片斜削而下，正中咽喉。那狼在地下一个打滚，吃痛不过，转身便逃，另有一头大狼咬了白羊，跟着逃走。片刻之间，叫声越去越远，花圃中的蓝花却已被践踏得七零八落。

胡斐跃下屋来，连称：“可惜，可惜！”心想那村女辛勤锄花拔草，将这片蓝花培植得大是可观，现下顷刻之间尽归毁败，一定恼怒异常。哪知村女对蓝花被毁之事一句不提，只笑吟吟地道：“多谢胡爷援手了。”胡斐道：“说来惭愧！都怪我见机不早，出手太迟，倘若早将那恶汉在花圃外打下马来，这片花卉还能保全。”

那村女微微一笑，道：“蓝花就算不给恶狼踏坏，过几天也会自行萎谢。只不过迟早之间，那也算不了什么。”胡斐一怔，心想：“这姑娘吐属不凡，言语之间似含玄机。”说道：“在府上吵扰，却还没请教姑娘尊姓。”那村女微一沉吟，道：“我姓程，但在旁人跟前，你别提起我的姓氏。”这三句话说得甚是亲切，似乎已将胡斐当作是自己人看待。胡斐很是高

兴，道：“那我叫你什么？”

那村女道：“你这人很好，我便索性连名字也都跟你说了。我叫程灵素，‘灵枢’的‘灵’，‘素问’的‘素’。”胡斐不知“灵枢”和“素问”乃是中国两大医经，只觉得这两个字很是雅致，不像农村女子的名字，这时已知她决不是寻常乡下姑娘，也不以为异，笑道：“那我便叫你‘灵姑娘’，别人听来，只当我叫你‘林姑娘’呢。”程灵素嫣然一笑，道：“你总有法儿讨我欢喜。”胡斐心中微微一动，觉得她相貌虽然并不甚美，但这么一言一笑，却自有一股妩媚的风致。

他正想询问锺兆文酒醉之事，程灵素道：“你的锺二哥喝醉了酒，不碍事，到天明便醒了。现下我要去瞧几个人，你同不同我去？”

胡斐觉得这个小姑娘行事处处十分奇怪，这半夜三更去探访别人，必有深意，便道：“我自然去。”程灵素道：“你陪我去，咱们可得约法三章。第一，你今晚不许跟人说话……”胡斐道：“好，我扮哑子便是。”程灵素笑道：“那倒不用，跟我说话当然可以。第二，不能跟人动武，放暗器点穴，一概禁止。第三，不能离开我三步之外。”

胡斐点头答应，心想：“原来她带我去见毒手药王。她叫我不能离开她身边三步，自是怕我中毒受害了。”当下甚是振奋，道：“咱们这便去么？”程灵素道：“得带些东西。”走进自己房内，约过了一盏茶时分，挑了两只竹箩出来，箩上用盖盖着，不知里面放着些什么，看她的模样，挑得颇为吃力。

胡斐道：“我来挑！”将扁担接了过来，一放上肩头，几

有一百二三十斤。两只竹笋轻重悬殊，一只甚重，一只却是极轻，挑来颇不方便，只见锺兆文兀自伏在桌上，呼呼大睡，经过他身旁便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

两人出了茅舍，程灵素将门带上，在前引路。胡斐道：“灵姑娘，我问你一件事，成不成？”程灵素道：“成啊，就怕我答不上。”胡斐道：“你若答不出，天下就没第二个人答得出了。我那锺二哥滴水没有入口，怎地会醉成这个模样？”程灵素轻轻一笑，道：“就因他滴水不肯入口，这才吃了亏。”胡斐道：“这个我就不懂了。锺二哥是老江湖，鄂北鬼见愁锺氏三雄，在武林中也算颇有名声。我却是个见识浅陋之人，哪知道他处处小心，反而……”说到这里，住口不说了。

程灵素道：“你说好了！他处处小心，反而着了我的道儿，是不是？处处小心提防便有用了吗？只有像你这般，才会太平无事。”胡斐道：“我怎么啊！”程灵素笑道：“叫你挑粪便挑粪，叫你吃饭便吃饭。这般听话，人家怎能忍心害你？”胡斐笑道：“原来做人要听话。可是你整人的法儿也太巧妙了些，我到现在还是摸不着头脑。”

程灵素道：“好，我教你一个乖。厅上有一盆小小的白花，你瞧见了么？”胡斐当时没留意，这时一加回想，果然记得窗口一张半桌上放着一盆小朵儿的白花。程灵素道：“这盆花叫做醍醐香，花香醉人，极是厉害，闻得稍久，便和饮了烈酒一般无异。我在汤里、茶里都放了解药。谁教他不喝啊？”

胡斐恍然大悟，不禁对这位姑娘大起敬畏之心，暗道自来只听说有人在饮食之中下毒，哪知她下毒的方法却高明得多，对方不吃不喝反而会中毒。程灵素道：“待会回去我便给

他解药，你不用担心。”胡斐心中一动：“这位姑娘既然擅用药物，说不定能治苗大侠的伤目，那便不须去求什么毒手药王了。”于是问道：“灵姑娘，你知道解治断肠草毒性的法子吗？”程灵素道：“难说。”

胡斐听她说了这两个字，便没下文，不便就提医治之请，只见她脚步轻盈，在前不疾不徐地走着，虽不是施展轻功，但没过多少时光已走了六七里路，瞧方向是走向正东，不是去药王庄的道路，忽然又想到一事，说道：“我还想问你一件事，适才我和锺二哥去药王庄，你说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故意叫我们绕道多走了二十几里路。这其中的用意，我一直没能明白。”

程灵素道：“你真正想问我的，还不是这件事。我猜你是想问：药王庄明明是在西北，咱们怎么向东走？”胡斐笑道：“你既猜到了，那我一并请问便是。”程灵素道：“咱们所以不朝药王庄走，因为并不是去药王庄。”这一下，胡斐又是出于意料之外，“啊”了一声。

程灵素又道：“白天我要你浇花，一来是试试你，二来是要你耽搁些时光，后来再叫你绕道多走二十几里，也是为了要你多耗时刻，这样便能在天黑之后再到了药王庄外。只因药王庄外所种的血矮栗，一到天黑，毒性便小，我给你的蓝花才克得它住。”

胡斐听了，心中钦服无已，万想不到用毒使药，竟有这许多学问，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姑娘用心深至，更非常人所及，当下说到在洞庭湖见到的两名死者。程灵素听说两名死者脸上满是黑点，肌肉扭曲，哼了一声，道：“这种鬼蝙蝠的毒无

药可治。他们什么也不顾了。”胡斐心道：“‘鬼蝙蝠’是什么毒，她说了我也不懂。反正一意听她吩咐行事便了，多说多问，徒然显得自己一无是处。”于是不再询问，跟在她身后一路向东。

又走了五六里路，进了一座黑黝黝的树林。程灵素低声道：“到了。他们还没来，咱们在这树林子中等候，你把这只竹笋放在那株树下。”说着向一株大树一指。胡斐依言提了那只份量甚重的竹笋过去放好。程灵素走到离大树八九丈处的一丛长草之旁，道：“这一只竹笋给我提过来。”随即拨开长草，钻进了草丛之中。

胡斐也不问谁还没来，等候什么，记着不离开她三步的约言，便提了另一只竹笋，也钻进草丛，挨在她的身旁。仰头向天，只见月轮西斜，已过夜半。树林中虫声此起彼伏，偶然也听到一二声枭鸣。程灵素递给他一粒药丸，低声道：“含在口里，别吞下！”胡斐看也不看便放入嘴中，但觉味道极苦。

两人静静的坐着，过了小半个时辰，胡斐东想西想，只觉这一日一晚的经历，实在大是诡异，可说是生平从未遇之奇。突然之间，想到了袁紫衣：“不知她这时身在何处？如果这时在我身畔的，不是这个瘦瘦小小的姑娘而是袁姑娘，不知她要跟我说什么？”一想到她，便伸手入怀，去摸玉凤。

忽然程灵素伸手拉了他的衣角，向前一指。胡斐顺着她手指瞧去，只见远处一盏灯笼，正在渐渐移近。本来灯笼的火光必是暗红之色，但这盏灯笼发出的却是碧油油的绿光。

灯笼来得甚快，不多时已到身前十余丈外，灯下瞧得明

白，提灯的是个驼背女子，走起路来左高右低，看来右脚是跛的。她身后紧随着一个汉子，身材魁梧，腰间插着明晃晃的一把尖刀。

胡斐想起锤兆文的说话，身子不由得微微一震：“锤二哥说，有人说毒手药王是个屠夫模样的大汉，又有人说药王是个又驼又跛的女子。那么这两人之中，必有一个是药王。”斜眼向程灵素一看，黑暗之中，瞧不见她的脸色，但见她一对清澈晶莹的大眼，目不转睛地望着两人，神情显甚紧张。胡斐登时起了侠义之心：“这毒手药王如要不利于她，我便是拚着性命，也要护她周全。”

那一男一女越走越近。只见那女子容貌甚是文秀，虽然身有残疾，仍可说得上是个美女，那大汉却是满脸横肉，形相凶狠。两人都是四十来岁年纪。胡斐一身武功，便是遇到江湖上最厉害的巨寇大贼环攻，也是无所畏惧，但这时却不由自主的心中怦怦乱跳，自觉武功有时而穷，对付这种人，武功未必便能管用。

那两人走到胡斐身前七八丈处，忽然折而向左，又走了十余丈，站定身子。那大汉朗声叫道：“慕容师兄，我夫妇依约前来，便请露面相见吧！”

他站立之处距胡斐并不甚远，突然开口说话，声音又大，只把他吓了一跳。那大汉说了两遍，无人答话，胡斐心想：“这里除了咱们四人，再没旁人，哪里还有什么慕容师兄？这两人原来是一对夫妻。”

那驼背女子细声细气地道：“慕容师兄既然不肯现身，我夫妇迫得无礼了。”

胡斐暗暗好笑：“这叫做一报还一报。适才我到药王庄来拜访，说什么你们也不理睬。这时候别人也给一个软钉子你们碰碰。”只见那女子从怀中取出一束草来，伸到灯笼中去点燃了，立时发出一股浓烟。过不多时，林中便白雾弥漫，烟雾之中微有檀香气息，倒也并不难闻。

胡斐听她说“迫得无礼”四字。知道这股烟雾定然厉害，但自己却也不感到有何不适，想必是口中含了药丸之功，转头向程灵素望了一眼。这时她也正回眸瞧他，目光中充满了关注之色。胡斐心中感激，微微点了点头。

那烟雾越来越浓，突然大树下的竹笋中有人大声打了个喷嚏。

胡斐大吃一惊：“怎么竹笋中有人？我挑了半天一点也没知情。那么我跟程姑娘的说话，都让他听去了？”自忖对毒物医药之道虽然一窍不通，但练了这许多年武功，决不能挑着一个人走这许多路而茫然不觉，除非这是个死人，那又作别论。他心中大是惊奇，只听竹笋中那人又连打几个喷嚏，笋盖掀开，跃了出来。但见他长袍儒巾，正是日间所见在小山上采药的那个老者。

这时他衣衫凌乱，头巾歪斜，神情甚是狼狈，已没半点日间所见的儒雅神态，一见到那男女二人，怒声喝道：“好啊，姜师弟、薛师妹。你们下手越来越阴毒了。”

那夫妇俩见他这般模样，也似颇出意料之外。那大汉冷笑说道：“还说我们下了阴毒？你躲在竹笋之中，谁又料得到了？慕容师兄……”他话未说完，那老者嗅了几下，神色大变，急从怀中摸出一枚药丸，放入口中。

那驼背女子将散发浓烟的草药一足踏灭，放回怀中，说道：“大师兄，来不及啦，来不及啦！”

那老者脸如土色，颓然坐在地下，过了半晌，说道：“好，算我栽了。”

那大汉从怀中摸出一个青色瓷瓶，举在手里，道：“解药便在这里。你师侄中了你的毒手，得拿解药来换啊。”那老者道：“胡说八道！你们说是小铁哥么？我几年没见他了，下什么毒手？”那驼背女子道：“你约我们到这里，只是要说这句话么？”转头向那大汉说道：“铁山，咱们走吧。”说着掉头便走。那大汉尚有犹豫，道：“小铁……”那女子道：“他恨咱们入骨，宁可自己送了性命，也决不肯饶过小铁。这些年来，难道你还想不通？”那大汉想走又不肯走，说道：“大师兄，咱们多年以前的怨恨，到这时何必再放在心上？小弟奉劝一句，还是交换解药，把这个结子也同时解开了吧！”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诚恳。

那老者问道：“薛师妹，小铁中了什么毒？”那女子冷笑一声，并不回答。那大汉道：“大师兄，到这地步，也不用假惺惺了。小弟恭贺你种成了七心海棠……”那老者大声道：“谁种成了七心海棠？难道小铁中的是七心海棠之毒？我没有啊，我没有啊。”他说这几句话时神情惶急，恐惧之意见于颜色。

两夫妇对望了一眼，心中均想：“难道他假装得这般像？”那女子道：“好，慕容师兄，废话少说。你约我们到这里来相会，有什么吩咐？”那老者搔头道：“我没有约啊。是你们把我搬到这里来，怎么反说是我相约？”说到这里，又气又愧，

突然飞起一腿，将竹笋踢出了六七丈外。

那女子冷冷地道：“难道这封信也不是你写的？师兄的字迹，我生平瞧得也不算少了。”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张纸笺，左手一扬，那纸笺便向老者飞了过去。那老者伸手欲接，突然缩手，跟着一掌发出。掌风将那纸笺在空中挡了一挡，左手中指一弹，发出了一枚暗器。这暗器是一枚长约三寸的透骨钉，射向纸笺，拍的一声，将纸笺钉在树上。

胡斐暗自寒心：“跟这些人打交道，对方说一句话，喷一口气，都要提防他下毒。这老者不敢用手去接笺，自是怕笺上有毒了。”只见驼背女子提高灯笼。火光照耀纸笺，白纸上两行大字，胡斐虽在远处，也看得清楚，见纸上写着道：

“姜薛两位：三更后请赴黑虎林，有事相商，知名不具。”

那两行字笔致枯瘦，却颇挺拔，字如其人，和那老者的身形隐隐然有相类之处。

那老者“咦”的一声，似乎甚是诧异。

那大汉问道：“大师兄，有什么不对了？”那老者冷冷地道：“这信不是我写的。”此言一出，夫妇两人对望了一眼。那驼背女子冷笑了一声，显是不相信他的说话。那老者道：“信上的笔迹，倒真和我的书法甚是相像，这可奇了。”他伸左手摸了摸颌下胡须，勃然怒道：“你们把我装在竹笋之中，抬到这里，到底干什么来啦？”那女子道：“小铁中了七心海棠之毒，你到底给治呢，还是不给治？”那老者道：“你拿得稳么？当真是七心……七心海棠么？”说到“七心海棠”四字时声音微颤，语音中流露了强烈的恐惧之意。

胡斐听到这里，心中渐渐明白，定是另外有一个高手从

中拨弄，以致这三人说来说去，言语总是不能接榫。那么这高手是谁呢？

他不自禁地转头向身旁程灵素望了一眼，但见她一双朗若明星的大眼在黑暗中炯炯发光。难道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姑娘竟有这般能耐？这可太也令人难以相信！

他正自凝思，猛听得一声大喝，声音呜呜，极是怪异，忙回过头来，只见那老者和那对夫妇已欺近在一起，各自蹲着身子，双手向前平推，六掌相接，口中齐声“呜呜”而呼。老者喝声峻厉，大汉喝声粗猛，那驼背女子的喝声却高而尖锐。三人的喝声都是一般漫长，连续不断。突然之间，喝声齐止，只见那老者纵身后跃，寒光一闪，发出一枚透骨钉，将灯笼打灭，跟着那大汉大叫一声：“啊哟！”显是中了老者的暗算，身上受伤。

这时林中黑漆一团，只觉四下里处处都是危机，胡斐顺手拉着程灵素的手向后一扯，自己已挡在她的身前。这一挡他实是未经思索，只觉凶险迫近，非尽力保护这个弱女子不可，至于凭他之力是否保护得了，却绝未想到。

那大汉叫了这一下之后，立即寂然无声，树林中虽然共有五人，竟是没半点声息。

胡斐又听到了草间的虫声，听到远处猫头鹰的咕咕而鸣。忽然之间，一只软软的小手伸了过来，握住了他粗大的手掌。胡斐身子一颤，随即知道这是程灵素的手，只觉柔嫩纤细，倒像十一二岁女童的手掌一般。

在一片寂静之中，眼前忽地升起两股袅袅的烟雾，一白一灰，两股烟像两条活蛇一般，自两旁向中央游去，互相撞

击。同时嗤嗤的轻响不绝，胡斐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观看，隐约见到左右各有一点火星。一点火星之后是那个老者，另一点火星之后是那驼背女子。两人各自蹲着身子，用力鼓气将烟雾向对方吹去，自是点燃了草药，发出毒烟，要令对方中毒。

两人吹了好一会，林中烟雾弥漫，越来越浓。突然之间，那老者“咦”的一声，抬头瞧着先前钉在大树上的那张纸笺。胡斐见那纸笺微微摇晃，上面发出闪闪光芒，竟是写着发光的几行字。那夫妇二人也大是惊奇，转头瞧去，只见那几行字写道：

“字谕慕容景岳、姜铁山、薛鹊三徒知悉：尔等互相残害，不念师门之谊，余甚厌之，宜即尽释前愆，继余遗志，是所至嘱。余临终之情，素徒当为详告也。僧无嗔绝笔。”

那老者和女子齐声惊呼：“师父死了么？程师妹，你在哪里？”

程灵素轻轻挣脱了胡斐的手，从怀里取出一根蜡烛，晃火折点燃了，缓步走出。

老者慕容景岳、驼背女子薛鹊都是脸色大变，厉声道：“师父的‘药王神篇’呢？是你收着么？”程灵素冷笑道：“慕容师兄，薛师妹，师父教养你们一生，恩德如山，你们不关怀他老人家生死，却只问他的遗物，未免太过无情。姜师兄，你怎么说？”

那大汉姜铁山受伤后倒在地下，听程灵素问及，抬起头来，怒道：“小铁之伤，定是你下的毒手，这里一切，也必是你这丫头从中捣鬼！快将‘药王神篇’交出来！”程灵素凝目

不语。慕容景岳喝道：“师父偏心，定是交了给你！”薛鹊道：“小师妹，你将神篇取出来，大伙儿一同观看吧。”口吻中诱骗之意再也明白不过。

程灵素说道：“不错，师父的‘药王神篇’确是传了给我。”她顿了一顿，从怀中又取出一张纸笺，说道：“这是师父写给我的谕字，三位请看。”说着交给薛鹊。薛鹊伸手待接，姜铁山喝道：“师妹，小心！”薛鹊猛地省悟，退后了一步，向身前的一棵大树一指。

程灵素叹了口气，在头发上拔下一枚银簪，插在笺上，手一扬，连簪带笺飞射出去，钉在树上。

胡斐见她这一下出手，功夫甚是不弱，心想：“真想不到这么一个瘦弱幼女，竟会跟这三人是同门的师兄妹。”眼望纸笺，借着她手中蜡烛的亮光，见笺上写道：

“字谕灵素知悉：余死之后，尔即传告师兄师姊。三人中若有念及老僧者，尔以药王神篇示之。无悲恻思念之情者，恩义已绝，非我徒矣。切切此嘱。僧无嗔绝笔。”

慕容景岳、姜铁山、薛鹊三人看了这张谕字，面面相觑，均思自己只关念着师父的遗物，对师父因何去世固然不问一句，更无半分哀痛悲伤之意。三人只呆了一瞬之间，突然大叫一声，同时发难，齐向程灵素扑来。

胡斐叫道：“灵姑娘小心！”飞纵而出，眼见薛鹊的双掌已拍到程灵素面前，忙运掌力向前击出，单掌对双掌，腾的一声，将薛鹊震出二丈以外，右掌随即回转，一勾一带，刁住姜铁山的手腕，运起太极拳的“乱环诀”，借势一抛，姜铁山一个肥大的身躯直飞了出去，掷得比薛鹊更远，结结实实

地摔在地下。

原来这两人虽然擅于下毒，武功却非一流高手！

他回过身来，待要对付慕容景岳，只见他晃了两晃，忽地一交跌倒，俯在地下，再也站不起来。

薛鹊气喘吁吁地道：“小师妹，你伏下好厉害的帮手啊，这小伙子是谁？”

胡斐接口道：“我姓胡名斐，贤夫妇有事尽管找我便是……”程灵素顿足道：“你还说些什么？”

胡斐一怔，只见姜铁山慢慢站起身来，夫妇俩向胡斐狠狠望了一眼，相互持扶，跌跌撞撞地出了树林。

第十章 七心海棠

程灵素吹灭了蜡烛，放入怀中，一声不响。胡斐道：“灵姑娘，你这慕容师兄怎么了？”程灵素“嘿”的一声，并不回答。过了半晌，胡斐又问一句，程灵素又是“哼”的一下。胡斐低声道：“怎么？你心里不痛快么？”程灵素幽幽地道：“我说的话，你没一句放在心上？”

胡斐一怔，这才想起，她和自己约法三章，自己可一条也没遵守：“她要我不跟旁人说话，我不但说话，还自报姓名。她要我不许动武，我却连打两人。她叫我不得离开她身子三步，咳，我离开她十步也不止了……”越想越是歉然，道：“真对不起，只因为我见这三人很是凶狠，只怕伤到了你，心中着急，所以什么都忘了。”

程灵素“嗤”的一笑，语音突转柔和，道：“那你全是为了我啦！自己忘得干干净净，却把错处都推在旁人身上，好不害臊！胡大哥，你为什么要自报姓名？这对夫妻最会记恨，一找上了你，阴魂不散，难缠得紧。他们明打不过你，暗底下起毒来，千方百计，神出鬼没，你这可是防不胜防。”

胡斐只听得心中发毛，心想她的话倒非张大其辞，但事已如此，怕也枉然。程灵素又问：“你干么把姓名说给他夫妇知道？”胡斐轻轻一笑，并不回答。程灵素道：“你打了他们

二人，只怕他们找上我，是不是？你要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胡大哥，你为什么一直待我这样好？”最后这两句话说得甚是温柔，胡斐在黑暗中虽瞧不见她的面容，但想来也必是神色柔和，当下也很诚恳的道：“你一直照顾我，使我避却危难。将心比心，我自然当你是好朋友啦。”

程灵素很是高兴，笑道：“你真的把我当作好朋友么？那么我先救你一命再说。”胡斐吃了一惊，道：“什么？”程灵素道：“得点个火，那灯笼呢？”俯身去摸薛鹊丢下的那只灯笼，但在黑暗之中一时摸不到，不知她是丢在哪一处草丛之中。胡斐道：“你怀里不是还有半截蜡烛么？”程灵素笑道：“你要小命儿不要？这是用七心海棠做的蜡烛啊……嗯，嗯，在这儿了。”她在草丛中摸到了灯笼，晃火折点燃了，黑黝黝的森林之中，登时生起一团淡黄的光亮，将两人罩在灯笼光下。

胡斐听到姜铁山夫妇和慕容景岳接连几次说起“七心海棠”四字，似乎那是一件极厉害的毒物，灯笼光下见慕容景岳俯伏在地，一动也不动，似乎已然僵毙，心下登时省悟，“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说道：“若非我鲁莽出手，那姜铁山夫妇也给你制服了。”程灵素微微一笑，道：“你是为我的一份好心，胡大哥，我还是领你的情。”

胡斐望着她似乎弱不禁风的身子，心下好生惭愧：“她年纪还小我几岁，但这般智计百出，我枉然自负聪明，哪里及得上她半分。”这时已明白其中道理，程灵素的蜡烛乃是用剧毒的药物制成，点燃之后，发出的毒气既无臭味，又无烟雾，因此连慕容景岳等三个使毒的大行家也堕其术中而不自觉。自己若不贸然出手，那么姜铁山夫妇多闻了一会蜡烛的毒气，

必定晕倒。但那时两人正夹攻程灵素，出手凌厉，只怕尚未晕倒，她已先受其害。

程灵素猜到他的心思，说道：“你用手指碰一下我肩头的衣服。”胡斐不明她的用意，但依言伸出食指，轻轻在她肩上抚了一下，突然食指有如火炙，不禁全身都跳了起来。程灵素见他这一跳情形极是狼狈，格格一阵笑，说道：“他夫妇若是抓住我的衣服，那滋味便是这般了。”

胡斐将食指在空中摇了几摇，只觉炙痛未已，说道：“好家伙！你衣衫上放了什么毒药？这么厉害？”程灵素道：“这是赤蝎粉，也没什么了不起。”胡斐伸食指在灯笼的火光下一看，只见手指上已起了一个个细泡，心想：“黑暗之中，幸亏我没碰到她的衣衫，否则那还了得。”

程灵素道：“胡大哥，你别怪我叫你上当。我是要你知道，下次碰到我这三个师兄师姊，当真要处处提防。你武功自然比他们高明得太多，但你瞧瞧你的手掌。”

胡斐伸掌一看，不见有何异状。程灵素道：“你在灯笼前照照。”胡斐伸掌到灯笼之前，只见掌心隐隐似有一层黑气，心中一惊，道：“他……他们两人练过毒砂掌么？”程灵素淡淡地道：“毒手药王的弟子，岂有不练毒砂掌之理？”

胡斐“啊”的一声，道：“原来尊师无嗔大师，才是真正的毒手药王。他老人家去世了么？怎么你这几位师兄师姊如此无情无义？”

程灵素轻轻叹了口气，到大树上拔下银簪和透骨钉，将师父的两张字谕折好，放回怀中。这时第一张字谕上发光的字迹已隐没不见，只露出“知名不具”所写的那两行黑字。

胡斐道：“这字条是你写的？”程灵素道：“是啊，师父那里有我大师兄手抄的药经。他的字我看得熟了。只是这几行字学得不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他的书法还要峻峭得多。”胡斐武功虽强，但自幼无人教他读书，因此说到书法什么，那是一窍不通，听她这么说，一句话也接不上去。

程灵素道：“师父的手谕向来是用三炼矾水所写，要在火上一烘，方始显现，我又用虎骨的骨髓描了一遍，黑暗之中便发闪光了。你瞧！”说着熄了灯火，纸笺上果然现出她师父手谕闪光字迹，待得点亮灯笼，闪光之字隐没，看到的只是程灵素所写的短简。这短简自是写在手谕的两行之间。因此同是一张纸笺，光亮时现短简，黑暗中见手谕，说穿了毫不希奇。但慕容景岳等正自全神贯注，互相激斗，突见师父的手谕在树上显现，自不免要大吃一惊，而程灵素再手持蜡烛走出，一时之间，他们只想着师父所遗的那部“药王神篇”，纵然细心，也不会再防到她手中蜡烛会散发毒气了。

这些诡异之事一件件的揭开，胡斐恍然大悟，脸上流露出又明白了一件事的喜色。

程灵素笑道：“你中了毒砂掌，怎么反而高兴了？”胡斐笑道：“你答允救我一命的，有药王的高足在此，我还担心些什么？”程灵素嫣然一笑，忽然鼓气一吹，又将灯笼吹灭了，只听她走到竹箩之旁，瑟瑟索索地发出一些轻微的响声，不知她在竹箩中拿些什么，过了一会，回来点燃了灯笼。

胡斐眼前突然一亮，见她已换上了一套白衫蓝裤。程灵素笑道：“这衣衫上没有毒粉了，免得你提心吊胆，唯恐一个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衣服。”胡斐叹了口气，道：“你什么都

想到了。我年纪是活在狗身上的，有你十成中一成聪明，那便好了。”

程灵素道：“我学了使用毒药，整日便在思量打算，要怎么下毒，旁人才不知觉，又要防人反来下毒，挖空心思，便想这种事儿。咳，哪及得上你心中海阔天空，自由自在？”说着轻轻叹了口气，拉过胡斐的右手，用银簪在他每根手指上刺了一个小孔，然后双手两根大拇指自他掌心向手指挤迫，小孔中流出的血液，带有紫黑之色。她针刺的部位恰到好处，竟是不感痛楚，推挤黑血，手势又极是灵巧，过不多时，出来的血液渐变鲜红。

这时伏在地下的慕容景岳突然身子一动。胡斐道：“醒啦！”程灵素道：“不会醒的，至少还有三个时辰。”胡斐道：“刚才我把他挑了来，这人就像死了一般，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僵是僵得到了家，我的傻可也傻得到了家。”程灵素微笑道：“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傻，那才叫不傻呢。”

隔了一会，胡斐道：“他们老是问什么‘药王神篇’，那是一部药书，是不是？”程灵素道：“是啊，这是我师父花了毕生心血所著的一部书。给你瞧瞧吧！”伸手入怀，取出一个小小包袱，打开外面的布包，里面是一层油纸，油纸之内，才是一部六寸长、四寸宽的黄纸书。程灵素用银簪挑开书页，只见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不言可知，这书每一页上都染满剧毒，无知之人随手一翻，非倒大霉不可。

胡斐见她对自己推心置腹，什么重大的秘密也不隐瞒，心中自是喜欢，只是见了这部毒经心中发毛，似觉多瞧得几眼，连眼睛也会中毒，不自禁地露出畏缩之意。程灵素将药书包

好，放回怀中，然后取出一个黄色小瓶，倒出一些紫色粉末，敷在胡斐手指的针孔上，在他手臂关节上推拿几下，那些粉末竟从针孔中吸了进去。

胡斐喜道：“大国手，这般的神乎其技，我从未见过。”程灵素笑道：“那算什么？你若见我师父给人开膛剖腹、接骨续肢的本事，那才叫神技呢。”胡斐悠然神往，道：“是啊，尊师虽然擅于使毒，但想来也必擅于治病救人，否则怎能称得‘药王’二字？”

程灵素脸上现出喜容，道：“我师父若是听到你这几句话，他一定会喜欢你得紧，要说你是他的少年知己呢。咳，只可惜他老人家已不在了。”说着眼眶不自禁的红了。

胡斐道：“你那驼背师姊说你师父偏心，只管疼爱小徒弟，这话多半不假，我看也只你一人，才记着师父。”程灵素道：“我师父生平收了四个徒儿，这四人给你一晚上都见到了。慕容景岳是我大师兄，姜铁山是二师兄，薛鹊是三师姊。师父本来不想再收徒儿了，但见我三位师兄师姊闹得太不像话，只怕他百年之后无人制得他们，三人为非作歹，更要肆无忌惮，害人不浅，因此到得晚年，又收了我这个幼徒。”她顿了一顿，又道：“我这三个师兄师姊本性原来也不坏，只为三师姊嫁了二师兄，大师兄和他俩结下深仇，三个人谁也不肯干休，弄到后来竟然难以收拾。”

胡斐点头道：“你大师兄也想要娶你三师姊，是不是？”程灵素道：“这些事过去很久了，我也不大明白。只知道大师哥本来是有师嫂的，三师姊喜欢大师哥，便把师嫂毒死了。”胡斐“啊”的一声，只觉学会了下毒的功夫，实是害多利少，自

然而然的会残忍起来。

程灵素又道：“大师哥一气之下，给三师姊服了一种毒药，害得她驼了背，跛了脚。二师哥暗中一直喜欢着三师姊，她虽然残废，却并不嫌弃，便和她成了婚。也不知怎么，他们成婚之后，大师哥却又想念起三师姊的诸般好处来，竟然又去缠着她。我师父给他们三人弄得十分心烦，不管怎么开导教训，这三人反反复复，总是纠缠不清。倒是我二师哥为人比较正派，对妻子始终没有二心。他们在这洞庭湖边用生铁铸了这座药王庄，庄外又种了血矮栗，原先本是为了防备大师哥纠缠，后来他夫妇俩在江湖上多结仇家，这药王庄又成了他们避仇之处了。”

胡斐点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江湖上说到毒手药王时说法不同，有的说是个秀才相公，有的说是个粗豪大汉，有的说是个驼背女子，更有人说是个老和尚。”程灵素道：“真正的毒手药王，其实也说不上是谁。我师父挺不喜欢这个名头。他说：‘我使用毒物，是为了治病救人，称我“药王”，那是愧不敢当，上面再加“毒手”二字，难道无嗔老和尚是随便杀人的么？’只因我师父使用毒物出了名，我三位师兄师姊又使得太滥，有时不免误伤好人，因此‘毒手药王’这四个字，在江湖上名头弄得十分响亮。师父不许师兄师姊泄露各人身分姓名，这么一来，只要什么地方有了离奇的下毒案件，一切帐便都算在‘毒手药王’四字头上，你瞧冤是不冤？”

胡斐道：“那你师父该当出头辩个明白啊。”程灵素叹道：“这种事也是辩不胜辩……”说到这里，已将胡斐的五只手指推拿敷药完毕，站起身来，道：“咱们今晚还有两件事要办，

若不是……”说到这里突然住口，微微一笑。

胡斐接口道：“若不是我不听话，这两件事就易办得很，现下不免要大费手脚。”

程灵素笑道：“你知道就好啦，走吧！”胡斐指着躺在地下的慕容景岳道：“又要请君入笋？”程灵素笑道：“劳您的大驾。”胡斐抓起慕容景岳背上衣服，将他放入竹笋，放在肩上挑起。

程灵素在前领路，却是向西南方而行，走了三里模样，来到一座小屋之前，叫道：“王大叔，去吧！”屋门打开，出来一个汉子，全身黑漆漆的，挑着一副担子。胡斐心想：“又有奇事出来啦！”有了前车之鉴，哪里还敢多问，当下紧紧跟在程灵素身后，当真不离开她身边三步。程灵素回眸一笑，示意嘉许。

那汉子跟随在二人之后，一言不发。程灵素折而向北，四更过后，到了药王庄外。

她从竹笋中取出三大丛蓝花，分给胡斐和那汉子每人一丛，于是径越血矮栗而过，到了铁铸的圆屋外面，叫道：“二师哥，三师姊，开不开门？”连问三声，圆屋中寂无声息。

程灵素向那汉子点点头。那汉子放下担子，担子的一端是个风箱。他拉动风箱，烧红炭火，熔起铁来，敢情是个铁匠。胡斐看得大奇。又过片刻，只见那汉子将烧红的铁汁浇在圆屋之上，摸着屋上的缝隙，一条条的浇去，原来竟是将铁屋上启闭门窗的通路一一封住。姜铁山和薛鹊虽在屋中，想是忌惮程灵素厉害，竟然不敢出来阻挡。

程灵素见铁屋的缝隙已封了十之八九，这时屋中人已无法突围而出，于是向胡斐招招手。两人向东越过血矮栗，向西北走了数十丈，只见遍地都是大岩石。程灵素口中数着脚步，北行几步，又向西几步，轻声道：“是了！”点了灯笼一照，只见两块大岩石之间有个碗口大小的洞穴，洞上又用一块岩石凌空搁着。程灵素低声道：“这是他们的通气孔。”取出那半截蜡烛点燃了，放在洞口，与胡斐站得远远地瞧着。

蜡点燃着后，散出极淡的轻烟，随着微风，袅袅从洞中钻了进去。

瞧了这般情景，胡斐对程灵素的手段更是敬畏，但想到铁屋中人给毒烟这么一薰，哪里还有生路？不自禁地起了怜悯之念，心想：“这淡淡轻烟，本已极难知觉，便算及时发见，堵上气孔，最后还是要窒息而死，只差在死得迟早而已。难道我眼看着她干这种绝户灭门的毒辣行径，竟不加阻止么？”

只见程灵素取出一把小小团扇，轻煽烛火，蜡烛上冒出的轻烟尽数从岩孔中钻了进去，胡斐再也忍耐不住，霍地站起，说道：“灵姑娘，你那师兄师妹，与你当真有不可解的怨仇么？”程灵素道：“没有呀。”胡斐道：“你师父传下遗命，要你清理门户，是不是？”程灵素道：“眼下还没到这个地步。”胡斐道：“那……那……”心中激动，不知如何措辞，一时说不下去了。

程灵素抬起头来，淡淡地道：“什么啊？瞧你急成这副样子！”胡斐定了定神道：“倘若你师哥师妹……并无非杀不可的过恶，还是给他们留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程灵素道：“是啊，我师父也这么说。”顿了一顿，说道：“可惜你没见到

我师父，否则你们一老一少，一定挺说得来。”口中说话，手上团扇仍是不住拨动。

胡斐搔了搔头，指着蜡烛道：“这毒烟……这毒烟不会致人死命么？”程灵素道：“啊，原来咱们胡大哥在大发慈悲啦。我是要救人性命，不是在伤天害理。”说着转过头来，微微一笑，神色颇是妩媚。胡斐满脸通红，心想自己又做了一次傻瓜，虽不懂喷放毒烟为何反是救人，心中却甚感舒畅。

程灵素伸出左手小指，用指甲在蜡烛上刻了一条浅印，道：“请你给我瞧着，别让风吹熄了，点到这条线上就熄了蜡烛。”将团扇变给胡斐，站直身子，四下察看，倾听声息。胡斐学着她样，将轻烟煽入岩孔。

程灵素在十余丈外兜了个圈子，没见什么异状，坐在一块圆岩之上，说道：“今晚引狼来踏我花圃的，是二师哥的儿子，叫做小铁。”胡斐“啊”了一声。道：“他也在这下面么？”说着向岩孔中指了指。程灵素笑道：“是啊！咱们费这么大劲，便是去救他。先薰晕了师哥师姊，做起事来不会碍手碍脚。”胡斐心道：“原来如此。”

程灵素道：“二师哥和三师姊有一家姓孟的对头，到了洞庭湖边已有半年，使尽心机，总是解不了铁屋外的血矮栗之毒，攻不进去。死在洞庭湖畔的那两个人，十九便是孟家的。我种的蓝花，却是血矮栗的克星，二师哥他们一直不知，直到你和锺爷身上带了蓝花，不怕毒侵，他们这才惊觉。”胡斐道：“是了，我和锺二哥来的时候，听到铁屋中有人惊叫，必是为此。”程灵素点点头，说道：“这血矮栗的毒性，本是无药可解，须得经常服食树上所结的栗子，才不受那树气息的

侵害。幸好血矮栗毒性虽然厉害，倒也不易为害人畜，因为只要有这么一棵树长着，周围数十步内寸草不生，虫蚁绝迹，一看便知。”胡斐道：“怪不得这铁屋周围连草根也没半条。我把两匹马的口都扎住了，还是避不了毒质，若不是你相赠蓝花……”说到这里，想起今晚的莽撞，不自禁暗暗惊心，心道：“无怪江湖上一提到‘毒手药王’便谈虎色变，锺二哥极力戒备，确非无因。”

程灵素道：“我这蓝花是新试出来的品种，总算承蒙不弃，没在半路上丢掉。”胡斐微笑道：“这花颜色娇艳，很是好看。”程灵素道：“幸亏这蓝花好看，倘若不美，你便把它抛了，是不是？”胡斐一时不知所对，只说：“唔……唔……”心中在想：“倘若这蓝花果真十分丑陋，我会不会仍然藏在身边？是否幸亏花美，这才救了我俩和锺二哥的性命？”

正在此时，一阵风吹了过来，胡斐正自寻思，没举扇挡住蜡烛，烛火一闪，登时熄了。胡斐轻轻叫声：“啊哟！”忙取出火折，待要再点蜡烛，只听程灵素在黑暗中道：“算啦，也差不多够了。”胡斐听她语气中颇有不悦之意，心想她叫我做什么事，我总是没做得妥贴，似乎一切全都漫不经心，歉然道：“真对不起，今晚不知怎的，我总是失魂落魄的。”程灵素默然不语。

胡斐道：“我正在想你这句话，没料到刚好有一阵风来。灵姑娘，我想过了，你送我这蓝花之时，我全没知这是救命之物，但既是人家一番好意给的东西，我自会好好收着。”程灵素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恳切，“嗯”了一声。

在黑暗之中，两人相对坐着，过了一会，胡斐道：“我从

小没爹没娘，难得有谁给我什么东西。”程灵素道：“是啦，我也从小没爹没娘，还不是活得这么大了？”说着点燃了灯笼，说道：“走吧！”

胡斐偷眼瞧她脸色，似乎并没生气，当下不敢多问，跟随在后。

两人回到铁屋之前，见那铁匠坐在地下吸烟。程灵素道：“王大叔，劳您驾凿开这条缝！”所指之处，正是适才她要铁匠焊上了的。那铁匠也没问什么原由，拿出铁锤铁凿，叮叮当当地凿了起来，不到一顿饭时分，已将焊上的缝凿开。程灵素说道：“开门吧！”

那铁匠用铁锤东打打，西敲敲，倒转铁锤，用锤柄一撬，当的一声，一块大铁板落了下来，露出一个六尺高、三尺宽的门来。这铁匠对铁屋的构造似乎了如指掌，伸手在门边一拉，便有一座小小的铁梯伸出，从门上通向内进。

程灵素道：“咱们把蓝花留在外面。”三人将身上插的一束蓝花都抛在地下。程灵素正要跨步从小铁梯走进屋去，轻轻嗅了一下，道：“胡大哥，怎么你身上还有蓝花？别带进去。”胡斐应道：“噢！”从怀中摸出一个布包，打了开来，说道：“你鼻子真灵，我包在包里你也知道。”

那布包中包着他的家传拳经刀谱，还有一些杂物，日间程灵素给他的那棵蓝花也在其内，只是包了大半日，早已枯萎了。胡斐捡了出来，放在铁门板上。程灵素见他珍而重之的收藏着这棵蓝花，知他刚才果然没说假话，很是喜欢，向他嫣然一笑，道：“你没骗人！”胡斐一愣，心道：“我何必骗你？”程灵素指着铁屋的门道：“里面的人平时服食血栗惯了，

这蓝花正是克星，他们抵受不住。”提起灯笼，踏步进内。胡斐和王铁匠跟着进去。

走完铁梯，是一条狭窄的甬道，转了两个弯，来到一个小小厅堂。只见墙上挂着书画对联，湘妃竹的桌椅，陈设甚是雅致。胡斐暗暗纳罕：“那姜铁山形貌粗鲁，居处却是这等的所在，倒像是到了秀才书生的家里。”程灵素毫不停留，一直走向后进。胡斐跟着她走进一间厨房模样的屋子，眼前所见，不由得大吃一惊。

只见姜铁山和薛鹊倒在地下，不知是死是活。当七心海棠所制蜡烛的轻烟从岩孔中透入之时，胡斐已料到定然有此情景，倒也不以为异，奇怪的是一只大铁镬盛满了热水，镬中竟坐着一个青年男子。这人赤裸着上身，镬中水气不断喷冒，看来这水虽非沸腾，却已甚热，说不定这人已活活煮死。

胡斐一个箭步抢上前去，待要将那人从镬中拉起，程灵素道：“别动！你瞧他……瞧他身上还有没有衣服。”胡斐探首到镬中一看，道：“他穿着裤子。”程灵素脸上微微一红，点了点头，走近镬边，探了探那人鼻息，道：“你到灶下加些柴火！”

胡斐吓了一跳，向那人再望一眼，认出他便是引了狼群来践踏花圃之人，只见他双目紧闭，张大了口，壮健的胸脯微微起伏，果然未死，但显已晕去，失了知觉，问道：“他是小铁？他们的儿子？”程灵素道：“不错，我师哥师姊想熬出他身上的毒质，但没有七心海棠的花粉，总是治不好。”胡斐这才放心，见灶中火势微弱，于是加了一根硬柴，生怕水煮得太热，小铁抵受不住，不敢多加。程灵素笑道：“多加几根，

煮不熟，煨不烂的。”胡斐依言，又拿两条硬柴塞入灶中。

程灵素伸手入镬，探了探水的冷热，从怀中摸出一个小药瓶，倒出些黄色粉末，塞在姜铁山和薛鹊鼻中。

稍待片刻，两人先后打了几个喷嚏，睁眼醒转，只见程灵素手中拿着一只水瓢，从镬中挹了一瓢热水倒去，再从水缸中挹了一瓢冷水加在镬中。夫妇俩对望了一眼，初醒时那又惊又怒的神色立时转为喜色，知道她既肯出手相救，独生爱子便是死里逃生。两人站起身来，默然不语，心中各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爱子明明是中了她的毒手，此刻她却又来相救，向她道谢是犯不着，但是她如不救，儿子又活不成；再说，她不过是小师妹，自己儿子的年纪还大过她，哪知师父偏心，传给她的本领远胜过自己夫妇，接连受她克制，竟是缚手缚脚，没半点还手的余地。

程灵素一见水汽略盛，便挹去一瓢热水，加添一瓢冷水，使姜小铁身上的毒质逐步熬出。熬了一会，她忽向王铁匠道：“再不动手，便报不了仇啦！”王铁匠道：“是！”在灶边拾起一段硬柴，夹头夹脑便向姜铁山打去。

姜铁山大怒，喝道：“你干什么？”一把抓住硬柴，待要还手。薛鹊道：“铁山，咱们今日有求于师妹，这几下也挨不起么？”姜铁山一呆，怒道：“好！”松手放开了硬柴。王铁匠一柴打了下去，姜铁山既不闪避，也不招架，挺着头让他猛击一记。王铁匠骂道：“你抢老子田地，逼老子给你铸造铁屋，还打得老子断了三根肋骨，在床上躺了半年，狗娘养的，想不到也有今日。”骂一句，便用硬柴猛击一下，他打了几十年铁，虽然不会武功，但右臂的打击之力何等刚猛，打得几下，

硬柴便断了。

姜铁山始终不还手，咬着牙任他殴击。

胡斐从那王铁匠的骂声听来，知他曾受姜铁山夫妇极大的欺压，今日程灵素伸张公道，让他出了这口恶气，倒也是大快人心之举。王铁匠打断了三根硬柴，见姜铁山满脸是血，却咬着牙齿一声不哼，他是个良善之人，觉得气也出了，虽然当年自己受他父子殴打远惨于此，但也不为己甚，将硬柴往地下一抛，向程灵素抱拳道：“程姑娘，今日你替我出了这口气，小人难以报答。”程灵素道：“王大叔不必多礼。”转头向薛鹊道：“三师姊，你们把田地还了王大叔，冲着小妹的面子，以后也别找他报仇，好不好？”薛鹊低沉着嗓子道：“我们这辈子永不踏进湖南省境了。再说，这种人也不会叫我们念念不忘。”程灵素道：“好，就是这样。王大叔，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

王铁匠满脸喜色，拾起折在地下的半截硬柴，心道：“你这恶霸当年打得老子多惨！这半截带血硬柴，老子是要当宝贝一般地藏起来了。”又向程灵素和胡斐行了一礼，转身出去。

胡斐见到这张朴实淳厚的脸上充满着小孩子一般的喜色，心中一动，忽地记起佛山镇北帝庙中的惨剧。那日恶霸凤天南被自己制住，对锺阿四的责骂无辞可对，但自己只离开片刻，锺阿四全家登时尸横殿堂。这姜铁山夫妇的奸诈凶残不在凤天南之下，未必会信守诺言，只怕程灵素一去，立时会对王铁匠痛下毒手。他想到此处，追到门口，叫道：“王大叔，我有句话跟你说。”王铁匠站定脚步，回头瞧着他。胡斐道：“王大叔，这姓姜的夫妻不是好人。你赶紧卖了田地，

走得远远的，别在这里多耽。他们的手段毒辣得紧。”

王铁匠一怔，很舍不得这住了几十年的家乡，道：“他们答应了永不踏进湖南省境。”胡斐道：“这种人的说话，也信得过么？”王铁匠恍然大悟，连说：“对，对！我明儿便走！”他跨出铁门，转头又问：“你贵姓？”胡斐道：“我姓胡。”王铁匠道：“好，胡爷，咱们再见了，你这一辈子可得好好待程姑娘啊。”

这次轮到胡斐一怔，问道：“你说什么？”王铁匠哈哈一笑，道：“胡爷，王铁匠又不是傻子，难道我还瞧不出么？程姑娘人既聪明，心眼儿又好，这份本事更加不用提啦。人家对你一片真心，这一辈子你可得多听她话。”说着哈哈大笑。胡斐听他话中有因，却不便多说，只得含糊答应，说道：“再见啦。”王铁匠道：“胡爷，再见，再见！”收拾了风箱家生，挑在肩头便走。他走出几步，突然放开嗓子，唱起洞庭湖边的情歌来。

只听他唱道：

“小妹子待情郎——恩情深，
你莫负了妹子——一段情，
你见了她面时——要待她好，
你不见她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他的嗓子有些嘶哑，但静夜中听着这曲情歌，自有一股荡人心魄的缠绵味道。胡斐站在门口，听得歌声渐渐远去，隐没不闻，这才回到厨房。

只见姜小铁已然醒转，站在地下，全身湿淋淋的，上身

已披了衣衫，姜家三人对程灵素又是忌惮，又是怀恨，但对她用药使药的神技，不自禁的也有一股艳羡之意。三人冷冷的站着，并不道谢，却也不示敌意。

程灵素从怀中取出三束白色的干草药，放在桌上，道：“你们离开此间之时，那孟家一千人定会追踪拦截。这三束醍醐香用七心海棠炼制过，足以退敌，但不致杀人再增新仇。”

姜铁山听到这里，脸现喜色，说道：“小师妹，多谢你帮我想得周到。”胡斐心想：“她救活你儿子性命，你不说一个谢字，直到助你退敌，这才称谢，想来这敌人定然甚强。却不知孟家的人是哪一路英雄好汉，连这对用毒的高手也一筹莫展，只有困守在铁屋之中。”

程灵素说道：“小铁，中了鬼蝙蝠剧毒那两人，都是孟家的吧？你下手好狠啊！”她说这话之时，向小铁一眼也没瞧。

姜小铁吓了一跳，心想：“你怎知道？”嗫嚅着道：“我……我……”姜铁山道：“小师妹，小铁此事大错，愚兄已责打他过了。”说着走过去拉起小铁的衣衫，推着他身子转过背后来，露出满背鞭痕，血色殷然，都是新结的疤。

程灵素给他疗毒之时，早已瞧见，但想到使用无药可解的剧毒，实是本门大忌，不得不再提及。她所以知道那两人是小铁所毒死，也是因见到他背上鞭痕，这才推想而知。她想起先师无嗔大师的谆谆告诫：“本门擅于使毒，旁人深恶痛绝，其实下毒伤人，比之兵刃拳脚却多了一层慈悲心肠。下毒之后，如果对方悔悟求饶，立誓改过，又或是发觉伤错了人，都可解救。但若一刀将人杀了，却是人死不能复生。因此凡是无药可解的剧毒，本门弟子决计不可用以伤人，对方

就是大奸大恶，总也要给他留一条回头自新之路。”心想这条本门的大戒，二师哥三师姊对小铁也一定常自言及，不知他何以竟敢大胆犯规？见他背上鞭痕累累，纵横交叉，想来父母责打不轻，这次又受沸水熬身之苦，也是一番重惩，于是躬身施礼，说道：“师哥师姊，小妹多有得罪，咱们后会有期。”

姜铁山还了一揖，薛鹊只哼了一声，却不理会。程灵素也不以为意，向胡斐作个眼色，相偕出门。

两人跨出大门，姜铁山自后赶上，叫道：“小师妹！”程灵素回过头来，见他脸上有为难之色，欲言又止，已知其意，问道：“二师哥有何吩咐？”姜铁山道：“那三束醍醐香，须得有三个功力相若之人运气施为，方能拒敌。小铁功力尚浅，愚兄想请师妹……”说到这里，虽极盼她留下相助，总觉说不出口，“想请师妹……”几个字连说了几遍，接不下话。

程灵素指着门外的竹箩道：“大师哥便在这竹箩之中。小妹留下的海棠花粉，足够替他解毒。二师哥何不乘机跟他修好言和，也可得一强助？”姜铁山大喜，他一直为大师哥的纠缠不休而烦恼，想不到小师妹竟已安排了这个一举两得的妙计，既退强敌，又解了师兄弟间多年的嫌隙，忙连声道谢，将竹箩提进门去。

胡斐从铁门板上拾起那束枯了的蓝花，放入怀中。程灵素晃了他一眼，向姜铁山挥手道别，说道：“二师哥，你头脸出血，身上毒气已然散去，可别怪小妹无礼啊。”姜铁山一楞，登时醒悟，心道：“她叫王铁匠打我，固是惩我昔日的凶横，但也未始不无善意。鹊妹毒气未散，还得给她放血呢！”想起事事早在这个小师妹的算中，自己远非其敌，终于死心塌地，

息了抢夺师父遗著“药王神篇”的念头。

程灵素和胡斐回到茅舍，锤兆文兀自沉醉未醒。这一晚整整忙了一夜，此时天已大明，程灵素取出解药，要胡斐喂给锤兆文服下，然后两人各拿了一把锄头，将花圃中践踏未尽的蓝花细细连根锄去，不留半棵，尽数深埋入土。

程灵素道：“我先见狼群来袭，还道是孟家的人来抢蓝花，后来见小铁项颈中挂了一大束药草，才猜到他的用意。”胡斐道：“他怎么中了你七心海棠之毒？黑暗中我没瞧得清楚。”程灵素道：“我用透骨钉打了他一钉，钉上有七心海棠的毒质，还带着那封假冒大师哥的信，约他们在树林中相会。那透骨钉是大师哥自铸的独门暗器，二师兄三师妹向来认得，自是没有怀疑。”胡斐道：“你大师哥的暗器，你却从何处得来？”程灵素笑道：“你倒猜猜。”胡斐微一沉吟，道：“啊！是了，那时你大师哥已给你擒住，昏晕在竹箩之中，暗器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程灵素笑道：“不错。大师哥见了我的蓝花后早已起疑，你们向他问路，他便跟踪而来，正好自投竹箩。”

两人说得高兴，一齐倚锄大笑，忽听得身后一个声音说道：“什么好笑啊？”两人回过头来，只见锤兆文迷迷糊糊地站在屋檐下，脸上红红的尚带酒意。胡斐一愣，道：“灵姑娘，苗大侠伤势不轻，我们须得便去。这解药如何用法，请你指点。”程灵素道：“苗大侠伤在眼目，那是人身最柔嫩之处，用药轻重，大有斟酌。不知他伤得怎样？”这一句话可问倒了胡斐。他一意想请她去施救，只是素无渊源，人家又是个年轻女子，便像姜铁山那样，那一句相求的话竟然说出口来。

程灵素微笑道：“你若求我，我便去。只是你也须答应我

一件事。”胡斐大喜，忙道：“答应得，答应得，什么事啊？”程灵素笑道：“这时还不知道，将来我想到了便跟你说，就怕你日后要赖。”胡斐道：“我赖了便是个贼王八！”程灵素一笑，道：“我收拾些替换衣服，咱们便走。”胡斐见她身子瘦瘦怯怯，低声道：“你一夜没睡，只怕太累了。”程灵素轻轻摇头，翩然进房。

锺兆文哪知自己沉睡半夜，已起了不少变故，一时之间胡斐也来不及向他细说，只说解药已经求到，这位程姑娘是治伤疗毒的好手，答应同去给苗人凤医眼。锺兆文还待要问，程灵素已从房中出来，背上负了一个小包，手中捧着一小盆花。

这盆花的叶子也和寻常海棠无异，花瓣紧贴枝干而生，花枝如铁，花瓣上有七个小小的黄点。胡斐道：“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七心海棠了？”程灵素捧着送到他面前，胡斐吓了一跳，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程灵素噗哧一笑，道：“这花的根茎花叶，均是奇毒无比，但不加制炼，不会伤人。你只要不去吃它，便死不了。”胡斐笑道：“你当我是牛羊么，吃生草生花？”将那盆花接了过来。程灵素扣上板门。

三人来到白马寺镇上，向药材铺取回寄存的兵刃。锺兆文取出银两，买了三匹坐骑，不敢耽搁，就原路赶回。

那白马寺是个小镇，买到三匹坐骑已经很不容易，自不是什么骏马良驹，行到天黑也不过赶了两百来里。三人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眼见三匹马困乏不堪，已经不能再走，只得在一座小树林中就地野宿。

程灵素实在支持不住了，倒在胡斐找来的一堆枯草上，不久便即睡去。锺兆文叫胡斐也睡，说自己昨晚已经睡过。今晚可以守夜。

胡斐睡到半夜，忽听得东边隐隐有虎啸之声，一惊而醒。那虎啸声不久便即远去，胡斐却再也难以入睡，说道：“锺二哥你睡吧，反正我睡不着，后半夜我来守。”

他打坐片刻，听程灵素和锺兆文呼吸沉稳，睡得甚酣，心想：“这一次多管闲事，耽搁了好几天，追寻凤天南便更为不易了，却不知他去不去北京参与掌门人大会？”东思西想，不能宁定，从怀中取出布包，打了开来，又将那束蓝花包在包里，忽然想起王铁匠所唱的那首情歌，心中一动：“难道她当真对我很好，我却没瞧出来么？”

正自出神，忽听得程灵素笑道：“你这包儿中藏着些什么宝贝？给我瞧瞧成不成？”胡斐回过头来，淡淡月光之下，只见她不知何时已然醒来，坐在枯草之上。

胡斐道：“我当是宝贝，你瞧来或许不值一笑。”将布包摊开了送到她面前，说道：“这是我小时候平四叔给我削的一柄小竹刀，这是我结义兄长赵三哥给的一朵红绒花；这是我祖传的拳经刀谱……”指到袁紫衣所赠的那只玉凤，顿了一顿，说道：“这是朋友送的一件玩意儿。”

那玉凤在月下发出柔和的莹光，程灵素听他语音有异，抬起头来，说道：“是一个姑娘朋友吧？”胡斐脸上一红，道：“是！”程灵素笑道：“这还不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吗？”说着微

微一笑，将布包还给胡斐，径自睡了。

胡斐呆了半晌，也不知是喜是愁，耳边似乎隐隐响起了王铁匠的歌声：

你不见她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